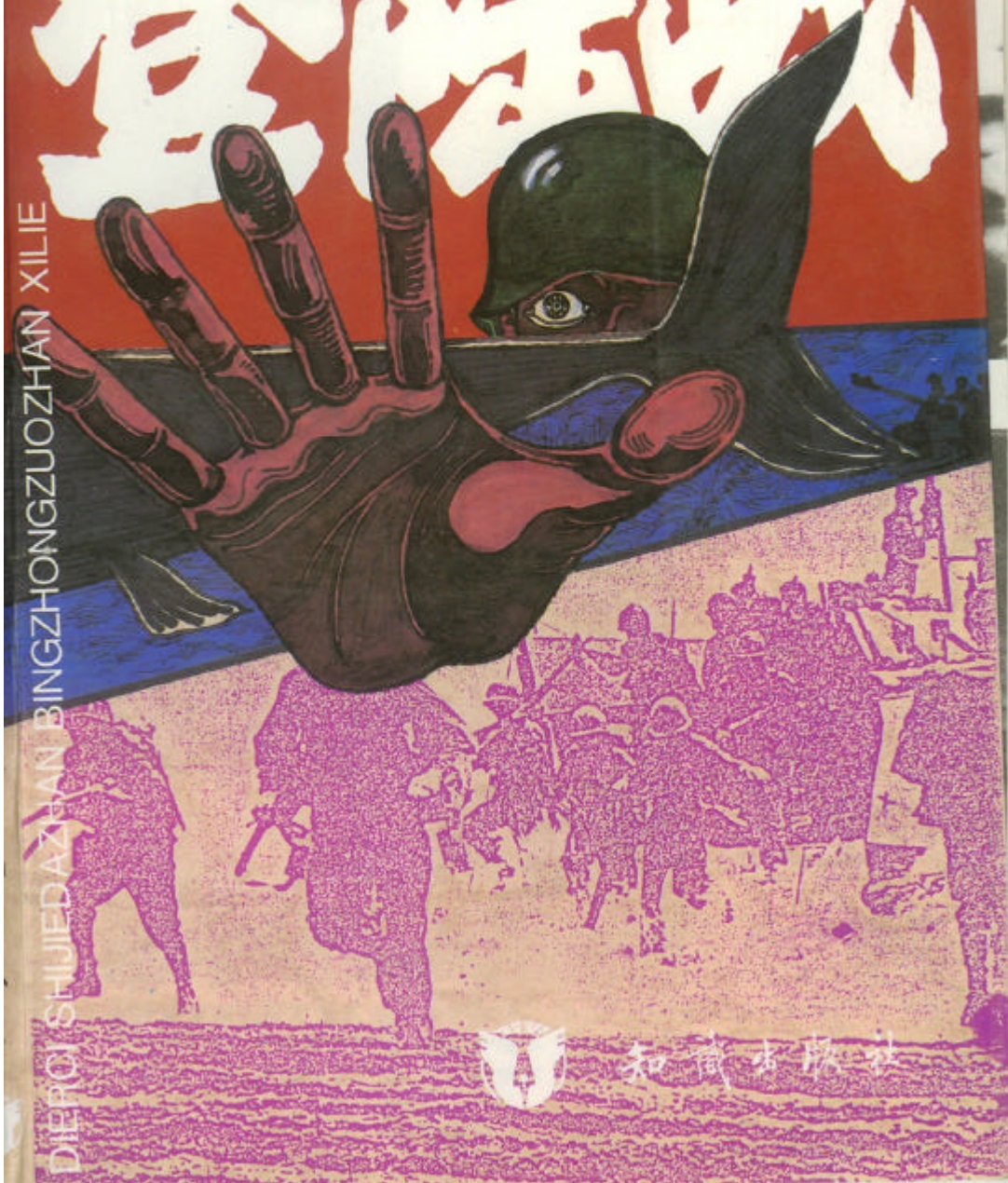


第二次世界大战兵种作战系列

登陆战

DIERCI SHIJIEDAZHAN BINGZHONGZUOZHAN XILIE



知识出版社

序

谈虎色变

登陆战是最古老的作战行动类型之一，其历史几乎与整个人类战争历史一样久远。

人类是一种陆地动物，但又具有两栖活动的潜质。人类以占地球表面 1/4 的陆地为生存的依托，将大地誉为自己的母亲。但同时与占地球表面 3/4 的海洋也有血脉相通的联系，通过制造和使用浮水器械，人类又使自己成为“海洋动物”。在飞机诞生以前，一部数百万年的人类生存发展史，就是在陆地和海洋上同时写就的。

人类的战争活动也是在陆地和海洋这两大战场上展开的。几千年来，人类在陆地上征伐角逐，争夺对陆地的控制权；在海洋上打斗厮杀，争夺对海洋的控制权。战尘漫卷的陆战、风潮激荡的海战相映生辉，构成迄今为止的人类战争历史的主干。

然而，这并不是人类战争历史的全部，人类不仅是陆地动物，也不仅是“海洋动物”，同时还是一种“两栖动物”。由于地球的表层是由陆地和海洋相互包容、相互渗透，共同构成的，人类在进行陆地征战，或海洋征战的时候，经常要遇到跨越海洋屏障，从海上运动到另一个大陆板块或岛屿的问题，经常要从海上对陆地发起攻击，这样就产生了一种介乎海战与陆战之间的作战行动类型——登陆战。

登陆战是一种由海向陆的进攻行动，是海上军事行动向陆上军事行动的过渡，它的终极目的，是把军事力量从海上输送到陆地，把对海洋的控制转化为对陆地的控制，把对海域此岸的控制转化为对彼岸的控制。

纵观几百万年的人类战争历史，那些濒海而居的民族在跨海远证、扩大国家疆域的行动中都进行过规模不等的登陆作战。

在古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战争中，古希腊人通过登陆，打败特洛伊，夺回海伦；腓尼基人靠在北非登陆，才得以建立后来成为西地中海霸主的迦太基；罗马人靠迦太基登陆并击败迦太基人，成为地中海的新主人，又通过在不列颠登陆，成为不列颠的主人。北欧海盗通过登陆，席卷西欧和北非。1066 年诺曼公爵威廉一世在英格兰登陆，打败了英格兰国王，入主英格兰。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登陆更成为西欧国家开拓殖民地、发展贸易、积累财富的手段。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英国人、荷兰人和法国人竞相通过登陆，击败了亚洲、非洲、美洲、大洋洲的土著，建立了庞大的殖民帝国，开始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又以登陆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攻陷北京。俄国沙皇彼得大帝通过穿过波罗的海在瑞典登陆，最终迫使瑞典求和，取得波罗的海出海口。在拿破仑战争中，英国军队在西班牙登陆，弄得法国军队陷入西班牙泥潭，并最后在滑铁卢决战中击败法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英法两国在克里米亚半岛登陆，攻克塞瓦斯托波尔，逼使俄国放弃了对土耳其的要求。在远东，日本军队在中日甲午战争中通过登陆，占领了旅顺和威海卫，全歼了中国北洋舰队，取战争的胜利；在日俄战争中，日军又通过登陆，占领了中国的旅顺口，为取得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美国在美西战争中也通过登陆夺取了菲律宾、古巴、波多黎各等西班牙殖民地。

可以说，登陆战不仅是海洋国家影响大陆政治、军事形势的必需手段，

而且对改变世界的面貌和许多国家的历史进程，决定大陆战争结局也有决定性的影响。

正因为如此，登陆行动对于重视海洋发展的民族而言，从来就具有一种强大的诱惑力。

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的兴起，极大地开发了物资世界的物理能量和化学能量，从而导致战争机器的效力成倍、成十倍的提高，无论是陆战场上还是海战场上，军队的突击能力、杀伤能力和远程运动能力都空前地增强。登陆战也顺理成章地被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与陆战和海战一样，登陆战也受到了工业革命的深刻影响，从根本上和长远上说，这种影响是积极的，由于火力和海上机动能力的提高，登陆行动的冲击力大大增强。然而，这种影响在最初一段时间内，消极面却大大超过了积极面，它使抗登陆力度提高的幅度大大超过了登陆冲击力提高的幅度。这种消极影响之大，几乎置登陆战于死地。这一局面的出现是人们始料不及的。

登陆是一种兼陆战、海战的特点而有之，但又不同于陆战、海战的特殊的作战行动类型。从参战力量看，登陆同时有两个性质、使命、作战方式完全不同的军种——陆军（或陆战队）和海军参加（飞机出现后还有第三个军种——空军参加）。从任务上看，它必须完成两项任务：上陆；发展进攻，直至占领预定区域。具体到各个军种，也都承担两项使命。海军：保持制海权，与敌舰队作战；将陆军送上海岸并提供火力和后勤补给支援。陆军：抢滩上陆；从滩头向纵深实施攻击，突破敌陆上防线。从实施步骤看，它包括4个紧密相联、缺一不可的阶段，航渡（登陆部队乘船到达目标附近海域）；换乘（部队从大船换乘小船行至岸边）；抢滩上陆（部队上岸并开辟滩头阵地，保障后续人员和物资继续上岸）；发展进攻（部队向纵深攻击），与陆战和海战相比，登陆战具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多动性。敌国驻守的大陆和大岛上适宜于登陆的地段和地点通常是很多的，而敌方又不可能沿海岸线处处设防，登陆方可方便地选择敌防守薄弱处实施登陆，这样很容易获得成功。但是，登陆战也具有许多单纯的陆战和海战都不存在的难题，一是组织协同复杂。在短短的时间内，各个军种、各种任务、各个行动步骤穿插混杂在一起，极易发生混乱。二是受气象条件影响大。变化无常的气候、潮汐给其以强有力的制约。三是上滩艰难。这个问题是火器产生后出现的，陆军部队上滩之初通常不能携带重火器，得不到强有力的火力支援。而且其上岸时进攻路线单一、暴露，易遭敌火力杀伤。四是滩头难以控制。部队上岸最初的行动场所通常非常狭小，大批人员、物资涌入，极易陷入混乱。五是物资补给困难，部队所需的作战保障物资都需由船运至滩头，再取出分配给部队使用。在对抗环境中，登陆方常常得不到充裕的时间从容地实施这一工作。

在工业化以前的时代里，由于装备技术水平普遍不高，作战相对简单，登陆的优越性大大强于它的艰难性，其“先天不足”没有充分暴露出来，在那时，陆上机动速度大大低于海上机动速度，故而登陆方可以充分利用多动性选择无设防地带攻击对手。当时的后勤补给需求也不大，夺取一两个小港口就足以解决补给物资上岸问题。所以那个时期的登陆基本上是步兵和骑兵乘船在无防守地段上陆，接着进行陆战，在上岸这个阶段很少遇到强有力的抵抗。美国海军陆战队专门用一个术语来界定这种登陆行动——“两栖登陆”，以区别于有抵抗的“两栖攻击”。

在那个时代，登陆遇到的最大敌人是天气和航渡过程中来自敌舰的打击。公元前5世纪波斯军队横渡波斯普鲁斯海峡、13世纪元朝军队东征日本都毁于未能预计的风暴。但是自14、15世纪以后，由于气象学和海洋学的发展，人们对海洋潮汐、风暴的其他规律有了比较科学的认识，使这一自然障碍大大消除。因此在此以后，登陆战的成功机率大大提高。

但是，工业革命的兴起使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工业革命的成果一开始就更垂青于抗登陆一方。速射火炮、机枪的大量装备，大大增强了抗登陆的火力、汽车、火车以及电话、电报的出现又提高了他们的情况判断、决策和部队机动速度（陆上机动速度首次超过了海上机动速度）。攻方虽然仍然可以选择防守薄弱处上陆，但守方一旦判明敌方登陆后，即可迅速向登陆地点集结军队，在登陆部队集结好之前将其击败，或把它们困在海滩，动弹不得。而且，随着飞机的应用和侦察技术的提高，守方很容易判明攻方的可能的登陆地点，抢先占领海滩周围的高地，在登陆部队离开运兵船划向海滩或踉踉跄跄刚上岸时，用机枪、步枪和火炮把海滩变成屠宰场。

而对于攻方来说，工业革命在赋予其新的力量的同时，又给他们背上了一个巨大的包袱。其一，火力对抗处于明显劣势。早期工业战争的一个明显特征是火力战地位上升。而登陆方受运载工具限制，不可能及时向岸上输送大批野战火炮，即使送上去也难以很快就在滩头上使用。他们唯一可依赖的是海军的舰炮支援。但海军的舰炮技术性能不适于支援登陆部队，更不适于与岸炮进行炮战，因为海军舰炮是为军舰设计的，弹道低伸、平直，无法射击躲在隐蔽物后、弹道弯曲的岸炮；海军舰炮由于海浪的影响，射击精度大大低于岸炮；海军炮使用的多是对付军舰的延时引信穿甲弹，这种炮弹爆炸威力远远低于爆破弹，而且军舰的载弹量也有限。此外海军舰炮与登陆部队的协同当时也不可能。海军炮手不了解陆军的要求，陆军也不懂海军炮的射击程序。海军舰只无法靠近海滩，因而也无法观察陆上战斗情况，适时提供炮火支援。用精度较低的海军炮支援登陆部队，不仅打不着敌人，反而会打了自己人。这样就使得登陆方在作战火力对抗中处于劣势，突破难度加大。其二，指挥、协同、后勤补给、滩头控制的更加困难，登陆战参战人员、装备数量增多，构成复杂，工作千头万绪，传统的运作方式难以有效地完成。

总之，工业革命对于登陆者来说是极其不幸的。它将登陆战原所具有的主动性优势近乎残害殆尽，却使得它的先天不足空前凸现出来。虽然在19世纪西方列强对东方的一系列登陆入侵活动仍然取得了成功，但这都是针对落后民族或国家实施的，实质上是非工业化时代登陆战的延伸。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当工业化登陆力量与工业化抗登陆力量发生第一次大碰撞时，原来存在于理念层次的登陆战悲剧终于外化为血淋淋的现实。这就是著名的加利波利之役。

1915年春，英国、法国为了打通通往俄国黑海海岸的航线，并逼土耳其退出战争，在英国海军大臣丘吉尔的鼓动下，决定在达达尼尔海峡出口处的加利波利半岛登陆。联军对这个半岛的情况一无所知，匆匆组织起远征军，原以为能旗开得胜，却被由德国将军桑德斯指挥的土军压在海滩上动弹不得，部队秩序混乱，寸步难行。联军当时没有“战斗装载”的概念，物资装载混乱，最急需的药品、口粮被装在舱底取不出来，大炮的炮身、炮架被运到几个地方。50万联军在狭窄的海滩上死、伤26万余人，最后在1916年1月，带着战败的耻辱，在凯斯海军少将卓越的领导下，悄悄溜走。

这次登陆灾难给海上霸主英国人留下了很长时间都难以愈合的伤口，所有当初鼓吹发动这次战役的人都被罢官，丘吉尔丢了海军大臣的乌纱帽后，一气之下跑到法国前线当了步兵营营长。

英国海军和陆军则对登陆在机枪、铁网、速射火炮和军队机动能力空前提高时代是否可行，大加怀疑。他们痛苦地发现，登陆战面临着数道难以逾越的障碍：敌军反应速度；指挥控制；滩头行动；后勤补给。许多海军专家和学者都认定，白昼在有防御地带登陆无疑于是自杀。把败兵从加利波利撤走的凯斯海军少将是加利波利战役最沉痛的反思者，他认为加利波利战役就不应该发动，在白昼大规模登陆是不可能的。他坚信，从今以后，只有夜间的突然登陆可以行得通。直到 1943 年末，盟军准备大举在诺曼底登陆前，他还咬定：“大白天在敌人有防御的海滩强行登陆，是最愚蠢的行为。这是从加利波利战役中得到的最宝贵的经验教训。”持这种观点的并不仅仅是凯斯海军少将一人，英国陆海空三军普遍怀疑大规模两栖登陆是否明智。就连利德尔-哈特这样的未来战争先知也认为大规模的两栖登陆已经不可能。

加利波利战役的惨败也响了美国海军。美国海军的理论家、学者纷纷著书立说，以证明大规模两栖登陆的不可能性。美国海军理论家派伊海军上校在 1926 年发表文章说：“由于现代武器、现代舰艇、空中侦察及无线电通讯效率的提高，由于军队规模的扩大及其装备的复杂性和数量的增加，大规模两栖登陆正变得越来越困难，成功的机会越来越少。岸上军队依靠铁路和机动车辆，机动性大大提高；快捷的通信、火炮威力的增加，已使两栖登陆在长时期获得制海权之前，几乎成了不可能的事情。”

派伊海军上校够悲观的，但没有把话说死，而是留下一个耐人寻味的活话。

登陆战真的会被工业革命扼杀吗？

登陆战

上编

第一章勇敢者的探索

在一片悲观的议论和评论声中，英国海军基本放弃了对两栖战的研究和试验，——当然，个别爱好者如丘吉尔仍在孜孜不倦地探索。美国海军也发出一阵阵哀叹，但由美国海军部领导下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却在两栖登陆战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具体、深入和创造性的研究，勇敢实践，大胆探索，力图在不可能中找出可行的方案。他们的努力终于结出果实，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系列大规模战略性两栖登陆的胜利和太平洋战争的胜利，打下了牢固的理论基础，培养了一大批具有两栖登陆战经验的各级指挥官和参谋人员。美国海军陆战队之所以能在悲观论调中逆流而上，源于一句古老的格言——“需要是发明之母”。

第一节先知艾利斯少校

美国海军陆战队始建于美国独立战争时，但其当初的任务和地位却与现在大相径庭：其头号任务是担任美国政府部门和驻外机构的警卫；第二项任务是警卫美国海军基地和海军的陆上设施；第三项任务是在军舰上站岗放哨并充当宪兵。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历次战争中曾多次参加战斗，随舰队出海，偶尔也进行小规模登陆。但在所有规模稍大的战役中，陆战队都在陆军指挥之下，用的是陆军的假番号。陆战队军官的军校课程和士兵的训练内容与陆军基本相同。陆战队这种不伦不类的地位，在 1898~1899 年的美西战争后发生了变化。在这次战争中，美国舰队击败了西班牙的舰队；由乔治·杜威海军少将率领的一支美国舰队，经夏威夷，穿过太平洋，在香港补充燃料后，闯入马尼拉湾，消灭了在菲律宾的西班牙舰队，占领了西属菲律宾。在这次作战中，美国人发现了一个重大问题：任何一支以煤或油料为动力的舰队都无法在海上长期作战，且不说在菲律宾，就连在鼻子底下的古巴也不行。舰队必须在前方有基地。要有基地，就必须有陆上部队去占领和守卫，因此杜威海军少将就带了 2000 名陆战队员。这些陆战队员在占领菲律宾和平息菲律宾人反美起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早在美西战争爆发之前，美国海军理论家、现代海军理论之父阿尔弗雷德·马汉就明确提出了“前进基地”的概念，美西战争证明了这一概念的正确性。美国海军总局（美国海军作战部的前身）在马汉的游说下，完全接受了“前进基地”的概念，决定在新近夺取的菲律宾和原西班牙在加勒比海的属地上，建立永久性的前进基地。

提出“前进基地”问题，自然就引伸出“守卫”或“夺取”前进基地的问题。

1901 年，美国海军陆战队在罗得岛纽波特举办了一个训练班，学员是陆战队的军官和士兵，培训内容是守卫前进基地，还把战列舰上的大炮拆下来进行训练。1902~1903 年冬，海军陆战队的营随舰队出海，在波多黎各附近的库莱布拉岛进行守卫前进基地的演习。这次行动标志着美国海军陆战队使命和地位的转变。库莱布拉岛从此成为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训练基地，也就成为现代两栖登陆战的摇篮。美国海军陆战队第 1 师首任师长、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海军陆战队司令霍兰·史密斯上将这样评论库莱布拉的地位：“如果说滑铁卢之战是在伊顿公学的球场上赢得，美国海军陆战队就是在库莱布拉的海滩上占领了日本在太平洋的基地。”

库莱布拉岛首次演习几年后，海军陆战队于 1910 年在新伦敦建立了学校，专门从事前进基地作战问题的研究和训练，其课目有三项：训练官兵使用和掌握前进基地的设施和装备；研究何种武器最适于保卫前进基地，是大炮、水雷，还是鱼雷或者其他武器；研究如何占领前进基地。虽然海军陆战队提出了占领前进基地问题，但在 1920 年以前，主要涉及前进基地问题的训练和研究都是防御，主要研究如何击退敌人从海上对前进基地的进攻，这种状况在太平洋军事形势发生变化后才发生了重大改变。

“前进基地”理论与现实作战问题的结合是在美国对日作战需要这一背景下实现的。

美国同日本的关系在 1904~1905 年的日俄战争后不断恶化。双方都把对

方做为假想敌对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乘德国无暇东顾之机，夺取了德国在太平洋中部的属地——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绍尔群岛，这些岛屿在战后被国际联盟定为日本的“委任统治地”，从而极大地改变了日本在太平洋的战略态势。上述群岛构成日本贯穿中太平洋的防卫圈，还从北、东、西南三个方向对菲律宾形成三面包围之势，并威胁到南太平洋的英属殖民地。美国军方在 20 年代有个名为“橙色计划”的对日作战方案，设想日美爆发战争后，日军将在菲律宾登陆，占领菲律宾，并利用上述群岛为屏障，阻击美国舰队，最后在马里亚纳以西、菲律宾以东，与美国舰队进行一场对马海战式的决战。由于日本占有地理优势和先发制人的优势，在菲律宾的美国军队应收缩，固守马尼拉湾，等待美国舰队驰援，并做为美国舰队最远的前进基地。美国舰队从夏威夷珍珠港出发，利用关岛为前进基地，在中太平洋杀出一条血路，直抵马尼拉湾，与美国守军会合。为此，美国军方把扼守马尼拉湾的巴丹半岛和毗邻的科罗吉多岛建成了有“远东直布罗陀”之称的坚固要塞。这个战略似乎合情合理，但几乎所有美国海军军官都有这样的怀疑：如果在美国舰队到达之前，日本人就占领了关岛和菲律宾全境，美国舰队即使杀出一条血路到达菲律宾，岂不也是毫无意义？美日之间的太平洋战争会像“橙色计划”那样进行吗？

还在日本获得加罗林群岛、马绍尔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的委任统治权之前，一位名为厄尔·艾里斯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少校已经对这个血淋淋的现实问题进行了详细而深入的研究，于 1919 年举办了题为《海军基地：它们的位置、资源及安全》的讲座。在这个讲座中，艾里斯少校预言：日本由于其不可自控的野心，将是危害美国在西太平洋地位和利益的唯一国家；为了保卫美国的利益和地位，美国在西太平洋需要建立一系列前进基地，以保障美国舰队的行动，这项重任自然由海军陆战队承担。艾里斯少校接着从前进基地的概念出发，把西太平洋的前进基地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已在美国手中的岛屿；第二类是在日本人控制之下的岛屿。前者是珍珠港、关岛的阿普拉港、菲律宾吕宋岛的帕勒勒港。这些港口须要塞化，不仅能抵御敌人的陆上和海上的进攻，还要储备大量供舰队使用的油料和补给品。对于被日本人控制的前进基地，则应夺取和占领，特别是那些靠近日本本土的岛屿。他建议考虑占领南岛群岛和琉球群岛中的部分岛屿。

艾里斯鉴于 1921 年华盛顿海军条约的签定和随之而来的西太平洋战略态势的变化，从实战出发，修改了原来的建议，勾画出新的战争进程：“为了将我们的意志强加于日本，我们须将舰队和地面部队投送过太平洋，在日本的海域与之交战。要达到这一点，我们在投送过程中和投送以后，必须有足够的基地以支援舰队。从目前的态势看，我们不能指靠夏威夷以西的各基地，只能从敌人手中以武力强行夺取。此外，敌人由于战据着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和贝劳群岛，可以从两翼对我在中太平洋 2300 英里长的交通线形成严重的威胁。因此，摧毁并占领这些岛屿，是对日战争不可避免的第一阶段。”

艾里斯少校认为，美国在第一阶段须占领马绍尔群岛的埃尼威托克岛、沃特杰岛和贾留特岛；第二阶段占领拉穆斯特雷克群岛以东的加罗林群岛；在最后的第三阶段中，占领加罗林群岛其余各岛屿和雅浦群岛、贝劳群岛。艾里斯少校还制定了占领这些岛屿的战术细节。他写道：除袭击和侦察外，主力部队在夜间强行登陆极其危险。登陆部队应在夜间到达登陆地点附近的

海域，但上岸的时间应在黎明时分，以发挥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所有武器的威力。舰队应部署在登陆部队的两翼，在登陆部队从舰到岸的运动中，炮击海岸；飞机不能只限于侦察，还要在部队登陆时向岸上目标扫射。在登陆地段要大量施放烟幕，登陆部队乘坐的小艇要用机动船拖曳，船头要有炮；机动船要有两个波次，每个机动船要带三条以上的小船……登陆兵要有步兵、炮兵，通信兵，还要有专门排除铁丝网、爆炸物和水下障碍的特种兵。艾利斯特别强调，鉴于以往的教训，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穿过海面 and 海滩强行登陆，再粉碎敌人的抵抗，需要有精心、周密的准备，部队需要进行严格、特殊的训练，“只有训练有素、士气高昂的步兵和炮兵是不够的，这些官兵既要是了解大海的水手，也要是能在陆地与敌厮杀的枪手和炮手。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经过训练的海军陆战队官兵。”

艾利斯少校把这个报告呈交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有军中之花之誉、实为私生子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早就想改变自己不明不白的身份，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海军陆战队司令约翰·勒琼读完艾利斯的报告后，很快就在 1921 年 7 月 23 日批准，并在美国海军参谋与指挥学院发表演说称：“夺取并占领敌人的基地，是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我们的舰队在横渡太平洋时，两翼都有许多敌占岛屿，敌人可以利用这些岛屿，将它们变成电台通讯站、空军基地、潜艇基地和驱逐舰基地。美国舰队推进时，必须统统占领这些岛屿。我认为海军陆战队在和平时期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建立、装备、训练远征部队；一俟战争爆发，远征部队即可随舰队出发，支援舰队。”艾利斯的报告成为海军陆战队的官方政策性文件，随舰队出海进行两栖登陆战、夺取敌占岛屿、为舰队提供基地，就成为海军陆战队当仁不让的使命。长期只配站岗放哨或冒充陆军为他人做嫁衣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为了改变自己的地位，开始了两栖登陆战的艰苦试验。

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海军陆战队、美国陆军和英国陆海军实施的两栖登陆战来衡量，艾利斯的这个报告还有一些重大的空白处，他所说的战术很快就过时了，但他有关岛屿登陆战的预言，完全与太平洋战争的实际吻合，美国没有守住菲律宾和关岛，日本一下进至吉尔伯特群岛。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在反攻时，的确通过激烈的岛屿登陆战，依次占领了吉尔伯特群岛、马绍尔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西部的贝劳群岛，重返菲律宾，又攻克了琉球群岛中最大的岛屿冲绳岛，为舰队扫清了两翼的威胁，提供了无法估价的前进基地。美国军队只是没有像艾利斯建议的那样，占领加罗林群岛东部日本重要的海空基地特鲁克及南岛群岛，因为那时美国海军的力量已如此强大，能够以猛烈的轰炸炸得这些基地失去作用，把最初的“逐岛战”变为“跳岛”战，直逼日本本土。

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是与艾利斯少校先知般的预言分不开的。艾利斯的登陆战的一些战术原则——精心计划和准备、专门训练，白昼登陆等——的确是登陆战的一些原则，但这些原则在艾利斯少校神秘地死亡之前，还都是些空泛而无具体实施细节的概念。美国海军陆战队在 1921 年后，进行了长达 20 年的反复研究试验，终于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带来登陆战的革命。

第二节 登陆战革命

鉴于西太平洋地区严峻、不利的战略态势，美国陆军和海军不久就赋予美国海军陆战队新的主要任务——“以受过高度专门训练、装备完善的远征部队支援舰队，占领那些必须夺占的岛屿，保证舰队完成其主要任务——打通联接海外驻军的海上通道”。1921年，海军陆战队成立“远征部队”，由艾利·科尔准将任司令。为了清除陆军、海军之间在联合作战时必定会出现的磨擦，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前身——陆军海军联席局在1927年颁布了名为《陆军海军联合行动》的指令，规定了两个军种在登陆作战时的任务和权限。其中陆军的任务有：乘海军提供的小艇向岸上运动；从登陆小艇上向岸上射击；离艇上岸；占领滩头阵地；组织滩头阵地的防御；在滩头阵地以外作战。“海军陆战队由于同海军有不间断的联系，在登陆战的实施过程中，将发挥特殊的作用”。到1929年，陆军部和海军部的高级文官都认为，海军陆战队的特殊作用是以人数不多、训练有素的陆战队员进行两栖攻击，为舰队夺取基地。

美国海军陆战队根据承担的新任务，扩大了在1916年成立的陆战队航空兵，派遣第5陆战团在1922~1924年间在巴拿马运河区和库勒布拉进行了数次两栖攻击演习，其中1924年2月在库勒布拉的演习有战列舰参加，第5陆战团的1700名官兵乘小艇分两波在黎明前向岸上冲击。但演习场面乱七八糟。远征部队司令这样描述登陆时的场面：“混乱不堪。操纵小艇的海军军官不知登陆海滩的状况，运载登陆的小艇各行其是，没有秩序，有的小艇一时还迷失了方向，有的开上了登陆区以外的海滩……战列舰的模拟射击一塌糊涂，对守方的炮兵和步兵没有任何伤害。小艇在向海滩的航渡过程内，完全暴露在敌方的炮火之下。”更糟的是，各种物资的装载令人啼笑皆非：食品一天后还未上岸，可邮局在登陆后几小时就建起来了；医药和医疗器械被放在舱底，得需几天才能取出……。除此之外，参加这次演习的人数太少，登陆小艇不够，也不适应把陆战队迅速送上岸的要求。为了有专门的登陆船只，海军陆战队开始研制试验性的专用登陆艇和两栖车辆。其中一种是由科尔准将亲自监督研制的“部队驳船-A”型。这种船长50英尺，用两台发动机推进，船首是一装甲舰首门，放下后就成了跳板，车辆可以通过这个跳板直接上岸。海军陆战队的另一项试验性工作是将已在陆战场上崭露头角的坦克引入登陆战领域。他们试验制造的一个专用登陆装备是沃尔特·克里斯蒂制造的两栖坦克。这两种专用装备就是美国和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量使用、为登陆战成功立下汗马功劳的登陆舰、登陆艇和两栖履带装甲输送车的雏形。

1932年以后，美国海军陆战队开始着手解决一直困扰登陆战的指挥关系问题，即登陆部队与海军的关系问题。海军陆战队副司令约翰·拉塞尔少将受命制定一项组织计划，确定能迅速动员并随舰队出动的陆战队攻击部队的组织结构。次年8月，拉塞尔提出报告，建议原“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改名为“海军陆战队舰队部队。这支部队是舰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服从于美国舰队总司令的调遣”。报告获海军陆战队总司令、海军部战争计划部部长、海军作战部部长和美国舰队总司令批准。1933年12月8日，“海军陆战队舰队部队”正式成立。

海军陆战队舰队部队在成立之初，尽管是一个旅的编制，但只有1个步

兵团、2个75毫米榴弹炮连、1个高炮连和2个飞行队。它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历史新起点，也是登陆战革命的开端。陆战队舰队部队的建立，明确规定了登陆部队与舰队的关系，从根本上消除了陆军、海军在登陆时总要出现的扯皮、忌妒、怀疑、争吵的老问题。美国海军陆战队明确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彻底改变了私生子的身份；美国海军也把陆战队当做自己的一部分对待，当做在未来战争中击败日本海军所不可缺少的力量，认真考虑陆战队关于两栖登陆战的特殊要求，把两栖登陆战纳入海军对日作战的作战计划。尽管两者在作战时的一些战术关系细节还有待改进，但它的成立带动了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对两栖登陆战的研究、试验的进展，其第一个果实是1934年在匡蒂科成立海军陆战队学校，培训专门从事两栖登陆战的各级陆战队军官。第二个果实是现代两栖登陆战基本原则的经典性文件——《登陆作战试行手册》。

《登陆作战试行手册》的问世是与美国海军、陆军对两栖登陆战的重视和原则性的研究分不开的。美国陆海军联席局一直在制定一项陆海军在海外实施联合远征时的总则，并在1933年1月颁布。这个原则对两栖登陆明确定义为“在敌有防御地带实施以海军舰炮代替各师军集团军所属炮兵、以海军飞机代替陆军飞机的进攻”，确定了战时和战后初期都适用的登陆战实施程序：战斗装载、登陆滩头的选择、航空和海军的炮火准备、登陆部队的换乘、由舰到岸的运动、滩头的交通组织。这个总则的原则完全正确，缺点是过于简单，无法照此付诸实施。海军陆战队学院承担了将这些原则具体化、制定手册的任务。1933年11月，陆战队学院的教官和学员，根据陆战队司令的命令，中断了正常教学，全部投入制定手册的工作。

这是项极富挑战性、想象力的大胆工作，除那个陆海军联席局过于简单的总则外，没有别的有参考价值的东西。虽然历史上有许多登陆战战例，但除加利波利外，都是在无防御海滩的登陆行动。海军陆战队学院的教官和学员正在从事一项前人几乎没有涉足的领域，也没有可资借鉴的经验，更无条规、条例可以根据，所能依靠的只有常识和直觉。领导手册空中支援部分编写委员会的一位陆战队航空兵上尉这样回忆编写手册时的情况：“我们在研究登陆战问题时，好象是一手提着灯笼、一手举着蜡烛，但都无法照亮目标。我们干脆收起灯笼、吹灭蜡烛，用上帝赐予我们的想象力，向目标逼近……。我们到达了目标，可又恐惧、又发抖，……担心我们无法为登陆部队提供足够的空中掩护，为那些根据我们写的这些条例去作战的飞行员而恐惧。”教官、学员们靠着“上帝赐予的直觉”，伴随着阵阵袭来的恐怖，终于获得登陆战革命性的突破，在1934年制定出《登陆作战试行手册》。

《登陆作战试行手册》承认，两栖登陆战与普通的陆战有许多相同之处。登陆部队在上岸后的战术原则与陆战基本相同。两栖登陆战与陆战最大的区别是：在两栖登陆作战中，登陆部队必须乘船航渡很长的距离，再换乘某种登陆艇，只能携带轻武器，强行登上敌占海岸；登陆部队在把滩头阵地扩大到能容纳炮兵之前，将没有直接炮火支援。《登陆作战试行手册》的制定人完全从未来太平洋战争岛屿争夺战的实际考虑两栖登陆战问题。由于太平洋的岛屿大小，日军唯一可行的防御方式就是在海滩上与陆战队和美国海军硬抗。美国海军陆战队没有选择登陆地点的余地，也不可能登陆地点上进行战术和战役欺骗，即不可能在进攻地点上达成突然性，登陆部队刚刚踏上海滩，就要立刻投入战斗。出于这种非常切合实际的考虑，《手册》从六个方

面列举了两栖登陆必须周密考虑的问题：1. 指挥关系；2. 海军舰炮支援；3. 航空火力支援；4. 由舰到岸的运动；5. 占领滩头；6. 后勤，其中有装载、卸载、补给品和装备的分配。并对这6个问题作了较深入的研究和规定。

关于指挥关系。《手册》明确指出：单纯依靠没有统一指挥的陆、海军合作是加利波利之战失利的根源之一，陆海军须有明确的职责、权限的分工和统一的指挥，因此必须有统一的两栖登陆战指挥系统，伴之以合适的通信网络把两栖登陆部队的陆、海、空各部分联系起来。由于海军陆战队舰队部队完全归属于海军，指挥体系问题在理论上已经解决，《手册》也就以较小的篇幅讨论这个问题。《手册》这样谈及海军陆战与海军的关系：陆战队的海外远征行动是海军战局的组成部分，登陆舰队是美国各舰队（即美国太平洋舰队、大西洋舰队所属的各舰队）所属的特混舰队，受海军舰队司令的直接指挥，并由舰队司令确定参加两栖登陆作战各兵种的兵力。登陆特混舰队是海军攻击部队，由海军攻击部队司令指挥，由两部分组成：登陆部队（海军陆战队舰队部队或相应的部队）和海军支援群、后者又有舰炮支援群、航兵支援群、扫雷群、反潜群、运输群、屏护群（担任警戒，如果敌舰来袭向己方舰队发出警报）和救护群。

这种指挥关系简单明了，海军攻击部队司令是登陆特混舰队的最高指挥官，统一指挥登陆部队和海军支援群。登陆部队和海军支援群保持平行关系。这种指挥关系后来在实战中证明在一些复杂的作战行动中过于简单，但克服了登陆中指挥关系混乱的通病。

关于海军舰炮火力支援。美国海军陆战队充分了解海军舰炮对岸射击时的局限性，但认为海军舰炮的局限性可以部分克服。对于舰炮无法击中阵地反切面（即山后）的敌炮兵问题，《手册》建议应发挥军舰在机动上的优势，开至敌炮兵阵地后面射击。对于舰炮精确度低、难以全部摧毁登陆正面的敌军炮兵和机枪阵地，《手册》建议以突然的高强度炮击，逼使敌在登陆部队向海岸接近和上岸时躲入掩体，暂时无法射击。对误伤友军问题，《手册》建议舰炮的射击阵位应在登陆部队的侧翼，或与步兵进攻线相平行，以缩短距目标的距离，提高精度。为了提高舰炮与登陆部队的协同，《手册》建议建立舰岸通信联络网，并组成由海军火力控制人员为主、辅之以陆战队炮兵人员的舰-岸炮兵火力控制组，随登陆部队上岸。

关于航空兵火力支援。《手册》认为：两栖登陆战成功的先决条件之一是空中优势，优势之比至少是3：1。航空兵的第一项任务是侦察，虽然航空侦察会暴露自己的意图，丧失突然性，但以突然性换取目标区的准确情报是值得的。航空兵的第二项任务是保护登陆部队的换乘，攻击敌方机场，侦察海滩敌火力配置情况。在登陆部队在由舰到岸的运动中，航空兵将发挥关键性的作用：阻止敌机袭击登陆部队，施放掩护登陆部队的烟幕，引导登陆船只抵达预定的海滩。在登陆部队上岸、舰炮火力向纵深延伸后，航空兵的俯冲轰炸机和攻击机将取代海军舰炮炮火，压制海滩上的敌火力点。与此同时，航空兵还要派出观察机，为海军舰炮指示目标，避免误伤。在登陆部队建立了巩固的滩头阵地后，航空兵的任务就与陆战中的任务相同。《手册》认为，在航空兵作战的初始阶段，海军的舰载机将

承担主要任务；海军陆战队航空兵将借用海军的飞机，参加侦察、舰炮校射、对岸攻击等行动；一俟机场建成，海军陆战队的岸基飞机就将承担航空兵作战的主要任务。《手册》还建议海军陆战队应有一艘或数艘属于自己

的航空母舰。《手册》承认，在两栖登陆战中最大的困难是航空兵与海军舰炮、地面炮兵和第一线部队的协同问题，建议所有的飞机都装备能同时进行机一舰、机一陆、机一机联系的电台。由于当时电台机件失灵司空见惯，《手册》还建议制定多手段的联络方法，如：灯光、旗语、布板、信号弹、火箭、地标等等。

关于由舰到岸的运动。《手册》指出，由舰到岸的运动是两栖攻击的真正开始，不是把步兵送上海滩的简单过程，而与陆战中的步兵进攻相似。陆上的步兵进攻先以炮火准备开始，以炮火压制敌前沿的火力点，步兵以疏开队形向敌前沿推进。当步兵即将到达敌前沿时，炮兵火力突然向纵深延伸，步兵趁敌人尚未占领前沿堑壕工事前跃入堑壕，占领敌前沿阵地。两栖登陆战中的由舰到岸的运动与步兵进攻相同，只是换乘了登陆船只，地面炮兵变成海军舰炮，登陆船只以疏开队形向海岸接近，并以船上的火器向岸上射击。当登陆船只即将冲滩的时候，海军舰炮突然向纵深延伸射击，登陆部队冲上海滩。所以由舰到岸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登陆部队迅速完成从运输舰到登陆小船的换乘工作；保持疏开队形、迅速而有秩序地冲上指定海滩，以免部队的建制被打乱，无法立刻投入战斗。为了避免运输舰被敌岸上炮火击中，《手册》建议换乘区距登陆海滩的距离要在敌大炮射程以外；为了缩短登陆船只的航渡距离，《手册》建议登陆船只的出发线距海滩应为 2500 ~ 4000 米。为了保证登陆部队上岸后秩序井然，能立刻战斗，《手册》建议每个登陆船只应组成许多编队，每个编队由一名海军军官指挥，沿事先用浮标标定好的航线前进，把一支成建制的部队送上指定海滩。每个登陆编队的出发时间必须相同。

巩固滩头。《手册》把滩头定义为海滩及其邻近地区。滩头的面积必须足够大，以保证后续人员、装备和补给品的不断上岸，基本不受敌方炮火的侵扰，保证登陆部队有机动的空间，以向内陆纵深推进，之后登陆战也就变成普通的陆战。《手册》认为巩固滩头存在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登陆部队在登陆的初期火力太弱，在第一登陆波至少要有轻炮和轻型坦克，而要运送轻炮和轻型坦克上岸，就需有特别驳船。《手册》因此建议发展登陆艇和水陆两用坦克。第二个问题是海滩的秩序。随着人员、装备和补给品的不断上岸，狭小的滩头如果不加控制，必定会出现混乱，使部队陷入难以行动的困境。《手册》因此建议成立由陆战队队员为领导、由海军人员、海军陆战队人员组成的滩头海岸协调组，处理有关海岸秩序的各种各样的杂事。协调组要随第一登陆波或第二波上岸，划定各部队在海滩的分界线，修理船只，建立通信中心，与舰队的旗舰、火力支援舰和随后上岸并不断向纵深移动的舰-岸火力控制组，保持不间断的通信联络，帮助人员和物资上岸，指挥在海滩卸物资的人员，并负责撤运伤员。在登陆船只出发线，以海军军官为领导、由海军人员与海军陆战队联络官组成的协商组，负责从出发线到水际线之间的人员和物资往来运输。这样就形成舰一岸、海滩一内陆的交通秩序控制指挥体系，其中海军陆战队负责从海滩向登陆战斗部队运送物资的工作。

关于后勤问题。加利波利战役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作战物资装载不合理。《手册》充分吸取了这次战役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历次演习的经验和教训，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一夙愿至今没有实现。但它的“诺拉瓦”级和“琉黄岛”级两栖攻击舰搭载有 AV-8B 垂直起落战斗/攻击机，与英国“无敌”级航空母舰具有相同的功能。

提出了“战斗装载”概念，即每一支登陆部队必须在一条船内装载其所需的全部装备和物资，这些装备和物资必须根据它们在战斗中的轻重缓急的顺序装船，战斗中必需和急需的物品要放在货舱的最上部，打开舱盖即可取出。由于登陆部队的装备种类和数量很多，货物在摆放位置又会影响到运输船的稳定性和适航性，进行“战斗装载”是一项极复杂、极细致的工作，《手册》建议在每条运输舰上设1名“战斗装载指挥官”，由运输舰指挥官直接指挥。“战斗装载指挥官”不仅要对运输舰的性能、各货舱舱位的空间大小了如指掌，还要对陆战队所有武器装备的用途、尺寸、重要性如数家珍，从而保证“战斗装载”既能保证战斗的需要，又不会影响运输舰的航行。

《登陆作战试行手册》经过数个委员会的严格审订，很快颁布执行，成为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两栖作战训练、演习的指导性文件。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训练、教学和演习，都围绕着发现《手册》中的问题并加以修正来进行。

《手册》尽管有许多有待修改之处，但已经准确、细微地构画出实施两栖登陆战时所要涉及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细节，不仅对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是两栖登陆战发展史上的分水岭，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作战的理论基础，被誉为两栖登陆战的“圣经”。时至今日，虽有了用直升机和气垫船进行的“垂直登陆”和“超视平线登陆”，但《手册》所建议的登陆战各项原则并未过时，《手册》仍被尊为两栖登陆战的经典。

第三节美国海军陆战队及专用

登陆装备的发展

美国海军陆战队制定完《登陆作战试行手册》后，从 1935 年起通过与舰队的年度演习，来验证《手册》，对《手册》的不妥之处进行修正，训练出大批谙熟两栖登陆战的各级军官；并通过演习，刺激改进现有的登陆船只、火炮和通信器材，最终将海军陆战队的两栖登陆战能力提高到实用程度。在这些演习中，海军陆战队发现并解决了“战斗装载”、滩头协调组、陆上火力控制组、通信联络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舰炮对陆上支援问题，挑选了 20 名年轻的海军少尉接受使用陆战队岸炮的训练，之后在两栖登陆司令部工作，专门负责海军舰炮与地面进攻的协同。这批人后来又训练出更多的人，在后来美国的所有登陆战中，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在 1935~1942 年的演习中，美国海军陆战队舰队部队的规模也不断扩大，由霍兰·史密斯指挥的第 1 陆战旅，1941 年被扩编为第 1 陆战师，之后很快又在第 1 陆战师的基础上建立了第 2 陆战师。这两个师后来成为击败日本的主力部队之一，在太平洋的所有岛屿都留下了它们的足迹。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登陆战术和登陆演习，引起了美国陆军的极大兴趣，并派陆军参加演习，后来干脆派“大红一师”第 1 步兵师、第 3 步兵师、第 7 步兵师和第 9 步兵师参加海军陆战队的两栖登陆战训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四个陆军师都是登陆战的先锋，从北太平洋的阿图一直打到冲绳。第 1 步兵师、第 9 步兵师从北非打到诺曼底，是诺曼底美军的首批登陆部队，其中第 1 步兵师血沃“奥马哈”滩，第 3 步兵师亦从北非两栖登陆战开始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征战生涯，后经西西里，参加了安齐奥登陆战。除规模和战术上的发展外，美国海军参谋与指挥学院开始研究具体的两栖登陆战计划，制定出特鲁克（位于加罗林群岛东部，是日本在西太平洋的主要海空军基地）登陆计划（1935 年）、贝劳登陆计划（1936 年）、关岛登陆计划（1939 年）、塞班岛登陆计划（1940~1943 年）。

为完善《手册》而进行的两栖登陆战演习不仅带来上述变化，还暴露出登陆器材上的严重缺陷，从而促进了专用登陆器材的发展。

以前的登陆船只都是海军军舰上的标准救生艇，用桨划动，作为换乘工具，把步兵送上海岸。这种船又慢又易受海潮的影响，显然不适于在有防御地带强行登陆。英国人在加利彼利战役中首次使用了专用的登陆舰艇，即用改装后的运煤船“克莱德河”号，在船的两侧拖曳驳船，以提高由舰到岸的运动速度。美国海军陆战队在 20 年代继续按这一思路前进，研制出“部队驳船-A”型试验性登陆艇。在 1935 年以后的演习中，美国人在最初的两栖登陆演习中，仍以海军救生艇为主，辅之以少数的机动驳船，但 1937 年在加利福尼亚圣迪戈的演习中，许多登陆船只被卡在珊瑚礁中，进退两难，船只大部报废。美国人还发现，普通的机动驳船在海上的适航性能不佳，退滩能力太差，难以迅速离去，海滩秩序混乱，使后续登陆波没有上岸的海滩。显然，若想取得登陆战的胜利，必须有坚固、灵活的新型登陆舰艇。

其实，注意这一问题的不只是美国人，日本人和英国人也在研究这一问题。日本人制造了一些平底机动驳船，船首有一放下的门。日军在 1937 年的侵华战争中，在天津、上海和杭州湾曾把这种登陆艇投入实战，在占领天津时使用量达 400 多艘；在淞沪战役中，日军在 1937 年 8 月 11 日用这种登陆

艇经黄浦江将 4000 名海军陆战队送入上海，但被上海守军击败，日军在长江口的登陆也被击退。同年 11 月，日军使用 180 多艘装甲登陆艇在杭州湾的金山卫附近登陆，获得成功，最终导致南京的失陷。

日军使用的新型登陆艇，大大刺激了美国海军陆战队，而一位天才的商人希金斯为军方提供了一个性能非常优良的登陆艇原型——希金斯船。安德鲁·希金斯既是舰船工程师，也是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皮毛商人。希金斯经常从散居在河网地带的农户、猎人手中收购皮毛，因而长朗在浅水区活动。他感到自己迫切需要一种能直接上岸、又能自行退入水中并在浅水里行驶自如的船，就自己动手制造了一艘，起名为“尤列卡”。希金斯采用推水式推进器，螺旋桨装在船内，像水泵一样把水从船的底里吸入，再向后排出，推动船前进，从而避免了浅水区的树根、石块对螺旋桨的损坏。他还在船首下部装有一些小轮，以免船底被岩石破坏。希金斯期采了尾锚，利用收尾锚的力量，把船拉回水中。“尤列卡”的设计，非常成功，是一种性能优良的两栖船只。1934 年希金斯带着“尤列卡”来到匡蒂科海军陆战队学院，想让海军陆战队采用这条船，以开辟一个巨大的财源。海军陆战队对“尤列卡”极感兴趣，鼓励希金斯继续干，可由于经费紧张，他们没钱资助希金斯。

希金斯没有因此而灰心，他同一批陆战队的军官密切合作，积极改进“尤列卡”，而陆战队的军官则四处活动，让陆战队选择“尤列卡”。并在 1939 年以后的年度演习中，总使用“尤列卡”，让“尤列卡”与其他船只一比高低。结果“尤列卡”大出风头，引起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上下的注意。“尤列卡”唯一的缺点是需要从船舷上下，不大方便。希金斯根据陆战队装备部部长 E·P·摩西斯准将的建议，重新设计了船头，采用可收放式船首兼跳板门。改进后的“尤列卡”不仅大大加快了人员下船上岸的速度，还可以把卡车和轻型坦克直接送上海滩。1941 年，希金斯的“尤列卡”被定为陆战队的正式装备——中型登陆艇（LCM），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各个战场大显身手。可惜太平洋战争爆发时，登陆艇的数量还很少。

美国军队在大战期间在太平洋和欧洲大量使用的另一种登陆专用装备——履带式登陆车（LVT），也在这时问世。履带式登陆车与登陆艇不一样，体积和重量都小于登陆艇，但有履带，遇到珊瑚礁等障碍时可靠履带爬过去，冲上海滩后就是一部履带式车辆。装上装甲和机枪后就成了能游过大海、越过珊瑚礁、爬上海滩、冲入敌阵的装甲车。

履带登陆车同希金斯的登陆艇一样，也源于一种民用车辆。美国海军陆战队在 20 年代末曾试验过沃尔夫·克里斯蒂的水陆两用坦克，但因抗风浪性能不佳而放弃。到 1933 年，一个名叫唐纳德·罗布林的退休制造商制造了一种履带式两栖车，用于佛罗里达沼泽地区的抢险救生工作。接着，他把自己的新发明拿到匡蒂科，向海军陆战队展示。海军陆战队立即对此产生浓厚兴趣，并派约翰·卡鲁夫少校去研究这项发明。卡鲁夫报告说，罗布林的两栖登陆车十分适合海军陆战队的需要，建议进行试验。1937~1939 年，美国海军陆战队对罗布林的履带式两栖登陆车进行了大量的试验，效果令人满意。在海军陆战队的要求下，美国海军部于 1939 年同意将罗布林的两栖履带式登陆车定为正式装备，定型为 LVT-1 型，1941 年 7 月，LVT-1 型开始装备海军陆战队。

LVT-1 型是一种无装甲防护的履带式两栖登陆车，重 7.8 吨，车前有一个与登陆艇一样的车首/跳板门，可供人员和车辆直接上岸，能将 25 名全副

武装的士兵或相应的物资送上岸。继 LVT-1 型之后，美国又在其基础上，研制了 LVT-2、LVT-3、LVT-4 型；后来又加装了装甲和小口径炮，成为装甲履带式登陆车系列，在太平洋岛屿争夺战中和欧洲大量使用。美国陆军也受到 LVT 系列两栖登陆车的启发，研制出适于陆军需要的 Dukw（鸭子）2.5 吨轮式两栖登陆车。

美国海军陆战队和美国海军对登陆战的革命贡献甚大。他们以岛屿登陆为突破口，从理论上解决了诸多登陆战难题。他们彻底推翻了登陆战不可能成功的观点，为太平洋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雄厚的理论基础、组织编制基础、军队训练基础和装备基础。但由于其是以岛屿登陆战为核心构建的，所以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也未涉及如同诺曼底登陆战那样的大陆战略性两栖战的具体操作问题。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也没有着手发展大型坦克登陆舰。虽然岛屿两栖登陆战与大陆战略性两栖登陆战在战术组织上基本相同，但其战场环境、战略级的组织则完全不同。应当说，对大陆战略性两栖登陆贡献最大的国家，恰恰是在二、三十年代对两栖登陆战最悲观的国家——英国，大型坦克登陆舰也出现于英国。

第二章 绝路逢生

英国对大陆战略性两栖登陆的研究动力也源自那句古老的格言——“需要是发明之母”。1940年春夏，德国军队在占领北欧国家挪威和丹麦后，又对西欧诸国发动了“闪击战”，在50多天内就席卷西欧大陆，英国远征军和一部分法国军队扔掉所有重装备，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逃回英国，德国成了中欧和西欧的主人。英国朝野上至国王和首相，下至庶民都明白，只有在德国军队控制下的欧洲海岸强行登陆，才能打败德国，取得战争的胜利。因此，英国军队在本土处在德国入侵威胁之下的时候，就开始了大陆战略性两栖登陆战役的研究和试验，最终与美国军队和加拿大军队发动了举世无双、名留青史的诺曼底登陆战，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两栖登陆战实践是从挪威之役开始。

第一节 挪威冒险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场登陆战并不是英国人和美国人打响的，而是海军力量只及英国零头、素无登陆战传统。又缺乏登陆战理论研究的德国人打响的。这场战事的发生地点是欧洲最北端的挪威。英国人随即也被迫在同一地区进行了自己在二战中的第一场登陆战。

德国入侵挪威的原因是因为挪威的地理位置过于重要。挪威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西部，国土狭长，西濒挪威海，与冰岛和法罗群岛相望，南濒北海，与英国的设德兰群岛和苏格兰相距甚近，与苏格兰、设德兰群岛构成北海的北部出口，是德国海军进入大西洋的必经之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些德国军舰曾冒险穿过北海和设得兰群岛，去袭击大西洋航线，但生还者寥寥无几。但如果挪威在德国的控制之下，战略形势就会大力改观，德国军舰可以沿挪威海岸北上，然后向西从冰岛两侧闯入北大西洋航线。德国海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认识到挪威的重要性，德国海军中将魏格纳在1929年出版了名为《世界大战中的海洋战略》一书，仔细分析了挪威的战略位置，认为德国海军若想改变其极为不利的地理位置，必须占领挪威的海岸。这本书在德国海军军官中引起强烈的共鸣，赢得大量支持者，后来担任德国海军总司令的雷德尔海军上将就是其中之一。

挪威的第二个价值表现在德国铁矿石的输入上。德国所需的高品位铁矿石主要来自瑞典，仅1939年，德国即从瑞典进口铁矿石1000万吨。瑞典的铁矿石通过两条道路运入德国：一是波罗的海，但波罗的海在1至4月因冰封而无法通行；二是把瑞典的铁矿石从吕勒奥装上火车，运到挪威北部的不冻港纳尔维克，再从纳尔维克通过海路运到德国。纳尔维克对于整个德国工业具有非同一般的作用。挪威地理位置的第三个价值表现为它是波罗的海出入口的北大门，因而也是阻止英国海军进入波罗的海、保护德国北部不受袭击的咽喉。虽然挪威对于德国如此重要，但挪威国土狭长，多为冰雪覆盖的山区，陆上纵向交通极为不便，要占领挪威，只能从海上进行两栖登陆。可是德国海军实在大弱，根本无力与英国海军抗衡，所以希特勒对入侵挪威本来没有任何兴趣，只希望继续保持挪威的中立地位。但1939年冬至1940年春北欧地区的一系列事件改变了挪威和挪威海地区的局势，促使希特勒作出了入侵挪威的决定。

最初的事件是1939年11月30日苏芬战争爆发。英国和法国政府组织起远征军，准备去芬兰与苏联作战。希特勒本打算帮助芬兰人，但英法准备介入则引起他的不安。英法远征军计划取道纳尔维克，经瑞典到芬兰。如果真如此，他们肯定会切断从瑞典吕勒奥到纳尔维克再到德国的铁矿运输线。德国对纳尔维克的安全极为敏感，苏芬关系在10月份开始紧张时，德国海军总司令雷德尔就提醒希特勒注意英国可能会寻机占领挪威。但这时希特勒的主要精力都放在进攻西欧的军事准备上，没有理睬雷德尔，使雷德尔大失所望。可是不久纳粹的理论家罗森堡把后来臭名昭著的挪威通敌分子吉斯林带到德国。雷德尔闻讯大喜，立刻把吉斯林引荐给希特勒。

吉斯林是挪威军队的一名少校，曾当过一段时间的国防部长。此人虽是地道的挪威人，却是个地道的纳粹主义者。他仿效希特勒的纳粹党，组织了“挪威国家社会主义党”，可是支持者却寥寥无几。吉斯林见到希特勒后大吹大擂，说他的党在挪威有极大的影响，挪威正处在英国和犹太人的“威胁”

之下，请求德国的“保护”。此时苏芬战争已经爆发，英法正在组织援助芬兰的远征军，希特勒担心英法干涉，就于1940年1月27日下令制定入侵挪威的“N”计划，即“北方计划”，后改名为“威塞尔演习”。但芬兰军队在优势苏军的打击下最终告败，与苏联在3月13日停止了所有的敌对行动，英法的干涉随即不了了之，远征军宣告解散。

可是，一波将平，一波又起。1940年2月，德国“施佩伯爵”号袖珍战列舰的补给船“阿尔特马克”号载着299名被“施佩伯爵”号俘虏的英国商船船员，逃到挪威领海，准备进一步南下溜回国。英国军舰闯入挪领海将其截住，派兵强行登船，救出了战俘，反把这条船押到英国。这件事刺激了希特勒。希特勒发现英国随时会切断铁矿运输线，便在2月19日下令加速准备入侵挪威的“威塞尔演习”计划，决心在向西欧发动进攻前占领挪威，解除后顾之忧。他任命陆军上将尼古拉·冯·法尔肯霍斯担任入侵挪威的总指挥。

对德军挪威登陆有利的因素只有三个：一是以最高统帅部为基础建立的三军统一指挥体制；二是优势空军；三是勇气。德国的入侵计划大胆得出奇。鉴于英国海军享有无可争议的制海权，德国只能依靠奇袭和空军优势。为了发挥空军的优势，法尔肯霍斯修改了原计划，把丹麦也列入占领之列，以便能使用日德兰半岛最北部的阿尔伯格机场。德军出动由盖斯勒将军指挥的第10航空队，共有290架轰炸机、40架JU-87型俯冲轰炸机、100架战斗机、70架侦察机和500架Ju-52型三引擎运输机。法尔肯霍斯准备大量使用空降兵，占领奥斯陆和斯塔万格的机场，让航空兵进驻，掩护登陆部队。但挪威国土狭长，纳尔维克远在飞机活动半径之外，法尔肯霍斯与雷德尔别出心裁，把部分登陆部队和军火藏在伪装成去纳尔维克运铁矿的普通货船货舱内，单独前进，欺骗英国海军和挪威人，同时派出德国海军当时仅有的两艘排水量3万吨的战列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瑙”号，在运输船队的西侧北上，一方面屏护登陆部队，一方面装成要闯入北大西洋航线大捞一把的样子，吸引英国海军的注意力。挤满登陆部队的驱逐舰跟在运输船的后面，待接近纳尔维克的入口韦斯特峡湾后，再开到运输船队的前方，直取纳尔维克港。

为了占领挪威和丹麦，德国海军倾巢而出，分为五个群。第一群由10艘驱逐舰组成，负责与货船把第139山地团运到纳尔维克，并占领该港。第二群由“希佩”号重巡洋舰、4艘驱逐舰和一些货船组成，负责把第138山地团送上挪威中部的特隆赫姆。第三群由轻巡洋舰“科恩”号、“哥尼斯堡”号、1艘射击训练舰、2艘鱼雷艇和几艘货船组成，负责把2个营送上卑尔根，并占领该城。第四群由轻巡洋舰“卡尔斯布鲁厄”号、1艘货船和3艘鱼雷艇组成，负责把1个营送上克里斯蒂安桑，并占领该城。第五群由袖珍战列舰“吕佐夫”号、重巡洋舰“布吕歇尔”号、轻巡洋舰“埃姆登”号和3艘鱼雷艇组成，把2个营送上奥斯陆，并占领之。此外，德国人还准备用旧式战列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号径直闯入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港，把1个营送上岸。

德国人最初的进攻时间是3月20日，后来推迟到4月9日。4月2日，希特勒下令实施“威塞尔河演习”作战，由于各地点的进攻时间一致而距离相差很大，前往纳尔维克的德国舰船在4月6日午夜启航，而去奥斯陆的在4月8日黄昏才动身。进攻挪威的德军为第21军；进攻丹麦的为第31军。

德国要依靠大胆和奇袭占领挪威。胆是够大的，但奇袭却几乎谈不上。英国人和丹麦人已经注意到德国舰船集结的情况。在4月4日，德国军内反希特勒密谋分子、德国军事情报局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的助手奥斯特上校把德军即将进攻北欧的情报悄悄通知了荷兰驻德使馆武官萨斯少校。萨斯立即将这个紧急情报通知了英国、法国、比利时、挪威、丹麦和瑞典。但无论是挪威人、丹麦人，还是英国人和法国人都没有及时做出反应。

挪威和丹麦是历史上强悍、极富侵略性的北欧海盗（亦称维京人）的故乡，但这两国人民到了近代已成为非常友好、安居乐业的民族。挪威在1815年以后就未打过仗，丹麦在1864年被普鲁士、奥地利携手欺负了一阵后，再未卷入战争。两国都无心给自己南方强大的邻居惹麻烦，但也不想当傀儡，只想大太平平地过自己的日子。挪威人绝大多数讨厌纳粹，当然知道自己特殊的地理位置，竭力想保持中立，但又觉得德国人不敢斗胆向英国海军挑战，渡海来进攻自己，同时也不想采取会给德国人入侵口实的防御措施。挪威政府在接到德国军队即将入侵的情报后，没有立即动员军队，以免激怒希特勒。

挪威地广人稀，其面积与英国相当，人口却只有350万，相当于英国的十五分之一、德国的二十分之一。挪威军队实行民兵制，常备军极少，在挪威南部只有在奥斯陆的3个国王近卫连，挪威在各战略要点的驻军也不超过营级规模，只能守卫几个海岸要点炮阵地，无力防守漫长的海岸线。

由于在30年代军备松弛，英国的陆军、空军实力远远低于德国。在大战爆发后，除击沉德国“施佩伯爵”号袖珍战列舰外，再无战绩可言。陆军只是在法国修工事，海军无敌手，空军则被法国人束缚手脚，轰炸了几次基尔港，被德国空军杀得大败而归。一直奉行“绥靖主义”政策的张伯伦政府无所事事，除了组织赴芬兰远征军一书积极外，其他一切都十分消极，这种情况引起海军大臣丘吉尔的不满。战争一爆发，丘吉尔就主张派舰队进入波罗的海，炮击德国海岸，在挪威纳尔维克海岸布雷，封锁德国铁矿石的运输线，但都遭首相张伯伦的拒绝。在收到奥斯特上校的情报后，张伯伦政府仍犹豫不决，担心上当，后来在丘吉尔的一再劝说下，才于5日派出8艘驱逐舰在韦斯特峡湾口外布雷，4艘驱逐舰在特隆赫姆和卑尔根之间布雷，不久又派出舰龄很老的战列巡洋舰“声威”号和4艘驱逐舰前去警戒，还有3个旅的陆军登船准备前往挪威。7日，英国本土舰队终于驳离斯卡帕湾、开往挪威。次日英国舰队在韦斯特峡湾外布下了水雷，可这时前往纳尔维克的德军第一群已经驶入峡湾，逼近纳尔维克。

德国人在这场登陆争先战中抢先一小步，从英国舰队的指缝中溜了过去，但还是被发现了。英国潜艇部队司令马克斯·霍顿海军中将本能地觉得形势不妙，就把所有能动的潜艇派了出去，在德国到挪威的航线上设置了潜艇封锁线。英国潜艇在挪威领海内看见了许多德国货船，由于得到的命令是只能攻击军舰和运兵船，只得放行。4月8日中午，波兰潜艇“奥尔泽尔”号在挪威东南部海岸击沉了德国“里约热内卢”货船。旁边不远的一艘挪威渔船救起了落水的人，发现他们都是德国兵。这些德国兵说要去卑尔根“保护挪威不受英国的侵略”。挪威政府这才发现入侵将至，但政府内部意见不一，没有发出动员令，各港口的海岸炮兵指挥官也没有收到德国舰队逼近的报告。

英国舰队不仅反应迟纯，而且判断失误。英国的一架侦察机在6日发现德国舰队启航并驶过了斯卡格拉克海峡后，英国海军部在7日才下令福布斯

海军上将率本土舰队启航，但无人相信德国人敢远离本土在挪威北部登陆。7日夜，挪威海暴风骤起，白浪滔天。8日凌晨，为“声威”号战列巡洋舰护航的“萤火虫”号驱逐舰上的一名水兵落水。这艘军舰离开编队寻找这名水兵，结果在特隆赫姆以西与德国“希佩”号重巡洋舰等德国第二群军舰遭遇。“萤火虫”号把“希佩”号撞了一个大口子，自己也粉身碎骨。由于事情发生得太快，“萤火虫”号没有来得及发出信号。英国海军部只知道“萤火虫”号失踪了，仍未料到德国军舰敢跑的如此之远。为防万一，英国海军部令“声威”号战列巡洋舰驶往纳尔维克港的入口韦斯特峡湾。但这时德国第一群舰船已经通过了峡湾口，飞驶向纳尔维克。9日凌晨，风大浪高，暴风雪阵阵，掩护第一群的德国战列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瑙”号见登陆舰船驶入韦斯特峡湾，就向西北驶去，假装要闯入北大西洋航线，以牵制英国本土舰队，恰与英国“声威”号战列巡洋舰遭遇。“声威”号击毁了“格奈森瑙”号的火力控制系统，“沙恩霍斯特”号急忙赶来，施放烟幕，两舰慌忙向北逃去。英国本土舰队司令福布斯见与德国这两艘最大的军舰相遇，以为两舰的目的是闯入北大西洋，便集中力量围捕，正中德国人的圈套。德国各个登陆集群未受英国海军的任何阻挡，就到达挪威各港口，而挪威人还没有接到向德国人开火的命令，只知道英国舰队已经开到附近。

在纳尔维克，10艘德国驱逐舰和几艘货船按计划在9日凌晨驱入奥福特峡湾，离纳尔维克已很近了。在晨光中，德国人发现被挪威海岸护卫舰“埃德斯沃尔”号拦住了去路。这艘挪威军舰放了一炮，以示警告。德国第一群司令、第3山地师师长迪特尔将军和编队海军指挥官邦德海军准将从旗舰“威廉·海德卡普”号放下一艘小艇，派一名军官登上“埃德斯沃尔”号，向挪威的指挥官韦尔洛奇海军上校说，德国是挪威的朋友，来此是为了帮助挪威抵御英国的入侵，还要求韦尔洛奇炸毁自己军舰上的大炮和发动机。韦尔洛奇立刻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等德国军使一登上德国军舰，就命令大炮瞄准德国军舰。但德军早有预谋，军使一上船，未发任何警报就施放了一排鱼雷，登时把“埃德斯沃尔”号炸成两段，舰上182名舰员只有8名获救。

“埃德斯沃尔”号一沉，德国驱逐舰立刻分成两路，3艘驱逐舰驶向峡湾北岸布杰尔维克的码头，军舰一靠岸，德兵就冲过码头，占领了附近的一个挪威陆军的弹药库；其余军舰高速直扑纳尔维克港，“埃德斯沃尔”号的姊妹舰“诺格”号发炮射击，又被迎面射来的鱼雷打中，翻身沉入海底。尽管纳尔维克港内到处是浮冰，停满商船，德国军舰还是顺利靠岸。挪威士兵昏头昏脑，以为来者是英国人，还未弄清怎么回事，就被蜂涌而上的德国兵缴械。迪特尔师长一上岸，就要求见守军指挥官。挪威守军指挥官桑德洛上校是个吉斯林分子，开始他还警告迪特尔说，挪威守军要抵抗到底，在半小时后将开炮，但不一会儿就下令投降。纳尔维克就这样落入德军之手。

在特隆赫姆，挪威海岸炮向德国军舰开炮。“希佩”号带伤还击，其余的驱逐舰趁机以25节的高速冲过峡湾入口，闯入毫无防御设施的港口，把陆军送上岸，占领了这座城市。在卑尔根，挪威海岸炮击伤了“哥尼斯堡”号巡洋舰，但大炮出了故障，炮手的射击术也大差，德国军舰还是驶进港口，占领了城市。在斯塔万格，德军空降兵顺利占领了附近的机场，接着占领了城市。在克里斯蒂安桑，挪威海岸炮少异常猛烈，打得德国军舰只得退入浓雾中隐蔽。过了一阵，德舰再回头试试运气，结果运气极佳，挪威人把杀回马枪的德国军舰当成了英国和法国的军舰，一炮未放，待发现不对劲儿时，

德国兵已经上岸，占领了克里斯蒂安桑。在丹麦，德国军队 9 日越过边界后，丹麦军队只作了象征性抵抗，便根据国王的命令投降。

德国人几乎处处顺利，可是在奥斯陆却遇到不大不小的麻烦。

4 月 9 日早晨，德国海军中将库姆梅兹和第 169 师师长埃格尔布里希特将军乘坐载有 1000 名陆军官兵的崭新的重巡洋舰“布鲁歇尔”号，带着袖珍战列舰“吕佐夫”号和轻巡洋舰“埃姆登”号，趾高气扬地开到奥斯陆港外，德国使馆带着自己的乐队跑到码头，高奏欢迎曲，迎接驶来的德国军舰。奥斯陆港外的奥斯卡炮台见德军舰径直开来，开炮示警，见不受理睬，就开炮射击，并发射了一排鱼雷。“布鲁歇尔”号中了鱼雷，不到半小时就在乐队惊讶的目光下，船底朝天，翻身入海。海军中将库姆梅兹带着浑身透湿的幸存官兵狼狈不堪地爬上海岸，全部当了俘虏。“吕佐夫”号袖珍战列舰连连中弹，只得掉头带着其他军舰逃走，德军在奥斯陆的登陆彻底失败。德军原准备在奥斯陆机场空降，占领机场。可这天恰逢大雾，飞机飞到斯卡格拉克海峡上空后被召回，在丹麦最北部的阿尔伯格机场着陆。但有一支飞行编队的指挥官不听命令，冒着大雾和挪威守军的高射炮火，强行着陆成功，凶悍的德国伞兵迅速占领了机场。其余返回的飞机在阿尔伯格机场加油后也赶到奥斯陆，与第一批伞兵会合，占领了奥斯陆和奥斯卡炮台。这样，德军按计划占领了挪威各战略要地，取得了冒险的初步成功。

但挪威的战事并未结束。德国军队在挪威登陆的消息传到英国，英国朝野一片哗然。张伯伦政府受到猛烈的抨击，英国海陆军准备在纳尔维克和特隆赫姆进行反登陆，先消灭赫隆赫姆以北的德军，再南下收复挪威南部。英国首先在纳尔维克开刀。英国海军上校沃伯顿-李率领 5 艘驱逐舰在 10 日晨冒着浓雾和暴风雪驶入纳尔维克港，留下两艘军舰当作预备队，带着 3 艘军舰就冲了上去。他看见 5 艘德国军舰，其中一艘还挂着海军准将旗，立刻对准它发射了一排鱼雷。德国人未想到英军这么快就钻入了纳尔维克港，猝不及防，转眼之间两艘驱逐舰就被炸沉，其中一个是海军编队司令邦德海军准将的旗舰“威廉·海德卡普”号，邦德也随之丧生；另外 3 艘也被英国驱逐舰疯狂的射击打得毫无还手能力，英国驱逐舰接着又打沉了 8 艘德国商船，这时，其他德国驱逐舰出现了。德国驱逐舰的舰炮威力比英军的大，结果沃伯顿-李重伤身亡，旗舰“哈代”号被迫搁浅，另外一艘驱逐舰被击沉，其他 3 艘驱逐舰都受伤，被迫冲过德舰的阻拦，退入公海，恰逢一艘满载军火的德国货船，他们顺手汀得它成为一个火团，消失在冰海里。沃伯顿-李虽英勇阵亡，但纳尔维克是过于重要了，英国海军部即派“暴怒”号航空母舰和老式战列舰“厌战”号赶往纳尔维克。英国人先用舰载机轰炸，但因天气太差，效果不好。接着不顾德国飞机空袭的危险，在 4 月 13 日干脆派“厌战”号径直杀向纳尔维克。“厌战”号上的 380 毫米大炮像巨人的大锤一样，转眼之间就把所有的德国驱逐舰砸成碎片，岸上的德军惊得目瞪口呆。英军试图登陆，但因岸上德军占绝对优势，又担心德国飞机来空袭，“厌战”号只得退出峡湾，等待英国地面登陆部队的到来。德军虽守住了纳尔维克，但成为孤军，难以长期支撑下去。然而此时占居绝对优势的英国人内部发生了矛盾。

英国人内部矛盾就是两栖登陆战中总出现的陆军和海军的磨擦。英国派往纳尔维克的远征军司令是陆军少将麦克西，由海军上将科克负责纳尔维克海区的海军行动。英国陆军参谋部给麦克西的训令的精神是：在纳尔维克北

面的哈尔斯塔登陆，与挪威军队取得联系；若遇抵抗，在与海军商量后可以不登陆。科克海军上将从一开始就对这种安排不满，认为在德国空军占优势的海区行动，理应由海军负责整个行动。他对在哈尔斯塔登陆的训令更感恼火，认为应当借德国驱逐舰全军覆没、岸上德军惊魂未定的大好时机，直接在纳尔维克港的码头上登陆。英国海军完全同意科克的观点，但由于没有经验，只给了他口头指示，而没有书面训令，陆军也不得而知。结果科克和麦克西之间发生激烈的争论，最后还是定在哈尔斯塔登陆。在这里登陆的结果是舍近求远，坐失良机。这时北极地区还处在严寒的冬季，地面积雪厚达 1 米，加上山高路险，英军没有雪鞋，寸步难行，法国的阿尔卑斯滑雪团又未赶到。盟军攻势无力，纳尔维克的德军得以生还。

特隆赫姆的情况更为复杂。特隆赫姆是联接挪威南部与北部陆上交通的枢纽。德军刚一占领，英国本土舰队主力就云集外海，决心将其夺回。英军先派“暴怒”号航空母舰上的舰载机去特隆赫姆轰炸，但德国“希佩”号重巡洋舰已溜走，扑了个空。不过在其他地区传来好消息：一批从斯卡帕湾起飞的海军飞机在卑尔根附近炸沉了德国“哥尼斯堡”号轻巡洋舰；英国潜艇击沉了“卡尔斯布鲁厄”号轻巡洋舰。英国海军已经牢牢控制了挪威中北部的制海权，德国海军损失惨重。但德国空军也对给英国海军形成严重威胁。德机空袭不断，虽然飞行员攻舰技术欠佳，但还是有一枚 500 公斤的炸弹击中战列舰“罗德尼”号。由于德国空军的活动，英国海军坚决反对拿重型水面舰只去特隆赫姆冒险。如果在特隆赫姆登陆，英国舰队还得对付更令人头疼的东西——已落入德军之手、扼守特隆赫姆峡湾入口的炮台。英国海军可不想再来一次像 1915 年突破达达尼尔海峡时那样的舰炮与炮台的对垒，更不想冒着守军的枪林弹雨，强行登陆。由于上述两个原因，英军决定在特隆赫姆南北的克里斯蒂安松和纳姆素斯登陆，南北对攻，占领特隆赫姆。4 月 16 ~ 18 日，英军两个旅登陆，但上岸后，因准备不足，加上德军的猛烈空袭，前进速度极慢，此时在奥斯陆的德军两个师，带着坦克乘火车急速奔向特隆赫姆。英国陆海军自知两个旅决非两个师的对手，急忙撤退。4 月 30 日，北上的德军与赫隆赫姆的德军会合。10 天后，德国在西线发起了闪击战。在纳尔维克方向，英军和法军在 5 月 28 日对纳尔维克进行正面登陆，德军已无还手之力，退入山区。英法盟军虽毫无损失就占领了纳尔维克，但法国的局势已经崩溃，30 万余万英法军队正在敦克尔刻进行大撤退。法国即将战败，英国自身岌岌可危，占领纳尔维克已毫无意义。6 月 9 日，英法军队全部撤离挪威。德国人的冒险成功了。

挪威登陆战从纯登陆战的意义上看，没有值得大书特书之处，德国人的成功主要建立在挪军力量弱小、英法军作战消极的基础上。但这场战事却给登陆战注入了一个全新的因素：空降辅助登陆，“垂直登陆”从此登上历史舞台。

第二节丘吉东的奇想和蒙巴顿的努力

原想在挪威教训一下德国人的英国人反被德国人狠揍一顿，英国人再也忍不住了，愤而将推行绥靖政策的张伯伦轰下了台。1940年5月10日，战前一直提醒人们注意纳粹主义的丘吉尔出任首相。这位25年前在加利波利战役中丢了乌纱帽的丘吉尔刚刚上台，德国的装甲部队就像旋风一样横扫西欧，不到一个月就打得法国人屈膝求和，英国军队丢盔弃甲，好不容易才从敦克尔刻逃回英伦，整个西欧落入德国之手。反攻西欧大陆的艰巨任务一下子摆在了英国人面前，遂行大陆登陆作战问题也随之提到军事当局的议事日程之中。丘吉尔，这位历经沧桑、意志坚强又富于想象力的首相，在英国军队刚刚逃回本土、英伦三岛危在旦夕的时刻，就下令进行两栖登陆战的准备。

经历过加利波利灾难的丘吉尔当然知道两栖登陆战的危险和困难。当年被解职之后，他就痛定思痛，细细琢磨两栖登陆战问题。1917年担任内阁军需大臣后，他向首相劳合-乔治提出建造坦克登陆舰和人工岛的建议，以之在屏护德国北海海岸的弗里西亚群岛登陆，堵住德国潜艇出海的通道。他建议说：准备100艘驳船，把一个师送上岸，其中要有50艘坦克登陆艇，“每艘坦克登陆艇载一辆坦克或几辆坦克，艇首装有铁丝网破坏器。只消使用吊桥或使艇首倾斜，坦克就可以借自己的动力登陆，迅速破坏铁丝网”。关于人工岛，丘吉尔建议在英国各河湾里建造些空心混凝土沉箱，用拖轮拖到德国海岸附近，然后往水，沉入海底，形或“能防鱼雷、避风雨、类似环形珊瑚岛的港，设有驱逐舰和潜艇修藏船坞以及飞机降落平台。”

丘吉尔的建议在当时可以说是种近似于疯狂的想法，只引起劳合-乔治首相一时的兴趣，之后就没了音讯。丘吉尔也没有再提及此事。眼下欧洲战局骤变，自己又执掌了军政大权，他的登陆战抱负终于有了实现的机遇。丘吉尔在英国军队从敦刻尔克逃回英国两天后，于1940年6月6日重又提出建造坦克登陆艇想法，不过丘吉尔当时还没敢奢望进行诺曼底登陆战那种规模的登陆战，只想组织些突击队，小打小闹，带着坦克和装甲车辆，乘坐“平底船”，“从平底船上开上岸去，出敌不意，突入敌人内地袭击，切断重要的交通线，杀得德军尸横遍野，然后归来”。

有这种想法的人并非只丘吉尔一人。英国是个靠海盗、劫掠起家的国家，搞这种海盗式的袭击是英国人的拿手好戏，当年雄踞欧洲大陆的拿破仑就被英国人的这种袭击搞得焦头烂额。英帝国总参谋长迪尔元帅的助理杜德利·克勒克中校对这种袭击的历史及其战略影响素有研究，认为用受过专门训练、机动力和攻击能力很强的少数突击队不断袭击大陆沿海，可以把大股德军钉在海岸，动弹不得，待时机成熟时，就可像当年威灵顿公爵在西班牙那样，率兵登陆，发动当地人民起义，制服德国人。克勒克中校向迪尔元帅说了自己的想法，迪尔元帅觉得很有道理，就向丘吉尔首相提交了一份建立突击队的报告，建议袭击欧洲大陆沿海，牵制，消耗德国军队。这两人的见解与丘吉尔不谋而合。丘吉尔于6月18日下令从现役部队中选调2万精兵，组成突击小分队，乘坐登陆艇和坦克登陆艇，像动作敏捷的非洲猎豹一样，“咬断德军各守备部队的脖子”。丘吉尔急不可待地要向世界显示他没有屈服，连连催促迪尔元帅赶紧行动，找几个地方开刀。刚刚组建的120人的英国突击队就在克勒克中校的带领下，于1940年6月23~24日夜渡过英吉利海峡，向法国的布洛涅发动袭击。

这时的英国军队在各方面都没有作好发动这类两栖登陆袭击的准备，也缺乏经验。他们连一艘登陆艇都没有，只能用空军飞行员的救生筏；没有近战用的冲锋枪，只能使用步枪。突击队行至海峡中间，险遭英国空军“喷火”式战斗机的误伤，刚一上岸就遭德国守军的一顿痛打，死伤不少，一无所获，只好匆匆收场。克勒克中校也丢了一只耳朵。

7月14日，140名突击队员根据丘吉尔的命令再次出动，去袭击被德国占领的英国领土泽西岛上的一处据称有40名德兵的哨所和机场。结果，去袭击哨所的突击队扑了个空，快快离去；去机场的突击队的船因罗盘坏了，撞上岩石，行动半途而废。丘吉尔对这两次失败挺生气，不得不承认英军准备不足。他告诉迪尔：“以后别再弄这些丢人现眼的闹剧了！准备好了再干。”

英国陆海空三军头头们冷静下来，细细总结纳尔维克登陆以来的经验教训。发现自己从精神到物质根本没有进行两栖登陆战的准备。丘吉尔在1940年7月下令成立“联合作战司令部”，由加利波利战役和泽布勒泽战役的老英雄、68岁高龄的凯斯海军元帅任司令，直属于英帝国参谋长委员会，专门负责袭击欧洲大陆海岸。丘吉尔又一再督促有关部门加块坦克登陆艇的研制。英国人的现代大陆登陆作战的研究和准备自此才真正迈出了步子。

英国原来有一种“专用”登陆舰，即参加过加利波利战役的“克莱德河”号运煤船。30年代，英国人受日军在侵华战争中使用的登陆平底船的启发，仿制了2艘，1940年在纳尔维克和敦克尔刻投入使用，后都被炸沉。1940年8月，英国海军在丘吉尔的催促下，成立了一个司，专门负责研制坦克登陆舰艇的工作，并在1940年10月制造出第一艘坦克登陆艇（LCT）。经过试验，发现LCT太小，制造了30艘后，就着手改进。LCT坦克登陆艇不宜于远洋航行，仅适于跨越英吉利海峡或在地中海使用，即所谓由岸到岸的两栖进攻，而不能进行由舰到岸的进攻。有鉴于此，丘吉尔又指示建造既能远洋航行、又能把坦克和车辆直接卸在海滩上的“大西洋坦克登陆艇”。这种“大西洋坦克登陆艇”后来改名为“坦克登陆舰”，亦称LST。英国人制造了3艘LST。因国内造船厂正集中力量制造更加紧迫的反潜舰只，就把图纸拿到加拿大制造，后来又根据美国的租借法，在美国投入大批量生产。无疑，美国军队也就大量装备了LST。

美国海军陆战队由希金斯船而演变出来的中型登陆艇（LCM），与英国LCT和LST相比，既有异曲同工之处，又有巨大的区别。LCM通常放在运输舰的甲板上，在换乘时用吊车放到海里，在有了船坞登陆舰后，可以从船坞登陆舰里直接开出。LCM只能载吉普车、卡车或轻型坦克，而LST和LCT却可以运载中型坦克。在上述三种船中，LCM和LST的作用最大，无处不在。不过在太平洋，LST从来没有装过坦克，而被用来做补给船，利用其上滩能力，直接把汽车和物资送上海滩。

在装备开发取得进展的同时，联合作战司令部的袭击战也取得了突破，频频得手。1941年3月4日，联合作战司令部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两栖袭击战，袭击了位于挪威北部韦斯特峡湾的罗弗敦角。

罗弗敦位于英国本上舰队基地斯卡帕港口东北约850英里处，是挪威重要的渔业加工基地。德国人从鳕鱼、鲭鱼鱼脂中提炼维生素A和D，供军队使用，或用鱼脂制成甘油炸药，并把大量的冻鱼送到德国。袭击罗弗敦是英国“经济战部”的主意。袭击的目的有三：一是炸毁当地的鱼类加工厂和储存的油脂；二是破坏当地的航运；三是为挪威流亡政府招募兵员，并逮捕当

地的吉斯林分子。英国情报局提供了岛上及其附近德军的情报，认为当地无德国军舰，只有些武装拖网渔船，飞机也因雪太厚不能起飞。有了这些宝贵情报，英国联合作战司令部就组织起一支颇有规模的袭击编队。

袭击编队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由第 3、第 4 突击队连和 100 名泽员组成的登陆袭击队，共 600 人，由陆军准将海顿指挥，任务是制服德国守军，炸毁渔业加工厂，准备乘 2 艘改装后的荷兰渡轮一直冲滩上岸；第二部分是护航和直接火力支援舰队，由 5 艘驱逐舰组成，由 C·卡斯隆海军上校指挥，后来又得到 2 艘巡洋舰的支援；第三部分是由本土舰队司令托维海军上将亲率的本土舰队主力掩护舰队，任务是保证袭击队编队不受德国水面重型舰只的袭击。英国还事先派了 1 艘潜艇潜入韦斯特峡湾，为登陆渡轮设置浮标。3 月 4 日晨 5 时，天空晴朗，寒气袭人，200 余名德国守军根本没有料到英国人有 600 人上岸，还没有清醒过来就当了俘虏。当地的挪威人兴高采烈，挥舞着英、挪两国国旗，欢迎英国人。英国人的袭击大获成功，放火烧掉了 80 万加仑的油脂和汽油，炸毁了 7 座加工厂，抓了 216 名德国俘虏和 60 名吉斯林分子。英国军舰击沉了德国 98000 吨的“汉堡”号鱼类加工船及其他德国货船。中午 1 时，英国人安全撤走，只有一名军官因手枪走火，打伤了自己的大腿。英国报刊对这次胜利大肆宣传，英国联合作战司令部自加利波利以来，首次取得两栖登陆战的胜利，体会到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威力，又一次感受到制海权对陆上战斗的影响，开始摆脱加利波利的阴影。英国人回顾了加利波利、挪威、泽西岛和罗弗敦岛的两栖登陆战，发现自己已有了长足的进步。英国海军官方史学家罗斯基尔海军上校这样评论这次袭击战：“战争后期那种宏大的联合作战，均源于这次袭击。”

罗弗敦袭击战 3 个多月后，苏德战争爆发。7 月，英国、苏联和挪威达成一项协议，决定立刻采取行动，炸毁斯匹次卑尔根岛煤矿，烧掉储存的煤炭，撤走在斯匹次卑尔根岛煤矿工作的苏联公民。这个任务又落到英国联合作战司令部的肩上。8 月 25 日，英国突袭队上岸，烧毁 54 万吨原煤、27.5 万加仑燃料，顺利完成任务后安然撤退。

斯匹次卑尔根行动后不久，联合作战司令部换了主人。凯斯海军元帅由于种种原因而辞职，丘吉尔选择年仅 42 岁的路易斯·蒙巴顿海军上校接替凯斯海军元帅。

蒙巴顿不是普通人，是维多利亚女王的曾外孙，当时英王乔治六世的外甥，相貌英俊，举止优雅，精力旺盛，毕业于英国海军学院，主修通信，在大战爆发时是第 5 驱逐舰支队队长兼“凯利”号驱逐舰舰长，参加过多次战斗，在 1941 年 5 月的克里特岛战役中，表现出众，成为英国公众眼中的英雄。由于这种家庭背景、个人才干和战功，蒙巴顿被丘吉尔看中，担任凯斯海军元帅的助理，负责登陆舰艇的采购，与美国人协调登陆器材的生产。凯斯辞职后，丘吉尔任命蒙巴顿为联合作战司令部司令。蒙巴顿起初不愿担任此职，只想回到海上，当个舰长，可首相的信任难以辜负。他上任后不久，就发现了联合作战的意義所在，立刻全身心投入到这项工作，为英国两栖登陆战的发展，注入极大的活力。他认为凯斯对罗弗敦的袭击规模大小，不能反映以后必然会进行的大规模登陆战的规律，就搞了三次大规模的两栖登陆和空降袭击战。

第一次是 1941 年 12 月 27 日对挪威卑尔根以西的瓦日素岛南瓦日素港的袭击。瓦日素岛附近海域是德国在挪威海域航运最繁忙的海域，可以监视德

国军舰在卑尔根一带的活动。岛的中部是个峡湾，峡湾入口最狭窄处是个名叫马洛依的小岛，越过马洛依岛是尤尔维斯桑德海，再向左就是马寥依镇和南瓦日素港。有一条公路从峡湾南部顶端的雀利维克开始，沿着海岸向北延伸，直到斯塔布兰德特半岛。瓦日素岛上的主要设施和建筑物都在南瓦日素港沿公路一带，包括罐头厂、尤尔维斯桑德饭店、哈根饭店、南瓦日素镇和港口、鳕鱼脂加工厂。在扼守峡湾口的马洛依岛上，德国人有4门比利时制造的75毫米榴弹炮，岛的内侧有一弹药库和油库。德国守军总数约150人，部署在马洛依岛上和罐头厂以北的公路旁，还有一个武装拖网渔船队支援。英国袭击瓦日素的目的是有三：第一个是战略性的，想以较大规模的两栖袭击，让希特勒认为英国人可能入侵挪威，逼使希特勒调兵保卫挪威，从而减轻苏联军队所承受的压力；第二个目的与对罗弗敦的袭击相同，即占领瓦日素和马洛依岛，消灭德国守军，炸毁当地的鱼类加工厂和德国的船只，招募挪威人参加流亡政府的军队，捕捉通敌的吉斯林分子；第三个目的是鼓舞一下英国的士气。这时德国军队在苏联所向披靡，英军在地中海和北非连续受挫，日本人在远东正蠢蠢欲动，英国政府需要胜利来激励斗志。这时英国的两栖突击队已达相当规模，训练水平提高很快，登陆舰艇也源源出厂，英国联合作战司令部需要以较大规模的袭击战，来检验自己实施两栖登陆战的能力。

参加瓦日素袭击战的英军共有51名军官、525名士官和士兵、20名挪威官兵。英国登陆突击队分为四群，第一群占领霍利维克；第二群在罐头厂附近登陆，沿公路向北推进，直至占领鳕鱼加工厂；第三群占领马依洛岛；第四群做为预备队在海上待命。整个登陆突击队由J·C·海顿准将指挥。第二群和第三群将乘坐用2艘比利时平底轮渡改装成的“攻击登陆舰”，英国海军少将波罗率领“肯尼亚”号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为两栖突击队护航，提供直接炮火支援；一艘潜艇将潜入峡湾，为登陆船只设浮标，英国空军海岸警卫队派出10架“汉普顿”式远程战斗1轰炸机，使用60磅的磷光发烟弹，为登陆艇指示登陆滩头，并轰炸附近德军的机场。在袭击前，英国情报部门对瓦日素周围进行了详尽的侦察，造诣很深的无线电专家蒙巴顿，大大改进了舰岸联络，建立了较可靠的联络系统。12月26日晚，波罗海军少将率领舰队从斯卡帕湾启航，驶向瓦日素。

舰队顶着7、8级的寒风，顺利达到换乘区。登陆突击队离开温暖的船舱，登上寒风刺骨的甲板。登陆艇已经放入海中，官兵们顺着下船网，在黎明前的黑暗中，爬入登陆艇。8时42分，高纬度地区终于迎来了黎明，东方发白，两艘登陆艇离开运输舰，迎着曙光向瓦日素峡湾驶去。周围十分安静，只有马达声和海涛声，可是人人都十分紧张：德国人有准备吗？万一察觉可就惨了，登陆艇那薄薄的船壳经不住75毫米榴弹炮的射击。

在“肯尼亚”号巡洋舰上，波罗海军少将也万分紧张，他希望空军的飞机能准时到达。天空中终于传来飞机的嗡嗡声，电台里传出飞行队长报告自己方位的声音。太棒了，一切顺利！8时48分，波罗海军少将下令“肯尼亚”号向马依洛岛上空发射照明弹。耀眼的白光划破黑暗，把马依洛岛、南瓦日素镇、港口照得清清楚楚，一分钟后，英国军舰向马依洛岛和南瓦日素射击，炮弹划破寒冷的空气，呼啸着飞向目标，“汉普顿”式飞机也从高空直扑而下，向德国海岸炮扔下一枚枚炸弹，马依洛岛和南瓦日素港登时陷入爆炸和硝烟中，几分钟后，天色大亮，马依洛岛的德国海岸炮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原来德国人一点也不知道英国人来袭，直到英国照明弹升起和炸弹落

下，他们才知英国人来了。德国海岸炮连连长巴特兹格尔上尉被照明弹弄得什么也看不见，听到飞机的马达声，只以为英国要空袭，就带着部下躲入防空洞，殊不知英国登陆艇已经逼近。英国第3群的突击队员未遇抵抗就顺利上岸，把德国炮手们堵在防空洞里，统统活捉，只用了8分钟就占领了马依洛岛，不过就在这8分钟里，马依洛岛的一门德国高射炮却给英军造成不大不小的伤害。高射炮手见照明弹升起，又听到飞机的马达声。便撒腿奔向高炮，借着晨光看到了俯冲下来的英国飞机。在附近的一艘德国武装拖网渔船上的德国高射炮手也看到了英机。2门高炮很快射出了一串不猛却很准的炮弹，击中一架英机。这架英机慌忙扔下磷烟幕弹，可烟幕弹不偏不斜，正好落在第四群的旗舰上，把挤在甲板上待命的突击队员们统统烧伤。

第一群英军未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雀利维克。在第二群方向，开始十分顺利。突击队员们未遇抵抗，迅速上岸。德国守军原以为仅仅是空袭或炮击，也躲入工事隐蔽，后来发现不对劲，急忙跳出防空洞，前往海滩，不料此时英国人已经上岸，故德军反而被英军打了个埋伏。但德国人很快清醒过来，抢占了俯视周围的尤尔维桑德饭店，拼命抵抗。德军指挥官西贝林中尉抓紧时间，把所有的人——水手、职员和厨师，都武装起来，投入战斗。德国人以房屋为掩护，逐房抵抗。英国人行如猎豹，勇猛向前。战斗规模不大，但颇为激烈。英国人每占领一座房屋，都要有军官和军士倒下，与军舰联络的电台也被打坏。在军舰上的海顿准将见第2群没了音讯，又见瓦日素硝烟滚滚，枪声大作，即令第1、第3群火速增援。三支英军合为一处，终于在中午时分消灭了德国守军，又随手炸毁了所有的加工厂、油库、弹药库，在突击队员在岸上与德军厮杀的同时，英国驱逐舰闯入峡湾，把停泊的德国船只一扫而光，总吨位为1.6万吨。13时，英军部队开始回撤，14时45分，英军带着98名德国俘虏、57名伤员和20名阵亡的战友，全部返回运输舰，起锚返航。英军对瓦日素的袭击像鞭子，狠狠抽在希特勒最敏感的神经末梢。希特勒听到瓦日素被袭击的消息后，立刻跳了起来，觉得英军很快会和苏联人一道进攻挪威北部。他命令所有的水面舰艇开赴挪威，向挪威增派1个装甲师，增兵3万，又不顾邓尼茨的反对，把准备用来打商船的潜艇调到挪威。希特勒至死也未从挪威调出兵力，在挪威的37.2万德国兵最后排着队走进战俘营。

蒙巴顿大获全胜，英国公众也精神焕发。英国联合作战司令部里喜气洋洋，他们从胜利中体会到取得两栖登陆战胜利的条件；周密的计划、军兵种密切的配合、可靠的通信手段和受过两栖战专门训练的部队。尝到血腥味的蒙巴顿又磨拳擦掌，在1942年2月27日至28日夜，又动用英国第1空降师的伞兵，搞了第二次联合袭击战，成功夺取了德军设在法国勒阿弗尔的一处雷达站。弄得希特勒像挨了电击一样地跳了起来。

勒阿弗尔袭击战比以往增添了新花样——使用伞兵。英国人首次尝试了“垂直登陆”，为在两栖登陆战中空降兵的使用积累了初步的经验。蒙巴顿上任以来，连连得手，在1942年3月27日至28日夜奇袭法国西南部圣纳泽尔港得手，用一艘装满炸药的老式驱逐舰，撞在大西洋沿岸唯一能修“悍斯麦”级战列舰的船坞的闸门上，炸毁了船闸，又成为英国公众为之欢呼的英雄。在四个月后，蒙巴顿再次发动了就任以来规模最大的两栖登陆袭击战——迪厄普袭击战。这是他的第三次大规模袭击战，可这一次却栽了。

第三节 血染迪厄普

迪厄普是法国面向英吉利海峡的小海港，历史悠久，曾是北欧海盗的基地，后来成为一座环境优美的度假港口。德阿尔克河自南向北，缓缓从城中经过，流入英吉利海峡，把迪厄普分为东北两部分，河的两岸就成为码头，海堤上有一条大道，大道的一侧是狭窄的鹅卵石海滩，另一侧布满古色古香的旅馆、餐厅、赌场。迪厄普南北各 7 英里是两个小镇，北面是贝尔内瓦尔，南面是瓦赫思维尔。瓦赫恩维尔以南 4 英里处又是一个叫魁贝维尔的山镇。迪厄普城虽然在 1940 年 5 月德国人打来时慌乱过一阵，不久又一切如故。但宁静的生活在 1942 年 8 月 19 日被突然打破，在这个城市海滩上发生的事震惊了全世界，也给后人留下一个谜。

英国政府在 1942 年春天受到要求开辟第二战场的巨大压力。要求迅速开辟第二战场的入不仅有斯大林，还有美国人和英国公众。自 1941 年 6 月 22 日苏德战争爆发以来，苏联承担起战争的重任，损失惨重，在莫斯科城下，终于借着“冬将军”的一臂之力，挡住了德国人的攻势，并转入反攻。俄国人的牺牲和贡献感动了英国人，许多英国人在英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游行，要求政府迅速开辟第二战场。美国在 1941 年 12 月参战后，也同英国老百姓和苏联人一样，催着英国政府开辟第二战场。1942 年 4 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上将抵达伦敦，想在 1942 年就开辟第二战场。英国人知道自己进行两栖登陆战的水平，更知道自己的实力，明白自己虽然有搞点诸如罗弗敦、瓦日素这样的袭击战，也能乘德国人不备，突然占领法国的一个海岸城市，但对能否占领有德军重兵把守的港口可是没有底。再说隆美尔在非洲已转守为攻，正威胁着英帝国的命脉——中东，英国正把所有能动的军队调往埃及。可是这时日本人在远东又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打得英澳美荷联军一败涂地，损失了大量的军舰和商船。德国潜艇也活动猖獗，把大西洋变成潜艇的狩猎场，英国政府和军方焦头烂额，正集中力量建造反潜舰艇，无暇大批量生产登陆舰艇，遂打定注意在 1942 年不开辟第二战场，除非苏联的确危在旦夕或德国内部发生政变。对付俄国人好办，只要不干就行了，但要说服急于同德国人干一仗的美国人可不容易。美国人觉得自己实力雄厚，掌握有制海权，完全可以趁德国全力收拾俄国人的时候，在英吉利海峡适于登陆的 9 月份大举在法国登陆，解救俄国人。在经历了加利波利、挪威之战的丘吉尔和英国军方眼中，美国人的想法实在太天真了。英国人不能直截了当地把此意说出，因为怕危及英美同盟；但又不能不让美国人回心转意。最好的办法是让事实说话，让美国人明白，盟国在 1942 年还不具备在西欧大举登陆的条件。出于这种考虑，丘吉尔很想打一仗。

从另一方面看，丘吉尔和英国军方也想发动一次大规模两栖袭击战。英国和美国迟早要大举在欧洲登陆，但两国在这方面的实际经验几乎是空白，只有蒙巴顿的那几次袭击战。这几次袭击战虽然收获颇大，但都是在德国防御薄弱的偏远地带，只初步解决了一些诸军兵种的协同问题，尚未涉及未来在欧洲大陆战略性登陆的核心问题——大部队在有防御地带强行登陆的问题。丘吉尔和蒙巴顿急切需要这方面的经验。

从支援苏联的方面来说，丘吉尔也需要一次颇有规模的袭击战。丘吉尔和其他英国人一样，虽然不喜欢社会主义的苏联，可是不能让苏联被德国人打败。去年苏联人靠了严冬的帮助，勉强度过难关，可冬季将过，德国军队

肯定会像冬眠的动物一样苏醒，扑向苏联军队。无人敢肯定苏联军队在纳粹装甲铁拳的又一次猛击下，是否会崩溃。英国和美国必须帮助苏联人，把尽可能多的德国军队牵制在西欧。不过，英国人除了轰炸机和蒙巴顿的突击队以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了。英国人为吸引德国人，玩起了特种战的把戏，在英格兰频频调兵，不断派飞机侦察，又指示法国的抵抗战士，袭击德军，散布谣言，暗示要进攻法国。但是谎言不能代替炮弹，法国游击队的袭击也不能代替英国军队的进攻，时间久了，德国人反而会从“狼来了”的叫嚷声中看穿英国人的把戏，因此也需要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袭击。

在这种背景下，蒙巴顿领导的联合作战司令部在1942年4月开始制定以大部队袭击迪厄普的计划，最初的代号是“吕特”。“吕特”计划制定者的第一项任务是选择袭击地点。鉴于在挪威战役中英国没有空中支援的教训，登陆地点必须在战斗机的半径之内；同时为了取得大部队强行登陆的经验，避免登陆失败，德国守军的力量既不能太强，也不能太弱。蒙巴顿选择来去，最后选择了迪厄普，他认为迪厄普是个“值得袭击的军事目标”，能满足最基本的要求：迪厄普在离英国很近，在战斗机的半径之内；迪厄普附近有5个海岸炮连，有1个雷达站、1个战斗机机场，有许多海军设施和陆军设施。蒙巴顿认为，如果占领迪厄普，并摧毁这些设施，就能震动希特勒，逼使德国人在法国部署更多的军队。不过蒙巴顿和联合作战司令部的人承认，迪厄普不是理想地点。它背靠地势陡峭的高地，德阿尔克河的出海口两岸有两个突出的海岬，扼守着港口，德国人只要占领后面高地，就可以控制整个海滩、港口和城市。同时迪厄普的海滩也不利于登陆：海滩狭窄，海滩后是一条高7英尺的海堤（登陆前英国人认为只有3英尺），坦克必须在炸开海堤后才能驶过海滩，冲入市内。

再说德国军队在迪厄普的防御。驻守迪厄普的是德国第302步兵师，该师得到6个海岸炮连的加强。这6个炮连从贝尔内瓦尔至魁贝维里一线展开，3个炮连在德阿尔克河东岸，英国人称之为“戈培尔炮连”、“隆美尔炮连”和“俾斯麦炮连”。其中俾斯麦炮连在一个面对大海的陡峭山崖的洞里，英国人对这个炮连的大炮口径和数量一无所知。在德阿尔克河西岸，从东向西有“兴登堡炮连”和“赫斯炮连”，许多海岸炮口径达5.9英寸。除这些炮连外，德国人在海岸一线还有许多重型、轻型高炮连，在山地、建筑楼顶均设有机枪阵地，在海堤上设有带刺铁丝网。迪厄普铁路、公路交通便利，德军增援十分方便。

英国联合作战司令部讨论了两个袭击迪厄普的方案。第一个方案是正面攻击迪厄普，突破海堤，占领迪厄普港，与此同时在迪厄普的两翼辅之以空降和辅助袭击。第二个方案没有正面攻击，只有两翼突击，然后迂回至迪厄普。英国陆军认为，如果从港口的两侧上岸攻击港口，进攻的线路太长，会丧失突然性，因而主张采用正面攻击的方案。海军认为港口正面有海堤障碍，后面又有两个海岸炮连，正面袭击的风险太大。联合作战司令部内部另一个争论的问题是是否在登陆前进行轰炸。英国政府对英国空军轰炸法国境内的目标有严格的限制，严禁轰炸离居民区很近的目标，以免误伤平民。丘吉尔首相为方便这次两栖袭击战，解除了对轰炸迪厄普的禁令，但联合作战司令部担心轰炸会引起德国人警觉，并造成大片坦克难以通过的瓦砾，决定不轰炸，并采用正面攻击的方案，着手将正面攻击的方案具体化。

英国联合作战司令部迪厄普两栖袭击战的总体思想是以突然性取代登陆

前的航空兵轰炸和舰炮火力准备，借浓雾和施放的烟雾突然上岸，从侧后攻占德国的海岸炮连，突破海堤，占领迪厄普港口。由于德国的那6个海岸炮连分布在长达15公里的正面上，英国人把参加迪厄普袭击战的部队分为主攻群、东内翼侧攻击群、西内翼侧攻击群、东外翼侧攻击群和西外翼侧攻击群。主攻群在德阿尔克河西岸、海堤下的海滩登陆，负责突破海堤；东西两个内翼侧攻击群负责攻击“隆美尔”、“俾斯麦”和“兴登堡”炮连，消除对军舰的严重威胁，并攻取俯视迪厄普的高地；东西外翼侧攻击群负责攻取“戈培尔”、“赫斯”炮连，并保证整个登陆部队的翼侧。英国海军不愿让战列舰与海岸炮对抗，以免这些宝贵的舰只受损，决定不派重型舰只参战，只派出装有4英寸舰炮的驱逐舰。英国人原来准备使用空降兵，后因天气不好而取消。

这时英格兰有大量加拿大自治领的军队。加拿大军队自1940年夏季就驻扎在英国，但从未参加过战斗，没有实战经验。英国政府觉得军队无所事事会丧失士气，决定让加拿大第2师充当主力，其中加拿大皇家团组成东内翼侧攻击群，登陆海滩代号为“绿滩”；埃塞克斯苏格兰团和皇家汉米尔顿轻步兵团组成主攻群，在“红滩”和“白滩”登陆；南萨斯卡切万团和女王喀麦隆高地团组成西内翼侧攻击群，在“绿滩”登陆。东西外翼侧攻击群由英国突击队、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和美国别动队组成，将在四个海滩（即“黄一”、“黄二”、“橙一”、“橙二”滩）登陆。东西翼侧的登陆时间是4时50分，以占领德军炮台，保证主攻群。主攻群的登陆时间在半小时之后。参加迪厄普袭击战的登陆部队人数受到登陆舰艇的限制，总兵力为6018人，其中加拿大人为4961人，由罗帕茨少将指挥。加拿大军队将使用刚刚研制出来的48辆“丘吉尔”式步兵坦克。参战的军舰艇共237艘，其中驱逐舰8艘、步兵登陆舰9艘，海防舰艇（炮艇等）39艘，登陆艇（包括坦克登陆艇和步兵登陆艇）179艘，其他船只2艘。这支海军特遣舰队由休慚哈莱特海军少将指挥。空军参加兵力有67个中队，主要是战斗机，由英国空军中将利-马洛指挥。主要任务仅限于掩护舰队，攻击海岬和城里的海岸炮并施放烟幕。英国人计划在黎明时分登陆，占领迪厄普及附近的机场，炸毁港口和所有军事设施，再趁乱把一些特工人员渗透到法国内地，然后在下午带着迪厄普港口的40艘平台驳船——德国准备入侵英国用的登陆艇返航。

蒙巴顿和联合作战司令部的人员心里非常清楚：这个名为“吕特”的袭击迪厄普方案能否成功，取决于保密和奇袭。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在1942年5月13日批准了“吕特”计划，准备在7月4日进行。参战的加拿大军队、英国突击队、皇家海军陆战队和美国别动队开始紧张训练，但知道袭击计划的人数极少。

从常理上说，英国其他部门应配合“吕特”计划，情报部门应把德国人的注意力从迪厄普地区引开。可事实恰恰相反：英国专门从事欺骗的部门——伦敦监督处正在想方设法提醒德国人注意迪厄普地区。这个伦敦监督处是英国最隐密的机构之一，蒙巴顿和联合作战司令部的人根本不知道其存在，当然就更不知道其所做所为，似乎是“衣袋里的左手”不知右手在做什么。可是身为首相的丘吉尔先生不会不知两个手各自在于什么。6至8月之间发生的一些事情不能不让人怀疑迪厄普悲剧的内幕。

1942年6至8月，苏德战场、北非地区的形势急剧恶化，英美苏三国就开辟第二战场的争论到达白热化的程度。德国军队于五、六月在东线发动强

大的攻势，大败苏军，苏联军队的南翼完全崩溃，德国坦克、步兵在克里米亚消灭了 25 万苏军，又围歼了整个苏联西南方面军，正势如破竹，突向高加索泊田和斯大林格勒，苏联似乎要支撑不住了。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飞赴伦敦和华盛顿，要求英美两国承担义务，1942 年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在北非，隆美尔指挥的德意军队发动了代号为“泰坦”的攻势，英军大败，6 月 17 日，德军包围托卜鲁克，英军逃入埃及。21 日，德军攻克托卜鲁克，俘英国 5 位将军、3 万名官兵，缴获大批物资，埃及岌岌可危，英国在中东的防御体系大有崩溃之势。英国急切要在北非重振旗鼓，说服美国人，携手在法属北非登陆，从背后猛击隆美尔。但美国军方领导人，特别是马歇尔将军似乎被莫洛托夫说服了，努力要在 1942 年秋在法国登陆，否则苏联就会屈膝投降，美国公众也会因美国陆军无所作为而沮丧。

但英国人坚决反对以在法国登陆来支援苏联。英国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说：“一个不成熟的西线，只能带来一个最可怕的大屠杀，必然要把最后胜利的机会减少到最小程度。”丘吉尔自然支持英国军方，要求首先改变北非的局势，但他不能不让美国人和苏联人心悦诚服，不能因自己决意不在 1942 年开辟第二战场而破坏了英美同盟，也不能看着俄国人被德国人打垮。1942 年 6 月 19 日，丘吉尔飞抵华盛顿，想说服罗斯福总统，在北非登陆。两天后托卜鲁克失守，英国朝野大为震惊，丘吉尔政府在国会遇到信任危机。罗斯福虽然当即把 300 辆美国军队都没有的新坦克送给在北非的英国军队，但没有答应在北非登陆。

丘吉尔陷入困境，他事后承认，1942 年 7 月是他政治上最困难的时候。7 月 18 日，罗斯福总统的特别顾问霍普金斯、马歇尔将军、金海军上将到达伦敦，同英国军方讨论在开辟第二战场问题。双方争论极为激烈，会谈陷入僵局。丘吉尔已预料到会谈的结果，在 7 月 15 日，即霍普金斯、马歇尔一行到达伦敦的前三天，下令准备执行已经放弃的“吕特”计划。

英国军方放弃“吕特”计划的原因很简单：德国人发现了英国人的准备活动，“吕特”计划成功条件——突然性，已不复存在。因为在此之前，英国人为了安托斯大林，并把尽可能多的德军牵制在西欧，宣布英美苏三国在“关于 1942 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紧急任务达成了完全的谅解。”伦敦监督处通过英国广播公司一再向法国沿海居民说：“被占领的法国沿岸地区愈来愈可能变为作战地区……，将给居民带来极大的危险”，告诫法国人切不可在接到伦敦的指示之前举行起义。英国空军在法国和比利时上空活动频繁。这些行为导致德国人的高度警觉，德国空军加强了对英格兰的侦察。德军飞机 7 月 7 日在怀特岛发现登陆部队已经上船，还击中了 2 艘登陆艇。同乎同时，英国人发现德国第 10 装甲师正开赴迪厄普地区。

由于行动已经暴露，蒙巴顿和联合作战司令部决定放弃“吕特”计划，命令部队上岸回营，向英国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报告：如果再执行“吕特”计划，就是发疯，登陆部队很可能全军覆灭。然而几天后，丘吉尔下令准备重新执行“吕特”计划。丘吉尔当然知道行动已经暴露，登陆会有何种后果。有人说丘吉尔是违背了自己的良心，向美国人表明，执行“大锤”计划（即美国人建议的在法国登陆的计划）将是场灾难。但他打算牺牲 5000 人，使美国人摆脱危险性大得多的道路：如果贸然开辟第二战场，会损失 50 多万人和所有携带的物资、大部分海军和空军。如果这样，战争结局也就不言而喻了。

这是能自圆其说的解释，但接下来的事就令人费解了：1942 年 7 月 25

日，罗斯福总统致电在伦敦的霍普金斯：同意英方在北非登陆的建议，并立即着手准备。总统的一纸电报，已消除了迪厄普袭击战（现改名为“快乐”计划）的政治意义，但丘吉尔仍命令执行“快乐”计划，伦敦监督处继续把德国人引向迪厄普。原因何在呢？英国迄今仍守口如瓶。

实际上，1942年7月底，苏德战场的局势进一步恶化，德军已进至斯大林格勒城郊的高加索，丘吉尔因为决定不在欧洲登陆并改为北非登陆，将亲自在8月中旬前往莫斯科解释，斯大林会有何反应丘吉尔自然十分清楚，能安抚斯大林的东西只有一次失败的登陆除安抚斯大林外，丘吉尔还想用“快乐”计划、“大锤”计划和“朱庇特”计划（进攻挪威的计划）来掩盖“火炬”计划。他在7月27日给罗斯福的信中说：在英国的加拿大军队适于在欧洲作战和北极作战，能使敌人陷入疑阵，直至最后一分钟。加拿大人看来是被有意充当了祭品，为大战略和政治权谋而牺牲了。英国专门操纵两面间谍的部门——双十字委员会建议把假情报提供给德国人，被伦敦监督处拒绝。伦敦监督处处长斯坦利上校知道在迪厄普会发生什么，受不了良心上的谴责，后来提出辞呈。军队的指挥官看到了这次登陆的危险，在登陆舰队启航前，利-马洛空军少将向蒙巴顿和联合作战司令部警告说：“部队一开始就会被火力压制在滩头，无法进攻。记住我的话。”

与军人相比，英国的情报部门却显得笨头笨脑，驻守在迪厄普的第302师是德军的精锐师，但英国人却不知道这个师在迪厄普。英国人主要靠特工组织收集情报，殊不知德国军事谍报局的反间谍军官已秘密打入了英国在迪厄普的特工组织，发现英国人正打探迪厄普的防御情况，就势发动了一场名为“波尔多—”的欺骗计划，让法国特工人员向英国报告说，驻守在迪厄普的只有第110步兵师的1400名官兵。这个师在苏联遭到重创，正在休整，作战能力很差。英国情报部门在战后才知道自己上了大当。此外，英国情报部门也不了解德国人的海岸防御细节，不知道德国人在海滩和开阔地埋了1.4万枚地雷；德国人炸掉了许多建筑，以扫清大炮射击的射界；在许多建筑物里装了炸药，在高楼上安装了机枪……。迪厄普的德军处于高度戒备状态，静等英国人来袭。

1942年8月18日晚，237艘各式军舰载着6千多人，从朴次茅斯、肖哈姆、纽黑文启航，驶向迪厄普。这是一个星光灿烂的夜晚，海上风平浪静，万籁俱寂。英国舰队悄悄接近法国海岸。海面上没有出现一艘德国E型鱼雷快艇，天上也没有一架德国夜间飞机。午夜过后，舰队在预定海域会合，扫雷舰也扫清了航道上的水雷。一切都按计划进行。但在过分的宁静中，加拿大人中出现了要被毁灭的感觉。一位在场的加拿大记者罗斯·基罗写道：“有些人对他们要在海峡遇到的情况感到凶多吉少。没有人说什么，可是很多人在纳闷。保密情况怎么样？德国人知道加拿大人正在前往法国吗？他们在等待着我们吗？这是许多人心里的问号。”3时整，登陆舰在距海滩16公里处放下登陆艇，部队开始换乘。半小时后，载有5000名官兵、48辆“丘吉尔”式坦克的登陆编队，以炮艇为前先导，沿着扫雷舰开辟的航道，开向海岸，事情顺利得像演习一样。

5分钟后，问题出现了。在旗舰“卡尔普”号驱逐舰上，罗伯茨少将和休斯-哈赖特海军少校发现，运载加拿大皇家团的登陆队跟错了炮艇，这艘炮艇不是送登陆艇上岸的。登陆艇编队的指挥官出发后5分钟终于发现了问题，用了20分钟才把编队弄好，但皇家加拿大团显然无法按时在“绿滩”登

陆、占领“隆尔美”、“俾斯麦”炮连阵地了，主攻群处于严重的危险中。两位指挥官还没想出办法，登陆编队的左翼在3时47分突然传来一阵激烈的炮声，炮弹特有的声音打破了黎明的宁静。原来一支由德国猎潜艇护航的德国船队正沿海岸自东向西行驶，在昏暗中正好撞入有23艘英国登陆艇的编队。这个编队运载英国第3突击队，准备在“黄一”、“黄二”滩登陆，占领“戈培尔”炮台。德国猎潜舰先发现了在编队最前面的英国炮艇，立即发射照明弹，把编队照得通亮，接着对准这艘炮艇就是一顿冰雹般的炮弹，不到10分钟就把它打成筛网。为编队护航的驱逐舰指挥官以为其遭到了德国海岸炮的炮击，就没有前去援救。23艘登陆艇只能散开，各自为战，但无法冲过德国护航船队，只有1艘登陆艇带着20名官兵和1门1英寸迫击炮准时准地上岸，但力量太弱，无法占领“戈培尔”炮连，也无力阻止其射击，只能骚扰一阵。

这次交火不仅使英国人占领“戈培尔”炮台的计划成为泡影，也惊动了德国人。德国护航船队指挥官发出警报，迪厄普德国警备队司令部立即下令进入临战状态。这时距加拿大军队冲滩的时间还有45分钟。德国人正严阵以待，可罗伯茨少将和休斯-哈赖特海军上校却不知道东外翼侧编队被打散的事。虽然英国驱逐舰装有雷达，但海面上的友舰太多，雷达辨不清敌我。英国海岸雷达发现了这支德国护航船队，但无法与登陆舰队指挥官联系。待这个至关重要的情报通过朴次茅斯基地司令部转到登陆舰队时，1个小时已经过去，主攻群已经上岸了。

东外侧翼攻击群时运不佳，寸功未立，反而惊动了德国人，东内侧攻击群——皇家加拿大团的命运可想而知了。皇家加拿大团因被德国探照灯发现，到达“绿滩”的时间比规定时间晚了16分钟。此时天已大亮，登陆艇冲上海滩，刚打开艇首门，雨点般的机枪就射入艇内。“戈培尔”、“隆美尔”、“俾斯麦”三个海岸炮连和海岸边的重型高炮连对准海滩上无遮无掩的加拿大人，三面夹击，射出毁灭性的炮火。因为英军打算靠突然性和东面突击队得手来保证登陆成功，故连一艘进行直接炮火支援的军舰也没有，皇家加拿大团连还手的家伙都没有。这个团上岸的545名官兵在一分钟内就不复存在。在29名军官和516名士兵，伤亡、失踪者分别是26名和459名。与加拿大人一同上岸的海军海滩控制组的人员也全部阵亡或被俘。

在最西翼，担任攻占“赫斯”炮连的英国第4突击队250名官兵运气最好，他们在洛瓦特中校的指挥下，顺利地在“橙一”、“橙二”滩上岸，以轻微的代价，打死“赫斯”炮连的炮手，炸毁了大炮，完成任务后，在7时30分安然撤退。这支突击队是“快乐”行动中唯一完成任务的部队。

第4突击队左翼的南萨斯卡切斯万团和女王喀麦隆高地团开始运气不错。战斗在东端首先打响后，德军的注意力集中在东翼，这两个团准时在5时30分到达“绿”滩，顺利上岸，俘虏了50名德军后，迅速向东、东南方向推进，准备渡过拉塞河，摧毁“兴登堡”炮连，占领迪厄普西部，摧毁在城南的机场和德国第302师的师部。守卫这一地带的德军是第571团的第6连和第8连。这个团的指挥官见加拿大人顺利上岸，没有惊慌，他断定英军不会逆拉塞河而上，就利用拉塞河西岸复杂的地形，令这两个连且战且退，最大限度地杀伤加军，退至河东岸后，靠屏护“兴登堡”炮连的机枪阵地、迫击炮和高炮的掩护，固守待援。英国情报部门事先没有弄清德军在这一带的防御配置，加军只有2英寸迫击炮，一路上靠着烟幕弹，缓缓前进，伤亡

甚大，到达拉塞河岸时，德军的 2 个营已赶到。加军遭到德军机枪、火炮的痛打，虽到达东岸，但寸步难移，眼瞅着“兴登堡”炮连，无可奈何。

除“赫斯”炮连外，所有的德国海岸炮连都安然无恙，但任主攻的加军也就在劫难逃了。埃塞克斯苏格兰团和皇家汉米尔顿轻兵团分成两波上岸，第一波是这两个团和加拿大第 14 坦克营的首批 30 辆“丘吉尔”式步兵坦克：第二波是由罗伯茨少将掌握的预备队——皇家伏西勒·蒙特营和第 14 坦克营剩余的 18 辆坦克。由于这两个团的登陆时间比两翼晚，英国海空军在登陆前进行了火力准备，并施放了烟幕，但英国的驱逐舰火力太弱，施放的烟幕又弄得海岸一片模糊，目标不清，没有什么作用。这两个团的步兵在炮火准备一停就准时冲滩，坦克晚了五分钟。步兵和坦克刚上岸，立即招来凶猛的德军炮火。一艘艘登陆艇、一辆辆坦克被越来越猛的德国各种炮火击中，在海滩上燃烧爆炸；没被打中的坦克被海滩上的鹅卵石卡住，动弹不得，也难逃一死，只有 3 辆通过海滩，海滩上的铁丝网丝毫未损。加拿大步兵尸横海滩，海滩控制组人员全部被打死，只有少数士兵爬到海堤下，躲入德军射击的死角，他们发现海堤太厚，根本无法炸毁。一辆既未被炮火击中、又未被卡住的坦克在海滩上到处跑，想寻路爬过海堤，冲上滨海大道。最后这辆坦克和另外 2 辆坦克终于找了条道，爬过海堤，冲上滨海大道，拼命向在卡西诺赌场的德军机枪火力点射击，一些加军步兵也跟着这 3 辆坦克冲上滨海大道，打死了一些德军，碾过几门反坦克炮，但德军炮火从三面射击，一辆坦克被打坏，车长贝内特中尉当了俘虏。另外 2 辆坦克打光了炮弹，退回海滩。德军消灭了登上海堤加军，还不断用迫击炮轰击海滩，加军死伤累累，一筹莫展。

迪厄普袭击战成为屠杀，海滩成为屠宰场，已无任何取胜的希望。但在旗舰“卡普尔”号驱逐舰上，罗伯茨将军对海滩上发生的惨剧却一无所知。6 时，他决定派在海上的预备队——皇家伏西勒·蒙特营在“白滩”上岸。这个营一上岸立刻被打倒一片，生者同第一批登陆者一样，只能躲在海堤死角求生存，动弹不得。但罗伯茨将军又在 8 时派出皇家海军陆战队突击队。突击队换乘上登陆艇，驶向“白滩”。快艇和皇家空军的飞机施放烟雾，以提供掩护。海滩周围烟雾弥漫，什么也看不见。一个半小时后，登陆艇编队先锋驶抵海滩，烟雾也被风吹散，炮弹、子弹立刻射来，皇家海军陆战队员们拿出当年父辈袭击泽布吕赫的英雄气概，视死如归，勇敢地冲上海滩。但面对机枪大炮只有勇敢是不够的，陆战队员的血白流了。在登陆艇编队前方的营长、皇家海军陆战队 J·P·菲利普斯少校看到海滩上惨不忍睹的情景，知道登陆完全失败，继续上岸等于自杀，于是不顾个人安危，毅然站在登陆艇小小的前甲板上，掏出一块白手帕，拼命向后续的登陆艇示意返航。20 秒钟后，菲利普斯少校中弹身亡，但后面的登陆艇终于调转船头，驶返大海，200 名陆战队员得救了。

这些被菲利普斯少校救出的人返回后，罗伯茨将军知道登陆彻底失败，于 9 时下令撤退。这哪里是撤退，是在枪林弹雨下的抢救！英国的快艇、驱逐舰、飞机都拼命施放烟雾，包括旗舰在内的驱逐舰驶近海岸，竭力想把德军炮火压下去。登陆舱趁着烟雾，冲上海滩，接应滩头上的官兵。此时风向是从陆到海，施放的烟雾很快被吹向大海，又把滩头暴露出来，却弄得英舰上的炮手什么也看不见。许多登陆艇被打沉，驱逐舰进一步驶近海岸射击，掩护登陆艇。登陆艇总算救出了一些人。中午时分，LCA186 号登陆艇驶近

“白”滩和“红”滩，从水中捞起 30 人，又冲上海滩，看见海滩上到处是死人、打成筛网的登陆艇、燃烧的坦克和遗弃的装备，只得离去。12 时 20 分，负责撤退的军官报告：撤离已结束。罗伯茨不甘心，冒着德国炮火，令“卡尔普”号驶近海滩，以亲自观察。“卡尔普”号连连中弹，罗伯茨终于看到海滩上已无活人了，于下午 1 时下令返航。

6 天后，英国人统计出这次袭击战的伤亡人数和装备损失情况：在参战的 4961 名加拿大人中，伤亡者为 3363 人，伤亡率高达 68%；1057 名突击队员中伤亡了 247 人；失踪者计为 2200 人（大部分被俘），人员损失总数为 5810 人，占登陆部队的 96%。登陆部队的装备全部损失。英国海军损失了 1 艘驱逐舰和 33 艘登陆艇，伤亡 550 人；英国空军损失 106 架飞机，190 名飞行员丧生。

德国人损失轻微：伤亡 591 人，其中死 297 人，损失飞机 46 架。当天 17 时 40 分，德国西线总司令龙德施泰特元帅在西线司令部日志中写道：“欧洲大陆已无一名英军。”他在给希特勒的报告结尾中写道：“他们不会再这样干了！”

英国人和美国人的确再不会这样干了。

英军在迪厄普的惨败，让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博士欣喜若狂。他通过成堆的尸体、烧焦的坦克、东倒西歪的大炮和断了龙骨的船壳的照片，让人想起了敦刻尔克，从而描绘出一幅固若金汤的欧洲堡垒的图画。德国对美国的广播称：“在伦敦，英国人似乎认为德国号称的从北角到比斯开湾的海岸都是攻不克的钢铁防线是在吓唬人。英国人是多么残酷无情地自我欺骗啊！他们在迪厄普的悲惨结果证明了这一点。”

的确是够惨的，但失败使人清醒。第一个清醒的是美国人。主张在 1942 年反攻欧洲大陆的美国军方领导人，被迪厄普骇人的伤亡吓了一跳，他们意识到大规模渡海登陆作战的危险性和复杂性。看看自己的家当，他们知道在 1944 年夏季以前不能在欧洲大陆发动大规模两栖登陆了。英国陆海空三军和蒙巴顿的联合作战司令部也在检讨自己，细细琢磨怎么会造成如此巨大的灾难。

中编

第三章心惊肉跳的进军

不论迪厄普袭击战的政治背景如何，决策内幕是如何冷酷无情，这次袭击战毕竟是第一次大规模的两栖登陆战，给英美军队的各部门、各军兵种上了血淋淋的一课。丘吉尔这样评论迪厄普袭击战：“这次行动所遭受的伤亡似乎同结果不相称。只用这个标准来判定这次事件是错误的。迪厄普在这次战争中有其历史地位。它不应因可怕的伤亡数字而被视为失败。它是代价高昂、但不是没有收获的武装侦察，它是经验的宝库。我们再一次认识到，在预有防御地区的强行登陆中，猛烈的海军炮火和空军火力支援具有无价的作用，我们的海军对岸炮击和空军轰炸技术从此得到改进。最重要的是，只凭个人技术和勇敢，而无严密的组织和协同训练是不可能取胜的。诸军兵种的联合作战是胜利的秘诀，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一支训练有素、组织完善、规模庞大的两栖部队。所有这些教训我们都铭记在心。”这个教训十分及时，二个多月后，英美军队发起了代号为“火炬”的行动，在北非登陆，逼向正从阿拉曼向西败退的德意军队。在以后的一年里，盟军又在西西里和意大利本土上登陆，地中海的局势彻底改观。

第一节悄悄点燃的火炬

迪厄普惨剧与苏德战场的局势和“火炬”有密切的关系，而“火炬”行动的最后拍板是英美两国争吵七个多月、最后美国让步的结果。推动这次行动的人又是英国首相丘吉尔。丘吉尔推动“火炬”行动，出于他对大英帝国利益、欧洲局势的考虑，特别是他对法国的希望。1940年6月，德国军队席卷西欧，法国本土沦陷已不可避免，法国政府内部投降派占了上风。丘吉尔坚决要把战争打下去，多次去法国游说，希望法国政府迁到法属北非，与英国继续抗敌，但没有成功，法国政府还是以退出战争，保全了舰队，也保住了半壁江山。从此丘吉尔知道，没有法国的支持，英国打不赢战争，但法国已经退出战争，丘吉尔就想占领法属北非，这样德国人会占领法国全境，法国政府就被迫面临这样的选择：或是听任德国人摆布，甘当傀儡，或是再次同英国一道对德国开战。但这时英国自顾不暇，无力旁鹜。

1941年下半年，世界局势大变。

苏美相继参战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变成名副其实的世界战争，盟国领导人运筹谋划战争的目光随之扩大到更广阔的空间。这个时候，西方盟国在欧洲面临的一个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尽快在苏德战场之外开辟新战场，从侧后给德国施加压力。要完成这一任务，首先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地点，丘吉尔想起了法属北非，想借美国人之力占领北非。

1941年圣诞节期间，英美在华盛顿召开第一次联合战略协调会议——阿卡迪亚会议。丘吉尔提出了他的新战场方案，代号是“体育家”，具体设想是在阿尔及利亚登陆，尔后东进，与在埃及的第8集团军会师，彻底控制北非。罗斯福没有表态，但美国将领们群起反对。他们认为西北非与德国没有直接干系，在此处开辟战场如隔靴搔痒。到了4月，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上将提出了美国方案——在法国登陆，英国军队先占领法国的布列斯特、瑟堡，美国军队随后源源开到。以马歇尔为代表的美国军方认为，西欧是世界最发达的地区，早晚得打，凭英美两国的实力，没有必要同德国人兜圈子，搞什么“间接战略”，完全可以单刀直入，痛快利索，既可使刚参战的美国军队开门见红，打出军威，又可在欧洲打下基石，拉住苏联，以免俄国像上次大战那样，经不住德国人的重锤猛击而崩溃，从而保住本不牢固的反法西斯联盟。

但英国的考虑则复杂得多。英国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线四年半的大屠杀，经历过加利波利的登陆恶梦，在1940年又被德国装甲师打得鼻青脸肿，知道现在即使能占领那几个港口，结果也是第二个加利波利。英国除了逼法国政府加入盟国的考虑外，还有政治和军事上的两方面原因。从政治上说，北非有英附属国埃及，又扼守进入西亚乃至南亚的要冲，距其在东南欧的势力范围又很近，故北非的得失，关系到大英帝国的存亡。若在北非登陆，打出第二战场的旗号，既可对斯大林有个交待，又可就势向东南欧发展，恢复英国的势力范围，可谓“公私兼顾”。从军事上说，在北非的法国军队人数虽不少，但装备简陋，更重要的是许多法国人痛恨德国，时刻准备光复祖国。对于英国人，法国人的感情很复杂，特别是在1940年英国舰队袭击奥兰和米尔斯比尔的法国军舰后，相当多的法国人，尤其是海军总司令达尔朗海军上将十分痛恨英国人；但也有相当多的人理解英国当时的行为实属无奈。不过对美国人，法国人一致有好感，美国政府与法国维希政府保持良好的

关系。鉴于此因，丘吉尔和英国三军领导人虽认为在法国登陆无异如以卵击石，但在法属北非登陆则十拿九稳。英国人自然坚决反对美国军方的方案。

二个月后，英军在北非大败，埃及岌岌可危，英美军方的争执随之升温。美国将领认定，即使到 1943 年，英国人也不会同意在西欧登陆，他们压根儿就不想这么做。马歇尔愤然向总统建议对英国发最后通牒：若英国再对美国的计划置若罔闻，美国就抽身去打日本人，丢下英国人去喂希特勒这头恶狼。罗斯福当然不能同意这种蛮横作法，他对将领们说，如果不能说服英国人，就按英国说的做，无论如何要让美国陆军在年底前与德国人交交手，这样既可以给斯大林个交待，也可以鼓舞国内的士气。接着就发生了马歇尔在伦敦与英国同行唇枪舌战的事。双方唾沫横飞，大战几轮，还是谈不拢，最后交给罗斯福裁决。7 月 22 日，罗斯福发电到伦敦，一锤定音：“既然英国人还愿参加‘大锤’（即在法国海岸有限登陆），就只好在北非同他们合作。”丘吉尔大喜，将“体育家”改名为“火炬”。

政治家们决策定音，按理说下来就看陆海空三军的本事、真刀真枪地干就是了。但北非的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法国人不是非得用武力揍翻的德国人。法国与英国近 50 多年来如同一对上世结怨、现世结亲的恩怨夫妻。在上次大战中，两国军队并肩血战四年，打败了德国。这次战争中，法国被逼无奈，被迫与英国分手，做了纳粹德国的情妇，但法国新仇未报，旧情犹在，坚决不向德国人提供一兵一卒，更不把强大的法国舰队交给德国人。但法国人未想到英国岛民在极度的恐惧中，竟对自己在北非的舰队下毒手，实在恶气难消。但美国在法国人的眼中是位诚实又魅力十足的新情人，两国私情不断。由于有这层微妙的关系，英美两国将军在制定“火炬”计划时，一开始就打算最好不必动武，把法国人拉回自己的怀抱，真要动武也别把法国人打得太疼；但也别让法国人把自己伤着，特别是进行登陆的时候。最好的办法是利用法国人对美国的好感劝降，在登陆时法军不加抵抗。紧张的政治活动和周密的军事准备水乳交融，构成北非登陆的一大特色。

丘吉尔考虑到英美法三国的这种复杂关系，考虑到美国人在北非登陆决策上的让步和地面部队多为美国人，遂十分慷慨地建议美国人来当“火炬”行动的总指挥官。由于欧洲地区的作战主力是陆军，罗斯福就根据马歇尔的推荐，任命从未指挥过战斗部队的艾森豪威尔将军当总司令。1942 年 7 月 25 日，英美参谋长联合委员会下令制定具体的作战计划。一落到具体的登陆作战计划，英美将军们分歧又起。第一个分歧是登陆的时间。英国军方在丘吉尔的催促下，建议在 10 月 7 日登陆，美国人说根据“战斗装载”原则，登陆时间得在 11 月 7 日。在登陆地点问题上，美英军方争议更大。

制定大战略谨小慎微的英国人这时分外兴奋，英国人预料到德意在盟军北非登陆后会抢占突尼斯、保护隆美尔的侧后，便主张深入地中海，在毗邻突尼斯的阿尔及利亚登陆，然后直捣突尼斯，与蒙哥马利夹击隆美尔。制定大战略时粗旷豪放的美参谋长联席会议此时却顾虑重重。美国人觉得阿尔及利亚虽在德国飞机的半径之外，但太远了。美国人担心登陆时不仅会遭到法军的抵抗，西班牙也会参战，德军还会穿过西班牙，占领直布罗陀，封锁直布罗陀海峡，认为英国人的方案太冒险，提出在最西边的摩洛哥大西洋海岸登陆，然后穿过阿尔及利亚杀向突尼斯。美国海军出来帮腔，说他们没有那么多舰船把部队送到地中海。双方吵来吵去，迟迟定不下来。而有关法军抵抗问题，又给争吵火上浇油。

法国在北非有一支相当强大的军队,由于英国曾于1940年袭击过驻米尔斯克比尔和达喀尔的法国海军部队,德国人同意法国调集和装备一支防御部队,这支部队拥有12万名官兵、350架性能一般的飞机、200多辆坦克、一定数量的轻型火炮和迫击炮,以及一些海军部队,其中包括现代化战列舰“黎塞留”号和驻泊达喀尔的巡洋舰-驱逐舰舰队。另一艘尚未竣工的战列舰“让-巴尔”号以及许多艘驱逐舰和潜艇驻泊在沿海其他港口。如果上述法国部队都坚决抵抗,如果德国人进驻西班牙和法国基地以支援这些法国部队,登陆行动就很可能失败。让法军不抵抗的最好办法就是由美国军队出面。罗斯福坚信,由美军打头,可能不会遭法军的抵抗。若英国人掺和进来,“必将引起非洲所有法军的全力抵抗”。丘吉尔虽觉得此言有理,但不愿就这样当配角,更担心美国陆军没有任何两栖登陆战的实战经验,要是法军抵抗,后果可就难说了。在非洲不能出现第二个迪厄普,更不能有第二个加利波利。他坚持让英国有经验的部队出马,哪怕穿上美国军服也行,反正都讲英语,法国人一下子也听不出来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的区别。但美国人不干,认为这是欺骗,不是欺骗敌人,而是让狡猾的英国人盗用自己的清白名声去骗自己的朋友。从两国参谋长之间开始的争吵最后成了罗斯福和丘吉尔之间的笔墨官司,一时间,大西洋上空电文如梭。罗斯福、丘吉尔终于在9月15日达成妥协,决定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阿尔及利亚的奥兰和阿尔及尔三点登陆。为了赢得法军的好感,首批登陆的部队是美军,英军随后上岸。美军主要负责地面作战,英国负责海上的行动。罗斯福最后用一个著名的一字电文结束了这场“跨越大西洋作文比赛”——“妙!”各方皆大欢喜。

一旦在时间,地点和军队国籍问题上取得共识,下面的事情就好进行了。美国海军陆战队战前的两栖登陆战研究结果和英国两栖袭击战实战经验显示出巨大的价值。

这次登陆战的准备时间十分紧迫,但准备工作忙而不乱,并第一次建立了战区 and 局部战场单一指挥官一元化指挥体系。这种体系一直沿用至今。

根据统一指挥的原则,总司令艾森豪威尔负责指挥所有参战部队,其总司令部设在直布罗陀。海军总指挥为英国海军老将坎宁安海军上将。艾森豪威尔把在摩洛哥、奥兰、阿尔及尔登陆部队编为西、中、东三个特混编队。西部编队司令由后来大名鼎鼎的巴顿任司令,共有陆军2.45万人,由肯特·休伊特海军少将指挥的西部海军特混舰队(或称第34特混舰队)直接从美国运至摩洛哥,计有102艘舰艇,其中29艘是运输舰。中路特混编队,计有1.85万美军,由后来在突尼斯打了败仗、丢了乌纱帽的劳埃德·弗雷登德尔少将指挥,由英国海军准将托马斯·特鲁布里奇指挥的中部特混舰队运送,从英国的克莱德湾出航。进攻阿尔及尔的东部海军特混编队,由英军和美军各9000人组成,部队司令官是美国陆军少将查尔斯·赖德,由英国海军少将巴勒指挥的东部特混舰队运送,从英国启航。

海军总指挥坎宁安海军上将负责范围西起西经40°,东至突尼斯的邦角和西西里附近的马雷蒂莫岛。当休伊特海军少将越过西经40°后,西部特混舰队的上司就自动由美国大西洋舰队总司令英格索尔海军上将变成坎宁安,坎宁安听从艾森豪威尔的命令调动舰队。在巴顿上岸并建立岸上指挥部前,舰队由休伊特指挥,之后休伊特就受巴顿指挥。中部、东部的指挥关系也大体相同,所不同的是坎宁安将乘专门改装的指挥舰与舰队一起出发。参加“火炬”行动的空军有两部分,一部分是由美国陆军航空兵杜立特尔中将指挥的

西部群，负责摩洛哥方向，另一部分是由英国空军上将威尔士指挥的东部群，负责阿尔及利亚方向。两部分都听命于艾森豪威尔。

鉴于意大利海军、驻法国土伦的法国舰队的威胁，英国海军暂停了去苏联的北极护航船队，把大部本土舰队的战列舰调给坎宁安，其中有“约克公爵”号、“纳尔逊”号，与驻直布罗陀的H舰队合为一股，组成掩护编队，准备开入地中海。英国人和美国人当然记得迪厄普的惨痛教训，三个特混舰队都派有航空母舰和战列舰，以向登陆舰队提供火力支援。如果法国人真要抵抗到底，只有用战列舰猛揍了。

由于地面部队庞大，对补给品的需求量极大，不能依靠海滩，必须得有港口，而直接进攻港口代价巨大，成功的把握不大，因此登陆地点都选在离港口不远的开阔海滩，以从侧后攻取港口。由于敌人挫败登陆突击的最好作法是固守港口，进而断绝盟军增援兵力所需要的各种补给，因而以最小的损失尽快地夺取港口就成了至关重要的任务。尽管有迪厄普的教训，艾森豪威尔及英美参谋人员仍不甘心，准备派出专门的部队在进攻一开始就直取港口，以防止守军凿沉船只阻塞航道或破坏码头。就在参谋们忙得昏天黑地的同时，在北非的美国外交人员传来了颇有希望的好消息。

10月上旬，身材高挑、相貌堂堂的美国驻阿尔及尔总领事罗伯特·墨非来到伦敦，口若悬河地向艾森豪威尔介绍说，他已在阿尔及利亚建立了几个抵抗组织，已把北非法军总司令阿尔彭斯·朱安和他的前任参谋长、现阿尔及尔城防司令马斯特将军争取到盟军一边，届时只要法国上层人物挑头，法军定会一呼百应，站在盟军一边。他提议请赋闲在家的法军前集团军司令吉罗上将出山，与盟军合作，并一再渲染说吉罗在北非法军中名望高，影响大，同时提到吉罗本人提出的交换条件——由他顶替艾森豪威尔出任总司令，因为他的军衔比艾森豪威尔高。艾森豪威尔不冷不热把墨非打发回阿尔及尔。不久墨菲又送回一条信息，说维希政府海军总司令达尔朗海军上将也是位可供考虑的入选，并说达尔朗要求与盟军直接会晤。

达尔朗在法国的威望极高，仅次于贝当，法国海军完全听命于他，是位极重要的人物，艾森豪威尔有心想与他联系。但此人是位臭名昭著的维希分子、仇英分子。美国国务院出于对维希政府的极端不信任，担心这种接触会导致盟军即将实施的登陆作战泄密，促使德国人迅速向非洲调集部队和飞机，从而使盟军整个入侵计划遭致失败。艾森豪威尔只得又把希望放在墨非建立的抵抗组织上，派副手马克·克拉克携带一大笔贿金于10月22日深夜乘潜艇前往阿尔及尔。克拉克一行上岸时遇到风浪，那一大笔美元全掉到海里喂了鲨鱼。他们好不容易才见到墨非和马斯特将军。双方藏在一所海滨别墅里密谈，正谈得热火朝天时，法国警察突然前来搜查，克拉克一行慌忙躲入一间空酒窖里才保平安。10月25日，克拉克安然回到直布罗陀。这次会晤颇有收获，马斯特将军表示要与盟国合作，说只要盟军到来，朱安将军也一定会帮助盟军上岸。他还表示要与在摩洛哥的法军联系，让他们也帮助盟军。但克拉克出于安全原因，没有把盟军登陆的时间和地点告诉马斯特。艾森豪威尔听完克拉克的汇报，颇感满意。虽然没有把达尔朗争取过来，但奥兰和阿尔及尔的大门已经敞开了，现在只需要对付停泊在卡萨市兰卡的法国军舰了。艾森豪威尔与坎宁安商量了一下，把战列舰、航空母舰都交给了西部特混编队和坎宁安指挥的掩护舰队，在奥兰、阿尔及尔登陆的中部、东部编队只有巡洋舰，准备直接开入港口。艾森豪威尔不知道，防守港口的海岸

炮都是由海军人员操纵的，这些人都忠于达尔朗。

就在艾森豪威尔等人与法国人搞这些秘密勾当的时候，休伊特海军少将已率西部特混舰队从美国弗吉尼亚的汉普顿港驶出，正穿过大西洋，直扑摩洛哥。几天后，中部、东部特混舰队也纷纷从英国西海岸出发，驶向直布罗陀，准时在直布罗陀会合，11月6日驶过直布罗陀海峡，然后兵分三路，中部特混编队分别奔向奥兰和阿尔及尔，由坎宁安亲率的掩护舰队直奔东北方，随时准备截击敢于迎战的意大利和法国舰队。至11月7日晚，盟军三支编队已占领准备登陆的海域。

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对盟军的上述活动一无所知。希特勒在迪厄普袭击战后，见盟军继续在英国集结舰船和陆军，以为盟军又要发动进攻，便把眼光死死盯在欧洲。德国海军的潜艇都在北大西洋最繁忙的航线上潜伏，想大开杀戒，殊不知从美国驶出的西部特混舰队的航线是中大西洋。盟军为了保证“火炬”行动的成功，把所有的反潜护航舰艇都用来保护各登陆编队，护航航空母舰、驱逐舰、远程岸基巡逻机严密护卫着各编队，德国潜艇根本无法接近编队。这时又逢大西洋的风暴季节，海上风大浪高，能见度极低，德国潜艇没有发现任何盟国庞大舰船编队的踪迹。直到坎宁安的船队通过直布罗陀海峡后，法军才通过西班牙人知道一支数量很大的船队正向东驶。但德意两国情报人员不知道船队要驶向何处，意大利人觉得是向法属北非，而德国人觉得是一支去马耳他的船队。德意情报人员还在争吵不休，盟军已开始登陆了。

盟军的这次登陆虽有朱安、马斯特将军等法军将领为内应，又有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战前的准备和英国人的实战经验，可还是乱哄哄的，因为时间太短，没有足够的有经验的登陆艇驾驶人员。美国海军在战争爆发时，匆忙征集了大约3000人，并于1942年6月对他们进行驾驶登陆艇训练。尽管这些参加训练的人员刻苦努力、热情很高，但他们毕竟只受过两个月的专门训练，不可能熟练掌握两栖突击中的操艇技术，更不可能获得巨浪汹涌条件下的操艇技术。英国海军登陆艇驾驶人员的水平同美国的也没有什么差别。

在摩洛哥方向，西部海军特混舰队在11月7日分为南、中、北三个突击舰群。南路突击舰群调头南下，直取磷酸盐输出港萨菲，准备送6500名官兵和90辆中、轻型坦克上陆，从南面逼近卡萨布兰卡；中路突击舰群是主力，前往小港费达拉，准备送19500名官兵和79辆轻型坦克上陆，以便从北面向卡萨布兰卡进逼；北路突击舰群决定驶向海滨村庄梅迪阿，送9000名官兵和65辆轻型坦克上陆，以夺取利奥特港附近的飞机场。由休伊特指挥的掩护群向卡萨布兰卡进发，准备炮击任何企图驶离该港的法国军舰。为了同时支援三个地方的登陆，航空母舰支援群分为三组：一艘护航航空母舰前往萨菲；两艘护航航空母舰前往梅迪阿；“突击者”号和另一艘护航航空母舰则驶往彼此相距仅15英里的费达拉和卡萨布兰卡。

美国海军根据以往的经验，主张把登陆时（H时）定在天亮，以便能用舰炮支援。但不知道登陆特点的巴顿不相信海军舰炮有什么用，总想着突然性，想利用黑暗突然上岸，给法国人来个措手不及。休伊特无奈，只得同意把H时定在黎明前两小时的4时，这就是说集结、换乘、出发、航渡、上岸必须在黑暗中进行。7日午夜前，中路突击舰群的15艘运输舰在2艘重巡洋舰、10艘驱逐舰的伴随下，想在午夜时驶抵距海岸6~8海里的换乘区，可一股强大的海流使突击舰群航向改变，突击舰群只得修正航向。航行的改变，

使几艘运输舰在黑暗中掉队迷航，未能按时到达换乘区。一节出问题，节节跟着乱。美国兵装备太重，又给乱中添乱。登陆部队由于每人多带了60磅的装备，在沿着登陆网梯向颠簸起伏的登陆艇换乘时，动作迟缓，到早晨4时，预定的艇波中只有一半到达了会合区。然而，控制驱逐舰不能继续等待，便开始引导现有艇波向出发线进发。大约50分钟后，登陆艇驶抵出发线。然而，海滩识别标志艇并不知道所出现的上述迟误，在一段时间内曾不断地显示其灯光信号，结果反而造成了混乱。因为有两艘海滩识别标志艇偏离了预定位置，其中一艘偏离的距离达2海里多。晨5时，即H时之后一小时，第一艇波开始向海滩前进，接着，每隔5~10分钟，第二、第三艇波相继跟进。登陆艇开足了马力，马达声终于引起敌岸炮兵连的注意，他们打开探照灯，先在空中搜索，然后转向海上搜索。当支援艇上的机枪开火时，灯光骤然熄灭。可是，就在这时，那些毫无经验的小艇艇长们给登陆部队造成了不少损失：有的登陆艇撞上了与登陆海滩相毗邻的岩礁；有的则被卷入拍岸浪，突然横转，被冲上海滩。一些士兵落入海中，深重的装备把他们坠向海底。那些安全靠岸的登陆艇，有许多因退潮而搁浅，无法撤回海上。好在登陆艇没有都毁了，法国人也看不清目标，到黎明时分，登陆艇总算把3500人送上岸。登陆部队占领费达拉城，但滩头两侧的海岸炮仍在法国人的控制之下。现在天已大亮，谁都不知道法国人会不会开炮。

在这关键时刻，同情盟国的积极分子们当然不会闲着。法军在卡萨布兰卡有1个师，师长贝图阿尔是位通美反德分子，早就同在阿尔及尔的马斯特将军联系好，准备欢迎盟军登陆。但同马斯特一样，他只知道英国广播公司的播出的登陆时间暗号。11月7日晚，这些抵抗运动者们终于在收音机里听到盼望已久的声音：“罗伯特来了，罗伯特来了……。”贝图阿尔立刻带人扣住了德国停战委员会成员，然后向法驻摩总督诺盖将军和驻卡萨布兰卡的海军司令米歇勒海军少将游说，劝他们不要抵抗，一支庞大的美国舰队已开到外海，就要登陆了。如果美军真来了，诺盖也真想揍德国人，但美国人真来了吗？窗外漆黑一片，诺盖将军沉默了半天，拿不定主意，后听报告说这仅仅是次小小的骚扰性进攻，并没看见贝图阿尔所说的“庞大舰队”，立刻下令抵抗，并以叛国罪逮捕了贝图阿尔。6时，天空破晓，法军在费达拉锚地翼侧的海岸炮突然向登陆部队和控制驱逐舰开火了，美驱逐舰立即还击。不一会儿，“布鲁克林”号和“奥古斯塔”号重巡洋舰也参加了炮击。位于卡萨布兰卡上空的“突击者”号航空母舰上的舰载机遭到了法国战斗机的攻击，4架美国飞机被击落。不久，掩护群的观察机也遭到了对方防空火力和战斗机的攻击。上午7时，美“马萨诸塞”号战列舰及其僚舰“塔斯卡露莎”号和“威契塔”号将其127毫米舰炮转向法机射击，击落法机1架。紧接着，停在卡萨布兰卡港内的法国战列舰“让·巴尔”号和位于汉克角的威力强大的岸炮连也向掩护群开火，而掩护群立即向它们回击。谁都不愿看到的情况终于出现了。巴顿实在不想打下去，他派出一个代表团，乘车前往卡萨布兰卡安排停火事宜，车上悬挂着一面美国国旗和一面停战旗。他们获准通过前线，在街上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然而，米歇勒却拒绝接见他们。正当代表团中的一位军官和米歇勒的助手发生争执时，从汉克角岸炮连传来的一阵齐射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炮声震动了将军府窗上的玻璃。这时，米歇勒的助手趁势说道：“这就是给你们的回答！”

既然如此，只能打了。在这场混战中，美国海军占了优势，因为法国飞

机都是战前生产的老爷机，也没几架，不是美国舰载机的对字。美国俯冲轰炸机像打活靶一样把2枚1000磅的炸弹扔在“让·巴尔”号上，把它炸沉在港口，港口的小舰队也遭舰载机的轮番轰炸，很快就所剩无几。那两个海岸炮连在午前也落入美军之手。控制了海滩，下面的任务就是占领卡萨布兰卡。但这时美国人遇到了麻烦。麻烦出现在海滩上，就是部队和物资的上陆速度越来越落后于原定计划。当时没有足够的登陆艇进行部队和物资的输送工作，登陆艇的艇员们由于通宵达旦地操作，已经疲惫不堪；在天亮之后，他们的操艇技能也没有多大改进，登陆艇的碰撞事故和突然横转现象时有发生。海滩上大量搁浅的和被丢弃的小艇在涨潮的潮水和翻腾的拍岸浪的冲击下，相互碰撞，有的被撞得粉碎。到当日黄昏，中路突击舰群的347艘登陆艇中将近一半已经毁坏；运输舰上的19500名登陆部队只有40%被送上岸；至于物资的卸载更是落后于原定时间。没有了补给，美军进展缓慢，在10日才包围了距离仅16公里的卡萨布兰卡。在卡萨布兰卡南面的萨非、北面的梅迪阿登陆的美军，情况一样糟，只是由于法国军队打了一阵，不想打了，再加上美军舰炮火力很猛，他们才站住脚跟。

美国西部特混编队的登陆乱七八糟，在奥兰和阿尔及尔的登陆更是可笑。由于英国舰队1940年7月曾在奥兰附近猛打了一阵法国舰队，法国人伤亡惨重，在奥兰的法国人恨透了英国人。英国人自知理亏，就让美国人干。中部特混编队的美国陆军是第2军，有第1装甲师和大名鼎鼎的与美国海军陆战队一块儿进行过登陆战训练的“大红一师”第1步兵师。美军准备分三路在奥兰登陆。第一路在奥兰以西的两个滩头；第二路是主力，在城东阿尔泽港及其相毗邻的一段海滩上登陆，两路上岸后迂回奥兰；第三路是由400名突击队组成的B战斗群，准备在H时后2小时乘英国快艇“华尔纳”号和“哈兰特”号，直接闯入奥兰港，夺取港口，防止码头被破坏，再占领城后面的机场，让飞机尽快从直布罗陀转场进驻。“大红一师”毕竟是多少受过两栖登陆战专门训练的部队，奥兰的海滩也没有摩洛哥海岸那种拍岸浪，在奥兰东西两侧的登陆十分顺利，坦克开上海岸。但那个B战斗群可遭难了。美国突击队在艇上专门挂起大幅美国国旗，“华尔纳”号一马当先，强行通过一条封锁港口入口的铁索，以为不会有事，但法国人哪管这些，两艘法国驱逐舰和一艘鱼雷艇冲上去一阵猛揍，打得“华尔纳”号爆炸沉没，艇上70%的艇员和搭载的部队也随艇沉没。“哈兰特”号尾随着它的姊妹艇“华尔纳”号，运气也不美妙。它遭到100英尺外的一艘法国驱逐舰的炮击，动力系统失灵，顺水漂移，接着爆炸起火。舱内肆虐的大火把艇上人员都赶上甲板，人员暴露在来自四面八方的机枪火力之下，其中有一半人伤亡。最后艇员弃艇，全部被俘。B战斗群完蛋了，待后来主力占领奥兰后，港口已被法国人破坏，港湾已被凿沉的商船和小型军舰阻塞。

在阿尔及尔，美军按计划在阿尔及尔西、东两侧三个平静、没有潮汐的海湾内换乘并登陆，同时派英国驱逐舰“布罗克”号和“马尔科姆”号满载着突击队员，直接闯入阿尔及尔港，以防止法军破坏港口。法国陆军的守军司令知道盟军肯定会占领阿尔及尔港，听到英国广播公司的呼叫后，就让手下的人抢占了市内的各个要点。把有敌对情绪的军政官员关了起来，法国守军陷入瘫痪，海岸已经没有防御。即使如此，因为登陆的美国军队战前缺乏训练，其由舰到岸的运动比在摩洛哥任何一处的登陆更为混乱，延误的时间也更多，各营兵力混杂一起，人员星散在长达数英里的海岸上，费了好大的

劲才把队伍整顿好，向内陆推进。由于马斯特等人的活动，许多法国部队——包括两个重要机场的守卫部队在内，一见盟军就缴械投降，盟军迅速向前推进，成了一种兵不血刃的行军。

但那两艘往港口里硬闯的英国军舰遭到灭顶之灾。这两艘挂着美国国旗的英国军舰被黑暗和陌生的水域搞得晕头转向，它们没有找到通往港口的狭窄入口。好不容易找到，开了进去，劈头盖脸挨了顿炮弹，“马尔科姆”号被重创，不得不撤出战斗；“布罗克”号冲过水中障碍，抵近了一个码头，并把突击队输送上岸。可是，这些部队立即遭到轻兵器的火力压制，很快成了俘虏。“布罗克”号虽然设法逃走，但因受重创，后来在拖曳过程中沉没。

不过阿尔及尔港没有像奥兰港那样被毁，不是因为登陆的美军本事大，而是墨非、朱安、马斯特、达尔朗的功劳。

或许是上帝的故意安排，达尔朗海军上将这时正在阿尔及尔看望他生病的儿子。墨非在进攻开始前，带着一帮人去见守军司令朱安，要他下令停止抵抗。朱安叫来正在城里的达尔朗海军上将。达尔朗一听美军要进攻，又气又惊，大骂：“我一直知道英国人蠢，以为美国人聪明些，不想也是一路货！”他拒绝投降，手下的人还把墨非等人扣了起来。朱安大怒，怒视着达尔朗。其实达尔朗是位地道的爱国者，他在等贝当的指示，并非真想与德国人站在一起去反对英国和美国。他已向贝当发电，要求授权他相机行事。贝当同意了，又经过墨菲的劝说，达尔朗下了一道口头命令：阿尔及尔地区的法军停火，让盟军使用港口。达尔朗的这个命令救了东部特混编队。当日下午天气骤然恶化，到18时，盟军不得不取消所有的支援性登陆。由于操艇人员驾驶技术拙劣，东部海军特混舰队的登陆艇已损失达90%，输送上岸的增援兵力和物资为数甚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法军继续抵抗，盟军岸上的局势就会变得异常险恶。但达尔朗的一句话，使盟军部队和补给品得以在阿尔及尔港内卸载，既让盟军逃过了大难，又为盟军挺进突尼斯铺平了道路。次日下午，克拉克来到阿尔及尔，要达尔朗立即下令法属北非的法军立即停火。达尔朗有心这样做，可担心法国南部会被德国占领，他在等贝当的进一步指示，就说他无权这样做。克拉克火了，发出最后通牒，要把他扣起来。达尔朗与部下商量了一下，接受了最后通牒，于次日上午11时下令全面停火。由于达尔朗的影响太大，北非的法军都放下了武器。希特勒早就不耐烦了，闻讯下令占领法国全境，抢夺法国舰队。早料到这一手的法国海军立刻把军舰凿沉在港内。本土全部被占，舰队也毁了，达尔朗也没什么指望了，而美国人想借达尔朗稳定北非，以巩固后方，同意让达尔朗当北非高级专员。达尔朗觉得合算，就保证使“法国陆军和海军的满腔怒火转向德国人”。这样“火炬”行动的登陆部分也就结束了。

在这次两栖登陆中，登陆的美英盟军没有遇到什么象样的抵抗，但还是笨手笨脚，洋相百出。德军南线总司令凯塞林元帅听到盟军在法属北非登陆的消息后，说：“这不是打仗，是演习。”更确切地说，是乱哄哄的登陆演习，而不是真正的两栖登陆战。美国一位研究北非作战的陆军历史学家曾指出：“部队为在法属北非登陆所进行的战前训练……没有达到预期要求，甚至还达不到为战胜装备精良、作战顽强的敌人所需要的训练水平。”英国人、美国人当然不会对自己在两栖登陆战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视而不见，或熟视无睹。北非登陆是盟军大规模战略性两栖登陆战的预演，证明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战前确立的两栖登陆战基本原则的正确性，又从失败证明了迪厄普

登陆战的教训——直接占领港口是不可能的。8 个月后，盟军又发动了代号为“爱斯基摩人”的大规模两栖登陆战，占领了西西里岛。

第二节西西里之战

西西里之战是英、美两国政治家、战略家争吵、妥协的结果。随着阿拉曼战役胜利和“火炬”行动的顺利展开，北非的德意军队难逃罗网，地中海的战略形势出现根本性的变化。在此背景下，罗斯福、丘吉尔带着双方的军队首脑，于1943年1月举行了卡萨布兰卡会议，以确定北非战事结束后的战略方针。英方认为，1943年大举进攻西欧，条件尚不成熟。英国首相丘吉尔、帝国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英美参谋长联合委员会英方首席代表迪尔均主张北非战事结束后，盟军应在西西里或撒丁、巴尔干半岛登陆，将意大利逐出战争，牵制并削弱德军，把土耳其拉入反轴心国阵营，在南欧开辟对德战场；待德国被严重削弱后，再在法国北部大举登陆。

英国的战略方针遭到美国军方的反对。美国人主张凭借盟国巨大的人力、物力和海空军优势，直接大举在法国北部登陆，在佛兰德和法国北部与德军决战，围歼德军主力，直捣德国腹地。相比之下，在南欧开辟战场，势必影响在法国北部的登陆计划（“围歼”），把盟军主力投入与美国利益无关却与英国攸攸相关的地区，从而拖延、甚至取消在法国北部的登陆计划。其结果是德军能在1943年夏季集中兵力进攻苏军，击溃苏军；美国替英国出力，恢复其在东南欧的传统势力范围，被卷进欧洲国家之间复杂的纠纷中。美国人害怕一旦对德战争结束，英国人就会像以前那样，背信弃义，退出战争，不承担对日作战的义务，把太平洋战争的重任推到美国肩上。马歇尔最担心的就是“狡猾的英国人，捉弄了天真的美国人”。基于这种考虑，马歇尔主张北非战事一结束，盟军就在英国集结兵力，在法国北部大举登陆。

英国人早就料到美国会以援苏为由，提出这种要求。为此艾伦布鲁克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艾伦-布鲁克指出：德国无须从东线抽调兵力，就可在法国集结44个师，而盟国目前还没有足够的兵力和登陆舰艇去击败这些德军，因此应利用已经在北非已集结起的兵力，占领西西里，将意大利逐出战争，迫使德国调重兵占领意大利和巴尔干，接管原先由意大利军队驻守的地区，以分散德军的兵力。艾伦-布鲁克接着说：迪厄普和北非的登陆表明，登陆作战异常困难，盟国军队在各方面都没有做好在1943年大举登陆西欧的准备，不能冒加利波利和迪厄普那样的险。但不冒险不是要在一年内无所做为，盟军应以有限的兵力和有限的作战行动，分散和削弱德军，既能支援苏联，又能为大举入侵西欧做好准备，地中海地区正是运用这一战略最理想的地区。第一，从希腊到法国的地中海北岸，海岸线漫长，处处都是希特勒不敢放弃的敏感地区。第二，盟军在地中海地区已经集结起强大的陆海空军，享有制海权，可以威胁地中海北岸的任何地方，逼使希特勒因首尾不能相顾，被迫处处设守，分散兵力。第三，意大利和巴尔干交通不便。中欧和西欧由于交通便利，德国可以在12~14天内将7个师从东线运到西线；但由于阿尔卑斯山天险，德国在同一时间内只能将1个师运到意大利或巴尔干。因此在地中海地区登陆成功的可能性很高，能继续保持对德国的压力，其对苏联的支援效果要大大超过冒险在法国北部登陆，并很可能将意大利逐出战争，把土耳其拉入对德战争。

艾伦-布鲁克的发言太出色了，连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和陆军航空兵司令都出来帮腔。马歇尔也被说服，只是担心因陷入意大利战场而影响登陆法国，因此只同意进攻西西里。英国亦做出让步，不要求进攻意大利本土。1月23

日，美英两国的参谋长们向两国首脑递交了《1943年作战方针》，其中规定：驻地中海地区的盟军在肃清北非的残军后，将攻占西西里岛，以确保地中海航线的安全，减轻德军对苏军的压力，增加对意大利的压力。进攻的发起时间不迟于1943年7月10日。1943年2月，盟军在阿尔及尔成立了一个特别参谋部，开始制定代号为“爱斯基摩人”的西西里入侵计划。

西西里位于意大利半岛足尖之外，呈三角形，岛上多山，地势从东北部的埃特纳火山逐级下降，沟壑纵横，山高路险，一条公路环绕全岛。岛上的主要港口有东海岸的锡拉库扎、奥古斯塔、卡塔尼亚，西海岸的杰拉，首府巴勒莫和与本土仅隔3.2公里的墨西拿。机场集中在三个地区：奥古斯塔和卡塔尼亚之间的杰尔比尼地区、杰拉地区和西北海岸的卡斯特尔韦特拉诺地区。“爱斯基摩人”行动的最终目标是墨西拿，只要占领墨西拿，就封住了西西里德意军队的后路，但盟军的参谋人员遇到两大难题。第一个难题是以突尼斯和马耳他为基地的盟军战斗机作战半径只到达锡拉库扎、特拉帕尼以南，因此登陆地点只能在这两地之间选择，不可能直接攻取墨西拿。第二个难题是西西里与本土太近，德意军队的增援速度会大大高于盟军的上岸速度。迪厄普袭击战、奥兰之战和阿尔及尔之战证明不能直接夺取港口，只能从海滩上岸。但没有港口会进一步降低军队的上岸速度。

针对第一个困难，盟军决定分两步走。蒙哥马利指挥的英国第8集团军和巴顿指挥的美国第7集团军分别在巴萨罗角两侧和卡斯特尔韦特拉附近的海滩登陆。上岸后，蒙哥马利以海滩为后勤补给基地，兵分两路，一路沿公路直取锡拉库扎港，另一路占领杰拉附近的机场。巴顿上岸后则占领卡斯特尔韦特拉附近的机场。待盟军战斗机进驻上述机场后，蒙哥马利即向墨西拿进攻，巴顿向巴勒莫方向推进，以牵制岛上敌军。对于第二个困难，盟军参谋无计可施，将其暂时搁在一旁。盟军地中海战区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忧心忡忡，准备如果时机不成熟就干脆放弃进攻西西里。然而后来在突尼斯发生的事缓和了这个难题，但也改变了最初的登陆计划。

隆美尔在阿拉曼战役后一路西逃，艾森豪威尔率盟军在北非登陆后锋芒直指突尼斯，准备夹击隆美尔，失去北非后，意大利和整个地中海北岸将暴露在盟军的打击之下，因此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急令驻意大利本土和西西里的德意军海空并进，倾全力抢占突尼斯。德国伞兵迅速在突尼斯着陆，控制了要地，大股德意军接踵而至，组成德国第5装甲集团军，由阿尼姆指挥，很快打垮了士气虽高但装备简陋的法军，占领了屏护突尼斯沿海平原的“东脊”。艾森豪威尔指挥的东进盟军遇到连日大雨，道路和机场均成泥塘，他们在1942年12月25日企图占领突尼斯，但被德军轻易击退，只得掘壕固守待晴，等援军到后再与西进的蒙哥马利合击突尼斯。隆美尔与阿尼姆会合，未等蒙哥马利与艾森豪威尔会师，便抓住机会，在3月中旬全力向东进的艾森豪威尔发起猛攻，大败美军。隆美尔本准备围歼盟军，最后因阿尼姆胆小，不敢孤注一掷，坐失良机，使战果得而复失。隆美尔自知非洲难保，要求希特勒撤军，以避免全军覆没。但希特勒担心地中海北岸的安危，舍不得突尼斯，不仅不撤，还继续增兵，想把突尼斯变成堡垒。他忘了盟军绝对的海空军的优势。突尼斯的近30万德意军成了瓮中之鳖，5月13日全部被歼，仅被俘者就达25万人，损失坦克200多辆，没有一件重武器被运出非洲。希特勒增兵突尼斯不仅无助于事，反而弄得意大利、西西里防务空虚，意大利陆军的精锐之旅已丧失殆尽。

但德意军队在突尼斯的疯狂抵抗，牵扯了艾森豪威尔、蒙哥马利、亚历山大等人的精力，使本来就胆小的蒙哥马利更加谨慎。盟军地中海战区的三军首脑——艾森豪威尔上将、坎宁安海军上将、亚历山大上将和特德空军上将于3月13日批准了关于进攻西西里的最初计划，但蒙哥马利坚决反对。蒙哥马利认为自己的兵力太少，不足以在占领机场的同时，又去占领港口，要求把巴顿的一个师调给自己。蒙哥马利的直接上司、性格孤僻的亚历山大不仅同意了蒙哥马利的建议，还决定让巴顿的部队在西海岸东部登陆。可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不同意，因为这样做就是要暂时放弃进攻巴勒莫，而巴勒莫实在太重要了。双方就西西里的进攻计划吵来吵去，迟迟定不下来，弄得艾森豪威尔灰心丧气。转眼到了5月，非洲的德意军队马上就要被肃清，艾森豪威尔等将领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西西里战役的计划工作中。蒙哥马利不知道，德意军队在北非被歼后西西里已成空城，反而认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定会料到盟军的下一个目标是西西里，肯定会增兵西西里。蒙哥马利觉得登陆地点太分散，要求彻底修改原计划，让巴顿在杰拉登陆，掩护自己的翼侧，自己在帕塞罗角和锡拉库扎之间登陆。盟军参谋人员觉得这不可能，因为现有的装备不可能靠海滩来解决两个集团军的供应问题。就在这时，美国大批“鸭子”轮式两栖输送车运到北非。这种载重2.5吨的两栖车可以把人员、物资直接从海里送到陆上，解决了后勤问题。

谁都不能无视蒙哥马利这位阿拉曼英雄的意见。5月13日，即突尼斯德意军队投降的同一天，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批准了蒙哥马利的方案，这时距7月10日的最后期限只有不到二个月的时间了。盟军参谋人员开始拼命制定计划，刚刚打完仗的部队又马上投入训练。盟军“爱斯基摩人”行动指挥结构的框架与实施“火炬”行动时相同，但也有不同之处。战役的总指挥是盟军地中海战区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但负责指挥这次作战的是副总司令、盟军第15集团军群司令、英国陆军上将亚历山大；指挥海军行动的是英国海军上将坎宁安；指挥空军行动的是英国空军上将特德。第15集团军群下辖英国第8集团军和美国第7集团军，这个集团军群司令部的基础是在阿尔及尔的特别参谋部。亚历山大决定以蒙哥马利的第8集团军负责主攻墨西拿，巴顿的美国第7集团军负责助攻。蒙哥马利右翼的第13军在锡拉库扎以南登陆后，先占领帕奇诺机场，然后北上，攻占锡拉库扎和奥古斯塔两个港口，再夺取扼守在埃特纳火山下的卡塔尼亚，直取墨西拿；其左翼的第30军在波扎罗和帕奇诺登陆后，首先占领帕奇诺机场，然后经24号公路占领西西里中部的埃纳，通过埃特纳火山的西麓，进攻墨西拿。巴顿指挥美国第7集团军主力第2军在杰拉登陆后，首先占领杰拉机场，尔后也向埃纳进攻，保卫第8集团军的左翼，经埃纳进至西西里北岸后，沿环岛公路进攻墨西拿；左翼的第3师在拉卡塔上岸后，首先占领附近的机场，然后直逼巴勒莫，掩护第2军。盟军地面部队总兵力为16万人，有600辆坦克和1800门大炮。坎宁安海军上将指挥的海军舰队分为三部分：运送第8集团军上岸的东部特混编队，由英国海军上将拉姆齐指挥；运送美国第7集团军上岸的西部特混编队，由美国海军中将休伊特指挥；由英国海军中将威利斯指挥的掩护群。鉴于迪厄普的教训，英国派出了8艘战列舰，6艘用于炮击岸上目标，支援登陆；2艘准备截击敢于出击的意大利舰队。盟军参战的各式舰艇为2590艘。特德空军上将指挥的盟军空军共有各式飞机3880架，其主要任务是迅速进驻西西里的各机场，确保在西西里的空中优势。为了抢占各路口，阻击德意军

趁登陆部队立足未稳时的反击，盟军决定首次使用自己的空降兵。使用空降兵给登陆时间带来十分苛刻的要求。盟军作战计划人员将登陆时间定在7月10日凌晨。这一天是满月大潮，空降兵可以借月光着陆，登陆舰艇可在黑暗中接近海岸，在黎明时分抢滩上岸。

再说在地中海那边的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丢了北非，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顿感脚底发凉，发现自己“柔软的下腹部”暴露在盟军的打击范围之内。两人的眼光都盯住了西西里。也难怪，西西里距非洲最近，又紧挨着马耳他，扼守着地中海航线，战略位置太重要、太易受到攻击。当年趁火打劫的墨索里尼，现在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国内民怨沸腾，随时会被推翻。墨索里尼担心自己的命运，他不能让盟军打到自己老窝里来，点燃国内的干柴，就认定盟军的下一个目标是西西里。他不愿让德军进驻意大利，但自己实在力不从心，只得放下老脸，要德国人帮助防守西西里和整个意大利。

但要保住整个欧洲大陆的希特勒可不能像墨索里尼那样想问题。无论是西西里西边的撒丁岛，还是东边的巴尔干，都太重要了。丢了撒丁，就丢了科西嘉；盟军一旦占领科西嘉，就能以科西嘉为基地，进攻法国南部。丢了巴尔干，土耳其就很可能参加对德战争，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就会倒戈，正准备与苏联军队在库尔斯克打大仗的德军就会受到前后夹击，后果不堪设想。可以说，最令希特勒头疼的是巴尔干。他在给墨索里尼的一封信中这样说，巴尔干“是进入欧洲心脏的传统入侵路线……敌人如果在地方民族主义者和共产党暴动的支持下在该地区登陆，会导致最可怕的局面，东线德军的侧翼被暴露，最后形成巨大的转机——英美俄三国对德国本土的联合进攻”。希特勒拿不定主意了。就在这时，德国驻西班牙武官在4月20日报告说，西班牙人当日清晨在西班牙海岸附近发现了一具身着英国海军陆战队少校制服的尸体，死者手腕系有一个公文包。西班牙人已请德国军事谍报局在马德里的人员参加验尸、翻拍公文包里的文件，而英国人正向西班牙人施加压力，要求索回公文包。几天之后，德国西线情报处处长罗恩纳上校送来了自己亲自写的报告。

死者名为威廉·马丁，生于1907年3月29日，死因是飞机失事后的溺水。死者生前为联合作战司令部参谋、登陆艇专家。公文包内的文件中有英帝国副总参谋长给亚历山大将军的一封信和蒙巴顿给坎宁安的信。罗恩纳和德国情报人员仔细检查了尸体，细细研究了文件，发现盟军的确是准备进攻西西里，但仅仅是进攻撒丁和希腊的掩护。罗恩纳不敢大意，又仔细研究了所有文件的各个细节，查阅了最近的英国报纸，发现在1943年4月29日至30日的阵亡名单中，确有马丁少校，文件也无自相矛盾之处。罗恩纳得出结论：盟军即将进攻西西里，但仅仅是为进攻撒丁岛和希腊的佯攻。几天后，意大利人又在撒丁岛附近发现了一具英国突击队队员的尸体，死者属侦察兵。不久，德国在马德里的谍报人员又报告说，盟军正在搞欺骗，企图以对西西里的进攻，吸引德国人。根据这些情报，希特勒于1943年5月12日下达了作战指令：

“在即将结束的突尼斯战斗之后，可以预料，盟军将继续在地中海采取行动，其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最危险的地区有下列：在西地中海，有撒丁岛、科西嘉和西西里；在东地中海，有伯罗奔尼撒和多德卡尼斯群岛。

“我要求所有与地中海防御有关的德国指挥机关迅速密切合作，利用全部兵力和装备，在所剩不多的时间内，尽可能加强这些特别危险的地区。对

撒丁岛和伯罗奔尼撒采取的措施要优先于一切。”

德军最高统帅部迅速把1个党卫队装甲旅调到撒丁岛，把驻法国的一个装甲师调到希腊。希特勒又亲自从苏德前线抽了2个装甲师到希腊，并派隆美尔赶到雅典组建新的集团军群。

希特勒和德国情报部门上当了。这一切都是英国专门从事欺骗的部门——伦敦监督处策划的，那两具尸体都是伦敦街头死于肺炎的酒鬼。一切都办得维妙维肖，希特勒上了圈套，只顾撒丁岛和希腊，却丢下西西里不管了。

此时西西里的驻军是意大利第6集团军，下辖第12军和第16军，共有4个野战师、6个海防师和2个海防旅。此外还有2个德国师——第15装甲步兵师和赫尔曼·戈林装甲师。这2个师原准备去突尼斯，只因盟国海空军封锁太严，突尼斯的德意军投降太快，这两个师才保住性命。在西西里的意军总数为23万人；德军为4万人，但意大利军队除利沃那师外，都是从当地西西里人中强征来的壮丁。西西里人早就恨透了墨索里尼，对这场和他们没有关系的战争就更别提了，没有人愿去送死。但两个德国师是德国军队的精华，装备精良。他们名义上受意大利第6集团军指挥，但实际是军中之军。德国南线总司令凯塞林元帅和意大利第6集团军司令古佐尼都认为盟军的登陆地点很可能在锡拉库扎至杰拉一线，就把这3个精锐师部署在西西里东南部。但凯塞林担心盟军会在巴勒莫登陆，直逼墨西拿，堵住自己的后路，就不顾古佐尼的反对，把第15装甲步兵师调到了巴勒莫。还悄悄告诉这两个师的师长，只要一发现盟军登陆，就立即进攻，不要等意大利人下命令。凯塞林的这种小动作，一是分散了德意军队的反击部队，二是搞乱了统一的指挥关系，给已经十分薄弱的西西里防务，又增添了新的困难。

在希特勒忙着对撒丁岛和希腊增兵时，盟军的舰队已从美国、英国、埃及和北非沿岸启航，驶向马耳他东南方的会合海域。7月8日中午会合后，掉头驶向西西里。可7月9日中午，风暴骤起，风力迅速增至7级，大海变成深绿色，翻起大浪。运输舰像一叶小舟，时而被推上浪尖，时而又被摔入浪谷。船队出现混乱，士兵们因晕船而呕吐不止，都瘫在船舱里。

海军总司令坎宁安海军上将坐在马耳他潮湿的地下作战室里，紧张地注视着天气的变化。现在必须做出决断：是继续前进，还是下令返航。在这种天气条件下，登陆艇会被打翻，换乘工作无法进行。若取消登陆就必须很快决定，否则时间就来不及了。但如果取消，整个计划就会被全部打乱，几个月的心血就白费了。坎宁安在地中海上已征战多年，对地中海反复无常的天气颇为了解，觉得风暴在日落后会平息，就下令舰队继续前进。太阳沉入大海，大风仍在呼啸，晚8时。海里依旧是恶浪翻滚，所有人都着急了。可两个小时后，奇迹出现了，风暴突然停止，海面也慢慢平静下来。这时各舰队已经接近换乘区了。

午夜，舰队的高音喇叭响了，传出坎宁安海军上将的声音：“将士们，我们即将登陆，第一次登上敌国的领土，在敌人的土地上打击敌人。”士兵、水兵们忙碌起来，把一艘艘登陆艇从运输舰上放下，全副武装的士兵们顺着换乘梯爬进登陆艇，开始换乘工作。

意大利人这时在睡觉。西西里守军见天气恶劣，大雨阵阵，觉得盟军不可能在这种天气登陆，就纷纷睡觉去了。意大利海岸的雷达兵已看见雷达屏幕上白茫茫一大片，却不相信那是军舰，以为是雷达出了故障。整个登陆海滩空无一人，盟军几乎未放一枪就上了岸。一位美国随军记者跟着一个连悄

悄摸向一个碉堡，发现里面空无一人。这位在罗马呆了多年、意大利语极为流利的记者小心翼翼地走进碉堡，忽听电话铃响了。他拿起电话，听到一个司令部的参谋用梦话般的声音问这里有什么情况。

“什么也没有，这里安静极了。”记者答道。

电话挂断了，这位参谋可能又回到梦乡。

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军登陆的海岸还是乱哄哄的。美军的登陆艇驾驶员多是新手，有的在离开美国之前连大海都没有见过。黑夜登陆，尽管有朦胧的月光，潜艇事先也设下了明显的浮标，但许多登陆艇还是在黑暗中迷航，沿与海岸线平行的航线航行，最后在错误的海滩上登陆，有的触礁受损，有一艘大型登陆艇闯上了一个冒出海底的沙丘，费了好大的力气，才重新退滩。当登陆艇上岸后，浑身透湿、晕头转向的士兵不肯离艇，躲在登陆艇上乱打枪。美国第1步兵师的一艘登陆艇在W·格兰特少校的指挥下，在杰拉东面的滩头靠岸并放下艇首门，但没有一个士兵主动上岸。格兰特大声嚷着，命令下艇，但没有一个人动。最后他急了，喊道：“你们想在这儿等死吗？到滩头上去！”格兰特自己先上了岸，其他士兵在船上看着，踌躇着，直到发现没有什么事，才离开登陆艇。

英军登陆的滩头好些，英国人毕竟经验比美国人多。不过与美军一样，许多登陆艇被冒出海面的沙丘所阻，未能上岸，没有把坦克和大炮运上滩头。如果意大利的海岸部队能坚守下去，盟军滩头，特别是美军的滩头，还不知会是什么情况呢。意大利的西西里人实在不想打仗，见盟军一到，或是干脆投奔盟军，高高兴兴地为盟军当搬运工；或是悄悄回家了。一个英国观察员这样记载说：“意大利海防部队”向我们设在海滩的战俘营蜂拥而来，以求安全，造成如此可怕的混乱，以至我们的部队被践踏的危险比被子弹打死的危险还大。”由于意大利人不抵抗，美英军越过了环岛公路，分别向杰拉机场和锡拉库扎方向推进。

乱哄哄的美国步兵总算平安上岸了，但伞兵却没有这么运气。参战的伞兵是从英国第1空降师和美国第82空降师抽调出来的，共有1500名英国伞兵和3400名美国伞兵，美国伞兵第505团团长加文指挥进行伞降，夺取俯视步兵第1师滩头的高地；英国伞兵乘滑翔机降落，夺取一座公路桥。伞兵们乘坐366架运输机，其中331架是美国的C-47运输机。这些飞机的驾驶员都是第一次参战的新手，毫无经验，有些飞机迷航，从此没有音讯；有的投放滑翔机过早，把伞兵淹死在海里。有一半的滑翔机落入大海。美国伞兵也没有降落在目标上，有人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在岛上。最后也没有占领那座高地。

空降的失败仅仅是西西里之战的插曲，真正的危险还在后面。

意大利第6集团军司令古佐尼一见盟军登陆，立即下令意、德军反击，把盟军赶回大海。凯塞林元帅吃不准这里是不是盟军的主要登陆地点，心里还在想着巴勒莫方向，就电示赫尔曼·戈林装甲师师长康拉德少将，等搞清楚情况再反击，古佐尼支不动德国人，只能命令只有法国旧坦克的利沃那师单独干。11日清晨8时30分，意大利的这些老式法国轻型坦克呼呼拉拉冲向杰拉城。在杰拉城里的是一批美国突击队，指挥官是达比中校。达比中校刚刚占领了海港，宣布危险解除，意大利坦克就一下子冲了过来。这些坦克都是30年代的旧货，不堪一击，但美国兵手里连一门反坦克炮也没有，只能躲在楼上用机枪打，毫无作用。达比中校见势不妙，跳上自己的吉普车，跑到港口，扛起一门刚卸下的反坦克炮放在车上，又开回杰拉，向意大利坦克射

击。意大利的坦克实在太破，被打坏了几辆，其余的慌忙逃走了。

这天德意军队的地面反击威力不大，但空军的攻势极为凶猛。驻意大利本土和撒丁岛的 198 架意大利飞机和 283 架德国飞机轮番狂轰滥炸盟军的滩头阵地。盟军的一艘军火船被炸，登时变成一个大火球，船上的炮弹、炸弹纷纷爆炸，四处横飞。一艘装有反坦克炮和坦克的坦克登陆舰也在轰炸中报销了。其他的船只只得停止卸货，起锚疏散。盟军的战斗机前来迎战，与德意飞机搅成一团。盟军军舰和地面的高炮炮手被连续不断的轰炸炸得昏头昏脑，拚命射击，最后不分敌友，见了带翅膀的东西就打，出现打了自己伞兵运输机的悲剧。

德意军队肯定要发动大规模反击，滩头阵地亟待巩固，巴顿下令在 11 日夜里向滩头空投 2000 名伞兵。尽管事先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但不巧的是，在空投前 50 分钟，海滩附近的军舰刚刚吃了一顿德国人的炸弹。一门高射炮的炮手惊魂未定，忽视黑黝黝的夜空中又出现一批低空飞行的飞机，本能般地瞄准便打。一门炮开火，其他炮也来凑热闹。这些飞机都是送伞兵的运输机，避头盖脸挨了顿痛打，转眼间就有 23 架被击落，37 架被重创，空降兵伤亡 318 人。

自相残杀的悲剧过后就是令人心惊肉跳的德国装甲兵反击。到 11 日下午，凯塞林元帅最终看清形势，下令离杰拉最近的赫尔曼·戈林师于次日清晨倾全力进攻在杰拉登陆的美国第 7 集团军，并令第 15 装甲步兵师全速向西西里东南角靠拢，准备先拿人数少、没有经验的美国人开刀，把他们赶回大海，然而掉头沿着环岛公路去收拾英国人。12 日天刚亮，戈林师的坦克轰鸣着向杰拉压去。

巴顿和第 2 军军长布莱德利料到德军装甲部队肯定会猛冲过来，在这一天的间隙里拼命往海滩上运反坦克炮，准备让德国坦克尝尝美国反坦克炮弹的滋味。可那艘被炸毁的坦克登陆舰带走了大部分反坦克炮和坦克，最前方的第 26 团只有几门炮和 2 辆坦克，师属炮兵还在海上，一个坦克连因海滩上地雷大多，还不能上岸。巴顿和布莱德利正在着急，清晨 6 时 30 分，步兵第 26 团报告：德国 60 多辆中型坦克已突破了一个营的防线，正兵分两路，接近环岛公路。巴顿急了，下令不管使用什么手段，都得挡住德军坦克。美国兵把所有的武器都用上了。最新式的反坦克火箭、反坦克炮、反坦克手榴弹总算打坏几辆坦克，但德国坦克太多，不一会儿右前方又出现 40 多辆坦克。两路德国装甲铁流，势不可当，连续冲过美军两道防线，爬上了环岛公路。美国步兵和伞兵奋力抵抗，仍支撑不住，忽又看见德国坦克中出现了更令人胆寒的大家伙——“虎”式重型坦克。美军集中火力猛打“虎”式，第 505 伞兵团团长加文胆大无比，用反坦克火箭在距坦克 3 米的地方射击，但所有的炮弹都被弹飞了。美国兵眼巴巴地看着天空，希望飞机能来救助，可一架飞机也没有来。

急得要上房的巴顿爬上了杰拉市内的一个三层楼，往远处一看，吓了一跳，一群德国坦克和几辆“虎”式坦克已越过公路，距滩头已不足 900 米了。前方的几个团长都在报告遭到坦克攻击。巴顿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忽然看见身边一位年轻的海军少尉。巴顿知道这位是什么“海军岸上火力控制组”的军官，起初心想，这是什么东西，海军舰炮对岸上有什么作用？！一直没理他。这位海军少尉也不说话，只是寸步不离地跟着巴顿。快被德国坦克逼疯的巴顿现在想起了什么，冲着这位海军少尉喊：“喂，你带着对讲

机吗？”

“有什么吩咐吗，长官？”海军少尉问道。

“看在上帝的份上，快同你们的海军联络，请他们打掉那几辆过了公路的坦克，并向公路开炮。挡住他们！”

从匡蒂科到所罗门，终于让美国海军认识到自己的任务和对岸射击的弱点。一年来，美国海军强化了对岸上目标的射击训练，终于在西西里看到了结果。

停在杰拉湾的有两艘美国巡洋舰——“博西斯”号和“萨凡纳”号。两艘军舰一听到岸上的呼唤，立刻把 18 门 8 英寸的主炮对准德国坦克。随着一阵巨响，第一排炮弹飞向德军，紧接着又是第二排、第三排……。德国坦克在顷刻之间被弹雨淹没了，没有任何坦克能经得 8 英寸、重达 100 公斤的炮弹的轰击，纷纷被炸成碎片。美国兵也被震得晕头转向，目瞪口呆，一时不知炮弹从何处来，待明白过来时，就又是叫好，又是破口大骂：这实在太危险了，差点打着自已！在楼顶观察的巴顿松了口气，知道海岸是守住了。

在英国第 8 集团军方向，英军的情况喜忧参半。英国人没有遇到德国人的猛烈反击，其左翼的第 30 军上岸后简直无事所做，但是左翼的第 13 军占领锡拉库扎后，却步履艰难。这不是蒙哥马利指挥无能，而是英国伞兵运气太坏，德国人的反应太快：英军没有占领通往卡特尼亚的一座有战略意义的大桥。

凯塞林见戈林师对杰拉的反击以失败告终，从巴勒莫地区开来的第 15 装甲步兵师又在盘山小道上移动缓慢，不断遭到盟军飞机的袭扰，觉得已无力将盟军赶回大海，便要求希特勒同意撤军。希特勒心里还在想着希腊和撒丁，见盟军已在西西里站稳脚跟，也担心岛上德军被歼，只得同意撤退。但他要求且战且退，以争取时间。凯塞林根据这个要求，决定依托埃特纳火山，坚守卡拉布里亚，屏护墨西拿，牵制英国第 13 军，让西西里西部的军队有充足的时间通过墨西拿撤到意大利本土。凯塞林觉得手头兵力不足：戈林师遭到美国海军舰炮的痛打，浑身是伤；第 15 装甲步兵师前行困难，再往杰拉方向开进已无意义，但卡特尼亚这一关键性地区却无重兵把守，这二个师都用不上。凯塞林向希特勒要来了在意大利南部卡拉布里亚的第 29 装甲步兵师和在法国南部的第 1 空降师。他命令德国第 1 空降师于 7 月 13 日在卡特尼亚以南空降，坚守住卡特尼亚以南的普里莫索勒河大桥。这个命令被英国人破译了，蒙哥马利急令在突尼斯的第 1 伞兵旅抢占大桥。

8 月 13 日晚，145 架盟军运输机拖曳着 19 架滑翔机，载着 1900 名伞兵飞向普里莫索勒大桥。但是坏运气接踵而至：机群在飞近西西里时，又挨了己方军舰高射炮的一顿猛揍，损失了 12 架飞机；飞到西西里海岸后，又是一顿德军的高射炮火，10 架飞机又报销了；接着就是滑翔机释放过早，掉进海里，只有 200 人在预定地区着陆；更糟的是德国人的着陆场也在同一地区，又先到一步，这 200 名英国伞兵也就成了德国人的开胃酒。

没占领普里莫索勒河大桥，英国人前进艰难。德国第 29 装甲步兵师迅速赶到，死死守住卡特尼亚，堵住了蒙哥马利直取墨西拿的去路。英军连续猛攻，无奈山势太险，德军防线又很坚固，蒙哥马利只得令第 30 军担任助攻，翻山越岭，绕着埃特纳火山西麓，侧击墨西拿。

巴顿趁德军与英军厮杀之机，沿环岛公路急速西进，于 7 月 22 日占领巴勒莫。德军且战且退，在道路和桥梁上大量布设炸药。西西里山高路险，德

军处处布雷，美军行如蜗牛，英军则战而无果。为了加快前进速度，巴顿在8月7日、8日夜和8月15日、16日夜在墨西拿以西的圣阿加塔和布罗洛登陆，试图迂回到正面德军后面。但太晚了，4万名德军和6万名意军已带着47辆坦克、1万台车辆和1万吨补给品撤出西西里。8月17日清晨6时，巴顿抢在蒙哥马利之前进入墨西拿。

历时1个月零7天的西西里之战结束了。西西里之战是盟军在欧洲发动的第一次战略性两栖登陆战，也是第一次在敌预有防御地带的强行登陆。同迪厄普、北非的登陆相比，盟军两栖的登陆作战水平已有大幅度提高，特别是其舰炮支援水平已有了质的飞跃，但此战也暴露出盟军两栖登陆战的缺陷。第一是作战计划的制定过于仓促。盟军直到5月13日才最后选定登陆地域，没有时间对登陆海滩进行周密的侦察，出现登陆舰在沙丘上搁浅的窘态。第二是空军与舰队、地面部队的协同不好。空军飞机在战斗的关键时刻不知去向，没有完全控制住海滩上空，海军和地面部队又把友机当做敌机乱打一阵。第三是登陆部队缺乏专门的两栖登陆训练，登陆艇驾驶员的水平太差，首批登陆步兵畏缩不前。第四是过于谨慎。如果蒙哥马利不那么胆小，让巴顿在西西里西端登陆，美军就能迅速从西面威逼墨西拿，即使不能全歼德军，也能使之狼狈溃逃。这一错误给后来在意大利的战事带来严重影响。

虽然盟军在西西里获胜，积累了经验，但西西里之战的胜利有其特定条件：德意军重兵在非洲被歼，西西里防务空虚，意大利军队兵无斗志。这种条件不是在哪里都有的。盟军占领西西里之后20天，又在意大利本土上登陆，其中一部在意大利那不勒斯以南一个名为萨勒诺的地方登陆，被德国人搞得狼狈不堪，差点又来了一次迪厄普。

第三节萨勒诺之战

英国首相丘吉尔并不满足于占领西西里，他想伺机在意大利本土登陆，把意大利彻底逐出战争，吸引德军进军意大利，把意大利变成牵制、消耗德国军力的战场，因此一直在积极活动，想在西西里之战结束后，进攻意大利本土，或进攻希腊。而在肃清北非歼敌前夕，盟军地中海战区总司令艾森豪威尔也发现意大利军队已到了瓦解的边缘，他认为再揍意大利一下，意大利就得投降。1943年5月，丘吉尔与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一同从华盛顿飞抵阿尔及尔，与艾森豪威尔及盟军地中海战区的三军司令商量下一步的计划。盟军地中海战区的将领们都觉得在西西里之战结束后应再接再厉，攻入意大利本土。艾森豪威尔也执同样观点。但马歇尔却颇为忧虑，担心会陷入意大利战场，而影响了在法国登陆的“霸王”计划。因此他让艾森豪威尔制定两个计划，一个是进攻撒丁岛和科西嘉岛的计划，另一个是进攻意大利南部的计划，以便从中选一。艾森豪威尔命令驻扎在阿尔及利亚的美国第5集团军司令部制定进攻撒丁岛和科西嘉的计划；在利比亚的英国第10军和第5军制定进攻意大利南部的计划。

进攻意大利南部的最佳路线是从西西里越过墨西拿海峡。但盟军进攻西西里的部队在占领该岛后，肯定已精疲力竭，因此艾森豪威尔指示英国第10军再制定一个代号为“外墙”的两栖登陆计划，让北非盟军直接在意大利“足尖”的雷礁登陆。他又令英国第5军制定代号为“高脚杯”的两栖登陆计划，准备一旦第10军在雷礁受挫，第5军就在雷礁以北登陆，迂回德意军的后方。

老谋深算的英国人在进攻法国时谨慎，但对付意大利却非常胆大。他们对艾森豪威尔的计划颇有意见，认为它缩手缩脚，没有魄力。英国三军参谋长委员会要求在那不勒斯登陆，或干脆到罗马附近登陆。美国人觉得英国人疯了，可是意大利军队在西西里之战中的表现证实了英国人和艾森豪威尔的预料。西西里之战还未结束，意大利政坛风云突变，以前任总参谋长巴多里奥为首的意大利法西斯党上层人物在意大利国王的支持下发动政变，7月25日推翻了墨索里尼。巴多里奥知道意大利必须停战，而停战必遭德军占领，意大利会变成战场。他想让盟军迅速占领整个意大利。抱着这种想法，他令意大利驻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的外交官和盟国联系，商谈投降事宜。8月3日，意大利新任驻葡萄牙公使馆参赞与英国使馆秘密联系，希望就投降问题举行秘密会谈，盟军从此开始了同巴多里奥政府长达一个月的谈判。巴多里奥政府在谈判中表示愿与盟军充分合作，把意大利舰队开到马耳他，把军港塔兰托和附近的福贾空军基地都交给盟军，唯一的条件是盟军得占领意大利全境。但盟军根本无意在1943年去占领意大利全境，更何况盟军单引擎战斗机的作战半径只能到达那不勒斯以南的萨勒诺。盟国和意大利新政府的谈判陷入僵局。

然而意大利政局的变化和秘密谈判改变了艾森豪威尔的作战计划。为了尽快占领罗马，经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批准，艾森豪威尔放弃了进攻撒丁岛和科西嘉岛的计划，令美国第5集团军在那不勒斯以南的萨勒诺登陆，占领那不勒斯。登陆行动的代号为“雪崩”，其含意不言而喻。为了牵制在意大利南部的德军，艾森豪威尔令蒙哥马利的第8集团军强渡墨西拿海峡，在意大利最南端登陆，代号为“湾城”。英国第1空降师将乘船占领塔兰托和福贾空军基地，代号为“响板”。

意大利人在急于投降，盟军在匆忙准备，德国人自然也没闲着，因为驻意大利德军的形势极为险恶。德国人根本没料到墨索里尼会被推翻，一夜之间发现昔日的同盟军随时都会变成敌人，自己在意大利的军队散落在这个国土狭长的国家里，最南边的军队经过西西里之战已精疲力竭，随时都会在盟军和意大利军队的双重打击下全军覆没。希特勒不敢怠慢，7月26日命令德军占领法意、德意边界的各山口、隧道和桥梁。也不管意大利人是否同意，从法国和德国把几个师开入意大利北部，组成B集团军群，由隆美尔任司令，准备随时南下，接应在罗马以南的德军。德国最骁勇的部队之一——第2伞兵师也从法国飞抵罗马，准备擒贼先擒王，一旦意大利背叛，就干脆黑手掏心，占领意大利军队的大脑——总参谋部。

直接指挥意大利南部，巴尔干地区德军的凯塞林元帅，深知责任重大，下令成立第10集团军，由德国陆军中将海因里希·冯·维廷霍夫任司令，负责战役指挥的具体事务，自己集中精力处理与隆美尔B集团军群的协调及意大利战场的总战略。在凯塞林元帅的说服下，希特勒在8月底决定：如果盟军在意大利本土登陆或意大利投降，凯塞林麾下的德军将坚守罗马地区，待意大利南部和在科西嘉、撒丁岛的德军平安撤出后，再一同北上，与隆美尔会合；如果意大利没有投降时盟军就登陆，德军就与意大利军队一起保证在意大利南部的德意军队能平安撤至罗马。为此，凯塞林把第76装甲军和第14装甲军交给刚刚成立的第10集团军。第14装甲军驻守在吉埃塔至萨勒诺的意大利西海岸，第76装甲军驻在意大利南端的卡拉布里亚地区。前者就是在西西里遭到盟军重创的赫尔曼·戈林师和第15装甲步兵师，总兵力约4.5万人；后者是在西西里卡塔尼亚打得蒙哥马利寸步难行的第29装甲师和赶来增援的第16装甲师。除这两个军外，第10集团军司令维廷霍夫还直接控制驻福贾地区的第1空降师。在罗马地区的德军有第2装甲步兵师和第2空降师，由凯塞林直接指挥。

凯塞林的活动受到巴多里奥政府的严密监视。一心想投降的巴多里奥当然知道德国人用意何在，但恶狼已登堂入室，意大利军队军心涣散，不堪一击，巴多里奥无路可走，只得可怜兮兮地向盟军请求在罗马空降，以帮助盟军控制罗马。艾森豪威尔觉得罗马反正已是既定目标，这个条件可以答应，就派第82空降师副师长马克斯韦尔·泰勒秘密前往罗马，与意军将领商定协助美国伞兵空降事宜。巴多里奥一让步，谈判就迅速取得结果。9月3日，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比尔·史密斯与巴多里奥的代表在锡腊库扎附近的橄榄树林里秘密签定停战协议和意大利投降协议，约定在9月8日下午6时同时宣布，届时美国第82空降师在罗马空降，占领机场，控制罗马。

停战协定一签定，艾森豪威尔就下令执行“雪崩”、“湾城”和“响板”计划。当天清晨，在墨西拿海岸附近的600多门英国战列舰上的大口径海军炮发出轰鸣，对岸射击，进行炮火准备，掩护蒙哥马利的第8集团军登陆；美国第5集团军的两个军。美国第6军和英国第10军也分别从阿尔及利亚的奥兰和利比亚的黎波里启航，计划在9月9日凌晨在萨勒诺登陆，占领那不勒斯，然后迅速向罗马推进，与第82空降师会合。英国第1空降师也在同日从利比亚启航，准备占领塔兰托。

艾森豪威尔的时机选择似乎无懈可击：蒙哥马利先把德国人拖住；意大利人在9月8日晚宣布投降，德国人势必陷入极度的混乱中，自顾不暇，手忙脚乱，美国第5集团军趁机借着9月8日的大潮上岸，打德国人一个措手

不及；然后一鼓作气，占领那不勒斯，再控制罗马；随后与蒙哥马利前后夹击，把在意大利南部的德军一网打尽……，其战略效果真是妙不可言。但艾森豪威尔把德国人，特别是凯塞林和维廷霍夫的本事低估了，又把美国和英国人两栖登陆战的能力高估了，盟军在萨勒诺滩头被德国人弄得焦头烂额，意大利南部的德第 76 装甲军乘机远走高飞。

凯塞林早就料到盟军会横渡墨西拿海峡，自己兵少将寡，刚从西西里撤出的部队缺油少弹，自知不是盟军的对手，就把在卡拉布里亚的第 76 装甲军北撤，只在距海滩 16 公里的高地上留下两个营监视海滩。蒙哥马利的部队一上岸，这两个营立即撤退。英军未遇抵抗就登上欧洲大陆的海岸，意大利军队纷纷投降，高高兴兴地又当起义务搬运工。一位加拿大记者写道：“那天发生的最顽强的抵抗，是来自勒佐动物园里逃出的一只美洲豹。”凯塞林见蒙哥马利登陆，立刻高度警觉起来，眼睛紧盯着两处——罗马和大海，即意大利政府的动态和盟军另一次登陆。三天后，泰勒将军秘密到达罗马，发现意大利军队高级将领内部意见不一，部队已经瓦解，巴多里奥摇摆不定，担心罗马被德军占领。9 月 8 日凌晨，凯塞林察觉到意军的企图，立刻占领了罗马机场。泰勒见无法空降，立即建议取消空降计划。巴多里奥见消息走漏，美国人又不来了，就要求艾森豪威尔暂缓广播停战协议，但遭到拒绝，只好在盟军按时广播协议一个半小时后，也被迫广播。

其实在 8 日下午，凯塞林就发现事态已经发展到关键时刻。这天下午，德国空军发现了正在北驶的盟国护航船队，并发起数次空袭。凯塞林立刻把罗马的意大利军官的密谋和这件事联系起来，下令德军进入最高等级的战备状态。艾森豪威尔刚一广播意大利的停战和投降协定，德军立刻抢占了罗马各战略机关，要求意大利将领们放下武器，说愿回家者只要放下武器就可走人。意军厌战到了极点，纷纷缴枪，德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罗马。巴多里奥带着王室成员仓皇出逃。凯塞林在占领罗马的同时，还推算出盟军船队的目的地。凯塞林是飞行员出身，对盟军空军飞机的性能了如指掌，知道盟军的登陆地点不会脱离战斗机的保护圈，但此刻罗马的局势特殊，盟军护航船队中还有航空母舰，盟军是否会在罗马附近登陆呢？凯塞林觉得有可能是罗马，但第 10 集团军司令维廷霍夫认为是加耶塔至萨勒诺的海岸，最可能的地点是萨勒诺。其理由有：第一，盟军在西西里曾受到德意空军的痛打，不敢离开战斗机的保护；盟军船队中虽有护航航空母舰，但护航航空母舰在与岸基飞机的对阵中处于极不利的地位，盟军不会依赖护航航空母舰上的飞机提供空中保护伞。第二，萨勒诺位于盟军单引擎战斗机作战半径的边缘，盟军最好的战斗机——“喷火”式战斗机携带副油箱可在萨勒诺飞行 20 分钟，虽然时间不长，但有相当大的作用。第三，萨勒诺距意大利南部最大的城市——那不勒斯仅 30 英里，港口在萨勒诺湾内，海湾和海滩入口开阔，不像那不勒斯那么狭窄，易于大船队通过和登陆舰艇上滩。第四，萨勒诺的蒙特科维诺机场紧挨着海滩，距萨勒诺也仅 5 英里，盟军登陆后能迅速占领机场，护航航空母舰上的战斗机就可起飞进驻蒙特科维诺机场。

凯塞林觉得维廷霍夫将军的判断极有说服力，下令在萨勒诺休整的戈林师进入战斗状态，其他各师准备随时向萨勒诺开进。

再说正浩浩荡荡开向萨勒诺海岸的盟军。这个美国第 5 集团军的司令就是那位在北非登陆前给艾森豪威尔当密使、差点被法国警察抓注的 M·克拉屯。克拉克身材高大，相貌堂堂，会说漂亮的法语，精力充沛，头脑清晰，

富于冒险精神，颇有感召力。可美中不足的是克拉克从未指挥过战斗，当然也就没有任何两栖登陆战的经验。他想发动奇袭，不做炮火准备，突然上岸，占领蒙特科维诺机场和距海岸 10 英里的山脊。但为美国第 5 集团军护航的舰队司令休伊特海军中将却持不同意见。休伊特经历了“火炬”和“爱斯基摩人”两次重大的两栖登陆作战，深知没有海军炮火准备的危险性，要求进行炮火准备，谁知克拉克非常固执，不肯改主意，休伊特只得作罢。

休伊特海军中将指挥的舰队由四部分组成：英国海军准将奥利弗指挥“北攻击编队”，负责将由麦克里里指挥的英国第 10 军送上塞勒河以北的海岸。第 10 军上岸后占领萨勒诺港、蒙特科维诺机场和通往那不勒斯的山口及通往塞勒山的交通枢纽巴蒂帕戈里亚。在登陆 5~6 天后，英国第 7 装甲师将上岸，进攻那不勒斯。美国海军少将哈尔负责将道利少将指挥的美国第 6 军送上塞勒河以南的海岸，美第 6 军上岸后构成集团军的右翼，占领俯视萨勒诺平原的山脊。英国海军少将菲利浦·维安指挥“海军航空兵支援舰队”，有 1 艘大型航空母舰和 4 艘护航航空母舰，为整个舰队提供空中掩护，保证有 15 架海军飞机在舰队和滩头上空飞行，以海军舰载机弥补岸基战斗机续航力的不足。英国海军中将威利斯率领“海军掩护舰队”，内有 4 艘战列舰、1 艘航空母舰和 1 个巡洋舰中队，以接应意大利舰队来降，并防止意大利舰队可能出现的反戈一击。

由 200 余艘各式舰船组成的舰队，在初秋的地中海上疾速北驰。海面上风平浪静，8 日下午，平静的航行被凄厉的空袭警报打破，一群德国 J-88 中型轰炸机扑向最前方的掩护舰队，发射了鱼雷。鱼雷无一命中，却在克拉克的旗舰“安康”号重巡洋舰上引起一阵争执，休伊特和英国人认为舰队已被发现，应进行炮火准备。可是克拉克说，德国人不知道舰队的航向，就不知道舰队的目的地，所以仍能发动奇袭。谁也说不动这位固执的指挥官。英国人见状，就打算自己干，准备一旦遭到德军岸炮攻击，就立刻改偷袭为强攻。

18 点 30 分，各军舰的高音喇叭响了，传来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声音：意大利政府已决定无条件投降。每条船立刻爆发出震天动地的欢呼。士兵们欢天喜地，庆祝第一个轴心国被打倒，觉得在海滩上不会有枪林弹雨，只有意大利姑娘热情的拥抱。军官们在高兴之余猛然想起了德国人，高兴的脸立刻黯淡下来。

天黑了。舰队掉头向东，驶向萨勒诺。22 时，舰队看到航道标志船的灯光，开始抛锚换乘，一艘艘登陆艇轻轻放入水里，士兵们顺着网梯爬入登陆艇。第一批登陆艇离开了运输舰，驶往距海岸 3~5 英里的登陆编队会合区。首批登陆艇在会合区不断转圈，船尾闪烁着红灯，呼唤着其他登陆艇，红灯越来越多，在黑暗中像是越滚越大的火龙……，火龙突然散开，变成一排排向海岸快速移动的火星。2 时整，海岸出现闪光，一个个桔黄色火球向船队飞来，接着船队周围掀起一个个冲天的水柱。早已做好准备的英国驱逐舰立刻还击，登陆舰艇上的火箭发射器射出一条条火龙，飞向海岸，刹那间映红了夜空。3 时 10 分，即登陆时 H 时的前 20 分，首批盟军踏上海滩。

这批盟军是登陆编队最左翼的三个美国别动队营。这三个营在麦奥里镇上岸，海滩上空无一人，别动队员兵分三路，一路沿公路奔向通往索连托的阿马尔非，另一路奔向萨勒诺，第三路摸黑去占领齐翁兹山口。这三个别动队营一路未遇一个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在天亮前，别动队员们已牢牢控制了

山口两侧，占领了俯视萨勒诺湾和第 18 号公路的齐翁兹山。

在美国别动队员右翼的是英国陆军突击队。英军突击队在 H 时准时在维特里·邵尔·马里镇上岸，海滩上空空荡荡。半小时后皇家海军陆战队登上海滩，一些小股德军趁黑摸进了这个小镇，架上迫击炮，冲着海滩一阵乱轰，打得后续登陆艇无法冲滩。英国突击队员在指挥官莱科克准将的指挥下，摸黑突然冲向德军。两军在黑暗中短兵相接，德兵实力不济，终于败北，英国突击队员迅即占领萨勒诺。

英国突击队右方数英里外，是英国第 10 军左翼的第 46 “橡树”师。德国守军被英国登陆舰艇上的火箭齐射打得晕头转向，橡树师在萨勒诺以南未遇抵抗，顺利登陆，在 4 时 45 分巩固了海滩，向纵深推进，不久就与德军相遇，遭到顽强抗击，前进受阻，虽逼近了蒙特科维诺机场，但各部遭到德国炮火的拦截。

橡树师有翼的第 56 “伦敦”师上岸时遇到不大不小的麻烦。英国军舰在炮击时打错了海滩，登陆艇只能将错就错，虽把陆军平安送上岸，无一伤亡，但整个海滩已经乱套，在 D 日一天无法卸载，伦敦师上岸后攻击乏力，又与德国坦克相遇，多亏了海军舰炮的支援，才未被赶下大海，对蒙特科维诺机场的进攻也以失败告终。尽管有一支巡逻队曾进入巴蒂帕戈里亚，但很快就被赶了出来。英军虽未占领机场。但总体上还算顺利，而不进行炮火准备的美国人则结结实实挨了德国人的一顿痛打。

美国第 6 军准备在代号为“红”、“绿”，“黄”、“蓝”四个海滩登陆。右翼第 36 师的两个加强团在黑暗中靠雷达引导，穿过扫雷舰开出的狭窄水道，一炮不放，悄悄接近海滩。登陆艇冲上了沙滩，放下艇首门，步兵跳入脚踝深的海水中，奔向海岸。正在这时，一枚照明弹在美国兵头顶炸开，水陆交界处一片惨白，美军大惊，还未反应过来，德国炮弹、子弹已密如暴雨般打过来。一片美国兵应声而倒，活着的人在松软的沙滩上漫无目的地乱跑，有些人则向沙丘后面爬去，寻找藏身之处。第一攻击波进攻受阻，第二波的登陆艇驾驶员见岸上德军火力炽热，登陆艇在海滩上熊熊燃烧，竟调头驶返运输舰。

尽管海滩上出现混乱，但美军事先已有准备，并进行过专门的训练，很快就镇静下来，自行组织成战斗组，稳步推进。岸上守军实力单薄，缓缓后撤。至 D 日 18 时，美第 6 军提前完成任务，占领了计划在次日要占的地区，未再与德军接触。但俯视萨勒诺平原的高地仍在德军的控制之下。

克拉克将军在“安康”号重巡洋舰上对“雪崩”计划的进展颇为满意：萨勒诺海滩已在盟军的控制之下，萨勒诺港也已启用，虽然海岸还不时挨德军几炮，但后续部队已源源不断上岸。登陆似乎成功了，但事情才刚刚开始。

德国第 10 集团军司令维廷霍夫在 9 日上午 8 时根据盟军登陆的规模，断定盟军不可能再在其他地区登陆。他命令第 14 装甲军火速向萨勒诺集结。不巧的是第 14 装甲军军长正在休假，代理军长无法与维廷霍夫或凯塞林用电话联系，无线电联络也时断时续，虽然有维廷霍夫的命令，但仍未迅速集结，只令第 16 装甲师反击。这个师虽有 1.7 万人，却只有 100 辆坦克和 36 座反坦克强击炮，燃料不足，也没有经验，20 英里宽的防区内，河渠、栅栏密布，部队无法展开，只能发动小规模的反攻，结果换了一顿顿盟军飞机和舰炮的教训，到黄昏时分只剩下 35 辆坦克可以使用。

维廷霍夫见第 16 装甲师劳而无功，暗自叫苦，自责自己用兵不当，即令

第 16 装甲师退出战斗，与刚刚开抵萨勒诺的第 29 装甲步兵师会合，先向英军发动有限进攻，阻止英军占领机场，待第 15 装甲步兵师、第 26 装甲师赶到后，再合力反攻滩头。德国陆军调兵遣将，以攻为守，在 11 日捉了 1500 名英国俘虏。德国空军也蜂涌而出，猛烈轰炸盟军舰队，还使用了一种名为 FX·1400 的无线电遥控滑翔炸弹，炸沉了 4 艘运输舰、1 艘重巡洋舰、7 艘登陆艇。英国“海火”式舰载战斗机多次拦截，无奈“海火”式不是德国战斗机的对手，甚至追不上德国的快速轰炸机，无力应付德机的偷袭，只击落敌机 2 架，击伤 4 架，自己却被击落 10 架，32 架在着陆时受损报废。

在两天内，德军各装甲师云集萨勒诺，不断发动规模不大、却颇有力量的反击，稳稳控制住萨勒诺周围的高地，不仅从美军手中夺回交通枢纽佩萨诺，逼近第 6 军军部，迫使其后退，还把英军逐出巴蒂帕戈里亚。到 9 月 13 日晚，德军已逼近萨勒诺港，将盟军圈在深 5 英里、宽不及 20 英里的狭小的海滩上。然而最令维廷霍夫满意的是，德军发现了盟军兵力空虚的地段——英第 10 军与美第 6 军的结合部塞勒河。维廷霍夫利用这块间隙地，在 9 月 13 日渗入盟军防线，连续冲击，频频得手，连克数镇，在傍晚时分逼近萨勒诺港，距海岸已不足 800 米，盟军防线在中间被捅了个大洞，马上就要被切成两段，连克拉克的司令部都在德军平射炮火的射击范围内。德国人得意洋洋，维廷霍夫在给凯塞林的电报中写道：“经过 4 天的防御战，敌人的抵抗力正在崩溃，德国第 10 集团军已在广阔的战线上发起追击。”他在德国第 10 集团军当天的作战日志中写道：“萨勒诺之战已近尾声。”在柏林，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博士抓住机会，准备让全世界的人都睁大眼睛等着第二个敦刻尔克。

虽然没有出现第二个敦刻尔克，但那天晚上美国第 5 集团军司令克拉克将军的信心确实动摇了。他被这天德军凶猛的反击弄得眼花缭乱，见德军顺着英第 10 军和美第 6 军之间的塞勒河谷空隙直扑海滩，知道局势不妙，遂命令第 5 集团军的参谋人员制定两个撤退计划——给英第 10 军的“海狮”计划和给美国第 6 军的“海上列车”计划，又让参谋长与休伊特海军中将联系，让他准备从滩头撤退部队。休伊特闻之大惊，立刻抗议，说从技术上无法让空载的登陆艇上滩，再满载着离滩。尽管反对，休伊特还是着手准备撤退。此时恰逢休伊特的旗舰“安康”号重巡洋舰因故正驶往阿尔及尔，休伊特眼下用一艘轻巡洋舰当旗舰。这条船太小，放不下克拉克和第 5 集团军司令部全体成员，休伊特就发电报问“北攻击群”司令、英国海军准将奥利弗，克拉克能否上他的船。奥利弗一听就跳了起来，说他无法想象如何能让正与敌人激烈战斗的部队撤上船，在敌人炮火下登船撤退，“完全是要自杀”，接着又问：“克拉克将军与麦克里里将军商量过吗？”

麦克里里一听此事，登时就发了火，马上亲自找克拉克询问。麦克里里虽为克拉克的下级，但毕竟是外国人，克拉克不得不重视其意见，见麦克里里气急败坏地跑来质问，连忙托辞说，这仅仅是以备万一。麦克里里走了，但克拉克的心没有放下。德军攻势越来越猛，美英军队势单力薄，招架不住，他提笔向艾森豪威尔将军和第 82 空降师师长李奇微将军写信求援。

艾森豪威尔上将、坎宁安海军上将、亚历山大上将已注意到萨勒诺地区的严重局势。坎宁安令“厌战”号和“勇士”号旧式战列舰从马耳他启航，火速增援萨勒诺，又电告休伊特，如果需要，他将派出新式战列舰“罗德尼”号和“纳尔逊”号。艾森豪威尔令特德空军上将停止轰炸德军后方的铁路枢

纽、弹药堆积场、油库等战略目标，改为对萨勒诺滩头的直接战术支援。亚历山大将军把手头所有机动的人马都派到萨勒诺，其中有刚到西西里的美国第3师。他又派自己的参谋长去督促蒙哥马利，让他加快前进速度，拖住德军，尽快向萨勒诺靠拢。但无论是艾森豪威尔，还是亚历山大，都没有对这位慢慢腾腾的伙计抱太大的希望，只能另谋出路，拿出了唯一的预备队——在西西里休整的第82空降师。这时李奇微师长也收到克拉克用飞机送来的火烧眉毛的信：“我要你把这封信当成是命令。我知道正常情况下准备空降所需的时间，但我只需你在我方滩头防线内空降，今晚就空降，一定得降。”当晚，第82空降师的二个营空降在滩头。这次盟军的高炮没有重演西西里自相残杀的悲剧。伞兵一落地，立刻乘卡车去坚守盟军的最后防线。

9月14日，维廷霍夫发动了他准备已久的进攻。德军在猛烈的炮火的掩护下，向英第10军和美第6军发起猛攻。盟军滩头所有工作都告停止，所有人员——包括吊车司机、搬运工、厨师都拿起武器，投入战斗。德军攻势凶猛，数度差点突破盟军的最后防线，而每到这时，停泊在萨勒诺湾内的盟军军舰都显示出其巨大的威力。维廷霍夫战后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9月14日的战斗：“这天早上的进攻遇到顽强的抵抗；但尤其重要的一点是，前进的部队不得不忍受其从未经历过的最强烈的炮火——16~18艘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所发射的炮火。这些舰只以惊人的准确性和灵活性，轰击每一个被发现的目标，取得极大的成果。”

但当时维廷霍夫可不甘心。他用了两天的时间整顿了被海军舰队和盟军空轰炸得七零八落的部队，在16日早上又发动进攻，结果是又挨一顿猛揍。遗憾的是，从目前已有的史书中找不到有关当时战斗场面的具体描写，也没有德军被盟军舰炮猛轰的详细记载。英国官方的海军史中只引用了这样一段德国海军总司令部日志：“由于敌人重型舰只的炮击和持续不断的空袭，我军损失浩大，被迫停止进攻。”英国第10军军长麦克里里在14日晚也只这样向克拉克报告：“无有趣之事可报。”海军舰炮的巨大威力让克拉克信心大增，14日晚，他向属下官兵发出贺电：“我们的滩头固若金汤，我们踏上海岸就不会再走！”

维廷霍夫知道自己无力把盟军赶下海，便要求凯塞林允许他撤退。凯塞林原来只想在萨勒诺顶一阵，好掩护在卡拉布里亚的第76装甲军撤退，不料维廷霍夫竟出手不凡，虽未能把盟军赶下海，但打乱了盟军整个时间表，第76装甲军已安然撤出，意大利军队已被制服，驻意德军不仅没有被歼，丧失罗马，反而拖住了盟军，可以在罗马以南再同尾随的盟军打一仗。凯塞林立刻同意维廷霍夫的要求。17日，德军有秩序地撤离萨勒诺地区，一路又故伎重演，到处安放炸弹。盟军前进缓慢，原来想象的“雪崩”变成了蜗牛，直到10月1日才占领那不勒斯，萨勒诺之役也到此结束。

盟军原以为3天就可占领那不勒斯，未料竟用了21天，付出伤亡1.2万人的代价。险境中的德国人在萨勒诺狠狠给了盟军一拳，最后化险为夷，远走高飞，退守横贯意大利的“古斯塔夫”防线，此役无疑是胜仗。对盟军而言，他们没能利用在意大利的有利形势，消灭罗马以南的德军，对后来意大利战事造成十分不利的影 响。但萨勒诺之战是盟军第一次在欧洲大陆发动的两栖登陆战，也是自迪厄普以来第一次在德军防御地带的强行登陆，尽管毛病百出，一度陷入危险之中，但证明了海军炮火上岸和在滩头防御中的关键性作用。英国海军官方史学家罗斯基尔海军上校在《海上战争》一书中谈

及萨勒诺之战的经验教训时说：“在登陆前必须进行猛烈的炮火准备，削弱和压制敌方的防御。这可能是此役最重要的教训。”休伊特海军中将也在“雪崩”作战的报告中，批评了以海空军炮火准备换取突然性的作法，指出，迪厄普以来的历次登陆战证明，海空炮火准备必不可少，未来的两栖登陆战也必须要有炮火准备。

第四节恐怖的安齐奥

盟军原以为可以轻易占领罗马，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占领那不勒斯。盟军占领那不勒斯后，就以克拉克将军的第5集团军为左翼，蒙哥马利的英国第8集团军为右翼，并肩向北推进，准备攻占“永恒之城”罗马。德军且战且退，退到“古斯塔夫”防线。

这是条由密集的钢筋混凝土工事和雷区构成的防线，贯穿意大利。其核心是卡西诺峰。卡西诺峰高耸入云，地势陡峭，顶上有一建于中世纪的修道院，山下是湍急的利里河和通往罗马的必经之路——6号公路。德军占据着卡西诺峰，居高临下，监视着盟军的一举一动，并控制着6号公路和拉皮多河。盟军第15集团军群司令亚历山大将军见德军工事构筑巧妙，坚固无比，易守难攻，就想在古斯塔夫防线以北100公里的安齐奥发动一次有限的两栖登陆，把正面德军引开。但此时美英两国首脑已经决定在1944年春发动“霸王”行动，正把地中海战区的兵力和装备调往英国，地中海战区的登陆舰艇只能把一个师及其支援兵力送上岸，为此亚历山大将军下令制定名为“鹅卵石”的登陆计划，准备待正面盟军在11月底发动攻势后，在12月20日把24500名官兵和2700部车辆送上安齐奥海滩，逼迫德军回防，这样正面盟军就可乘胜追击，一跃进至安齐奥，再同力占领罗马。11月27日和12月1日，古斯塔夫防线正面的英国第8集团军和美国第5集团军发动进攻，结结实实挨了德军的一顿猛揍，两手空空，败下阵来。正面进攻一失败，侧后的登陆也就毫无意义了，美国第5集团军司令克拉克将军在12月18日建议取消“鹅卵石”计划，很快就被亚历山大将军批准。

“鹅卵石”似乎被人铺了马路，可没过几天又被拣了起来，拣石者不是别人，正是英国首相丘吉尔。

丘吉尔此刻正在突尼斯，身患肺炎，躺在病榻上。他刚刚在德黑兰与罗斯福、斯大林举行了重要会议，达成《德黑兰总协议》，英美两国答应在1944年5月至6月实施酝酿已久的“霸王”行动，在法国南部登陆，发起“铁砧”行动。丘吉尔不想在地中海方向无所事事。英国在意大利集结有强大的陆军，而距“霸王”行动的发起日还有半年的时间，丘吉尔躺在病床上，苦苦思索，打算为这些军队找些事做。他不能让地中海平静，他要盟军离开意大利、前往英国前，做出点名堂，拿下罗马，迅速攻入意大利北部，进至阿尔卑斯山，威胁德国南部和巴尔干。丘吉尔把亚历山大召到突尼斯，问他有没有办法迅速占领罗马。亚历山大提起那个被放弃的“鹅卵石”。丘吉尔两眼一亮，在圣诞节的早晨便与艾森豪威尔、亚历山大、坎宁安等盟军地中海战区的将领商讨“鹅卵石”计划。丘吉尔用他那三寸不烂之舌，把“鹅卵石”说成是一只由两个师组成的“野猫”，要把它投到罗马以北，去“抓碎德国丘八的心脏”。

英国首相的要求不能不重视，但要实施丘吉尔的建议必须调集能运送2个师的登陆舰艇。而一旦调集登陆舰艇，又会影响“霸王”行动。英美参谋长联合委员会和英国三军参谋长委员会仔细讨论了丘吉尔的要求，看能不能抽出登陆舰艇。丘吉尔又向罗斯福总统游说，最后罗斯福亲自干预，推迟了56艘登陆舰离开地中海的时间，英美两国终于挤出87艘登陆舰，可将两个师一次送上安齐奥海滩，但登陆舰在登陆后两天必须撤走。求战心切的丘吉尔接受了这个条件。1944年1月8日，丘吉尔在摩洛哥休假地马拉喀什批

准了“鹅卵石”计划，准备在安齐奥登陆。

安齐奥是个渔港小镇，在罗马以南 30 公里，战前是周末休假地。这里沙滩晶洁，松林掩映。10 公里外是阿尔班山，通往罗马的 6 号、7 号公路从山的两侧通过。盟军计划从安齐奥登陆后，切断这两条公路，切断坚守古斯塔夫防线的德军后路；同时正面盟军强攻卡西诺峰，围歼德军。盟军的“野猫”是美国第 5 集团军的第 6 军，军长是卢卡斯少将，指挥美国第 3 师和英国第 1 师。

“鹅卵石”计划的总指挥是英国老将、新任盟军地中海战区总司令坎宁安海军上将，负责海军行动的司令是美国海军少将 F·J·洛里。海军舰队分为北、南两个编队，北编队由英国海军少将特罗布里奇指挥，负责将英国第 1 师送上安齐奥以北的“彼得”滩；南编队由洛里亲率，负责将美国第 3 师送上安齐奥以南的 X 滩。俟二滩头巩固，盟军舰队再陆续把英国第 56 师、美国第 1 装甲师、第 45 步兵师送上岸。整个“鹅卵石”的组织计划工作有条不紊，迅速完成，美国第 2 军和海军舰艇开始在萨勒诺湾加紧演练，准备在 1944 年 1 月 22 日凌晨抢滩登陆。

虽然丘吉尔对“鹅卵石”计划兴致勃勃，但“鹅卵石”计划的二位关键性执行人——美国第 5 集团军司令克拉克和第 6 军军长卢卡斯却忧心忡忡。克拉克还没有从萨勒诺的杀戮中恢复过来，从一开始就不喜欢这个冒险。英国人说德国人在安齐奥地区防务空虚，罗马也是空城，德军都在古斯塔夫防线上。他却不相信英国人的情报，觉得这是英国人惯用的伎俩，在鼓舞士气。他这样说：“我认为他们（指英国人）关于安齐奥地区乐观的形势判断是编出来的，完全是为了迎合突尼斯决定的需要。”克拉克脑子里总浮现出萨勒诺海滩的惨状，坚信盟军一登陆就会遭到顽强抵抗，不久就会遇到比萨勒诺还要危险的反击。但萨勒诺发动“雪崩”时，盟国海空军都云集地中海，可现在他们正向英国集结，海军在第 6 军上岸两天后就要撤走。克拉克也不知道丘吉尔打的是什么主意，对海军这么快就要撤走，实在感到不可思议。他无法恭维借给他的登陆舰：在他的 87 艘登陆舰（L·S·T）中，只有 14 艘是可以装卸登陆艇的现代化登陆舰，其余的都是旧式登陆舰。旧式登陆舰没有装卸登陆艇的六对船舷吊车，只能携带“鸭子”两栖车。“鸭子”虽水陆两用，十分方便，但在水中的速度太慢，载重量太小，适航性更不如登陆艇。在 17 和 18 日的登陆演习中，风浪突起，40 辆“鸭子”翻沉入海，许多人被淹死；登陆艇的驾驶人员没有经验，装卸方法错误，也无法对付恶劣的天气，还毁了 10 门榴弹炮。对于安齐奥海滩和港口，克拉克也不满意：安齐奥的海滩过于平缓，登陆舰无法冲上海滩，只能在离水际线很远的地方抛锚，再用登陆艇和两栖车把人员和车辆运上岸；安齐奥港口虽然不错，但大小了，不足以维持两个师的补给，必须依靠海滩补充，但海军在第 6 军上岸两天后就要走，第 6 军上岸时还要自行携带 15 天的补给品。德国人的防御、反击、登陆舰、两栖车、港口……这些东西把克拉克的脑子搅得乱七八糟。克拉克可不想再来一次迪厄普，更不想重演敦刻尔克，虽然亚历山大明确规定迅速占领阿尔班山、切断古斯塔夫防线正面德军的补给线是“鹅卵石”行动的最终目标，但给第 6 军军长卢卡斯的指令却含含糊糊。克拉克告诉卢卡斯，他的任务是“在占领和控制安齐奥及其滩头邻近地区的同时”，向阿尔班山前进，只字未提迅速前进。克拉克不敢贸然孤军深入，生怕遇德军反击而遭灭顶之灾。他打定主意，上岸后先站稳脚跟，看正面盟军的进展情况再做决定。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选的第6军军长卢卡斯将军比他还要谨慎，更确切他说，比他还悲观、沮丧。

卢卡斯在1944年1月刚刚过了他54岁生日，4个多月前率美军在萨勒诺登陆，他目睹了美军惨遭杀戮的情景，在萨勒诺滩头当上第6军军长后，他又与德军在崇山峻岭中苦斗四个月，已精疲力竭，一听说要在安齐奥登陆，他便忧心忡忡地道：“这回比加利波利那仗更惨！”卢卡斯越听情况介绍越担心、越害怕。这位身患疾病、性格内向的将军在日记里吐露自己的恐惧和沮丧。

“我害怕，我年年都有这种恐惧。——1944年1月。”

“‘鹅卵石’没有任何军事上的意义。”

他在1944年1月9日与亚历山大将军谈过话又在日记里写：

“我觉得自己像被牵往屠宰场的羔羊。”

“我只有最低限度的舰船和登陆艇。”

“到处是加利波利的气味。指挥这事的人显然又是那位业余教练。”

克拉克将军要的就是像卢卡斯这样的人，可他还不放心，在卢卡斯临行前又咬着耳朵提醒道：“可别像我在萨勒诺那样自讨苦吃！忘了那该死的罗马！”连热情、自信的巴顿也跑来给卢卡斯泄气：“在陆军里我最不愿意看到你丧生，但这回你是有去无回了！”美国第5集团军司令部作战部长布莱恩准将明确告诉卢卡斯，第6军上岸后可以根据敌情自行其是。

卢卡斯悲观沮丧，但他的两位先锋——英第1师师长彭尼将军和美第3师师长特拉斯科特将军却是两位热情极高、经验丰富的战将。英国第1师和美国第3师都是久经沙场的老手。英第1师曾在亚历山大将军指挥下，参加过退守敦刻尔克的严酷战斗，后来又在突尼斯顽强作战，此后就一直在进行山地作战训练。该师像大多数英国师一样，是由英格兰一些郡团、一个禁卫旅，以及若干苏格兰营和爱尔兰营组成。彭尼师长作风严厉，但又能鼓舞士气。美第3师在突尼斯经受了颇有点令人担心的战火洗礼之后，又曾在西西里和意军英勇作战，其师长特拉斯科特与彭尼一样，有胆有谋，作风严厉，又珍惜官兵的生命，极受部下的爱戴。更幸运的是，彭尼和特拉斯科特平时彼此敬佩对方的军事才能，在混乱激烈的战斗中，能齐心协力，同舟共济。

1月17日，美国第5集团军和英国第8集团军，按计划在古斯塔夫防线正面发起凌厉攻势，想在48小时内达成突破。德军据险固守，盟军在卡西诺峰和拉皮多河旁，尸横遍野，却寸步未前。盟军在卡西诺峰与德军苦斗时，卢卡斯的3.6万名官兵和装备登船，组成由253艘舰艇、商船组成的舰队，于1月21日下午从那不勒斯拔锚起航。为了迷惑敌方耳目，舰队经卡普里岛向南行驶，到夜幕降临时，才又调头向安齐奥进发。

德军南线总司令凯塞林元帅这次没有料到盟军会在安齐奥登陆，在安齐奥只派了一个营。更糟的是，凯塞林相信了参谋们的意见，认为盟军在全力进攻古斯塔夫防线的同时，没有力量能在防线北面的任何地区登陆，从而在盟军登陆前几小时，同意了参谋们的建议，取消了安齐奥守军的戒备状态。

盟军舰队神不知、鬼不觉地驶近安齐奥，并在午夜前驶抵换乘区。鉴于萨勒诺的教训，盟军登陆舰艇的首部都加装了多管火箭炮，在冲滩前的几分钟，对海滩齐射。多管火箭炮虽精度低，不能摧毁守军火力点，但能有效压制守军。盟军登陆艇5分钟的火箭炮齐射把正呼呼大睡的德军吓得魂飞魄散，盟军在H时——22日2时准时上岸，未受任何抵抗，德军官兵穿着睡衣

就当了俘虏。到 8 时，在美第 3 师左翼的美军别动队占领了安齐奥。盟军首批登陆部队原以为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因而忧心忡忡，可是此时他们的心情很快就开朗起来。英军在左、美军在右，一气占领预定目标，英第 1 师进至莫莱塔河河口，美军占领墨索里尼运河，在安齐奥周围建立了一个弧长为 15 公里的环形阵地。22 日午夜，3.6 万名士兵连同 3000 辆军车和补给品已全部上岸。此时距海滩只有 24 公里的阿尔班山上只有几个德军观察哨，可以说阿尔班山和山两侧的 6 号、7 号公路已是盟军的掌中之物。亚历山大将军指示卢卡斯迅速占领阿尔班山，可卢卡斯就是不越雷池一步。他打定主意，只要正面盟军没有突破古斯塔夫防线，他就不前进，而下令盟军沿运河掘壕固守。宝贵的一天白白过去了。

盟军在安齐奥登陆的消息传来，凯塞林惊得目瞪口呆。“罗马的大门实际上已向盟军敞开了，”凯塞林的参谋长战后说，“所有通往罗马的道路都无兵把守，盟军只要有胆，就能一直闯入罗马，但却不可理解地滞留于海滩。”凯塞林不愧是德国灿烂将星中的皎皎者，他有一个详细的调兵计划，一旦情况需要，能从较远的地区迅速调来增援部队。他详尽周密地划定了一些路线，屯驻意大利北部的预备队能经这些路线南下，包围任何发起新的登陆行动的盟军部队。这些路线已完全准备就绪，即使在最恶劣的严冬气候条件下，也随时可以通过大量部队。工兵部队时刻准备清理冰封的山路；如果桥梁被炸毁，几小时内他们就能在河上架起浮桥。同时，在不易被敌人发现的偏僻小道上，还建立了一些隐蔽的燃料供应点。

此时，维廷霍夫的第 10 集团军正在古斯塔夫防线上与盟军鏖战，能立即用来阻止盟军登陆的后备兵力是德第 14 集团军，该军一部分在意大利北部进行整编，一部分警戒着海岸线。

卢卡斯在滩头瞎忙乎，坐失良机，没有占领阿尔班山，凯塞林却动作神速，仅用了一天，就完全控制了至关重要的阿尔班山地，由滩头阵地进入内陆的主要通路也为德军反坦克炮所控制。现在要踏上 6 号公路可不那么容易了。1 月 23 日，凯塞林命令火速加强封锁线上的兵力，并开始考虑如何把入侵部队驱入大海。

德国第 14 集团军司令冯·马肯森将军于同日赶到。凯塞林委派他负责指挥这场即将爆发的战斗。凯塞林此时已能叫他放心：直接的威胁已经消除了，从 8 个师抽调来的部队，一开抵就仓促上阵，在安齐奥周围组成了一道坚固的防卫圈。同时，德军 5 个整师正经由各山隘沿着既定路线兼程赶来，以发动强大攻势，最终结束这种危急状态。

滩头阵地上的英美士兵越来越忐忑不安。全军上下这时普遍感到应该出击，彭尼和特拉斯科特见军长无所作为，坐视德军云集安齐奥，简直要疯了。丘吉尔也急得火烧火燎，不知道他的“野猫”何时才能伸出利爪，施展威风。他向亚历山大发了份电报，尖锐地质问道：原应“火速”占领的阿尔班山地，究竟何时才能攻下？

但卢卡斯仍不想从滩头阵地向外突破，后来考虑到现有的滩头阵地对已登陆的部队来说过于狭小，才决定扩大防御圈，夺取美军阵前的白墙围绕的奇斯泰尔纳小镇和英军阵前的卡姆波莱奥内火车站。

奇斯泰尔纳镇位于蓬廷沼泽地的边沿，罗马—那不勒斯铁路和 7 号公路都从该镇经过，卡姆波莱奥内控制着从安齐奥通出去的另一条公路，该公路一直通往阿尔班山区的山头小镇阿尔巴诺。卡姆波莱奥内同奇斯泰尔纳一

样，都是防守或进攻的要冲之地。英军方面最先派出一支侦察巡逻部队，该巡逻队穿过仍注有意大利农民的稀稀落落的农舍、茅屋，沿着通往阿尔巴诺的公路前进了3英里，来到卡罗切托小村。这时，敌人在一座堡垒似的坚固的红砖围墙里向他们开火。匆忙撤回的巡逻队把红墙建筑物称作“工厂”，而实际上它是一个名叫“阿普里利亚”的大型农业居民点，是墨索里尼为那些迁来开垦沼泽地的意大利农民设立的。这个居民点显然是攻守双方的必争之地，因为它地势最高，控制着四周紧邻的平原。

彭尼和特拉斯科特见德军在“工厂”出现，意识到德军集结速度大大快于预计，盟军必须在大股德国开来之前，迅速占领“工厂”和奇斯泰尔纳，之后包围并占领阿尔班山，否则就会被德军困在狭小的海滩上。彭尼要求以手下的禁卫旅强攻“工厂”。卢卡斯犹豫片刻才同意。英军激战一日，以巨大的代价占领了“工厂”。

在英军强攻“工厂”的同时，特拉斯科特也向奇斯泰尔纳进攻，苦苦争夺每一道水渠、每一条田埂、每一间茅屋。敌人在每一座农舍里都埋伏下一门自行火炮。特拉斯科特见强攻进展不顺，决定派出精锐别动队，进行夜间穿插。在西西里和意大利战场上，已证明这支别动队是一支能打硬仗的劲旅。现在，他们将趁黑夜潜入德军阵地，夺取奇斯泰尔纳镇，并在厚厚的围墙里建立起一些据点。

767名别动队员，悄悄地沿着一条又深又窄的名为“潘塔诺壕沟”的排水沟向行进。他们出发时，身上束着子弹带，口袋里塞满了手榴弹，携带着自动武器和几枚火箭筒，但是并没有带上重武器。勇猛刚毅、出奇制胜就是他们的主要力量。他们沿着黑洞洞的排水沟匍匐前进，从敌军岗哨的脚边爬过，到达离奇斯泰尔纳不到半英里的地方。接着，当先头部队跃上公路并冲向最近处的房屋时，猛烈的炮火突然劈头盖脑地向他们射来。德军早已察觉了他们的穿插行动，特意等到他们走上路面，进入开阔地带，才用各种枪炮对他们作近距离射击。这些士兵毫无逃生的希望。767人中，只有6人好不容易地设法逃了回来，许多人被打死打伤，其余的都束手就擒。

两位师长见进攻如此不顺，急切催促卢卡斯趁现在还来得及的时候赶紧动手，否则后悔晚矣！亚历山大将军发现节情下妙，向克拉克施加压力，并在1月28日拉着克拉克冒险来到安齐奥，催促卢卡斯。这时美国第1装甲师及其150辆M-4坦克和美第45步兵师已经上岸，卢卡斯觉得心里有底，就宣布马上进攻。殊不知，德军此时也已强兵在手，足以一战，凯塞林甚至确定了把盟军赶回大海的具体日期。

1月30日，盟军先发制人，以左翼的英第1师和美第1装甲师力主攻，向卡姆波莱奥内车站进攻；右路美军的两个步兵师向奇斯泰尔纳进攻。右路的美国步兵进攻被德军的弹雨阻挡，进至罗马-那不勒斯铁路路基旁，再也无力前进了。

左翼的英第1师和美第1装甲师的攻击力较强。英第1师从登陆滩头向内陆挺进了12英里，一条狭长的楔形阵地就像一把长剑插入了敌人阵地。来自英格兰希罗普郡的官兵处于楔形阵地的最前沿，已登上阿尔班山地的第一道山坡。但周围敌军的力量每时每刻都在增强，英军急需美国第1装甲师从左翼迅速迂回向前。但是美第1装甲师的先头侦察部队发现前面一带的地形对装甲兵极为不利，须先由步兵占领。来自英格兰舍伍德林郡林地营的官兵承担起这事关整个攻势成败的进攻任务。林地营穿过希罗普营的堑壕，进入

树藤交织的葡萄园。他们刚走出葡萄园，立刻遭到了德军大炮、迫击炮、机枪、自动步枪和步枪的猛烈射击。许多士兵冲到了罗马-那不勒斯铁路干线旁边，但无法越过铁轨到达对面的火车站。他们顺着山坡冲入路堑，企图登上对面的高地，这时却陷入了致命的火力网之中，两侧峭壁陡立，中间的路堑就成了一个可怕的活靶场，林地营的士兵成排地被射倒。美第1装甲师师长哈蒙将军的坦克先头部队曾竭力提供支援，可是徒劳无功，哈蒙将军在这场战斗结束后说：“我从没见过一处地方竟死了这么多人。”整个步兵营只剩下8名军官和250名士兵。

盟军劳而无功，死伤累累。凯塞林抓住时机，在2月3日发起反攻，以消除英第1师直指阿尔班山、威胁极大的楔形阵地。坚守这一阵地的是英第3旅。德军的进攻以对爱尔兰禁卫营的炮击开始。一批又一批德国士兵狂叫着从四面八方冲过来，随后，敌军又对戈登营发起猛攻，深深楔入英军阵地。德军装甲部队在12小时之内就控制了一段公路干线，从四面八方紧逼过来，第3旅遭到了分割包围。战场上硝烟弥漫，天空又下起冰冷彻骨的倾盆大雨，空军无法发挥作用。英第3师伤亡惨重，好不容易才撤了出来，但失去了以巨大代价夺取的楔形阵地，盟军阵地后缩到“工厂”、马莱塔河、墨索里尼运河一线。

卢卡斯见德军攻势凶猛，英美军连续受挫，命令在英第1师背后再建立起一道滩头阵地的最后防线，它从莫莱塔河开始，经过那座位于英第1师后方3英里、横跨铁路和公路的天桥，然后一直延伸到墨索里尼运河。

但德国人不肯善罢甘休，连续猛攻。英第1师连日苦战，力不从心，在2月10日丢失了“工厂”，从阿尔班到安齐奥海滩的道路就要被打开了。卢卡斯急忙拿出最后的预备队——1个美国步兵营、1个英国步兵营和2个美国坦克连，在2月11日发动反击。但盟军兵力太弱，加之当地地形复杂，攻势很快就在德国大炮和机枪面前瓦解了。

丘吉尔的“野猫”变成“搁浅的鲸鱼”，坎宁安海军上将把安齐奥比为加利波利。12万盟军官兵挤在狭小的安齐奥滩头，天天遭到德军的炮击和空袭，都产生了大难临头的感觉。背靠大海，面对强敌，或胜或降，别无他择。盟军选择了前者，他们以沟渠、路基为掩体，寸步不退，殊死抗击。德军不顾盟军军舰的猛烈炮火，锲而不舍，攻势如潮，滩头上12万盟军和14万德军厮杀在一起。2月的安齐奥正逢雨季，天降大雨，炮声、枪声、喊杀声、惨叫声同雨水、泥水和血水搅在一起，构成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

亚历山大见安齐奥形势危急，自己没有更多的舰艇驰援安齐奥，况且安齐奥滩头太小，已容不下更多的部队，就倾全力进攻古斯塔夫防线，想逼使凯塞林从安齐奥撤军，盟军三次强攻卡西诺峰，骁勇善战的廓尔喀兵一度曾冲到修道院院墙下，但被同样勇猛的德国伞兵击退。亚历山大将军认为德国兵把修道院变成工事，逐下令将其炸毁。2月15日，142架B-17“空中堡垒”式重型轰炸机向这座几经战火、有近千年历史的修道院，投下350吨高爆炸弹和燃烧弹。卡西诺修道院在弹雨中毁灭了，只剩下几个断但残壁。修道院虽被炸毁，盟军却未能占领卡西诺峰，两个团的美军在强渡拉皮多河时还全部葬身在湍急、冰冷的河水中。德军依托坚固工事，毫不在乎盟军的猛攻，凯塞林都不屑掉头看看古斯塔夫防线发生了什么。亚历山大只得暂停进攻。

安齐奥和卡西诺的激烈战斗引起希特勒的注意。一年来，德军在各地连

连败北，需要用胜利来鼓舞士气。希特勒还觉得，盟军如果在安齐奥遭到惨败，再来个敦刻尔克或别的什么，就得推迟、甚至取消在西欧登陆，德国就可以获得喘息时间，集中力量对付苏联。希特勒下令不惜代价，把盟军赶下海。为了配合德军反扑，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拿出了全部看家本领，通过无线电广播和传单，让盟军士兵相信他们已穷途末路了。戈培尔还竭尽挑拨离间之能事。他向英国士兵宣传说，美国有钱的好色之徒正大批涌入英国，并在勾引他们的娘儿们；对美国士兵则说，他们将成为又一次敦刻尔克撤退的牺牲品。为了吓唬盟军，德军还故意在夜里把坦克开来开去，让盟军士兵听坦克履带的铿锵响声。

凯塞林和德国第 14 集团军司令马肯森将军，根据希特勒的意图，准备从“工厂”出发，沿阿尔班诺—安齐奥公路两侧向海岸连续猛攻，占领安齐奥海滩，把盟军滩头一劈为二，再将无粮无弹的盟军赶回大海或关入战俘营。

德兵厉兵秣马，盟军日夜增兵。阿尔班诺—安齐奥公路显然是德国的主攻方向，卢卡斯急忙把鏖战 20 余日、伤亡惨重的英第 1 师撤下，留做预备队，换上从卡西诺方向调来的英国第 56 师的一个旅，及美第 45 师。英军的这个旅和美第 45 师的第 157 团驻守在公路左侧，美第 45 师的另两个团——第 179 团和第 180 团驻守在公路右侧。美第 3 师仍在右侧的奇斯泰尔纳一线。英国第 1 师撤到一座公路、铁路立交桥后面。这座桥距“工厂”4 公里、距安齐奥 10 公里，是屏护安齐奥海滩的最后一条屏障。

2 月 15 日上午 6 时，德军在一阵震天动地的炮击之后开始进攻。英美部队的大炮还击了，炮声震耳欲聋。不久，整个前线、特别是公路干线附近的关键性防区上，腾起一道直冲云天、令人窒息的烟幕。德国步兵密集成群地扑向设防薄弱的盟军阵地；德军的前锋坦克部队在可以通行的地段隆隆地向前推进。德国的秘密武器—208 毫米的“安齐奥·安妮”远程大炮也向安齐奥港开火，正击中一家正在卸货的军火船，顿时引起大爆炸，满天飞舞着金属碎片，附近的一艘医院船也遭了殃。

不过很明显，此刻的大部分进攻都是牵制性的。不出盟军所料，德军正是沿着阿尔班诺—安齐奥公路展开主攻。隐蔽在“工厂”废墟后面的德军坦克群以及装甲部队、炮兵部队和步兵，这时都一齐向公路右侧的第 179 团开火，虽然美军从村舍的断垣残壁和掩体内狠狠还击，将进攻的敌军步兵纷纷打倒，但德军仍冲过了布满同伴尸体的地面，一批接着一批地杀上来。美军阵地相继失守。看来，德军单凭数量上的优势，就肯定会突破防线，直冲到海岸边。

接着，滩头阵地上的盟军大炮开火了。盟军炮兵观察哨早已精确地测绘了敌军展开进攻时所经过的那一段的地形。数百名被围困在掩体内的美国士兵正在继续奋勇抗击敌人，这时，一阵尖厉呼啸的弹雨散落在战场上，迸天裂地般爆炸开来，美军阵前和周围的德军就在弥漫的硝烟中纷纷倒下。作为德军进攻前锋的勒尔步兵团土崩瓦解了。大部分敌军官被炸死，年轻的德军士兵抱头鼠窜，逃回他们的出发地，再也不肯往前冲了。盟军阵地在第一天巍然不动。

德国人虽然损失惨重，但仍拥有大址的后备兵力，这支兵力在夜间有效地发挥了作用。他们一向擅长在夜幕的掩护下，利用盟军防线的间隙进行穿插。

德军对第 157 和第 179 团的结合部，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夜袭，突进到

阿尔巴诺—安齐奥公路。天蒙蒙亮，他们就开始充分利用这个突破口。一阵低空空袭之后，密集的坦克群和前呼后拥的步兵出动了。强大的敌军部队从左右两翼猛扑盟军阵地，公路两侧的美军阵地相继被摧毁。天未大亮，德军飞机就擦着树梢呼啸而过，扔下炸弹。空袭过后，德军坦克群和步兵就扑向美军。德军连续夺取数个阵地，美军防线上出现了一条2英里宽的缺口。德国坦克、步兵蜂涌进入缺口，冲上公路，并顺着公路杀向海岸。一部分坦克一直开到了那座天桥，才被英军反坦克炮击毁。

当天晚上，美军步兵发起反攻，以夺回白天丢失的阵地。但是，那些唯一能动用的部队在撤退过程中连续作战了好几个小时，已感到困顿疲惫，士气低落。他们仅仅在天桥防线前推进了1000码，就碰上了准备在拂晓时发动全面进攻的强大德军部队，结果身陷重围，好不容易才逃了回去。

2月18日，德军向海滩发起了最后的强攻。德军的目标就是正前方1千米处的那座天桥。德军只须穿过虚弱不堪的美军的防线，占领那座由英军把守的大桥，盟军整个防御体系就会崩溃。强大的德军坦克部队冲开一条血路，杀上公路干线，并沿公路东侧涌过美军前沿阵地，几乎推进到了天桥处。一批又一批德军步兵，或是随同坦克前进，或是在坦克掩护下向前冲来。他们不久便冲入守卫在天桥前面、准备决一死战的美英部队中间。许多盟军士兵战死在掩体内，但残存者仍紧握着打着火热的机关枪和自动武器坚守阵地。盟军的大炮和停泊在滩头阵地附近海面上的军舰舰炮，发挥了巨大的威力。一支由5艘巡洋舰和数艘驱逐舰组成的舰队，发射了近2万发炮弹，与架设在海滩的盟军重炮构成一道火网。数以千计的德军士兵就在那道薄弱的防线前最后1000码开阔地上被炮火击毙。

夜幕降临了，德军又开始夜袭。盟军大炮一刻不停地轰击德军进攻的必经之路。近一个月的激战已使双方精疲力竭，只看谁能坚持到最后的一刻。盟军知道滩头阵地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把厨师、司机和吊车工人都武装起来。德军知道，这是他们最后的希望，胜利就在眼前。双方都使出所有的气力，拿出最后的勇气，以求最后一搏。德军不计伤亡，像潮水般一波又一波地冲向盟军；盟军临危不惧，死守最后的阵地，整个战场都展开了残酷的白刃战，在黑暗中双方官兵杀成一团。

然而，德军首先挺不住了。2月19日破晓，天气阴沉而寒冷，眼窝深陷的英美士兵眺望着工事外面布满了尸体的战场，简直不敢相信：德军正在远处的硝烟中遁去。

盟军当时还不知道，正是由于那一天一夜勇猛的拼死战斗，他们已最终赢得了安齐奥战役的胜利。从此刻起，德军前线士兵都很清楚，他们已无法摧毁盟军的滩头阵地。德军投入了最后一批预备队，官兵们已拿出了全部勇气，历尽千辛万苦，然而还是未能突破英美防线。在这场惊心动魄、规模浩大的最后一次进攻中，德军伤亡了3500人以上，但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了。

安齐奥和卡西诺的僵局直到1944年5月才被打破。1944年5月10日23时，亚历山大将军对古斯塔夫防线发起了最后的冲击。担任攻克卡西诺峰的是波兰将军安德森指挥的波兰军。波兰军英勇无畏，一次次向山顶冲击，一批被扫倒，另一批又冲上去……。波军进攻失利，朱安将军指挥的法国远征军却在左翼占领了毛奥峰，打通了7号公路，并迂回到卡西诺峰后面的6号公路。德军扼守了7个月的古斯塔夫防线被突破了。凯塞林急忙从安齐奥调来1个装甲师，想堵住缺口，但太晚了。而这个调动又给安齐奥的盟军提

供了机会。5月22日夜，盟军安齐奥滩头的500多门大炮发出怒吼。天明时分，60架盟军轻型轰炸机又向德军投下炸弹，盟军坦克和步兵接着发起冲击。这次进攻是克拉克和亚历山大两人协商好的。亚历山大希望在安齐奥滩头的美军突破德军防御后，占领阿尔班山，继续向前推进到瓦尔蒙托内，切断6号公路，堵住卡西诺正面德国2个军的后路，之后与正面盟军配合，全歼驻意大利德军主力。但克拉克将军却另有打算，他想让自己第一个进入罗马，以罗马的解放者载入史册。

经过4天苦战，安齐奥滩头的美第6军在新任军长特拉斯科特将军的率领下，突破了德军防御，踏上7号公路，与顺7号公路打来的英军会师，凯塞林的第10集团军马上就要成为盟军的瓮中之鳖。可就在这时，克拉克将军命令特拉斯科特将军把美第3师留下，前往瓦尔蒙托内封锁6号公路，其余的主力部队向左转，沿7号公路进攻罗马。特拉斯科特将军大吃一惊，亚历山大将军更是惊愕，要求丘吉尔首相亲自干涉，但克拉克将军不管不顾，继续命令美军主力奔向罗马，留下进攻瓦尔蒙托内的美第3师奋力冲向目标，但因力量太弱，被德军挡住，待美军终于占领瓦尔蒙托内时，德国第10集团军已经溜走了。6月4日，克拉克将军率美军最先进入罗马，受到罗马居民狂热的欢迎，其热烈程度，足以同古罗马英雄的凯旋相媲美。但亚历山大将军没有原谅克拉克将军。战争结束很多年后，亚历山大将军还这样评论：“我一直向克拉克将军保证，一定让他的部队进占罗马。我只能这样认为，他的决定与其说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还不如说是受到沽名钓誉的动机所支配。”

安齐奥之战，或称“鹅卵石”行动结束了。从当时到现在，西方的军事家、战略家和军事历史学家一直在争论是否有必要发动这次战役。无论如何申辩其战略上的得失，有一点则是无可辩的事实：“野猫”不仅没有“抓碎德国丘八”的心脏，反被“丘八”关在笼子里，差点同笼子一起被扔回海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不是盟军登陆战术低劣。盟军经过从迪厄普到萨勒诺的腥风血雨，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登陆时没有出任何差错，伤亡人数极少，海军在后来极困难、不断遭炮击的情况下，又把4个师和50万吨的物资通过平坦的海滩和小小的港口送上岸，在后来的防御战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用盟军地中海战区总司令、英国第一海务大臣（即英国海军参谋长）坎宁安海军上将的话说：“（安齐奥战役中）海军行动完善无暇。”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除登陆舰艇数量不足、又有严格时间限制这一因素外，美国第6军军长卢卡斯、美国第5集团军司令克拉克显然对“野猫”变成“搁浅的鲸鱼”负有主要责任。但英国军事思想家、军事历史学家利德尔·哈特则认为，卢卡斯没有迅速向内陆进击，去占领阿尔班山，虽遭非议，反而“因祸得福”，如果进击内陆，很可能“成为敌人的合围目标，招来大祸”。利德尔·哈特的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以两个师的兵力贸然向敌腹地进攻，如同自投罗网，前进的越远，就越危险，一旦受挫就极难收拾残局。既然卢卡斯犹豫不决、坐失良机，情有可原，疑问的答案就只能从安齐奥战役的发起人和德国人那里去寻找。

从战役发起人上看，安齐奥之战是丘吉尔地中海战略的继续。但1943年年底，盟军的一切行动都转向“霸王”行动，没有任何人能以在意大利的蝇头小利，延误“霸王”行动的准备和实施，因此安齐奥之役从一开始就底气不足，像克拉克、卢卡斯这样的指挥官都无信心，“野猫”变成“搁浅的鲸鱼”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德国方面看，德国人的反应速度极快，远胜于“野猫”。在 48 小时内就进抵滩头，封锁了所有通道，几乎把安齐奥变成第二个加利波利或敦刻尔克。可以说，德军极高的反应速度，是“野猫”变成“搁浅鲸鱼”的最重要的原因。

这种反应速度是个不祥之兆，令即将在法国北部大举登陆的盟军伤透了脑筋：德国在西欧的驻军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远远胜过在意大利的；西欧的交通状况与意大利更不是一个水平，任何人都能想象出德军在西欧的反应速度。如何对付敌方的迅速向登陆海滩的增兵、防止出现加利波利式的僵局，成为大陆登陆战最大的难题，也是大陆登陆战有别于岛屿登陆战的最大特征。在解决这个问题上，一直被加利波利恶梦萦绕的英国人，独具匠心，在美国人、苏联人的督促下，使出浑身解数，用修炼了数百年的看家本领，又借其美国表弟无以伦比的物质力量，经过一年半的苦心准备，终于在 1944 年 6 月 6 日，与美国人携手在法国诺曼底海滩登陆，开始了千古绝伦的诺曼底登陆战。

第四章流芳百世之作（一）

前苏联领导人和军方在战后曾千方百计地以贬低诺曼底登陆和第二战场的方法，抬高自己，并竭力说美英两国故意拖延开辟第二战场，以期苏德双方两败俱伤，自己从中渔利。我们不打算在此探究其是非，只引用斯大林在1944年6月6日给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贺电：“盟国登陆兵大规模地强渡拉芒什（即英吉利）海峡和在法国北部大举进攻是完全成功的。这无疑是我们盟国的光辉胜利。……不能不承认，这次行动按其计划的周密。规模的宏大和行动的巧妙来说，在战史上还从未有过类似的先例。这件事将作为头等业绩载入史册。”斯大林当年的评论客观而公正。诺曼底登陆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千古奇观，其复杂性、危险性远远超过大多数人的想象。其之所以复杂、危险，是因为此次登陆属大陆战略性登陆。

第一节 “考萨克”和“霸王”计划

欧洲盟军虽在 1942 年末~1944 年初发动了 4 次令人眼花缭乱的两栖登陆战，从大西洋畔的摩洛哥进至罗马附近的安齐奥，登陆经验已不能与加利波利之时同时而语，但从未遇到过像后来在诺曼底登陆战中要出现的问题。在法属北非，盟军的对手是内心里支持自己的法国军队，在西西里是濒于瓦解的意大利军队和少量德国军队，在萨勒诺的对手是准备撤离意大利南部的德军，在安齐奥虽仍是德军，但驻意德军主力正在与盟军鏖战，在安齐奥的守军微不足道。而在诺曼底，盟军要与整个西线德军的 50 多个师对阵，不仅要在欧洲大陆站稳脚跟，还要彻底击败德军，攻入德国心脏。西线德国守军享有驻意大利德军和日军在太平洋岛屿所没有的条件：广阔的后方，发达便利的交通网，强大的工农业和庞大、精锐的后备军。盟军若取得登陆战的完全胜利，必须在登陆后再在滩头集结重兵，打破德军的封锁。美国海军历史学家塞缪尔·莫里逊海军少将这样评论诺曼底登陆战的特点：“诺曼底登陆在一个方面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其他各个两栖登陆行动。在太平洋岛屿和地中海，进行由舰到岸运动的部队是攻击部队与其相对较少的预备队，绝大部分部队投入到首次攻击中，守备部队、补给品以后上岸。但在诺曼底，滩头阵地也是桥头堡。在两栖攻击之后，其他战斗部队必须按计划的速度源源不断上岸，盟军战斗部队的上岸速度必须超过德国军队的增援速度。”如果盟军上岸速度低于德军的增援速度，登陆的结局只有两个：“像敦刻尔克、迪厄普式的撤退，或加利波利式的僵局。无论是哪种结果，都是失败。英国海军的将领和相当部分的陆军将领，都经历过加利波利痛苦的历程，无人愿意历史重演，但 1944 年的德国军队无论从哪方面都远胜过 1915 年的奥斯曼土耳其军队，再来一次加利波利的可能性极大。有过前车之鉴的丘吉尔和英国陆海军将领，这次吸取了加利波利的教训，从 1943 年 3 月就开始制定在欧洲登陆的作战计划。

盟军重返欧洲大陆的作战计划工作始于 1943 年 1 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以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为代表的美国军方的战略主张没有实现，但英国鉴于美国军方的强大压力，同意成立英美特别计划参谋部，其任务是：制定小规模的两栖登陆行动计划；一旦德国崩溃就在大陆登陆以占领战略要地；1943 年在大陆占领桥头堡，为 1944 年大规模进攻提供出发基地。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还建议设立一位最高司令和一个特别参谋长。

最高司令官在一年之后才被任命，艾森豪威尔将军十分幸运地得此殊荣，而这个特别参谋长的职务由英国陆军中将 F·摩根担任。摩根中也将也成为盟军重返欧洲大陆战略计划——“霸王”计划的总设计师。

摩根将军出生于 1894 年，他性格开朗、随和幽默，头脑极为敏捷，富有创造力和组织力，与英国同事和美国同事都能保持良好的关系。1940 年，他曾在法国担任一装甲集群的指挥官，1942 年 10 月任军长，盟军在北非登陆后，摩根将军负责制定在撒丁岛登陆的计划。由于他丰富的参谋、指挥经验和谦和的性格，摩根将军在 1943 年 3 月 13 日被任命为这个特别参谋部的参谋长。摩根一上任，就把自己的职务称为“考萨克”，即英文“同盟国欧洲远征军最高司令的参谋长”的缩写，与英美两国同事密切合作，拟定反攻欧洲的计划。摩根中校的副手是“美国陆军欧洲作战区”的雷·巴克准将，

巴克准将也有相当丰富的联合作战经验。“考萨克”下设陆、海、空三军代表和所有与登陆作战有关的兵种代表。其中有美国海军代表、英国海军代表、加拿大陆军代表、工程兵代表。英国联合作战司令部司令蒙巴顿也是“考萨克”的当然成员。到1943年年底，“考萨克”有489名军官（其中215人是美国人）、614名士兵（其中204人是美国人）。“考萨克”最初的工作主要是制定紧急进入欧洲大陆的计划，以备德国突然崩溃时使用，即“兰金”计划。1943年5月，丘吉尔与罗斯福举行“三叉戟”会议，初步确定在1944年5月1日大举反攻欧洲大陆后，“考萨克”才开始全面考虑在欧洲大陆强行登陆的计划，这个计划后来就演变成“海王一霸王”计划，即在著名的诺曼底登陆战的登陆部分。不过在这时，“考萨克”的工作刚刚开始，还没有确定在何处登陆。

摩根将军认为，“海王一霸王”计划的首要任务是选择合适的登陆地域。这个登陆地域应该具备的条件是：能得到在英国机场起飞的战斗机的掩护；航渡距离应尽量短，以便于穿梭式运送大量的后续部队；附近要有大港口。以此条件衡量，选择的范围就缩小到从荷兰符利辛根到法国瑟堡之间480公里长的海岸线上。经反复比较，选出两个地带：一是从法国敦刻尔克到索姆河之间的加莱地区；二是奥恩河畔的卡昂到科汤坦半岛底部的诺曼底地区。

“考萨克”对加莱和诺曼底地区进行分析比较。加莱地区最大的优点是距离英国近，最近的距离仅33公里，也是通往德国心脏的捷径。其缺点是德军也知道加莱的战略地位，有重兵把守，守军有15个师，建有钢筋混凝土工事。再者加莱附近无大港口，特别是货运港口，如果在加莱地区登陆并想在登陆后保持进攻的冲力，就必须从陆上或海上迅速占领200多公里以外的勒阿弗尔或180公里以外的安特卫普。这是一个极为艰巨的任务，过去的经验一再证明，一旦进攻失去冲力，登陆战随之陷于停顿，也就失败了。

诺曼底地区距英国比加莱远得多，海滩沙质也不很理想。但诺曼底地区也有加莱地区所没有的优点：一是德军防御相对薄弱，“大西洋壁垒”诺曼底段的工程还没有完工。二是诺曼底海滩质量虽不佳，但科汤坦半岛可以挡住从西边海上刮来的风。三是诺曼底海滩后面的土地适于建机场，除诺曼底独特的树篱地形外，还适于坦克作战。四是诺曼底虽无港口，但距法国北部最大的良港——科汤坦半岛顶端的瑟堡港较近，距奥恩河口不到80公里。由于诺曼底地区具有这些优点，摩根将军从1943年6月26日决定集中力量制定在诺曼底登陆的计划。

但这种想法遭到“考萨克”中英美陆军代表和空军代表的强烈反对。此外，由于罗斯福和丘吉尔迟迟没有任命最高司令，英国人一直对德国突然崩溃抱有希望，摩根将军在诺曼底登陆的主张被视为是不现实、无必要的。在争吵不休之际，蒙巴顿出面了。他把“考萨克”的成员都请到设在苏格兰的联合作战司令部，用麾下突击队的训练、实战、经验说服了抱有怀疑的人。一旦取得一致意见，摩根将军就在7月初制定出在诺曼底登陆的计划。这个计划根据现有兵力和登陆舰艇的输送能力，准备以3个师在维尔河口的卡朗但至奥尔河河口的卡昂之间32公里宽的三个海滩登陆（即后来的“奥马哈”滩、“金”滩和“朱诺”滩），同时空降2个旅，8个师随后上岸，在两个星期内占领瑟堡。摩根还规定，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同时，还要在法国南部登陆——即“铁砧”计划。

无论是在加莱登陆，还是在诺曼底登陆，“考萨克”都有一个巨大问题

——港口问题。盟军必须在海滩上登陆，像在西西里那样依靠海滩补给。但诺曼底、英吉利海峡不同于西西里和地中海。英吉利海峡是世界上最变化无常的水道之一，海面终年恶浪翻滚，狂风不止。盟军气象人员统计分析了近50年来英吉利海峡的天气变化情况，发现英吉利海峡风浪比较平缓、适于登陆的季节只有5~6月和9月，但就在这些月份，海面风平浪静的时间也只有几天。盟军在诺曼底不可能有像西西里那样的平静海滩，风浪一起，海滩上的卸载工作就得停止，而盟军不可能在几天的时间内通过海滩，使用轮式两栖车或履带式两栖车把3个师的首批登陆部队的人员、装备及后续的8个师送上岸，在风浪再起前占领防御坚固的瑟堡港。“考萨克”的陆军代表一再强调，如果不能保证在几天内就夺取一个大港，就不能发动“海王—霸王”。“考萨克”似乎遇到了无法逾越的障碍。

这是一个十分棘手的老问题，令英国海军十分头疼，多次开会研究，但也找不出办法。在迪厄普袭击战后，蒙巴顿在一次会上曾出了一个主意，说，“如果没有可用的港口，我们可以制造配件，再把它们拖去装配成港。”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与会者哈哈大笑，但这的确是个办法，恰与1917年丘吉尔的那种奇想不谋而合。在“考萨克”遇到港口难题后，“考萨克”的英国海军代表约翰·休斯—哈莱特海军少将在1943年7月想起了蒙巴顿和丘吉尔的奇想，建议制造人工港，先在英国制好配件，然后拖到诺曼底，装配成港，现在没有人嘲笑了，这是唯一的办法。“考萨克”决定制造两个人工港，一个设在英军的海滩，另一个设在美军海滩，命为“桑树A”和“桑树B”。这个方案在1943年8月的魁北克会议上被批准，1944年1月在英国动工建造。

这两棵“桑树”可谓绝世之作，构思极为奇特，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盟军准备在离岸约1海里的5.5米等深线上，用146个空心钢筋混凝土沉箱组成一条长约9000米的防波堤，防波堤的两端用另一些部件延伸到岸边，形成一个较完整的防浪水域，面积约5平方公里，与直布罗陀港的大小相似，可供7艘大型舰船、20艘近海船、400多艘拖船和1000艘小艇停泊。在防波堤内侧的中央是一个主要补给码头，有两条长约半海里的舟桥通道与海岸相连，沿岸小艇可以在这里直接把货物卸到卡车上。主码头以东是坦克登陆舰码头，以西是一条较短的驳船码头，大船在这里把货物卸到驳船上。除舟桥通道外，还制作了23个直码头，所有直码头和舟桥通道部可以随潮水上下浮动。直码头是由61米长、17米宽、18.4米高、排水量为5000吨的钢制浮箱连结而成，固定在打到海底的桩子之间，可以在桩子之间上下浮动。上面设有船员住室和贮藏室、发电机组等。直码头还有倾斜跳板，登陆艇的艇首可以靠在跳板上，车辆可以直接开上去，沿着舟桥通道驶到海滩。

考虑到防波堤承受不了中等风浪，后来又用70艘废船作为沉船，在突击登陆开始后尽快沉下去，提供7000多米长的防波堤。这些沉船在登陆两周后的风暴中，起到了挽救形势的作用。此外，在防波堤的外侧（靠海一侧）约半海里的地方，系留了若干61米长、能够起浮的十字形钢制构件，成两列用锚固定在18米等深线上，形成一个防风浪的深水锚地。

人工港的主要组成部分是防波堤，构成防波堤的146个钢筋混凝土沉箱，每个长61米，但是其大小则以沉没处海水的深度而异。沉箱共有八种不同尺寸，最小的10个，每个排水量为1772吨；最大的60个，每个排水量为6044吨，共需60万吨（25万立方米）混凝土、3100吨钢。这种沉箱要在15~20

分钟内沉到指定的位置上，并配有能使其上浮的浮箱。每个沉箱象一艘船，人员可以住宿，还可放置两门“博福斯”式火炮和20吨弹药。这些沉箱不能自航，需要用拖船拖过海峡。

人工港的每种部件都有一个代号，它们是：凤凰（混凝土沉箱）、鲸鱼（浮码头和直码头）、醋栗树（沉船）、低音大号（防波堤外侧十字形钢制构件）。

1944年1月，海军司令拉姆齐派但南特海军少将负责人工港和海底输油管的建造工作。坦南特是一位很有能力的将领，在负责建造人工港的工作中，他领导500名军官、1000名士兵，此外还有大量工人。这项工程共需3000艘小艇和大、小型平底驳船，1.5万人。由于时间紧、船坞和船台的数量不足，英国人便在泰晤士河附近挖了12个深坑，在坑里建造沉箱的基础部分，然后将深坑注满水，沉箱的基础部分便浮上来，在漂浮情况下造成整个沉箱。英国人用这种方法建造了48个沉箱，其余的沉箱有57个在于船坞、18个在湿船坞、23个在船台上建造的。这是一项工程量浩大的工作，英国的许多工厂和船坞、无数工程单位都在不同程度上参加了这项工作。每个人工港的造价为2000万英镑，这使得已经历4年战争的英国工业能力几乎消耗殆尽。建成的全部部件又非常笨重，需要把它们从各地拖到英格兰南岸进行装配，然后再拖过海峡，共有各种部件400个，总重量150万吨。有1万人参加拖曳和安装，每天需要160艘拖船系带35个重型拖件横渡海峡，分别到达美、英两个登陆地段。

除人工港外，“考萨克”还有一项创举——向岸输油管系统，由于陆军登陆后将有大量的机械化部队参战，燃油消耗量非常大。为此，“考萨克”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叫做“普拉托”（海底输油管英文缩写Pluto的译音），也由坦南特海军少将领导。海底输油管的方案有两个：一是敷设4条直径为15和25厘米的软钢管，美、英两个登陆地段各两条，油管从岸上伸到海里的系泊设施上，每小时可向岸上输送600吨燃油。二是从怀特岛经英吉利海峡向瑟堡附近的奎尔克小港敷设两种共10条油管，一种与电信电缆相似，只不过是空心的，可用电缆敷设船敷设；另一种是用软钢管缠在直径为15厘米的浮动卷轴上，卷轴在拖过海峡的同时，边拖边放。这是一种很独特的输油方法，是战争史上的创举。第一种在海滩设有终端设施，用油船输送，比拖曳油管过海峡效果要好得多。后来，盟军基本采用第一种办法在法国和比利时沿岸输送燃油，保障了美、英军队的供应。

此外，盟军还有另一项发明——特种坦克。

诺曼底登陆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部队上陆的速度。德军在海岸线附近、在内陆以及在重要地点周围，都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成为突击上陆的最大障碍。以前在上陆时，一般都是工兵领先，排除地雷和障碍物后，步兵再上陆。这已成为突击登陆阶段的基本模式。但是，在诺曼底，由于德军防御严密，如果采用这种模式登陆，速度难以得到保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英军提出了用坦克开路的设想。这个设想的创始人原是英国陆军少将霍巴特。

霍巴特是坦克的热情拥护者，对装甲兵战术很有研究，并有独道见地，他曾当过第7装甲师师长，后在北非被撤职。鉴于迪厄普袭击战的教训，1943年3月，英国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决定建立一支特种装甲部队，要以坦克在工兵突击登陆之前上陆，打开缺口，保证工兵在突击上陆时不致暴露

在敌人直接火力之下。特种装甲部队要压制敌人防御工事的火力，爆破海滩上的雷区，破坏人工障碍物，通过或破坏下一道海堤、混凝土障碍物或深壕沟，接着再爆破更多的雷区，并压制剩余的机枪掩体，然后伴随下一波步兵和装甲兵向浅近纵深的内陆前进。

从艾伦·布鲁克提出建立特种装甲部队，到“霸王”作战预定的D日，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任务非常紧迫，于是布鲁克找到了58岁的霍巴特。霍巴特要求首先把军用和民用车辆进行改装，要按他的要求和速度装上所需的装备，每辆专门车辆都要能各自为战，要严格训练一批驾驶员。经过各种试验和多次失败以后，霍巴特于1944年初基本上完成了上述任务。“丘吉尔”和“谢尔曼”式坦克经过改装后，基本上符合在诺曼底海滩突击登陆时用于对付各种障碍物的要求。

改装方式独出心裁。霍巴特把“丘吉尔”和“谢尔曼”式坦克周围用帆布罩围起来，这样坦克就在水中浮了起来，再使用双螺旋桨推进。坦克爬上岸后可迅速把帆布罩放下，或启动特制的炸药炸掉布罩，成为普通的坦克。这种坦克被称为DD坦克。DD坦克试验效果良好，迅速装备由霍巴特亲自指挥的第79装甲师。但不久就发现诺曼底有的海滩土质松软，坦克很容易陷在淤泥里。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霍巴特在英国的诺福克，找到了一处与诺曼底海滩非常类似的地区，在那里试验的结果，与估计的情况大致相同。于是霍巴特便组织人员研制出一种叫作“转筒”的坦克。这种坦克装有可以铺在地上的像垫子一样的金属片，不仅可为装甲车自身铺出一条路，还可以留给后续车辆通过松软沙滩时使用。除这两种专门针对诺曼底登陆用的坦克外，霍巴特还制造出“巨蟹”式扫雷坦克、“鳄鱼”式喷火坦克及架桥坦克等专用特种坦克。

到1944年初，霍巴特指挥的第79装甲师，已有近千辆各种类型的特种坦克供突击登陆使用。其中有“谢尔曼”式水陆坦克1个旅，“谢尔曼”式扫雷坦克1个旅，带有爆破弹的“丘吉尔”式工兵突击车1个旅，喷火坦克1个团，探照灯坦克1个旅（后因要求在夜暗中行进而未使用）。盟军使用的坦克主要有三种类型：水陆坦克、工兵突击车和扫雷坦克。

蒙哥马利立即意识到这些特种坦克在突击登陆中的重要作用，非常赞赏霍巴特的这些成果。他让霍巴特把各种坦克都给美军表演一遍。艾森豪威尔看过之后，特别喜欢水陆坦克，当场表示要一个旅，其余的让布莱德利挑选。尽管蒙哥马利主张美军应该拥有各种坦克的半数，以防在突击登陆阶段出现困难，但是布莱德利并未挑选，他却让自己的参谋人员去办这件事。布莱德利可能没有认识到这些坦克的重要性，也可能看不起英军搞的这些技术改革，所以表现相当冷淡，一种坦克也没有选中。结果在同样坚固的德军海岸工事面前，美军死伤累累，而英军却顺利上岸，布莱德利由此而遭到非议。

1943年7月15日，摩根把“考萨克”制定的“霸王”行动和初步大纲呈交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在1943年8月和魁北克会议上，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详细讨论了“考萨克”的“霸王”计划初步大纲。但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特别是英方成员，对大战的进程过于乐观，见轴心国连吃大败仗，德军在库尔斯克被苏军打得抱头鼠窜，意大利投降指日可待，日本在太平洋节节败退，认为德国的处境比1918年时的情景更糟，德国希特勒政权很可能在一夜之间突然垮台，德国新政府转而向盟国乞和，对“霸王”计划的兴趣越来越低，一个劲地敦促“考萨克”制定德国垮台时进军欧洲大陆的计划（即

“兰金”计划)。但到1943年10月，德国已从夏季的失败中恢复过来，盟军在意大利的攻势受挫，苏军虽不断向西推进，但速度不快，盟军在8月的乐观估计已烟消云散。1943年11月下旬，丘吉尔、罗斯福在开罗举行代号为“六分仪”的会议，英国人在美国人的巨大压力下，终于让步，同意把“霸王”行动做为1944年盟军最重要的作战任务。12月，英美两国首脑在德黑兰会议上向斯大林做出庄严保证：盟军将在1944年5月1日前实施“霸王”行动，开辟第二战场。到年底，盟国地中海战区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被任命为“欧洲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次年1月2日抵达伦敦就任。“考萨克”和“霸王”行动计划也就进入了新阶段。

艾森豪威尔是位福将。英国首相丘吉尔知道盟军登陆后美国军队的人数很快就会超过英国军队，就主动让贤，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由美国将军统领盟军，实施“霸王”计划。罗斯福总统原打算让德高望重、经验丰富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兼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受此殊荣，担任欧洲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把艾森豪威尔将军调回国任陆军参谋长。可是不久，他发现自己离不开马歇尔将军，就把这个殊荣交给4年前还是中校的艾森豪威尔。

艾森豪威尔将军虽未直接指挥过军队战斗，但决非等闲之辈。他以公正、无私的态度处理英美两军的关系，决不偏袒一方，深受英国同行的尊敬，避免了一系列能造成联盟破裂的麻烦。他还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头脑。1943年10月，他阅读了摩根将军的计划，立刻认为这个计划的突击正面太窄狭，“在初期的攻击中没有足够的突击力量。”蒙哥马利也有同样的感觉。在圣诞节期间，艾森豪威尔与丘吉尔和蒙哥马利交换意见，取得共识。1944年1月，艾森豪威尔上任后，立刻组建起欧洲盟军远征军司令部的班子：副司令是英国空军上将特德；参谋长是他亲自挑选的美国陆军中将比尔·史密斯，副参谋长是摩根中将。在登陆阶段，美、英、加地面部队组成第21集团军群，由蒙哥马利指挥；登陆阶段结束后，美国地面部队组成第12集团军群，由布莱德利中将指挥；海军司令是英国海军上将拉姆齐；空军司令是英国空军上将利-马洛里。这是一个能力很强、工作协调、效率很高的班子。特德不仅是一个战略家和空军指挥员，而且在处理盟军各部队和军种之间的关系上具有很高的能力和耐心，这个优点在地中海战区任职时已充分表现出来。史密斯一直是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司令部的工作组织得很好，与艾森豪威尔配合默契，是他的得力助手。海军司令拉姆齐曾成功地组织了敦刻尔克的撤退，在西西里登陆中任英军特混舰队司令。他的特点是精力充沛，勇敢机智。空军司令利-马洛里在不列颠保卫战中曾指挥过战斗机群，在迪厄普破坏性登陆中指挥过空军，1942年11月开始任战斗机航空兵司令。蒙哥马利在北非、西西里和意大利作战之后，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将。

统领机构搭建完毕，艾森豪威尔即提出对摩根的计划进行修改，建议将参加最初突击的师的数量从3个增加到5个，把登陆正面从32公里，扩大到80公里；空降兵数量从2个空降旅，变成3个空降师。艾森豪威尔的意见立刻得到最高司令部三军司令的支持。

1944年2月初，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批准了“霸王”计划的战略大纲和修改后的登陆计划。“霸王”计划的战略大纲规定：英国第2集团军（司令为登普西）将在诺曼底左翼的三个滩——“金滩”、“朱诺滩”和“剑滩”登陆，尔后向卡昂进攻，进入适于坦克作战的法莱斯平原，威胁巴黎，吸引德军，形成车轴。布莱德利率美国第1集团军在诺曼底右翼“犹他”和“奥

马哈”两个海滩登陆。在“犹他”滩登陆的美军上岸后向科汤坦半岛顶端的瑟堡进攻，以夺取这个良港。在“奥马哈”滩上岸的美军则占领卡朗坦和圣洛，待美军占领瑟堡后，与回头南下的美军合力向阿弗朗什方向进攻，打通通往布列塔尼半岛和进入法国腹地的道路。与此同时，美将军巴顿率其美国第3集团军在“犹他”、“奥马哈”两个滩头登陆。巴顿全军一登陆完毕，布莱德利就把第1集团军交给美将军C·霍奇斯，把美国第1、第3集团军编为第17集团军群，自己任司令。巴顿率部从第1集团军开辟的通路，冲出科汤坦半岛，从根部将布列塔尼半岛割开，之后以卡昂为轴，向左转，绕到与蒙哥马利激战的德军背后，粉碎德军的抵抗。尔后两路盟军，乘胜解放法国、比利时，冲到德法、德比边界。最后以第21集团军群为主力，攻入德国北部平原，直指柏林。

由于登陆部分中海军计划的代号为“海王”计划，整个登陆行动亦被称为“海王—霸王”计划。在“海王—霸王”计划中，盟军海军共有近6000艘各式舰艇，其中登陆舰艇4000多艘，分成西部和东部两个特混舰队。西部特混舰队司令为美国海军少将柯克，东部特混舰队司令是英国海军少将维安。两个特混舰队下辖以下登陆编队：

西部特混舰队：

U编队：遣送美第7军第4步兵师在“犹他”滩登陆，即从奎内维尔以南到卡朗坦运河入海口。

O编队：遣送美第5军第1步兵师在“奥马哈”滩登陆，即从维尔河口到贝辛港。

B编队：遣送第二梯队的美第19军第29师，在第1师之后立即到达。

东部特混舰队：

G编队：遣送英第30军第50师在“金滩”登陆，即从贝辛港到维尔-苏尔-梅尔。

J编队：遣送加拿大第1军第3师在“朱诺”海滩登陆，即在塞尔河河口两侧。

S编队：遣送英第1军第3步兵师在“剑滩”登陆，即从朗格伦到韦斯特朗。

L编队：遣送第2梯队的英第30军第7装甲师在第50师后立即到达。

各登陆编队都配有一个火力支援大队，在登陆过程中和部队上岸后提供舰炮火力支援。此外，还有专门的扫雷舰艇大队、警戒大队，海岸工作队和海滩勤务大队等。

除上述任务外，海军还将负责把二个人工港拖到诺曼底，安装好，并保证把后续部队和物资迅速送上岸。在登陆部队上岸前，盟军空降的3个师的任务是，控制交通要道和桥梁，保证登陆地域暴露的侧翼。利-马洛里指挥的盟国战术空军由英国第2战术航空队和美国第9航空队组成，拥有各式飞机1.1万架，其中有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和滑翔机，负责保持制空权，运送空降兵，对地面部队进行近距离直接火力支援。

除上述陆海空军外，艾森豪威尔还以辞职要挟，强力从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手中借来了由哈里斯指挥的英国战略轰炸机部队和由杜利特尔指挥的美国驻英战略轰炸机部队——第8航空队。美英战略轰炸机部队在登陆前三个月开始对法国的铁路系统全面轰炸，使之瘫痪，实施战场遮断，以迟滞德军向诺曼底滩头的增援速度。

艾森豪威尔等人的修改计划被批准了，但也带来一系列问题。由于修改后的登陆计划增加了最初投入的兵力，并扩大了登陆正面，许多问题接踵而来。其中最主要的是登陆舰艇严重不足。早在摩根制定计划时，就因为得不到足够数量的登陆舰艇而减少了最初投入兵力的数量。修改后的计划规定，最初投入的兵力为5个师，登陆舰艇的需要量当然也要随之增加。丘吉尔在魁北克会议上提出把登陆舰艇的数量增加25%，但遭到了美国海军总司令金海军上将的反对。金主张加强太平洋作战，不同意把登陆舰艇从太平洋调拨到英国去参加登陆作战。丘吉尔向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抱怨说：“全部难题都是由于缺少坦克登陆舰这个荒唐问题引起的。历史将永远不会理解，英、美这样两个大帝国的计划怎么会被一、二百艘特制的船只所破坏和限制住了。”马歇尔同意从太平洋抽调一部分登陆舰艇。但是，数量还是不足。最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只好决定将登陆日期推迟一个月，即从原定的5月1日推迟到6月初，以便从美国和英国得到更多的登陆舰艇。同时还决定在法国南部的登陆时间推迟到8月15日。

将登陆日D日从5月初推迟到6月初后，盟军最高统帅部即着手确定具体的D日和登陆时刻H时。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各军种根据自己的作战需要提出了不同的要求。陆军要求在快到高潮时上陆，这样可以减少部队暴露在海滩上的时间。海军则希望在低潮时登陆，以便尽量减少登陆艇遭到海滩障碍物的破坏，同时爆破队又可以在高潮到来之前排除抗登陆障碍物。而空军则要求晴天有月光，便于起飞，便于空降部队识别地面目标。最高统帅部经过认真考虑，最后采取科学方法拟定了一个适应各军种需要的方案，即海上登陆部队在高潮与低潮之间登陆，在科汤坦半岛东海岸登陆要在日出之后40分钟。由于五个登陆海滩的潮汐情况不尽相同，因而规定了五个不同的H时。除了满足海上登陆部队的潮汐和日出时间的要求外，还决定要把D日安排在满月的日子，空降部队的H时定为凌晨一至二时，根据上述条件选择登陆日期，在6月份只有两组连续的三天：一组是6月5日至7日；另一组是6月18日至20日。最后决定选用第一组三天中的一天为D日，即6月5日。

第二节大骗局

虽然中国兵书《孙子兵法》当年在西方不象今天这样受到推崇，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则早已是各国军队的信条。同德国人交手多年的英国自然知道德国的实力和德国陆军的能力。当年耀武扬威、横扫欧洲无敌手的德国军队，已今非昔比，失去了往日的威风，但谁都不敢低估德国军队和德国工业的实力。德国虽不断遭到盟国空军的轰炸，原材料、劳动力短缺，但军火产量却直线上升。1940年，德国生产了86.5万吨军火，1943年上升到225万吨；1940年德国生产了5500门大炮，1943年达2.7万门；1940年德国生产了1359辆坦克，1943年达11897辆，1940年德国飞机产量是8070架，1943年达22050架。德国的地面武器质量胜于盟国；德国新型远程通气管潜艇正在生产；喷气式飞机也投入生产。除此之外，德国还研制出V-1、V-2导弹，可以将英国南部港口夷为平地。德国还有整个欧洲的工业、农业做后盾。德国陆军则更不容轻视。1944年1月，德国陆军有302个作战师，其中179个在苏联；26个在巴尔干，22个在意大利，16个在挪威和丹麦，59个在法国。德国陆军的大脑——德国总参谋部是有史以来效率最高、最有经验的机构。德国军人吃苦耐劳、斗志顽强、遵守纪律、身体强健，是欧洲最好的战士。更令人生畏的是德国装甲部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经验丰富、反应迅速、机动能力极强。在法国，德国部署了7个装甲师，准备随时趁盟军立足未稳，就碾平登陆滩。盟军虽有强大的海空军，牢牢控制着海洋，享有德军所没有的优势——可以自行选择登陆的时间和地点，但英吉利海峡适于登陆的季节、潮汐、海滩只有那几个，德国人和英国人一样清楚。美国军队源源不断开入英国，英美两国在英国屯兵数百万，港口挤满登陆舰艇，机场挤满飞机。这些情况显然无法瞒过德国人。德国驻法国、比利时、荷兰的59个师，就是专门针对盟军登陆的。虽然德军陆军分散在欧洲各地，但主要兵力除在苏德战场外，就在法国，一旦德军判断出盟军的主要登陆方向，就可迅速把在法国的驻军，特别是机动力很强的装甲部队调到登陆场，并利用西欧发达的交通网，把在挪威、丹麦、巴尔干地区的军队调到法国。德军的反应速度是不容置疑的，这在安齐奥之战得到充分的验证。虽然盟军可以用轰炸迟滞德军，但德军在安齐奥的反应速度并未受到轰炸的致命影响。如果再让德国人像在安齐奥那样反应敏捷，没有第二个敦刻尔克，也会有第二个加利波利。

季节、潮汐、登陆地点似乎都在德国的意料之中，而盟军又必须在特定、有限的时间和地点登陆。这像一个死结，紧紧缠着盟军计划制定人员和“考萨克”。为了解开这个结，英国人使出几百年来修炼出的看家本领——欺骗。

负责欺骗的人有英国专门从事欺骗的机构——伦敦监督处处长比万，盟军最高司令部负责欺骗的“特殊手段委员会”主任怀尔德上校。其中比万是欺骗计划的总设计师。

此次欺骗是战略欺骗，其范围之大，构思之巧妙和复杂，难度之高，令人咋舌，使西西里的欺骗伎俩黯然失色。比万的战略欺骗总计划的代号是“卫士”，其目的有两个：第一是通过多种计谋，继续诱使希特勒把德军分散在欧洲各地，把在诺曼底的德军减少到无法挫败盟军登陆的程度。第二是通过干扰、迷惑等手段，迟滞德军在诺曼底登陆的盟军的反应。这个“卫士”计划要求制定一项非常接近实战的作战计划，让希特勒觉得可信，对盟军的

登陆时间和地点，得出错误的结论。

这个假作战方案不能直接送给德国人，而要颠倒是非，在远离诺曼底的地方，以间接的方式，让德国费了很大很大劲儿才偷了一下半点儿，使德国人根据这零星的情报，反复分析、核实、推演，得出符合英国人要求的错误结论，弄错了盟军的登陆时间和地点。

在摩根将军领导的“考萨克”在绞尽脑汁制定登陆计划的同时，比万和他的伦敦监督处也在挖空心思，琢磨如何算计、欺骗德国人和纳粹头子希特勒。比万的把戏要隐真示假，诱使希特勒相信盟军有以下六个方面的战略考虑：

第一，盟军相信他们对德国的联合轰炸行动已经严重破坏了德国的战争潜力；如果这种轰炸继续下去并不断加强，那么单此一项就可以使德国土崩瓦解。因此大量的美制远程轰炸机增援英国和地中海战区被予以了特别优先的考虑，这种优先考虑影响了1944年春季渡海作战地面部队在英国的集结。这就是说，即使盟国想在1944年入侵大陆，在7月以前也做不到。

第二，为了防止德国从西欧撤退任何守备部队，为了防止德国人从受威胁较小的地区向危险地区增援，要诱使他们相信，尽管盟军不可能在1944年7月以前发动大规模的入侵，但他们在英国还有足够的军队能随时利用德军撤退后出现的兵力空虚的有利时机。

第三，盟国建议在1944年春发动一次地面攻势，由英、美、苏联合进攻挪威，以迫使瑞典加入盟国对德作战。在瑞典参战后，盟军将利用瑞典的港口和机场，掩护在丹麦登陆。

第四，为了在“海王一霸王”行动期间把东南欧的德军牵制在原地，必须诱使德军相信，盟军既然不会在7月前发动大规模渡海作战，在1944年春季的主攻方向是巴尔干半岛。巴尔干战役将包括：英美联合进攻里亚斯特海岸。英苏联合在罗马尼亚黑海海岸登陆，威胁德国的主要石油供应地——普洛耶什蒂油田。土耳其也将加入盟国并为盟国提供基地，让盟军进攻爱琴海诸岛，再通过希腊进攻中欧。英美将继续在意大利作战，为了加快推进速度，还将在意大利西北部登陆，以径直穿过卢布尔雅那山口，向维也纳进攻。

第五，苏联红军在6月底以前不进行夏季攻势，将引而不发，迫使希特勒无法断定防御重点，阻止他从苏德前线调兵驰援法国。

第六，考虑到德国在大西洋沿岸强大的驻军和德国在法国、低地国家的驻军，盟军认为横渡海峡作战需要50个师，但这些部队不可能在夏季以前训练好，因此在苏联军队发动夏季攻势前，盟军不可能发动进攻。

艾森豪威尔就任盟国欧洲远征军最高司令后，听取了比万的欺骗计划介绍，大加赞赏，在比万的计划上写下如此批语——“我喜欢这一切”，授权比万在自己的严格监督下，实施他的欺骗计划。

比万首先在巴尔干下手，行动代号是“齐柏林”。

1944年年初，苏联红军已经接近苏联与罗马尼亚边界。罗马尼亚、匈牙利政府大为惊恐，知道德国败局已定，若不采取措施，苏军迟早会占领这两个小国。两国想步意大利的后尘，改旗易帜，变换门庭，投靠英美。匈牙利政府派出密使，在伊斯但布尔与英国秘密接触，商量投降条件。匈牙利首相卡利向盟国保证说，如果盟军能在首都布达佩斯空降伞兵，匈牙利军队就调转枪口，进攻维也纳，帮助盟军打通的里雅斯特—卢布尔雅那—维也纳的交通线，敞开德国的南大门。英国表示能够接受，并向匈牙利秘密派了一个特

别使团，空投到布达佩斯郊外。罗马尼亚人也通过自己的渠道与英国建立了秘密联系。英国人告诉罗马尼亚人说，盟军将很快在罗马尼亚登陆，罗马尼亚政府急不可待，很快做好准备，要迎接盟军在巴尔干半岛登陆。可不久，匈、罗两国无不沮丧、愤怒地发现英国广播公司正有意无意、一点一滴地把双方的秘密接触泄露给德国人。《泰晤士报》还刊登了一篇文章说：“某些国家，包括匈牙利，不要幻想能从沉船中逃生，太晚了。”希特勒发现匈牙利、罗马尼亚的“小动作”后，勃然大怒。他决不能容忍出现第二个意大利，决定发兵占领匈牙利，吓住罗马尼亚。但此时德军正在安齐奥海滩和西马克兰与盟军、苏军血战，国内只有几个团级战斗队，没有装甲部队。希特勒无奈，最后决定从法国硬“挤出”3个精锐的装甲师、1个精锐步兵师，又从4个西线精锐的步兵师中抽出大量的炮兵，前往巴尔干，对付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反叛。1944年3月19日，德国战领了匈牙利全境，把首相卡利扔进集中营，后来又把他送到茅特豪森集中营里挖煤。匈牙利的遭遇吓坏了罗马尼亚人，罗马尼亚政府再也不敢与英国联系。希特勒牢牢控制了匈、罗两国，但在法国失去了3个装甲师和1个步兵师。1944年8月13日德军在法国全线溃退时，希特勒对这4个师在关键时刻不在诺曼底，真是追悔莫及。有个被调往巴尔干的装甲师——党卫队第10装甲师，在路过巴黎时，被英国人发现，挨了一顿英国炸弹，一些炸弹落到旁边一列满载水雷的火车上。当德军在6天后去掩埋同胞的尸体时，在爆炸现场只找到1200多个党卫队队员的金属身份牌。这个师的绝大部分军事行政人员、技术人员都随着数百枚水雷变成了肉块。

英国伦敦监督处处长比万在巴尔干虚张声势，“骗走”了4个德国师，在北欧的挪威也玩起了同样的把戏，只是没有那么缺德而已。1944年1月，比万和他的美国助理鲍默上校跑到苏联呆了一个月，请求苏联同行帮忙，不要在6月上旬发动大规模进攻，而摆摆要与英军一同进攻挪威和瑞典的样子。苏联人为支援盟国，满口答应，在狂饮了一顿伏特加酒后，与比万签订了一个秘密协定。两国以后就一唱一合表演起来。英国人的骗局代号是“北方坚韧”，在苏格兰的爱丁堡建立起一个子虚乌有的“第4集团军群”，苏联人也设了类似的东西，利用德国人高超的无线电侦听和定位技术，与德国人玩起无线电游戏。一时间苏格兰上空明码、密码、通话的电波乱飞，“营”与“旅”讲话，“旅”与“师”讲话，“师”与“军”讲话，“军”与“集团军”“集团军群”讲话。内容五花八门，一会儿下令部队进行滑雪训练，一会儿下发极地地区的发动机保养手册，一会儿又要求补充滑雪板数千副。德国人很快测出了这个“第4集团军群司令部”的位置，还派飞机去轰炸。英国广播公司劝瑞典人修筑防空掩体，储备食品、木柴、药品、蜡烛，暗示盟军要从挪威进入瑞典。英国驻瑞典武官在偷偷测量斯德哥尔摩到奥斯陆铁路上桥梁的高度，不慎被人拍了照片。面对英苏两国咄咄逼人的劲头儿，希特勒在挪威保留了13个师，其中一个装甲师，直到死也未调往法国。

比万的这些把戏，牢牢把在北欧、东南欧的德军钉在原地，同时他与艾森豪威尔等将领在英国玩起了代号为“南方坚韧”的骗局，来扰乱希特勒和德国情报部门的思路，让他们误以为加莱是盟军在法国的主攻方向。

这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事。盟军要把200万人及其装备和物资从英国搬到法国的诺曼底，首批登陆部队就达8个师（其中3个空降师）。可以预料，9个师的盟军一上岸，德国人几乎肯定会断定诺曼底是盟军唯一的登陆地域，

迅速把驻加莱的军队和所有能动的部队调到诺曼底，同时从各地调兵驰援，把诺曼底变成第二个加利波利。比万的“南方坚韧”计划就是要在这一不可能中创造出可能来，在D日（登陆日）后，尽量延长希特勒做出正确判断的时间，使盟军能立稳脚跟，屯积力量，冲出诺曼底，席卷西欧。比万和盟国各个部门配合默契，玩出了一联串令人眼花缭乱的骗术，美英两国战后对这些骗术讳若莫深，闭口不谈，给人们留下许多至今都无法知晓的疑团，其中最大的是巴顿的言行。

巴顿及其率领的美国第3集团军在“霸王”中有十分特殊的作用，是碾碎德国西线防御的巨轮，是刺向德国人后心的利剑，可以说是盟军武库中威力最大的秘密武器。不过从许多事情来看，巴顿还扮演着另一个重要角色——欺骗。

巴顿在突尼斯、西西里战功卓著，在西西里的那两次“打耳光”事件使他成为新闻媒介的焦点，名扬四海，引起美国国内爆发一阵抗议浪潮，搞得艾森豪威尔在意大利战事中没办法给他安排合适的职务。但坏名声也是好名声。英国专门从事欺骗的部队——A部队看中了他。在整个1943年秋，巴顿在西西里、马耳他、开罗和科西嘉四处游荡。巴顿在哪里出现，地中海对岸的德国人就得紧张一阵。德国情报部门在地中海四处盯着巴顿，可巴顿突然神秘地消失了。一段时间后，德国人收到在英国间谍的报告——巴顿在英格兰东南部出现了。巴顿在1944年1月26日到达英国。最初无声无息，不久就开始在英格兰东南部、即加莱地区的正面招摇过市，做些完全符合巴顿爱出风头习惯的事，如视察部队，视察德军战俘营，拜访社会名流，会见他的老冤家蒙哥马利，参加当地的礼拜，颇有集团军群司令的派头。不久，美国《洛杉矶时报》还简要报道了巴顿到达英国的消息。3月20日，德国西线情报分析科在通报中写道：“现已查明，曾在北非服役、以其效率闻名的巴顿将军，现正在英格兰。”同日，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含糊其词地宣布，巴顿将军已不是第7集团军司令，另有任用。一个月后，巴顿的一席话突然引起轩然大波。1944年4月，巴顿在他司令部附近一处名为纳茨福特村的“欢迎俱乐部”开幕式上发表演说。这位喜欢夸夸其谈、信口开河的将军，讲了一大堆好战的言辞，其中一段是：“……既然命运注定要让英国和美国，当然还有俄国统治世界，因此，我们之间的理解越深，我们的工作就越好做。”巴顿的讲话全文登在英国主要报纸上，却少了“俄国”二字。伦敦、莫斯科、华盛顿登时一片哗然。同“打耳光”事件一样，巴顿又成为一场旋涡的中心。这件事给后人留下至今无法解开的迷。

艾森豪威尔知道巴顿的毛病，严令禁止他公开露面，更不得发表演讲，并提醒各部门各级官员不得擅自发表有关巴顿的报道，有关电讯一律扣发，须经比尔·史密斯参谋长或艾森豪威尔本人批准后才能发表。但令人费解的是，此时已是“霸王”行动前夕，英国的新闻检查极为严格，可以说，巴顿的这番言论是无论如何也登不上报纸的，而能躲开英国新闻检查机构的只有一个人——在场的英国官方代表——莫尔德先生。那么，身为政府官员的莫尔德为什么要公然违反禁令、发表巴顿的演讲，又怎么能突破艾森豪威尔的检查，把这样一个肯定要影响英美同苏联关系的讲话捅出去呢？显然他背后有人。那么，这个背后的人是谁？其目的何在？人们至今不清楚。

不管其目的究竟何在，巴顿又成为中心人物，在英国的德国间谍自然向德国情报部门报告了情况。德国无线电侦听站发现在英国东南部有一个“美

国第 1 集团军群”。英国报刊、电台经常发些无关痛痒的消息，如“N 少尉，美国弗吉尼亚州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二年级学生，现系美国第 9 空降师军人，现宣布与英格兰诺里奇市的 P 小姐订婚。”这类的鸡毛蒜皮小事的报道不时出现，久而久之，德国分析人员有了英国东南部有个集团军群的概念，并自然得出巴顿是这个集团军群司令的推论。德国无线电侦听部门夜以继日，收集分析，发现这是一个实力雄厚、具有强大突击力的集团军群。

这个集团军群由骁勇的巴顿率领，下面有美国第 3 集团军和加拿大第 1 集团军，大约有 50 个师面对巴顿响亮的名声、辉煌的战绩和他统领的强大兵力，德国人自然认为这是主攻部队，主攻地点当然是加莱。

德国空军侦察机也发现英格兰东部、东南部的港口、河湾有大量的舰艇和部队集结，舰艇的烟囱冒着烟，水面上有油迹，缆绳上有晒着的衣服，甚至有水手。部队在进行演练，到处是营房、大炮、坦克、军车、弹药堆集所、医院，地面上还有履带的痕迹。德国人还发现盟军在多佛日夜赶修巨大的输油码头，整个地区尘土飞扬。

这一切都是假的，是比万“南方坚韧”的组成部分，代号为“水银”计划，巴顿是“水银”计划的主角。那些舰艇是电影制片厂制作的道具。“登陆舰艇”都是用木头、管子和帆布搭的架子，放在油桶上，使其浮在水面。

“水手”都是一些老弱残兵扮演的。夜间海滩上灯火辉煌，使人感到登陆部队在进行紧张的上船准备工作。多佛的输油码头则是一位著名建筑师的杰作。输油管、储油罐、发电站、消防队、高炮、停车场、栈桥等，全部是用脚手架、纤维板和旧的下水管道建成的，尘土都是用鼓风机吹起来的。

为了进一步使德国相信盟军的主要登陆地点是加莱，盟军飞机在为“霸王”行动做火力准备，每向诺曼底地区投 1 吨炸弹，就向加莱投 2 吨。在对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地下抵抗运动空投物资时，也采取了同样的方式，即对诺曼底地区空投的物资要少于其他地区，两者的比例是 1:2 或者 1:3。空军轰炸机对英吉利海峡沿岸德军雷达站的轰炸，也是“南方坚韧”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盟军为了隐蔽将在诺曼底登陆的企图，故意对海峡沿岸其他地区的雷达站进行更为严重的轰炸。从挪威到西班牙的大西洋沿岸，德军建有一系列雷达站，特别是从比利时的奥斯坦德到瑟堡之间，雷达站分布的密度极大，几乎每隔 10 公里便设一个，大约有 92 个雷达站。这些雷达站既可以观测到盟军空中和海上的行动，又能为德军飞机导航，并引导岸炮和舰艇对盟军进行攻击，威胁很大。对雷达站的轰炸是从 5 月中旬开始的。D 日前两周对 42 个雷达站集中进行了轰炸；D 日前 3 天又对 12 个重点雷达站进行了轰炸。轰炸的效果很好。在法国北部最后只有 18% 的雷达站还在工作，登陆前则只剩下了 9 个，而剩下的这 9 个雷达站又都是为“南方坚韧”计划的需要故意保留下来的。

比万“南方坚韧”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是利用德国间谍。英国人在这一方面也是出手不凡。

英国是个岛国，大海给外国间谍渗透造成自然障碍。英国岛民的性格十分多疑、排外，英国的货币、度量衡的用法也十分古怪，这一切都给外国间谍渗入英国造成巨大的困难。在战争爆发伊始，英国保安部门就扣捕了所有纳粹间谍嫌疑分子，对德国侨民隔离审查，很快就将在英国的德国间谍组织控制在自己的掌握下。德国情报部门后来不断派特务潜入英国，但这些间谍上岸后不久就纷纷落网。英国谍报和反谍报部门对潜伏和潜入间谍严格审

查，对那些死硬的纳粹分子或智力低下者，给脑袋上一发子弹了事；对态度犹豫者和能力高超者则威胁和利诱相加，将他们变成两面间谍。为了控制和利用两面间谍，英国情报部门、反间谍部门、欺骗部门组成“双十字委员会”。英国对这些间谍采用了一种极危险又极高明的策略——“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用惊人的耐心，用真假情报，慢慢“培养”这些间谍在德国情报部门中的威信，从而增加英国情报部门欺骗德国人的能力，最后“培养”出4位最受德国人信任的间谍——“加宝”、“珍宝”，“三轮车”、“布鲁斯特”。其中最受希特勒信任、最有影响的是“加宝”。英国参加过“双十字委员会”工作的约翰·马斯特曼博士在他的名著《两面间谍》一书中这样评论“加宝”：“欺骗行动的鉴定家一直认为加宝是他们艺术中的最高范例……”。

“加宝”如此有名，但公众只知道他是个西班牙人，既痛恨纳粹主义也仇视共产主义，在西班牙内战期间被迫在一间屋子里躲了二年，决心想在德国或意大利当一名英国间谍。1941年1月，“加宝”在马德里主动向英国人提出要为之服务，遭到拒绝，之后就投靠了德国人，在1941年7月只身前往葡萄牙，准备从中立国葡萄牙潜入英国。

但“加宝”根本就没有想为德国人工作，到了里斯本，买了本《英国旅行手册》、《英国地图》和一本英国火车时刻表，就留在了里斯本，但向德国人报告说已到达英国。在以后的9个月里，“加宝”就用这三样东西和在葡萄牙小书店里搜集到的一些素材，坐在里斯本向德国人报告他在英国搜集的情报。“加宝”在编造情报方面是位大天才，他看到火车时刻表上某些线路比较繁忙时，就报告说这些地区架设了许多新的电线杆，增设了许多碉堡等等，编得非常接近实际，德国人就慢慢相信了他，而“加宝”为了把情报搞得更逼真，还雇用了3名助手，分别住在英国的格拉斯哥和利物浦。“加宝”的把戏很高明，但也太危险，他根本没有去过英国，对英国的风俗习惯一无所知，甚至连英国货币的兑换单位也不知道。”“加宝”在德国人中的威信越来越高，在1941年12月又向英国人毛遂自荐，可又被拒绝。到了1942年2月，英国人终于发现了“加宝”的工作。英国的密码破译来源——“超级机密”在1942年2月发现德国海空军正在大肆准备，欲截击一支从利物浦开往马耳他的大型护航船队。可英国人根本就没有这么支船队，德国完全是在瞎忙乎。英国人觉得奇怪，查来查去，找到了“加宝”，发现了这位被冷落两次的“灰姑娘”，于是悄悄把他接到英国。有了英国情报部门的大力帮助，“加宝”的活动一发不可收拾，准确的情报源源不断流入德国。“加宝”又报告说，他在英国已组织了更大的间谍网，有14个间谍，其中一个是英国新闻部的人，能听到许多机密的事，还有一人在加拿大。

“加宝”的活动范围主要在英国中南部，美国“第1集团军群”的大小活动当然也在报告之列，“加宝”领受了监视美国“第1集团军群”的任务，“第1集团军群”也就堂而皇之地登上德国军队、情报部门的形势图。盟军在6月6日发动反攻后，“加宝”又报告说：盟军在英国有75个师（实际不到50个），但第1集团军群仍属待命状态。德国人高度重视“加宝”的情报，到6月11日还称“加宝”的情报“具有无比重大的价值！”

英国人把所有的经验和手段都用上了，把一切都做得维妙维肖，天衣无缝。为了判断德国人是否上了圈套，英国人通过破译德国密码，来核实欺骗的效果，结果发现德国人果真上当了，德国人还认为人工港的沉箱是防空炮台。

英国人的欺骗伎俩的确玩得高明，但如果不能保守秘密，欺骗反而会事得其反，因此保密也就成为欺骗不可缺少的环节。保密工作也由比万领导，伦敦监督处的权力极大，一时间成为能够调查任何事情机构，艾森豪威尔也几乎成了美国驻英国总督，要求英国政府采取它历史上最广泛、最罕见的保密措施。英国一时间成了与世隔绝的警察国家，禁止记者向海外发电报，禁止报纸出口（德国人得到的报纸都是从西班牙渔民手中买的，每张 8 英镑），军人和官员的每个电话随时可以被监听，每封信、电报随时都可以被检查，除必要人员外，所有人都不得进出英国。

英国政府把整个英格兰南部划为军事禁区，禁止人员出入，把非军事运输压缩到最低程度。除此之外，英国政府还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暂时取消外交特权，禁止外交人员和信使进出英国，禁止外国使馆使用外交邮袋，不得随意旅行，禁止使用电台与本国联系，若有紧急事情必须联系，只能使用英国的电台。英国、美国还逼使爱尔兰政府关闭德、日驻爱尔兰的使馆，没收其无线电设备。尽管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对违者进行了严惩，但重大的泄密事件仍有发生，只是因为幸运，才未被德国人察觉。

德国没有察觉盟军会在 1944 年 6 月 6 日在诺曼底大举登陆，但没有闲着，也在忙着备战，抗击盟国登陆。德国人非常清楚，一旦盟军登陆成功会给德国造成何种威胁。德国的西线不同于东线，其东线地域辽阔，有一系列小国为屏障，德军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在西线虽有法国等西欧国家构成的缓冲区，但纵深大大小于东欧，经济和交通远比东欧发达，德国工业重心也在西部，德国陆军在东线兵力虽远远超过西线，但德国人对西线的敏感程度却远远胜于东线，因此必须击败盟国的登陆。希特勒对必然爆发的抗登陆作战抱有厚望，想以击退盟军登陆来扭转整个战争的局势。

1944 年 3 月 20 日，希特勒对西线德军将领动员说：“英美对西线的进攻即将到来。……敌人一旦打败，就决不会企图再发动第二次进攻。姑且不说他们遭受的重大损失，要组织另一次进攻起码也得几个月的时间，进攻失败对英美部队的士气也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譬如，罗斯福将因进攻失败而不能蝉联美国下届总统。要是运气好，他会死在某个地方的监狱里！从另一方面看，英国人很快就会产生厌战情绪，而丘吉尔已是一个病魔缠身的老头儿，影响已江河日下，没有能力组织新的进攻了。”“我们目前在西线被拴住的 59 个师对东线是生死攸关的。一旦我们在西线获胜，就能把这些部队抽调到东线，彻底改变那里的局势。因此，这次战争的结果都取决于西线每个人的战斗。这里的战斗关系到第三帝国的命运！”

希特勒被英国人的欺骗搞得无所适从，时而觉得每一地方都危险，时而觉得法国西北部最危险。在同一天，希特勒对西线德军指挥官这样说：“盎格鲁撒克逊人必将在西线登陆，但没有一个人知道在何时何处登陆。在这方面也不能推测。任何舰船的集结都不能看做是什么证据，说盟军会从挪威到比斯开湾的哪一段登陆，或者会在地中海的一地段。”他知道盟军在竭力设法分散他的兵力，觉得主攻开始前要先进行佯攻。

说来不怪，希特勒的宠将、驻守加莱至诺曼底海滩的德国西线 B 集团军群司令“沙漠之狐”隆美尔，也执与希特勒相似的观点。

隆美尔在 1943 年 3 月泪别非洲军团部下，灰溜溜回到欧洲，再未与盟军交手，心里一直想着北非的一箭之仇，急欲寻机雪耻。希特勒格外器重这位在战火中脱颖而出的后起之秀，把西欧最危险的海岸交给他，任命他为 B 集

团军群司令，指挥驻守加莱的第 15 集团军和诺曼底的第 7 集团军。隆美尔一上任就坐着他的“奔驰”牌大型指挥车，以超人的精力，不论刮风下雨，白天黑夜，日夜兼程，巡视整个防区，亲临海滩、营房、司令部巡视，了解情况。

盟军会在哪里登陆呢？这是隆美尔必须回答的问题。阿拉曼之战记忆犹新。蒙哥马利惯于声东击西，避实击虚，决不会在德军防御最密的地区登陆，也决不会离开自己战斗机的保护。隆美尔在地图上仔细研究，拿起圆规，以英国南部的主要空军基地为圆心，以盟军主要战斗机的作战半径为半径，画了几个圆弧：布列塔尼半岛、瑟堡、加莱全在圆弧之内。隆美尔想，如果自己是艾森豪威尔，就在加莱登陆。这样一可以把 B 集团军群第 7、第 15 集团军分割开，二可以直接威胁巴黎。他觉得主攻方向在加莱。

隆美尔根据情报部门搜集来的情报、德军西线情报处处长罗恩纳的推论，越想越觉得盟军的主攻方向是加莱。这位同盟军打了多年仗的“沙漠之狐”，凭着经验认为必须在海滩的水际线挫败登陆，否则盟军会靠其强大的海军、空军优势，如洪水一般吞没德军，他认为应将所有的部队、特别是装甲部队前置，在海岸线设置障碍，密布地雷，只要盟军一登陆，立刻发起反击，把盟军消灭在海滩。他说：“成败关键在于登陆后的 24 小时。”因此，他要求西线装甲集群应归自己指挥，而不是归西线总司令。

隆美尔的海滩防御战略遭到德国西线总司令龙德施泰特元帅的坚决反对。这位元帅已是 69 岁的高龄，病魔缠身，头发稀疏，住在巴黎一家豪华饭店里，不是读冒险小说，就是逗弄一只大猎狗，很少在上午 10 点以前工作。他有辉煌业绩，1939 年率兵打垮了波兰，1940 年横扫法国，1941 年一直打到苏联的罗斯托夫。可一打败仗，就被希特勒撤职，变成替罪羊。希特勒见德军连连败北，又启用这员老将。龙德施泰特鄙视希特勒，从不相信希特勒有什么军事天才，背后称之为“波希米亚下士”，说这个“波希米亚下士”懂什么高级指挥？阿拉曼和斯大林格勒二役失利后，龙德施泰特认定德国必定失败，悄悄对参谋长表示支持同英国人秘密接触。

龙德施泰特的名声、战绩和统帅的西线德军令盟军顾虑重重，可他本人却并不这么看。由于希特勒四处插手，弄得将军们左右为难，无所适从，龙德施泰特经常咒骂希特勒：“没有希特勒的批准，我连前门的岗哨都不能调到后门去！”对隆美尔这位最受希特勒宠爱、盛气凌人的后起之秀的海滩防御战略，老元帅更不敢恭维。他认为西线海岸线漫长，德军不可能处处设防，因此主张将德军主力、特别是装甲部队做纵深配置，在法国内陆进行机动防御。他嘲笑隆美尔没有战略眼光，只懂战术，坚决要求把西线装甲集群置于自己的直接指挥之下。

龙德施泰特的纵深机动防御战略，得到德国西线装甲集群司令施韦彭堡将军的支持。施韦彭堡对隆美尔也极不满，痛恨隆美尔无视他在东线的经验。隆美尔要求把装甲部队前置的主张，在施韦彭堡眼中无异于商店橱窗里的装潢，是盟军舰炮的祭品，萨勒诺和安齐奥之战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坚决反对隆美尔插手他的装甲部队，支持龙德施泰特，主张将装甲部队集中部署在靠近内陆的巴黎周围。结果，德军西线 3 位最重要的指挥官之间出现了战略方针之争和权力之争。两派针锋相对，互不让步。最后希特勒出面了，做出了一个极昏庸的决定：西线的装甲部队由最高统帅部指挥，装甲师的调动须经希特勒批准，隆美尔和龙德施泰特只有权调动 1 个装甲师，即在卡昂附

近的第 21 装甲师。希特勒虽然同意隆美尔的战略方针，但这个决定其实是剥夺了西线总司令和B集团军群司令对装甲部队的指挥权和第 15 集团军的调动权，也就夺走了隆美尔手中最锋利、最令盟军胆寒的利剑。

希特勒做出这个荒谬的决定，是造成最后失败的重要原因。可他似乎摆脱了“南方坚韧”计划的影响，开始越来越注意诺曼底，发现瑟堡离诺曼底太近，觉得盟军登陆后的首要目标是瑟堡。4 月 6 日，希特勒对约德尔说：“英国人为对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假的。从他们最近实行的限制等措施来看，它决不会按常规办法干的。我不能不感到所有这一切不过是寡廉鲜耻的伪装罢了。”他接着指着诺曼底道，“我赞成把全部部队调到这儿。”

可希特勒没有把驻加莱的精锐的第 15 集团军调到诺曼底，隆美尔觉得诺曼底防御过于薄弱，便把精锐的第 352 师调到诺曼底的“奥马哈”滩，以惊人的精力营建“大西洋壁垒”。从诺曼底到加莱，德军和征来的民工，日夜不停地施工，修工事，埋地雷。其工事设计之巧妙、坚固，种类之多，地雷区面积之大，远远胜过日本军队在太平洋岛屿的防御工事，世界战争史上也极为罕见。

不过，欧洲海岸毕竟太长了，从瑟堡到加莱的距离达 400 公里，德国没有这么多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处处构筑坚固工事，只能重点设防，而防御的重点是加莱。在诺曼底盟军要登陆的 80 公里的正面上，共有 20 个炮连，火炮口径从 38 毫米到 76 毫米不等。如果把诺曼底滩头守军防御力量与塞班，硫黄岛日军滩头力量相比，诺曼底远不及塞班和硫黄岛，这也就是大陆登陆战的特点——由于海岸漫长，登陆一方可以避实击虚。

第三节 厉兵秣马

登陆企图和登陆日期基本确定之后，驻英盟军就开始了紧张的战前准备工作。英国此时成了一个大兵营，有 11 个国家的 300 万部队驻扎在那里。每个港口和锚地都挤满了舰艇，每个机场都停满了飞机。到 1944 年 6 月 6 日，驻在英国的美军就有 153 万人，平均每月从美国运去 15 万人。造船厂的工人日夜加班，造船速度打破了纪录，不仅在造船厂里生产，而且在狭窄的街道和小巷里制造。成千上万名工人的铁锤不仅造出舰艇，还敲出一切“可以浮动”的东西。造船在英国已成为“村舍工业”。儿童放学回家随时都可以停下来看工人们工作，他们完全被大门外的舰船龙骨迷住了。就这样，制造出大量急需的登陆舰艇。

英国工人和美国工人在拼命赶制登陆舰艇，D 日前，盟国的战略空军和战术空军对法国的铁路、公路系统进行了连续 4 个月的猛烈轰炸，以把加莱和诺曼底区孤立起来，阻滞德军增援。盟国航空兵在 4 个月内对 80 个铁路、公路目标出击 2 万架次，投弹 7.62 万吨，摧毁了 51 个目标，严重破坏 25 个。在 D 日，加莱、诺曼底周围 240 公里内，75% 的铁路不能使用，900 多辆机车和 1.6 万节车皮被炸毁，整个法国西北部铁路系统一片混乱，陷于瘫痪。

在空军进行战场遮断的同时，在英国的英美加三国军队抓紧时间进行最后的临战训练。军队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才能作战，这是一般的常识。训练对于“霸王”作战来说，更有其特殊意义。在这次最大规模的登陆战役中，首次投入的兵力便有 17.6 万人之多，登陆地域的正面为 80 多公里，分为五个地段。此外；在登陆海滩背后还要空投 3 个师的兵力。这就要求部队不但要进行上船、下船、航渡、突击上陆等单项训练，还要特别加强陆、海、空三军的协同作战训练。

1943 年 9 月，美国陆军中校保尔·汤普森在德文郡北部建立了一个训练基地，对美军突击登陆的若干个团和第 101 空降师进行了模拟训练。英军在英格兰东部的一个偏僻地方，按着侦察到的诺曼底海岸障碍物的配置情况，仿造了碉堡、石壁、带刺铁丝网、地雷区、水下和岸上障碍物、反坦克壕等，对部队进行近似实战的训练。美军的训练是在斯莱普顿沙滩和附近的托特湾进行的，这里的条件与未来的“奥马哈”和“犹他”登陆海滩几乎完全一样。汤普森中校很有创造性，他不仅善于学习，而且善于教学。他设想出战时可能发生各种情况，组织部队反复训练。许多美国士兵后来说，他们之所以能活下来，应该归功于汤普森，归功于他设计出来的各种复杂情况。登陆部队要演练在火力掩护下突击登陆。登陆艇艇员要学习驾驶登陆艇靠滩和离岸作业。登陆袭击队的队员更艰苦，要在苏格兰崎岖的山地训练爬山，在几十次的突击登陆练习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流了血。在这种高强度的实兵训练中，装备肯定要有损坏。盟军的舰船修理人员昼夜加班，抢修训练中损坏的舰艇，使 D 日英军和美军参战的舰艇分别达到 97.6% 和 99.3%。

盟军空降部队的训练也是经过精心安排的。首先制出空降地域的详细模型，树木的高低、房屋的大小都按正确比例制造。然后飞机在这些模型上方拍摄成电影片，模拟成飞机从诺曼底上空飞过时的景象。空降兵把这部黑白电影片看过几遍之后，再看加上蓝色滤光镜拍成的片子，使他们能体验到月光下着陆地点的情况。经过这种训练，飞行人员更容易发现未来的真实目标，

空降兵更熟悉空降地域的情况了。

除了对突击登陆部队进行严格训练外，还要训练更多的各种后勤保障人员。仅英、加军队为突击登陆部队服务的人员就有 5.4 万人，包括内务管理人員和 4500 名炊事員。

5 月 3 日至 8 日，盟军进行了最后一次联合演习，代号为“费边”演习。海军司令拉姆齐担任这次演习的总指挥。编队在斯莱普顿沙滩演练。英军的三个登陆编队在朴次茅斯以东的海滩演练，除了没有实际横渡海峡和在诺曼底登陆以外，其他都尽可能作到与实战相近似。然后，登陆部队回到上船港和集结地域，等到真正的登陆即将开始时再重新上船。在这段时间里，军官们将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向士兵介绍情况。首先向他们扼要说明他们所在单位的任务，抢滩登陆的位置，并把从低空各种角度拍摄的登陆海滩的照片拿给他们看。军官向他们讲解海滩上碉堡、炮连、雷区等的位置，以及将要遇到什么样的障碍物，然后再根据放大的模型、地图和要图，进一步向士兵讲解上陆以后首先占领的位置，地雷由什么样的特种坦克排除，哪个炮连是由海军舰炮炮击，哪个是由飞机轰炸，所有这一切都讲得一清二楚。通过这些讲解，士兵们完全明白了，他们平时训练的正是在实战中将要遇到的情况。这样，他们便充满了信心，对未来的攻击目标既不感到陌生，也不感到恐惧。

下级军官和士兵们不恐惧了，正满怀信心地走向未来的决战。但“霸王”计划谋划者们此时的心情则复杂得多。5 月 15 日上午，所有盟军将领和英王乔治六世、英国首相丘吉尔、英国战时内阁成员聚集在伦敦圣保罗学校一所哥特式建筑物中，最后复审“霸王”计划。室内鸦雀无声，气氛紧张，英国海军大臣坎宁安突然发现自己感到恐惧，他回忆道：“万一德国人白天来一次大规模空袭，从房顶落下颗炸弹，后果真不堪设想。”一个在场的美国海军上将这样回忆与会人员当时的心境：“我们都好象认为，这么多的齿轮要啮合得恰到好处，除非神灵保佑。有一个齿轮失灵，就可能使各种力量失去平衡，引起混乱，所有的人都清楚自己的负担有多重。”

这位海军上将接着回忆道：“艾森豪威尔首先起身讲了 10 分钟，据说‘他一笑值 10 个师’，那一天值得更多……他冷静而充满信心的话，温暖着每个人的心，我们心中的疑云被驱散了。他讲完话，紧张的气氛顿时消失了。要求每个人承担这么重的责任，这种情况是不多见的。然而这里就有这样一个心平气和的人。”

丘吉尔最后作总结发言，最后道：“先生们，我对这一事业的立场越来越坚定了。”

“霸王”计划这台庞大无比的机器越转越快。5 月下旬，250 艘扫雷舰艇和设标船开始扫雷、设标，为登陆战的开始做最后的准备。盟军的飞机、布雷舰艇和摩托艇也开始了最后阶段的布雷，在布雷斯特到荷兰之间的港口布下 6850 枚各式水雷，以阻止德军快艇出航，袭扰盟军登陆编队。到 5 月底，“霸王”计划的准备工作到了最后阶段，如箭上弦，真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可天有不测风云。盟国气象委员会主任兼艾森豪威尔首席气象顾问是英国气象学教授 J·M·斯塔格空军上校。艾森豪威尔极为重视斯塔格教授的工作，每周同气象专家们举行两次会议。随 D 日的临近，艾森豪威尔同三军将领每天两次听取最近的天气预报。5 月 29 日（星期一），艾森豪威尔听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斯塔格教授说：“本周气象条件适于作战，但到周末有暂时波动，6 月 5 日和 6 日很可能有暴风雨。”众将领颇为不安。

6月2日(星期五)斯塔格教授在会上说“天气状况已经变化,现在可能成为很大的威胁”。艾森豪威尔问:“6月6日和7日的情况如何?”回答是风力不会很大。但云量很大。与会者忧心忡忡。就在这一天,准备在“犹他”滩登陆的部队(U编队)在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登船。

6月3日是关键的一天,U编队正在怀特岛以南的会合区航行。是否推迟D日必须在这一天决定。21时30分,斯塔格教授带来极为糟糕的消息:6月4日~7日,风力很强,云层低厚。艾森豪威尔要斯塔格再研究一下,他在6月4日决定。一夜未合眼的斯塔格带来同21时一样的结论。众将纷纷发表意见,蒙哥马利主张按计划进行,以5日为D日,空军司令利-马洛里坚决主张推迟,海军的拉姆齐要求谨慎。艾森豪威尔最后拍板决定,将D日推迟24小时,召回已经到会合区的编队。4日10时20分,晴朗的天空果真变得乌云低沉,狂风骤起,海上恶浪翻滚。次日,狂风变成风暴。吹得营帐直晃,随之而来的是滂沱大雨。4日晚21时30分后,艾森豪威尔和众将们又开始了每日两次的会议。斯塔格教授带来了一个原来没有发现的天气形势:从5日夜开始,英格兰南部和诺曼底、巴黎及北欧的天气将转晴,可持续12小时左右,至6月6日中午前后,其间能见度良好,风力约三级,浪高0.6米。但从6日下午前,云量又要增加,7~9日的天气变化莫测。这就是说,在两次风暴之间,有12小时左右的好天气。艾森豪威尔必须决定是否利用这12小时的好天气发起登陆。这是一个极难做出的决断,艾森豪威尔必须在半小时内下达命令,是否在6日登陆,否则U编队就无法按时到达“犹他”滩。如果下令在6日清晨登陆,第一批部队成功上岸,但后继部队很可能因天气变坏而无法登陆,岸上部队就会陷入孤立无援、濒临被消灭的境地;如果不在6日登陆,则必须等半个月,到6月19日的高潮,其后果是艾森豪威尔早就料到的:“……后果简直令人可怕,秘密将被泄露。突击部队将离开船只,挤回围有铁丝网的集结区,而他们的原驻地却被接踵而至的部队所占据。复杂的行动表将作废,士气将下降……,这时,200多万人就将陷入无能为力的困境!整个英国很快会发觉某些事情搞糟了,英、美两国的国民的沮丧情绪会导致预料不到的结果。最后,还始终存在着潜在的危险,因为我们知道敌人正在法国海岸发展一种新式的、估计是很有效的秘密武器。这种武器对我们拥塞的港口,特别是普利茅斯和朴茨茅斯来说,会起什么作用,我们简直不敢设想。”

艾森豪威尔眉头紧锁。有人形容艾森豪威尔这时“肩章上的四颗星,每颗都有一吨重”。

据记载,艾森豪威尔当时“低头双手抱着脑袋,独自坐在椅子上,嘴里嘟哝着:‘看来别无他法了。’”艾森豪威尔下令低速船队出航,最后决定在次日凌晨4时(即6月5日4时)作出。艾森豪威尔和众将一夜未睡,在4时又和斯塔格教授聚在一起。斯塔格教授再次肯定了6小时前的预报。艾森豪威尔最后一次征求众将的意见。蒙哥马利急切要进攻,拉姆齐同意,特德和利-马洛里满怀信心。

艾森豪威尔默默坐着,有人说是二分钟,有人说是四分钟,但艾森豪威尔自己回忆说是45秒。最后他举目仰视,斩钉截铁他说:

“OK, Let's go! (好吧,我们干吧!)”

第五章流芳百世之作（二）

盟军 6000 多艘各式军舰和运输船、商船，在英国拥挤不堪的港口里解缆启航，迎着狂风恶浪，浩浩荡荡驶向诺曼底，开始了重返欧洲大陆的伟大进军。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一心一意要雪耻的隆美尔，却回德国与妻子团圆去了。

6 月 5 日晚，天空还是乌云遮天，大风阵阵，隆美尔在家中享受天伦之乐。在 B 集团军群司令部，一场酒酣耳热的晚宴也在进行，宴会的主人是隆美尔的参谋长斯派达尔。酒宴结束时已是午夜时分，宾客来到后花园溜达，见风雨已停，浓云消失，一轮明月悬挂在晴朗的夜空上，洒下一层淡淡的蓝光。客人们谈笑风生，直到凌晨 1 时 35 分才全部散去。就在这同一时刻，盟军伞兵从天而降，在诺曼底防守海滩的德军背后着陆。

第一节神兵是降

空降突击是盟军为保证登陆成功的重要一环。由于登陆部队在上岸后立即要遇到完全矛盾的任务——既要对付德国军队的迅猛反击，又要迅速控制各要道，为下一步的进攻占领有利阵位，特别是为尽快占领瑟堡创造条件，盟国欧洲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决定大规模使用空降兵，一次空降三个师，利用空降兵从天而降、迅雷不及掩耳的特点，抢占交通要道，阻击德军最初的反击，屏护登陆部队暴露的侧翼。

在最东面着陆的是由盖尔少将指挥的英国第6空降师。它的着陆区域距盟军最东的滩头“剑”滩不远，它的任务是攻克一座俯视“剑”滩的德国炮台，占领奥恩河和卡昂运河上的桥梁，炸毁奥恩河以东迪夫河上的桥梁，以阻止离“剑”滩很近的德国第21装甲师的反击。

美国两个空降师的任务要更复杂、更艰巨。隆美尔视察“犹他”滩后，见守兵不足，而此地又距瑟堡最近，断定盟军若在诺曼底登陆，必在“犹他”滩登陆，遂下令打开维尔河和卡朗坦运河的闸门，滔滔河水在“犹他”滩沙丘后面低凹的牧场上形成宽1.6公里、长16公里的人工湖，湖周围是沼泽地，几乎将科汤坦内陆与“犹他”滩隔开，湖和沼泽地中间有五条堤道，把内陆和海滩联接起来。美国伞兵的任务就是夺取这些堤道，以防止登陆部队被夹在湖水和大海之间。在D日前两个星期，德国精锐的第352师进驻这一地区，进一步增加了盟军的危险。

泰勒将军指挥的美第101空降师的任务是夺取堤道的出口，摧毁德军在那里的炮兵阵地，扼守卡朗坦运河，并与从“奥马哈”滩登陆的美军会合。由李奇微将军指挥的美第82空降师在第101师前方梅尔德雷河两岸着陆，夺取梅尔德雷河上的桥梁，阻止德军从西北方向发动的反击，协助从“犹他”滩登陆的部队穿过科汤坦半岛。

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是含泪把这些美国热血男儿送上征程的。由于德军急速加强了在诺曼底的防御部队，设置了大量的滑翔机障碍和高射炮，盟军最高司令部空军司令利-马洛里认为，这两个美国空降师的滑翔机部队损失率会高达70%，伞降兵50%会遭毁灭性打击。在D日前的5月30日，利-马洛里来见艾森豪威尔，要求取消这两个师的空降计划，因为一个师损失50~70%已无战斗力可言，空降这两个师无助大局。艾森豪威尔听罢大吃一惊。利-马洛里走后，他独处一室，瞻前想后：“我如果取消这次空降行动，就得取消在‘犹他’滩的登陆，……如果取消‘犹他’滩的登陆，就将严重打乱精心设计的所有计划，致使其他地段的进攻失去胜利的机会，使以后的后勤补给无法维持。”

艾森豪威尔决定按原计划空降这两个美国师，要利-马洛里呈送书面意见，以在失败时让他免于承担责任。艾森豪威尔知道这两个师的美国陆军精英将士，十有八九将一去不复返。6月5日晚，艾森豪威尔亲临第101空降师送行，默默无语，强忍泪水，目送满载伞兵的运输机腾空而起，消失在夜幕中。

5月23日，1200架运输机载着1.7万名伞兵从英格兰20多个机场起飞，在英国南部上空组成编队，轰鸣着向南疾飞。2小时后，几十架滑翔机载着反坦克炮也在运输机的牵引下起飞，在淡蓝色的月光下组成编队，飞向诺曼底。

肆虐了两天的风暴虽已平息，但风力很大，把跃出机舱的伞兵们吹得四分五散，七零八落，在远离预定地域的地方着陆。但英国第6空降师的运气还好，伞降的官兵把德军从奥恩河和运河桥梁附近的朗维尔村赶了出去，并为载有反坦克炮的滑翔机拿下了主要着陆区。滑翔机着陆时，几乎撞在桥上。所有桥梁，除一座外，均被突击部队迅速占领，并予以炸毁。他们未能摧毁的是特罗阿尔恩附近的一座最重要的桥梁，在预定目标几英里外着陆的皇家工程兵的1名少校和7名士兵，随即端着自动武器，奋不顾身地冲过德军火力点和特罗阿尔恩镇，将该桥炸毁了。与此同时，150名伞兵对梅维尔附近那座控制着“剑”滩的海岸炮台发动猛攻，他们和周围防御工事内的180名德军展开了一场肉搏战；尽管他们有一半人伤亡，但最终还是摧毁了敌人的炮台。4时45分，一位疲惫不堪的英国军官从怀里掏出一只信鸽，把胜利的消息送回英国，并向正向海滩开来的舰队发出成功的信号。英第6空降师基本完成了预定任务。

美国人没有这么幸运。800多架美国运输机遇到强风和大雾，在科汤但半岛上空又遭高炮的猛烈射击，原先的队形被冲散，许多飞行员飞过了着陆场，由于地面高射炮火过猛，飞行员只得在高空盘旋，伞兵无法准确着陆。

美第101空降师的官兵，有的降落在果树园里，有的降落在小块田地上和高高的树篱内，有的落入湖中，被沉重的装备拖到湖底淹死。全师6600名官兵散落在长32公里、宽24公里的区域内，到黎明时分只有1000人到达集合地点，幸运的是，这一带乡间德军并未设下重兵。他们有时间相互寻找，开始往往是个人单独行动，后来逐渐结成了小队和班，陆续赶往指定地点集合，控制住“犹他”滩各堤道的西面出口，但未能摧毁特朗运河上的桥梁。

降落在梅尔德雷河的美第82空降师的一个团运气不错，迅速在地面集合起来，不到两小时即攻占了圣梅尔-埃格利斯镇，并控制了瑟堡-特朗公路干线。然而52架载有反坦克炮、军车和通讯设备的滑翔机中，只有22架降落在预定的着落区内。因而，部队缺少可以用来顶住敌人装甲部队的重型武器。他们未能占领梅尔德雷河上的桥梁。降落在梅尔德雷河以西的，稀稀拉拉地散布在由德第91步兵师驻防的碉堡林立的地域内，立即与德军干上了。在这场拼死搏斗中，伞兵们自身难保，无暇他顾。结果，没有炸毁杜弗河上的桥梁，也没有在梅尔德雷河西岸建立起保卫渡口的桥头堡。不过，第82师尽管未能完成这些任务，但其零星部队还是发动了猛烈进攻，把德第91师全部人马拖在原地。

美国空降师虽未完成全部任务，但拖住了德军，保证了在“犹他”滩、“奥马哈”滩上岸的美军在最危险的时候，未遭反击，伤亡也远远低于预计。伞兵在战斗中迎来了黎明和驶近海滩的登陆部队。

第二节诺曼底海滩

盟军各编队从6月5日上午开始横渡英吉利海峡，除驶向“犹他”滩的U编队外，均从东西两侧绕过怀特岛，在怀特岛以南的Z区会合，沿5条被扫雷舰反复清扫过的通道（即“喷管”）驶向诺曼底，反潜舰艇和反潜飞机在“喷管”两侧严密监视德国潜艇、德国鱼雷快艇。6月6日2时30分，盟军有6000艘舰艇的舰队驶到距海岸11海里的换乘区。17万名首批登陆部队被一天的狂风暴雨和随之而来的巨浪、颠簸，搞得晕船、呕吐，疲惫不堪，在黎明对分开始换乘。步兵们拖着疲惫的身子，挤进狭小、阴冷潮湿的登陆艇，随着海浪一起一伏向海滩驶去。200艘盟国军舰——其中战列舰7艘、巡洋舰27艘、驱逐舰164艘和低舷重炮舰2艘，在诺曼底海滩外，各种口径的大炮齐声怒吼。16时30分，首批盟军登陆部队踏上诺曼底海滩。

一、“犹他”滩

“犹他”海滩是科汤坦半岛东岸从奎内维尔以南到卡朗但河口以北的一段14.5公里长的海滩，共分成八段，各段都用英文字母命名。每段又分成红、绿两滩，这段海滩是坡度不大的黄沙坡，被几道障碍物隔开，障碍物的纵深在低潮时约为270~370米。障碍物的后面是很窄的一段干沙滩，然后是90~180米宽的低沙丘地带。德军在靠着沙丘朝海的一面，筑起了一道低矮的混凝土壁垒。海滩的后面是淹没了的牧场，大约有1.5~3公里宽，有若干通路经过这片泛区，美军两个空降师要夺取的就是其中的四条通路。离海岸大约4海里处，有两个小岛，叫圣马科夫群岛，附近有两个浅滩，一个叫圣马科夫浅滩，另一个叫卡登内特浅滩。U编队的换乘区位于这两个浅滩朝海一面6海里处。

沿科汤坦半岛东海岸到内陆3至5公里，德军配置了28个炮连，共有火炮111门，大部分能对海滩进行射击。其中8个是暗堡炮连，最大的暗堡炮连是圣马科夫村的210毫米炮连（有4门火炮）。

在“犹他”滩登陆的是美国第7军第4师，由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儿子小罗斯福任师长。运送该师的是U编队，编队司令为穆恩海军少将，他要在H时6时30分把第4师送上海滩。穆恩海军少将的旗舰“贝菲尔德”号于2时29分按时在“犹他”以东十一海里五海里的换乘区抛锚。登陆部队于4时05分开始换乘。每艘载有1500~1600名登陆官兵的运输舰把携载的登陆艇放下水，士兵们沿着绳梯从运输舰爬到登陆艇上。海上风大浪急，小艇异常颠簸，士兵们很难踏上光滑的甲板，但是由于平时进行过多次训练，换乘仍然顺利。士兵登上小艇后，登陆艇编成26个艇波，驶向“犹他”海岸。4时30分，第一登陆突击波出发，他们需要航行两小时才能到达海岸。在每个登陆点附近设有一艘52.7米长的钢壳猎潜艇，担任主要控制艇，还有两艘辅助控制艇协助工作。此次登陆的最大特点是水陆坦克与突击登陆的步兵一道上陆，以便立即对步兵提供火力支援，使上陆的士兵增强信心，同时对敌人造成心理上的恐怖。在第一登陆艇波中由8艘坦克登陆艇运送DD水陆坦克（每艘载四辆）。由于风浪太大，坦克登陆艇到达U编队换乘区的时间比预定时间晚了半小时，如果再让速度较慢的水陆坦克在离岸2.5海里处下水，到达海滩的时间就会更晚。一艘控制艇的军官决定让水陆坦克在离岸1海里处下水，以尽快上岸。

U编队的第一波在黎明前的昏暗中悄悄驶向“犹他”滩。天大亮了。德

军炮兵发现了东方海面上的舰队，于 5 时 5 分向美国驱逐舰“费奇”号和“科里”号开炮，20 分钟后又对扫雷舰进行炮击。英国轻巡洋舰“黑王子”号立即开炮还击。这样，登陆部队火力准备的时间就提早了近半个小时（原定 5 时 50 分）。舰炮火力准备开始后，美第 9 航空队的近 300 架 B—26 “掠夺者”式中型轰炸机，向德军阵地投下了 4400 颗炸弹。随后，英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的飞机从英格兰沿岸基地起飞，为舰炮火力进行校射，并于 6 时 10 分在舰一岸之间施放烟幕，掩护驶向海滩的登陆艇。由于施放烟幕的飞机有一架被击落，致使烟幕中间出现了一块空白区，恰巧把驱逐舰“科里”号暴露出来，成了敌军炮击的“靶子”。“科里”号立即进行机动，不巧撞上了一个水雷，龙骨被炸断，很快便开始下沉，舰员只好弃舰。

这时一股很强的潮汐流和第 4 师师长罗斯福的随机应变，让整个编队交了好运。在盟军驱逐舰和巡洋舰与德国海岸炮纠缠时，第一梯队已接近了海滩。火炮登陆艇对敌岸防工事进行了近距离炮击，装有火箭炮的坦克登陆艇也对岸上发射了 5000 枚火箭。炮弹和火箭掀起的烟尘遮住了海岸，同时出现一股很强的东南方向潮汐流，使登陆艇抢滩的位置比预走的登陆点南移了近 1800 米。这个意外的变化，反而给登陆兵带来了好运气。这里的敌人防守薄弱，只有一个连的兵力进行抵抗，因此登陆很顺利。而在北面预定的登陆点上，则有重兵把守，还有两个暗堡炮连可以控制登陆海滩。最先发现这个问题的是随同第一梯队上陆的罗斯福陆军准将，他马上建议把登陆艇从遭受猛烈射击的北面的海滩移到这个地域，于是便在这里树起了涂上颜色的很醒目的巨大标志牌。

“犹他”海滩的抗登陆障碍物不多，也比较容易对付，而且没有布设地雷。水下爆破组很快就清理出上陆通道。第一梯队于上陆后两小时已离开海滩。10 时，又有 6 个营的兵力离开了海滩。到中午，海滩上的敌人已被基本肃清。“犹他”海滩的德国守军是第 709 师的一个团。该师是一个海防师，大部分是后备役和外国士兵。德军在“犹他”海滩给盟军造成的伤亡主要是布设的水雷，陆上的抵抗比较弱。由于空降部队已占领了四条通路，到 D 日傍晚 6 时，在这两个登陆点上陆的部队共 21328 人，车辆 1742 部，补给品 1695 吨。登陆部队已到达卡朗坦与圣梅尔—埃格利斯之间的主要公路上，占领了正面和纵深各为 9.6 公里的登陆场。美军第 4 师只有 197 人阵亡。光头部队的两个团只有 12 人阵亡，而在一般情况下阵亡的人数应是它的 20 倍，最坏时可达 100 倍。可见“犹他”登陆是非常顺利的。U 编队司令穆恩海军少将在报告中写道，除了“基本按计划执行”外，“对于登陆突击，没有什么可写的。”

二、“奥马哈”滩

美第 4 师在“犹他”滩顺利上岸，损失甚微。可在南边的“奥马哈”滩，登陆情景则完全是两样。这里是盟军诺曼底五滩头中损失最大的一个，有“血腥的‘奥马哈’”之称。出于此故，1994 年西方国家纪念 D 日 50 周年时，就把纪念大会的会址选在“奥马哈”滩。

“奥马哈”滩位于科汤但半岛东南端维尔河口到贝辛港之间，是长 6.4 公里的凹进去的海滩，两端是 30 多米高的悬崖。悬崖之间的海岸逐渐上升，形成一片高地，向内陆延伸到 0.8 公里时，高地的高度已达到 45 米。在这段高地上有 4 个被小溪冲蚀的深谷，每个深谷各有一条狭窄的小路，是仅有的出口通道，车辆必须从这里驶向内陆。海岸潮间带的宽度大约为 270 米，由硬

沙构成。接着是突然凸起的卵石堤岸，上面有蛇腹形铁丝网。在海滩西部，紧靠着铁丝网，德军构筑了一道混凝土海堤。在其他地方，卵石后面是沙丘，然后是蔓草丛生的草地。这一带唯一的大路是从兰摩林开始、沿海岸到维尔维尔、再从那里转向内陆的公路。这一带人烟稀少，公路旁的村庄是维尔维尔、圣劳伦和考勒维尔，都是偏僻的小村，各村相距 2.4 公里左右，村舍是用厚石块砌成的，四周空旷，便于防守。大路两边都是小田块，田块间是不到 1 米高的土堤，土堤上长满了一排排茂密的树篱和小树。这是诺曼底地区特有的地形，称为被树篱和土堤隔开的小块土地。它们是天然的交通壕，部队能在白天转移阵地而不被发现。

德军在设置抗登陆防御工事时，充分利用了这些有利的自然条件。从低潮线开始到高潮线布设了三道障碍物：有挂有水雷的向海倾斜的木桩和铁桩；混凝土海堤；海滩上的带刺铁丝网和地雷。所有出口通路都由地雷或混凝土障碍物和反坦克壕封锁住。有 16 个坚固支撑点，由轻型火炮、反坦克炮、机枪掩体和永备发射点组成。此外，还有暗堡炮连（火炮口径在 88 毫米以下），对登陆部队的威胁最大。这些工事都巧妙地构筑在海滩两端的悬崖上，几乎可以对整个海滩进行纵向射击。对舰艇威胁最大的是霍克角的 6 门 155 毫米岸炮，这些法国造的大炮，射程可达 12 海里，可以射击“犹他”和“奥马哈”两个海滩，贝辛港附近也有这样一个炮连。

盟军之所以选择这段海滩登陆，一是从维尔河口到阿罗门奇这段 32 公里长的海岸，只有这段可以登陆，其他地段都是陡峭的岩岸。二是“奥马哈”是“犹他”滩与英军滩头的连接点。三是德军防守薄弱，最初的德国守军只有第 716 师的一个团。该师是一个海防师，既无装甲部队，又无机动车辆，而且部队不满员。因此，盟军在制定计划时认为该处防御力量薄弱。盟国空军在进行直接火力准备时，对海滩防御工事和岸炮连没有造成很大破坏。为了达成战术突然性，在预先航空火力准备时也没有对该地区进行轰炸。更糟糕的是，D 日防守“奥马哈”海滩的不只是第 716 师的一个团。3 月中旬，德第 7 集团军司令多尔曼根据隆美尔加强诺曼底海滩防御的命令，把精锐的第 352 师从圣洛调来，防守诺曼底沿岸的西半部，第 716 师的那个团配属给第 352 师。这样，美军在 D 日遇到的不只是战斗力差的一个团，而是两个团。盟军情报部门在登陆部队上船开始航渡后，才查明德军第 352 师去向，但太晚了。

在“奥马哈”首批登陆的是美国第 5 军第 29 师的一个团和第 1 步兵师“大红一师”的一个团，由霍尔海军少将指挥的 O 编队运送。O 编队沿清扫过的航道，于 3 时到达离岸 11 海里的换乘区。

行驶在登陆输送队最前头的是火力支援大队。由于担心霍克角大口径炮连的威胁，换乘区与海滩的距离很远，小艇要在没有科汤坦半岛遮挡的海面上行驶 11 海里才能到达海岸。当时海面上正刮着五级西北风，换乘区内浪高已达 0.9~1.2 米，海面上更是浊浪翻滚。有 10 艘小艇下水后立即沉没，300 名士兵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挣扎着，浸入海水的武器更增加了身穿救生衣的士兵的负重。没有翻沉的小艇上的士兵几乎全部晕船，艇上打进了海水，士兵又挤又冷，到达海滩时已经精疲力尽。预计在西段上陆的 32 辆水陆坦克，在离岸约 3 海里时就下了水，27 辆在下水几分钟后便沉没在浪涛之中。幸存下来的 5 辆中，有两辆由于驾驶员技术高超，勉强驶到了海滩上。其余 3 辆要归功于一艘坦克登陆艇艇长的主动精神。当他看到第一辆坦克沉没后，立

即升起艇首门，把剩下的三辆水陆坦克直接送到海滩。这样，计划对 8 个连（1450 人）和第一波的工兵进行直接支援的 96 辆水陆坦克，在一瞬间便几乎损失了三分之一。东段的坦克登陆艇由于风浪太大，无法把水陆坦克送下水，请示批准后由坦克登陆艇直接抵滩。结果，坦克登陆艇到达海岸的时间要比计划规定的提前，而装甲车辆却不能提前到达，只能让这些登陆艇在海岸附近回旋待机，直到装甲坦克登陆艇赶到后才一道冲向海滩。在 H 时之前一分钟，水陆坦克开上海滩，但遇到敌人炮火的猛烈轰击。有两艘坦克登陆艇未来得及撤退，就被敌人的炮弹击中，几辆坦克被打得动弹不了，燃烧起来。

由 2 艘战列舰、4 艘巡洋舰和 12 艘驱逐舰组成的火力支援大队，在 H 时之前 40 分钟（5 时 50 分）开始了舰炮火力准备。10 分钟后，对海岸防御工事进行的航空火力准备也开始了，但因云层很低，怕误伤己方部队，轰炸机不得不推迟 30 秒投弹，美军第 8 航空队的 430 架 B-24 型轰炸机共投弹 1285 吨，但没有炸到防御工事，而是落到内陆近 5 公里远的地方，只炸死了一些牲畜。盟军火力准备一结束，敌炮连就开始对登陆兵进行射击。

在水陆坦克和装甲车辆（清除海滩障碍物的坦克和装甲推土机）上陆之后，步兵和水下爆破组开始上陆。一股向东的潮流和炮弹的烟雾使第一波的队形发生了混乱。士兵们要在 1 米多深的水中涉过 45~90 米的距离，同时还要避开障碍物，然后在敌火力下越过长达 180~270 米的没有遮蔽物的海滩，才能躲到混凝土海堤下。在 H 时后半小时，在海滩上或浅水中约有 1000 多名步兵和工兵，他们无法与敌人作战，只是为生存而搏斗。到处是失去指挥的分散、混乱的士兵，只有极少数人向敌坚固支撑点冲去。8 个步兵连中只有两个连登上了指定的海滩，由工兵和水兵组成的 16 个水下爆破组，紧跟在步兵之后上陆，损失严重，丢掉了许多重要装备。有一个组在上陆时被敌人的一次齐射全部打死。其余的爆破组也都暴露在敌人力之下。然而，工兵们很快组织起来开始作业，点燃一个个引信，为后续部队开路。最后只有 5 个组接近完成任务。工兵在第 116 加强团登陆的西段开辟了两条通路；在第 16 加强团登陆的东段开辟了四条通路。遗憾的是在潮水上涨之前，没有来得及将其标志出来，只标出一条通路，因此在下午迟潮之前，登陆艇一直不知道哪里是已开辟的通路。水下爆破组却因此损失惨重，伤亡近 50%，大多数人是在前半小时牺牲的。

第二波于 7 时到达海滩，潮水刚刚靠近海岸的第一道障碍物，一小时后淹没了整个障碍区。敌人的炮火既猛烈又准确，把登陆部队压制在海滩上，在西段没有一个人或一部车辆能够离开海滩。海滩附近的海面上挤满了登陆艇，企图找到越过障碍物的通道，秩序非常混乱，海滩勤务主任下令，车辆不再上陆，只让人员上陆。看来“奥马哈”要变成迪厄普了，美军 6 个小时内只占领了 9 米宽的海滩。

美国第 1 集团军司令布莱德利将军在指挥舰“奥古斯塔”号里，收到几份无线电报和观察员的报告，知道了美军在“奥马哈”滩遇到迎头痛击，占领海滩的希望甚微。布莱德利忧虑不安，打算撤离“奥马哈”滩，让美国第 5 军在英军的三个滩头或“犹他”滩上岸。

就在此时，滩头的形势发生了变化。美国海军见滩头上的战友死伤惨重，寸功未立，岸上火力控制组又没有呼唤海军舰炮的支援，意识到滩头的形势极为严重。17 艘美国驱逐舰不顾搁浅、遭炮击和触雷的危险，开到距水际

线仅 730 米的地方，为岸上的部队提供近距离火力支援。与此同时，150 名美国别动队员爬上 30 多米的峭壁，登上霍克角，冲向德国那个威胁甚大的 155 毫米炮连，发现所谓 6 门大炮竟是 6 个电线杆！没有了德国海岸炮的威胁，美国驱逐舰大显神威，在没有岸上火力控制组的情况下，轰击每个出现的目标。有的驱逐舰以准确、猛烈的炮火，打得悬崖上的德国兵抱头鼠窜，挂起白旗。只要发现滩头美军用曳光弹射击目标，驱逐舰就把它当作指示信号，立刻发炮猛轰。驱逐舰慢慢把德军炮火压制了下去。

滩头上的美军虽伤亡惨重，但士气未垮，美军指挥官以身作则。第 29 师副师长科塔准将临危不惧，在枪弹横飞的海滩大步行走，冷静下达充满激情的命令。他喊道：“留在海滩上的有两种人，一种是死人，另一种是等死的人。来呀！赶走这些杂种们！”第 1 师第 16 团团团长泰勒上校也对自己的部下们喊道：“呆在这里只有死！我们死也要向前冲。”

在这些令神鬼丧胆的指挥官的率领下，海滩上凡是能动的人，都跃身而起，前赴后继，冲向海滩尽头的防波堤。又有 7 个步兵团冲出登陆舰，紧紧跟在那些视死如归的勇士之后，一步一步扩大着被鲜血染红的“奥马哈”滩。

美国海军的炮火越来越准，越来越猛。盟军“喷火”式战斗机飞临“奥马哈”，为战列舰和巡洋舰进行炮火校正。“得克萨斯”号战列舰上 14 英寸大炮发出令德军丧胆的巨响，炸得德军鬼哭狼嚎。天黑时分，美国第 5 军的第 1 师、第 29 师终于在海军舰炮的支援下，杀出一条血路，占领了正面 6.4 公里、纵深 2.4 公里的登陆场。到夜间，登陆场正面扩大到 8 公里，有 3.5 万人上岸，牢牢控制住这块用 2500 人的生命换来的登陆场。当夜，美国第 5 军军部上岸，设立指挥所。军长杰罗少将向第 1 集团军司令布莱德利将军发出了第一份电报：“感谢上帝为我们缔造了美国海军。”

三、“金”滩

“金”滩是紧挨“奥马哈”滩的英军滩头，与美军的分界线是贝辛港。这里的海滩低平，基本上是高度不超过 15 米的沙质陡坡。敌人在这里构筑了许多坚固支撑点，能向海滩进行纵向射击。这些支撑点都集中在东、西两边的拉里维埃、勒阿米尔和阿罗门奇村里。这里障碍物的密度比原来估计的要大，德军在可能登陆的 5.2 公里的海岸上设置的障碍物不少于 2500 个。对登陆艇构成很大威胁。

英国道格拉斯—彭南特海军准将指挥的 G 编队要将英第 30 军第 50 师送上岸，H 时为 7 时 25 分，比美军地段和 H 时晚约一个小时，因为在这个地段上的卡尔瓦多斯礁脉在低潮时要露出水面，H 时必须推迟到涨潮后 60~90 分钟，这样，英军的火力准备就比较充分，相当于“犹他”和“奥马哈”舰炮人力准备时间的 4 倍。英军的炮击很有效，除贝辛港与勒阿米尔之间的那个炮连（4 门 152 毫米炮）外，德军几个主要炮连基本被打哑。

G 编队顺利地通过清扫干净的航道，于 4 时 55 分到达离海滩 7 海里的换乘区。由于风浪太大，英军指挥官临时决定水陆坦克不在海岸附近下水，而是直接将其送上海滩，避免了像美军坦克那样的翻沉，减少了损失。由于德军坚固支撑点的火炮只能对海滩纵向射击，而不能对海上射击，所以步兵在涉水时没有遇到猛烈的炮火，在进入敌火炮射界之后又有英军坦克的掩护，上陆比较顺利。特别是霍巴特的特种坦克，对排除障碍物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德军设置了众多的障碍物，也阻挡不了英军的前进。登陆部队遇到抵抗最强的地方是勒阿米尔村。这里德军的炮火既猛烈又准确，英军 3 辆开路的

“巨蟹”式扫雷坦克，有一辆被击毁，一辆陷在沼泽地里。第三辆一直打到勒阿米尔，把德军设在疗养院里的火炮打哑，使登陆部队有足够时间绕过勒阿米尔，攻占阿内尔村。特种坦克在其他各滩的进展更为顺利，就像平时的演习一样。11时左右，英军预备队上陆，这时海滩上已清扫出7条通道。运输情况也很顺利，到12时30分已有两个旅向内陆集中。当夜21时，盟军攻克了阿罗门奇。

位于美、英军交界处的贝辛港，虽然是一个只有两条防波堤的小港，但是对登陆初期尚未占领大港口的盟军来说是非常有用的。贝辛港防御很强，不易从海上攻取，因此英军决定从陆上进攻。英国海军陆战队第47登陆袭击队奉命执行这项任务，登陆袭击队于9时30分在贝辛港以东14.5公里的海滩登陆，损失了大部分登陆艇和全部无线电设备，又遇到敌人猛烈抵抗，与其他部队失去了联系，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在海岸附近受阻近一天。后来登陆袭击队用缴获的德军的装备武装了自己，于傍晚继续向西前进，在贝辛港以南潜伏下来过夜。第二天拂晓，他们试图与“奥马哈”的美军取得联系，但未成功。最后，他们在海军舰炮火力和空军战斗机的支援下，终于夺取了贝辛港。

英第50师在D日的目标是占领贝叶、贝辛港和贝叶与卡昂城之间的公路。除贝叶没有占领以外，其他目的都已达到。

四、“朱诺”滩

“朱诺”海滩在“金”海滩以东，与之相距7.2公里，位于塞尔河河口两侧，附近的海面有一段很长的礁脉，因此这里的H时比“哥尔德”海滩约迟10~20分钟。“朱诺”海滩的背后是沙丘，德军在东端修筑了海堤，海滩障碍物比较稀少，只有一个能向海滩射击的炮连（4门99毫米火炮）；另外，德军还修筑了许多坚固支撑点，但守军大多是俄罗斯人和波兰人，属于第716师，士气低落。盟军在“朱诺”海滩登陆的是加拿大第3师，由J编队运送。

登陆编队在通过情扫过的航道时未受到敌人阻击，但是由于天气恶劣和导航的错误，H时推迟了10~20分钟。H时的推迟意味着高潮水位将会淹没障碍物，登陆艇不得不在未炸掉的障碍物中间卸载。因此，登陆艇在驶向海滩时受损不大，但在卸载后返航时却有许多被炸沉。有一个营所乘的24艘登陆艇，有20艘被炸沉。开始时，由于天气太坏，风浪很大，运载水陆坦克的登陆艇指挥官决定直接把水陆坦克送上岸，坦克上岸后协助步兵进攻取得了进展，但是运送工兵突击车的登陆艇到岸比较迟，而爆破组就在那些登陆艇上，所以排除障碍物的工作实际上是在高潮过后才开始的。由于打开的通路比较少，先头部队已经向内陆推进了3.4公里，海滩上仍然挤满了各种车辆。后来才由特种坦克打通了12条海滩通路。

舰炮火力支援完全按预定计划进行。由于舰炮和飞机在进行火力准备时受恶劣天气的影响，没有打掉敌人多少防御工事，因此登陆部队上岸时更加需要舰炮的火力支援。战斗中火力支援舰和支援艇表现得很出色，进行了一些精确射击，有力地支援了登陆部队。

在“朱诺”海滩损失较大的是英国海军陆战队第48登陆袭击队。该队的任务是消灭海防工事，并与“剑”海滩的登陆部队取得联系。陆战队员们乘坐的登陆艇是木壳的，许多登陆艇撞上海滩障碍物，损坏严重，陆战队员们不得不游水上岸，有些人由于装备过重而淹死，其余的上岸后又处在敌人迫击炮和机枪的火力之下，伤亡较大，但还是在东侧海滩的突出部取得了立足

点。下午，后续部队第7装甲师和第51师的一部分开始上陆。到D日傍晚前，加军的先头部队已深入到内陆11.2公里，有的装甲车已通过贝叶—冈城公路，但因步兵没有配合好，这些装甲车只好退回去。傍晚，部队已可以望见冈城，有的部队已到达冈城西北4.8公里处，加军的右翼已与在“金”登陆的英军第50师取得联系，两个海滩的登陆正面已达19公里，纵深达10~11公里。

五、“剑”滩

“剑”海滩是英、加军登陆地段中最东端的海滩，位于奥恩河和卡昂运河流入塞纳湾的入海口的两侧。“朱诺”区的礁脉一直延伸到这里，所以区内各滩都比较狭窄，只有一个旅的登陆正面约为4.8公里宽。登陆部队为了保证不出差错，在离海滩6400米处配置了X·23号袖珍潜艇作为引导艇。英第1军第3步兵师和编入登陆袭击队中的171名法国士兵将在“剑”海滩登陆。这些法国士兵是解放自己祖国的第一支法国部队，这支登陆部队由塔尔博特海军少将指挥的S编队负责运送，旗舰是英国轻巡洋舰“拉格兹”号，火力支援编队由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等285艘各种舰艇组成。

“剑”海滩是盟军五个登陆海滩中唯一遭到敌人各种兵力反击的一个，因为它面临勒阿弗尔附近的德军炮连和驻泊在那里的德军轻型舰艇。但是，敌军的反击没有给盟军造成严重损失。5时30分，3艘德军鱼雷艇突然从烟幕中出现，发射了鱼雷。一条鱼雷击中了挪威驱逐舰“斯文纳”号。该舰被炸成两段，立即沉没。这是德国海军在D日取得的唯一战果。15时55分，S编队司令塔尔博特上岸视察，发现海滩拥挤现象严重，返回旗舰后，立即派出几个海滩控制组上岸，帮助整顿海滩。德军设在勒阿弗尔以北的一个406毫米炮连，虽然对盟军威胁很大，但在登陆前几天已被英国空军炸毁。D日这天集中向火力支援舰开火的，是设在奥恩河以东的几个炮连。这些炮连在9时30分左右也相继被盟军的舰炮火力打哑。

在“剑”海滩也是水陆坦克最先上陆。在该区一个海滩上陆的40辆水陆坦克中，有32辆于7时30分左右上陆，为后续各波的步兵提供了非常有利的火力支援。工兵突击车和破坏水泥工事的坦克，也都在水陆坦克下水后不久抢滩，损失轻微。英军在“剑”海滩的进展很迅速，没有遇到顽强抵抗。士兵上岸后发现部队损失轻微，自己都感到惊讶，一时反而不知所措。他们本应该乘胜前进，迅速向内陆推进，可是却停止下来修筑战壕，准备对付敌人的反击，进攻的速度自然减低。第1特种勤务突击旅与工兵架桥部队上陆后，很快夺取了考勒维尔。下午1时30分，在奥恩河畔与空降第6师会合。然而，英军第3师却在此后8个小时才与空降第6师会合。德军在D日只出动了第21装甲师。由于隆美尔不在指挥部以及指挥系统出现混乱，直到10时30分，他们才命令在奥恩河东岸对付盟军空降部队的一部分坦克，赶到卡昂城与贝叶之间的防线，然而已经太迟了。后来第21装甲师在卡昂城以北集中了24辆坦克，企图阻止英军前进，但在被英军的自行火炮击毁了5辆之后，被迫撤退。但是英军很快又被德军猛烈的炮火所阻止，伤亡较大。与此同时，英军还要准备对付德军坦克随时可能从西翼发起的进攻，所以D日夺取卡昂城的计划没能实现。

到D日傍晚，英第3师已到达内陆6.4公里一线，夺取了贝诺维尔附近的奥恩河上的桥梁，与英第6空降师取得了联系。

从盟军五个滩头的总体情况看，虽然美军血染“奥马哈”滩，但D日盟

军总伤亡却大大低于原先的估计，为 10300 人。不过，盟军没有完成当日任务，没有占领预定的地域，特别是没有占领卡昂；五个海滩只有二个相连，英美两军间尚有 12 公里的空隙；虽有 132715 人上岸，但上岸的人员和装备大大低于原估计：人员少 20%，车辆少 50%，物资少 70%，如果此时德军大举反攻，盟军势必陷入困境。但是由于“坚韧”欺骗计划、隆美尔不在前线及希特勒把装甲部队控制在自己手里等原因，盟军平安度过 D 日这个“历史上最长的一天”，在希特勒大吹大擂、隆美尔苦心经营的“大西洋壁垒”撕开了一个宽 80 公里的大缺口。

第三节臭棋手希特勒下士

希特勒荒谬的决定、隆美尔在关键时刻不在指挥岗位，把德国陆军最让盟军胆寒的利剑——装甲部队，弄成了钝刀。

在美国第5军血染“奥马哈”滩的时候，隆美尔在赫尔林根自己的别墅里起床了。为给妻子过生日，别墅里摆满鲜花，其中最鲜艳的一束是隆美尔本人送的。客厅桌上放着各种礼物，隆美尔身穿花睡衣，趿着拖鞋，心满意足地摆弄着它们。

一会儿，女仆敲门进来道，“隆美尔元帅，有您的电话！”电话是参谋长斯派达尔打来的：“盟军开始进攻了。”隆美尔脸上顿时血色全无，面如白纸，无言以对，半晌才说：“我马上回来。”隆美尔夫人发现丈夫接完电话已判若两人，一劲儿喃喃他说，“我真愚蠢！我真愚蠢！”匆匆吃罢早饭，隆美尔驱车赶往法国，这时大约是10时30分。

其实隆美尔没有必要这样自责，他的上司要比他愚蠢得多。半小时前，有熬夜习惯的希特勒刚刚醒来，德国最高统帅部参谋长约德尔告诉他盟军已在诺曼底登陆。此时盟军空降兵已经着陆近8个小时，陆军登陆已4小时。没有人敢把希特勒从梦中叫醒，也就没有人敢调动装甲部队，其间西线德军总司令龙德施泰特元帅曾向约德尔报告，说他已命令两个装甲师，即党卫队第12装甲师和装甲训练师向诺曼底开进。约德尔立刻指责他擅自动用装甲预备队，命令这三个装甲师立即停止前进。希特勒睡醒后穿着睡衣听约德尔和凯特尔的西线局势汇报。此时，德军西线每一辆装甲车辆——共达1600多辆，都加足了油，随时准备卷起伪装网开赴诺曼底。各级指挥官守在高速电传机旁，就等希特勒的一声令下。但希特勒同意了约德尔的决定，说目前的登陆仅仅是大规模入侵的开始，在诺曼底登陆是声东击西。德国西线情报处处长罗恩纳这些人又出来推波助澜。他在午间汇报中说敌军在诺曼底海岸的登陆，投入的兵力只占盟军现有兵力很少的部分。希特勒眼睛盯着巴顿的“第1集团军群”，坚信盟军在诺曼底是佯攻，主攻方向是加莱，下令不得将这两个装甲师和驻守加莱的B集团军群主力——第15集团军调往诺曼底。可到了14时，希特勒又突然改变了主意，命令那两个装甲师开往诺曼底。由于盟军强烈的电子干扰，命令在16时才传到装甲师。等党卫队第12装甲师开到诺曼底的卡昂以西时，遭到来自“朱诺”滩的加拿大军队的攻击，无法脱身。装甲师训练师在很远的勒芒，在D日根本没有投入战斗。驻守卡昂以东、隆美尔唯一有权调动的第21装甲师情况更是一团糟。这个师的师长费希丁格将军是一个典型的纳粹党徒。他狂热崇拜希特勒，却对作战了解甚少，成天只想着寻欢作乐。6月4日和5日，狂风暴雨突起，他觉得平安无事，竟带着司令部的作战处长跑到巴黎寻花问柳去了，只留下参谋长。D日上午，这位参谋长曾想发动大规模反击，但无法集结部队，只好让在手头的24辆坦克向卡昂以东、奥恩河的英国伞兵进攻。由于仓促上阵，没有步兵伴随，被伞兵和登陆部队轻易击退。下午，费希丁格匆匆从巴黎赶回诺曼底，又组织了一次进攻，目标是“朱诺”滩和“剑”滩之间的卢克。此时加拿大第3师和英第3师尚未会合，在“朱诺”滩和“剑”滩之间还有空隙，德第21装甲师在黄昏时分进至距卢克不及3公里的公路上，恰在这时，500架运输机和滑翔机飞抵头顶。这些飞机是去增援英第6空降师的，可费希丁格却以为是来抄自己的后路，竟不战自乱，慌忙撤退。

天黑了，盟军官兵已经疲劳至极。英国广播公司随伞兵登陆的记者威尔莫特当时写道：“现在是敌军反攻的大好时机。登陆部队疲惫不堪，分散在仓猝设置的据点内，力量单薄，到处都是空隙。”但D日的第一个夜晚竟颇为平静。午夜时分，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觉得登陆进展颇为满意，但能否成功还需3天的激战，才能见分晓，就上床睡觉去了，D日，即被隆美尔称为“决定性的24小时”和艾森豪威尔称的“历史上最漫长的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D日22时，隆美尔风尘仆仆赶回自己的司令部，恢复了以前镇定和自信，可心里明白对手虽有1万多人的伤亡，但已经登陆成功。听着参谋长斯派达尔将军的形势汇报，隆美尔发现自己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仅靠防守诺曼底的第7集团军，他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把盟军赶回大海；如果调动加莱地区的第15集团军，那么谁来对付巴顿集结在英格兰东南的“第1集团军”呢？所有的德国决策人，上至希特勒，下至隆美尔和集团军司令，都上了“坚韧”计划的圈套，认为盟军在诺曼底是佯攻，目的是诱使精锐的第15集团军离开加莱。隆美尔没有要求将第15集团军调到诺曼底，反而提醒希特勒说：“我认为，我们必须估计到敌人将在别的地方发动的重点进攻”。当然，隆美尔和希特勒没敢怠慢诺曼底。希特勒同意将西线装甲集群的5个装甲师置于隆美尔的战术指挥下，在第二天破晓后，发动决定性反攻。隆美尔终于获得了对装甲部队的控制权，心花怒放，信心倍增，希特勒也坚信德军肯定在第二天能取得决定性胜利。

隆美尔的第一个目标是阻止盟军五个登陆场联成一片。第二个目标是防止英军占领卡昂，威胁到巴黎，第三个目标是消灭“犹他”滩和“犹他”滩外的美国伞兵，防止他们占领瑟堡。

隆美尔把对手低估了。盟军七零八落的伞兵正稳步汇集，数千架盟军飞机几乎不停地在战场上空巡逻、轰炸、扫射。德国坦克根本无法集结成钢铁洪流，碾碎盟军登陆场。个别能接近海滩的坦克和部队，离海滩尚有20公里，就遭战列舰巨炮的轰击，损失惨重，身心受到强烈震撼。隆美尔在7日驱车跑了一天，从一个指挥所到另一个，看到一路上到处是被飞机炸烂的德国坦克、装甲车、卡车和油罐车。德国装甲部队还没到前线就遭惨重损失，只能躲在树林里等待天黑。7日就这样过去了。隆美尔没有泄气，第二天，下令德国党卫队第1装甲军的三个师，即第21装甲师、党卫队第12装甲师和装甲训练师从贝叶至卡昂向英、加军接合部进攻。可距前线最近的德军第21装甲师还未出击，近千架盟军滑翔机就降落在要通过的路上，伞兵们从机舱里拖出反坦克炮。一次大战，德第21装甲师坦克仅剩55辆。隆美尔又命党卫队第12装甲师派出1个半团，与第21装甲师余部从盟军手中夺回贝叶。这次进攻开始不错，一直冲到离海岸不远，但马上就挨了盟军战列舰雨点般的轰击，坦克像玩具一样被掀起，德军被打得遍体鳞伤，狼狈撤退。从勒芒赶往诺曼底的装甲训练师一路不断遭空袭，油罐车几乎全部破击毁。当天下午，隆美尔和西线德军总司令龙德施泰特都认为靠第7集团军和西线装甲集群已无法消灭盟军诺曼底滩头，于是下令诺曼底的德军就地固守，等援兵到来后发动反攻，德军对诺曼底海滩的进攻到此结束。

盟军虽击退了德军的首次攻势，但诺曼底的险情并没有从此消失。盟军登陆部队没有完成规定的任务，英美两军的滩头尚未联连，英军没有占领卡昂，威胁到巴黎，美军第5军“奥马哈”滩面积不大，仍立足未稳，没有占

领卡朗坦，没有与“犹他”滩的第7军会合，美第7军也就无法把科汤坦半岛切开，再向北进攻瑟堡。由于登陆部队没有占领计划内的地区，盟军的后勤和后续部队的上岸马上就受到严重影响，其后果不堪设想。更令人恐惧的是天气，风暴马上就要狂起，用丘吉尔的话说，天气的因素“就象高空盘旋的兀鹫……使意志最坚强的人为之心惊胆颤。”盟国将领还未喘过一口气，盟军情报部门又传来一个令人心惊的消息。一直在严密监视着整个德军的一举一动的盟军情报部门，在9日晨发现了希特勒命令在波兰中部的党卫队第9、第10装甲师开往法国，驻加莱的第15集团军也正准备开往诺曼底，战地德军开始使用一种盟军没有破译的新密码……。盟军最高司令部和比万的伦敦监督处立刻紧张起来。

希特勒在9日晨的这一决策是西线德军总司令龙德施泰特促成的。龙德施泰特虽天天喝香槟，但没有糊涂，一直在怀疑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真实意图。在D日傍晚，德军在“犹他”滩和“奥马哈”滩附近发现了二具身带公文包的美国军官尸体，公文包内分别有美第7军，第5军在第一阶段的全部作战计划，上面还有“登船前销毁”的字样。这二件文件摘要很快送到希特勒、龙德施泰特、隆美尔、西线情报分析处处长罗恩纳和德国第7集团军司令多尔曼手中。龙德施泰特觉得局势不妙，他的参谋长勃鲁门特里特在战后受审时说：“龙德施泰特元帅在6月7日就意识到，盟军在诺曼底的登陆是大规模入侵的开始。美国第5军的作战计划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隆美尔和多尔曼也开始同意龙德施泰特的判断，认为诺曼底的登陆不是牵制性行动。龙德施泰特给希特勒打电话，要求允许他使用17个师的兵力。希特勒看完这二份美军作战计划后觉得龙德施泰特的要求有道理，就同意了。”

我们可以想象出希特勒在9日晨的决断会在莱国、美国将领中造成的反应。比万使出了所有气力，使劲向加莱、比利时北部的抵抗组织播发一个又一个让德国人似懂非懂的暗语，下令在法国北部和比利时掀起“全面的骚扰和游击活动”，“破坏指定的铁路、公路和通信设施”，“美国第1集团军群”原来活跃的电台网突然沉寂，英国东南部的港口日以继夜的忙碌，灯火通明，好象部队在上船。盟军海军开始全力在多佛海峡扫雷……。最受希特勒相信的“加宝”在9日竟发报120分钟，详尽报告了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英格兰的军事部署，说英格兰东南部的“美国第1集团军群”的50个师已进入临战状态，盟军的舰艇正云集英格兰东南部；在苏格兰的“英国第4集团军群”正在南下。“加宝”在报告的末尾还写到：“我在写这份报告时深信，盟军目前的登陆是诱兵之计，目的是让我们仓猝作出全部的作战部署，动用全部后备力量。我们如果这样做，将会追悔莫及。”

英国人的这种把戏没有骗过情报站外行、老元帅龙德施泰特，却骗了内行罗恩纳。罗恩纳觉得那二具美国军官的尸体太奇怪，不可思议，又想起一年多前在西班牙海岸的威廉·马丁少校。在英格兰东南的“美国第1集团军群”的活动，表明盟军马上就要大举在加莱登陆，那二具尸体实际是掩耳盗铃的拙劣伎俩。罗恩纳与有“迷糊”之称的最高统帅部办公厅主任凯特尔和约德尔商谈了一阵，愈发相信盟军要在加莱登陆，就向所有西线部队发出如此通知，“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敌军很可能在6月10日向比利时沿海发动大规模的登陆战”，“从第15集团军防区撤出部队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9日上午，罗恩纳得知希特勒同意龙德施泰特使用第15集团军等17个师的要求，便在德国最高统帅部午间会议前给希特勒的情报副官打去电话，

高着嗓门发出一连串质问，说他自己有确凿的证据，盟军将从英格兰东南部发动大规模攻势，并说只有疯子才会让后备部队和第 15 集团军向诺曼底前进。这位情报副官答应罗恩纳，在会议上将“极力阐述你的观点。”

“极力阐述”罗恩纳观点的是最高统帅部作战部部长约德尔。希特勒全神贯注想着，他总觉得盟军在诺曼底的登陆是牵制性行动，罗恩纳的观点证实了自己的判断。希特勒宣布他在午夜的会议上将做出最后的决定。午夜之前，约德尔给希特勒送来了“加宝”的报告分析：“考虑到在英格兰东部和东南部大批集结的部队并未参加目前的作战行动，我的结论是：诺曼底的战斗是一场佯攻，其目的是诱使我方后备部队开往诺曼底，以便在他处发起另一次决定性战役。”

在伦敦，盟军的将领们和伦敦监督处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和海空军参谋长都跑到英国，还在多佛走了一圈，在 10 日回到伦敦，在次日与英国同事聚在一起，通过“超级机密（英国人破译德国密码的代号），紧张注视着希特勒这关键性的一步棋。英国特种战专家、伦敦监督处成员温盖特这样记载当时的情况：

“那是一个令人胆战心惊的时刻，作战图上代表德军的红色箭头正在不断移向诺曼底。塞纳河上的桥梁是否已经都炸掉了？德国人是否修了河底隧道？德国坦克是否必须通过巴黎。……我们当初是否应该也去轰炸巴黎塞纳河上的桥梁？‘加宝’是否做得过分？大家正在讨论这些问题时，负责保管绝密档案的机要秘书琼·布赖特敲门走了进来。她说她刚刚收到一份‘超级机密’情报，我们可能会感兴趣。艾伦·布鲁克和马歇尔看完之后，满面春风。我们也看了这份情报，上面写着：希特勒已于 9 日午夜下令从加莱开往诺曼底的装甲兵和步兵停止前进，并命令其他地区的德军火速驰援第 15 集团军。这是一个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啊！我们知道这场仗是赢了，尽管战斗仍极为激烈，但我们赢定了。最吃惊的是比万，他从来没有料到我们会实现‘坚韧’行动的所有目标。艾恰·布鲁克的态度最古怪，他说：既然希特勒是这么个大傻瓜，我们怎么用了这么长的时间才打败他？说罢他就大步离开了房间。这时丘吉尔首相和孟席斯局长（即英国情报局局长）走了进来。首相说：在英国秘密情报部门悠久的历史中，这次是登峰造极的成就。”

龙德施泰特接到这个命令后差点没辞职。希特勒的这个命令，真是在诺曼底战役的关键时刻救了盟军。盟军的二个人造港在 6 月 16 日投入使用，卸载速度大大提高，在美军的“桑树 A”港，车辆的卸载速度是 37 分钟卸完 78 辆。在英军的“桑树 B”港，物资的卸载速度从 12 日的每天 600 吨，猛增至 16 日的每天 1500 吨。但好景不长，风暴像斯塔格教授预言的那样，在 6 月 19 日降临了。风力增至 7 级，浪高 1.8 米。这是英吉利海峡 40 年来在 6 月从未出现过的天气。一排排巨大的拍岸浪猛烈冲击着登陆地段，抛锚的船只纷纷走锚，互相碰撞，800 艘船艇被抛上陆地，卸载工作全部停止。在狂风巨浪中，美军滩头的“桑树 A”人工港解体了，英军的“桑树 B”也严重受损。大风暴刮了整整 5 天，盟军的卸载工作也就停顿了 5 天，有 2 万部车辆、10 万吨物资没有按计划上岸。风暴所造成的物资损失，比德军二个星期造成的还要大几倍。大风暴打乱了盟军的计划，盟军遇到严重的后勤补给问题，蒙哥马利被迫推迟对卡昂的进攻。真不敢想，如果希特勒不在 9 日午夜下令停止向诺曼底调兵，盟军在诺曼底会陷入何种局面，诺曼底之战会不会出现后来那样德军一溃千里的结局。无论如何想象，盟军在诺曼底站住了脚跟，

下一步是要尽快占领瑟堡和卡昂，彻底解决严重的补给问题，威胁巴黎，为冲出诺曼底滩头、横碾法国创造条件。

第四节攻克瑟堡

希特勒一着臭棋，决定了诺曼底之役的最后结局，但盟军距最后的胜利还有洒满鲜血的漫长道路。

7日下午，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在海军司令拉姆齐的陪同下，乘驱逐舰从朴次茅斯启航，到诺曼底沿岸视察了各登陆海滩，并同蒙哥马利、布莱德利以及各登陆编队司令谈了话。艾森豪威尔视察后，认为“犹他”和“奥马哈”两处的登陆部队在特朗坦河口留有一个缺口，这是个严重情况，很可能被德军利用。因此，他命令美第7和第5军尽快集中力量在特朗坦堵住这个缺口，先不急于夺取瑟堡。美军趁德军没有及时调动预备队这个有利时机，于8日同左翼的英军第50师取得了联系。9日，美第5军得到第2步兵师的增援后，迅速向西和向南前进，11日到达科蒙—赛里西森林—伊济尼一线。在美军的右翼，德军正在蒙特堡切断通往瑟堡的公路。在中部，美军正越过维尔河口的沼泽地，努力争取把两个登陆场连成一片。德军在这里极力阻止美第7和第5两个军的会合，认为其重要性仅次于防守卡昂城。10日，美国两个军的巡逻队开始建立了联系，12日，夺取了特朗坦。至此，美军的登陆场已连成一片。

美第5、第7军占领特朗坦，给隆美尔出了个大难题：美第5、第7军会合后肯定会挥师西进，把科汤坦变成孤岛，瑟堡就会像熟透的桃子，落入美军之手。在卡昂方向，德军最初的反击已告失败，英军无疑将向战略重镇卡昂进攻，威胁巴黎。隆美尔没有援兵，左右难以相顾。这位“沙漠之狐”不甘心让盟军就这样呆在诺曼底，仍想把盟军赶回大海，决心集中兵力，先消灭一路盟军，回头再收拾另一路。6月12日，隆美尔决定主要用步兵守注卡昂—科蒙一线，撤出装甲兵作为机动预备队，调往西翼，阻止盟军向瑟堡前进，并歼灭科汤坦半岛上的美军，然后回师东向，进攻卡昂至科蒙之间的盟军。蒙哥马利顶见到敌人的这一企图，先发制人，在6月13日命令有翼的英国第7装甲师迅速向距卡昂城西南24公里的维勒—博卡日前进，结果与德军的装甲训练师发生激战，英军损失很大，不得不撤回。

英军虽在战术上劳而无功，得不偿失，但在战略上却紧紧把德军吸取在卡昂地区，无暇西调对付美军，为美军击退德军反攻并进攻瑟堡创造了有利条件。

美军占领特朗坦后，隆美尔未从卡昂调兵，就急忙从布列塔尼半岛调来党卫队第17装甲师，但仍无法消除美军二个师沿公路进击瑟堡的威胁，就急令党卫队第17装甲师于6月13日至15日反攻特朗坦，企图夺取该城，重新在两个美军师之间打开缺口，割裂美第7军的补给线。德军集中许多大炮封锁蒙特堡以北的道路，猛攻特朗坦，美军顽强奋战，终于击退了德军装甲师的反攻，并且乘胜向北推进到蒙特堡，向西越过梅尔德里特河。隆美尔见党卫队第17装甲师攻城未遂，英军在卡昂方向的攻势咄咄逼人，德军装甲部队无法脱身，希特勒又不把第15集团军调给自己，加之盟军空军居绝对优势，德国装甲部队和大部队白天无法行动，难以握成拳头，给盟军致命一击，知道德军已无力将盟军赶回大海，此时才觉得西线德军总司令龙德施泰特元帅当时的纵深机动防御战略确有深谋远虑之处，于是于6月17日与龙德施泰特当面要求希特勒允许从诺曼底地区撤军，以在塞纳河地区进行机动防御，但遭到希特勒的训斥。希特勒命令德军在哪里站着就在哪里倒下，违者处死，

就像在斯大林格勒、塞瓦斯托波尔和明斯克一样，不准撤退。他要求从贝叶到海岸发起攻击，以分隔盟军部队。还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瑟堡。希特勒无视客观现实，不听将领们的劝告，刚愎自用，一意孤行，造成大量德国部队被消灭在法国境内的后果。

6月19日英吉利海峡的大风暴，毁坏了美军登陆地段上的人工港，直到23日下午，海滩卸载工作才重新开始。因此，夺取瑟堡就显得更加迫切了。但瑟堡不是个能轻易攻占的战略要地。

整个布列塔尼、科汤坦、诺曼底地区的地形十分特别。长满了灌木树篱。树篱一半长在土里，每个树篱都是一个障碍物，每个由树篱和土堤隔开的小田块都是一个战场，易守难攻，部队很难通过。令美国官兵宽慰的是他们有第7军军长柯林斯。柯林斯曾指挥一个步兵师在瓜达卡纳尔岛的热带丛林中同日军打过仗，有在这种地形上作战的经验。在他的指挥下，美军通过了杜夫河，尽管进展速度不快，也牺牲了許多人，但是还是取得了很大胜利。6月16日，美军占领了圣索弗尔，18日占领了半岛西岸的巴内维尔。此时，柯林斯趁德军注意力集中在半岛西部的时机，于19日突然挥师向东，向蒙特堡发起攻击，德军损失惨重。傍晚，美军到达了蒙特堡以北的瓦洛涅。到20日傍晚，美军三个师已前进到瑟堡附近8公里处，完成了切断科汤坦半岛和包围瑟堡的任务，在海军的支援下开始攻城战。

瑟堡港位于科汤坦半岛北部。科汤坦半岛的形状像个牛头，瑟堡正好位于牛额的凹部，其西部的拉阿格角和东部的巴夫勒尔角则是牛头上的两只角。瑟堡的防线是由离城6~10公里的混凝土野战筑城工事组成的半圆形防御地带。制高点能控制所有通向瑟堡的道路，德军还利用河流和水渠作为反坦克障碍。在瑟堡的东部和西部有20个暗堡炮连，其中15个有150毫米火炮（包括3门280毫米炮）。此外，还有许多75毫米和88毫米野战炮连，有些炮连既能向内陆、也能向海上射击。德军甚至在防波堤上也构筑了炮台。但德军的守军人数不足，由于要执行希特勒不准后退一步的命令，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兵力没有到达防御圈内。守军司令施利本把职员、炊事员、信号兵和水手都编入作战部队，估计有4个团的兵力担负防守任务。这些兵力的五分之一是外国士兵，基本上是苏联人和波兰人。

6月21日，盟军通过广播敦促守城德军投降，但遭到施利本的拒绝。因此美国第7军军长柯林斯决定对瑟堡进行正面攻击。首先是航空兵进行预先火力准备。柯林斯要求把地面炸成粉末。盟军作战飞机在22日午后不久到达。英国第2战术空军的4个“台风”式战斗轰炸机中队用火箭实施攻击；6个“野马”式战斗轰炸机中队进行低空攻击。然后是美国第9航空队的战斗轰炸机分波次（每波间隔5分钟）轰炸了防御工事，共投弹1100吨，此外还有地面炮火轰击，但是远没达到饱和轰炸，不过已经起到了降低德军士气的目的。

柯林斯集中3个师的兵力，于6月23日突入主要防御工事。第二天，施利本把预备队全部投入战斗，并命令他们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24日，施利本为了激发士气，要求用降落伞空投一批铁十字勋章，授予作战有功的士兵。然而，美军这时已在瑟堡以东5公里处到达了海岸，第二天又沿海岸从东、西两侧夹击瑟堡，很快进入了市郊。但中路进攻部队却遇到了麻烦，用了两天时间才攻克卢尔要塞。

为了尽快夺取瑟堡，布莱德利中将下令舰炮对瑟堡的敌炮连实施猛烈炮

击，以支援地面部队作战。当时正遇上大风暴天气，舰炮火力支援最早要到6月25日白天才能开始。火力支援编队由3艘战列舰、4艘巡洋舰和11艘驱逐舰组成。这支编队于25日4时30分从波特兰起航，由美国第9航空队提供空中掩护，于8时到达瑟堡附近沿海。柯林斯要求该编队除提供召唤火力外，只对敌3个炮连和还击自己舰只的敌炮连射击，其余的敌炮连由陆军处理，撤销对岸炮连进行远距离射击的计划，以免误伤己方部队。15时，炮战结束。柯林斯对这次舰炮对岸射击的评价是“舰炮火力支援的效果非常出色”。美国海军认为，这次作战表明，舰炮是一种有效的对岸轰击武器，但舰炮要摧毁一个炮连也是很困难的，往往只能压制它。

6月26日，施利本和港口司令亨尼克海军少将宣布投降。但港口要塞仍然继续顽抗。于是，美军用自行反坦克炮和俯冲轰炸机进行攻击，结果29日要塞守军投降。7月1日，科汤坦半岛西北角—拉阿格角的6000名德军投降。到此为止，美军已占领整个科汤坦半岛。在夺取瑟堡和科汤坦半岛的作战中，美国第7军伤亡2.2万人，俘虏德军3.9万人。

瑟堡港虽被攻占，但盟军得到的是一片废墟。早在6月7日，德军就开始有计划地毁掉该港。港内遍布水雷，并由沉船将港湾彻底堵塞。码头、防波堤、起重机等全部被毁掉。一位美国工兵主任说，德军“干得十分出色。是历史上一次最完整、最周密的爆破”。盟军立即派出打捞分队和扫雷舰艇前往瑟堡。他们用了三周时间，共清除了133颗水雷，移走了20多艘沉船。美军第一批物资于7月16日运到瑟堡。7月底，该港的每日卸货量已达8500吨，到9月又增加了一倍。盟军用了3个月的时间，使瑟堡的卸载能力仅次于马赛，成为美国陆军在欧洲大陆进行后勤补给的第二大港（从7月16日到“霸王”作战结束，有2137艘舰船进入该港，卸下了282.6万吨物资）。

在美第7军北上占领瑟堡期间，蒙哥马利指挥英国第2集团军为打破德军的反攻部署，于6月26日先发制人，发起“埃普索姆赛马场”作战，向卡昂发动进攻。英军渡过奥登河，于6月29日占领了卡昂西南的战略高地112高地。但卡昂地区是德军重点设防区，有五个装甲师，英军的任务又是牵制德军，支援美军占领瑟堡，蒙哥马利为了进行下一阶段的大规模围歼战，未全力进攻，英军攻势虽猛，但未能占领卡昂，112高地在6月30日又得而复失。不过在全局上看，英军在卡昂方向的攻势，不仅使德军无法调兵增援瑟堡方向，还打破了德军的进攻计划，占领了进攻卡昂的出发地，牢牢掌握了诺曼底地区的战略主动权。

随着美军占领瑟堡和英军逼近卡昂，盟军在“霸王”行动中的登陆阶段胜利结束。7月初，“霸王”作战中的海军部分“海王”作战结束，盟军海军调整了其海军指挥机构，撤销了东、西特混舰队，所属的火力支援舰只和部分登陆舰艇被调到地中海和太平洋，在诺曼底新设了两个海军基地司令部，一个在瑟堡，一个在“朱诺”滩。在进行上述指挥机构调整的同时，盟军继续通过英军的“桑树B”和各海滩上岸，美第7军挥师南下，重新部署，准备与其他美军攻克重镇圣洛。英军继续猛攻卡昂，吸引德军，以为美军突破创造有利条件。虽然在诺曼底的大战直到1944年8月中下旬才以德军西线主力一败涂地、逃回德国收场，但这一部分战事已不属于登陆战的范畴，笔者只能随着“海王”作战的结束而收笔，若读者对后来的战事有兴趣，请看本丛书《坦克战》中的有关章节。

下编

第六章千锤百炼

如艾利斯少校所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夏威夷群岛以西的美国属地统统落入日本之手。更严重的是，美国太平洋舰队在珍珠港损失惨重，英国远东舰队主力在马来亚被消灭，盟军在太平洋只剩下4艘航空母舰。面对新的战略形势，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根据美英对轴心国“先欧后亚”的总战略，在1942年初新加坡失陷和菲律宾即将失守时，确定了对日战争第一阶段的战略方针：确保美国本土、夏威夷与澳大利亚的海上交通线，大量建造航空母舰，恢复太平洋上的海军优势，为以后的反攻奠定物质基础。

1942年5至6月，美国海军在珊瑚海和中途岛挫败了日军新一轮的攻势，又在8至11月为支援海军陆战队，在所罗门群岛海域与日本海军进行了一系列代价高昂的海战，虽然美国太平洋舰队一度只剩下1艘受伤的航空母舰，但挫败了日本陆海军重新占领瓜达尔卡纳尔岛、切断美澳交通线的战略企图，并重创了日本航空母舰舰队，迫使其在以后10个月内都无法参战。美国海军陆战队1942年8月为确保美澳交通线，以攻为守，在所罗门群岛中部的瓜达尔卡纳尔岛和图拉吉岛登陆。在取得瓜岛战役的胜利后，美国海军陆战队又在所罗门群岛北部实施了一系列登陆战役，逼近日本在西南太平洋的战略要地——拉包尔，不仅从根本上扭转了西南太平洋的战略形势，为美国海军恢复实力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还在战火中改进了登陆战理论，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大大扩编了海军陆战队队伍，为1943年11月开始的大反攻，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第一节 匆忙上阵

日本军队 1942 年 1 月 23 日占领新不列颠岛东端的拉包尔后，迅速扩建这个良港和附近的机场，在周围的高地构筑工事，屯兵 10 万，进驻飞机 600 架，使之成为日军在西南太平洋的战略核心。日军从这个基地出发，西可进攻屏障澳大利亚北部的莫尔兹比港，或袭击澳大利亚本土；向南则可沿所罗门群岛前进，占领新赫布里底群岛、新喀里多尼亚和斐济，从而切断美澳交通线。为了建立前进基地，日军于 1942 年 5 月占领了位于所罗门群岛南部的图拉吉岛。图拉吉岛是紧挨佛罗里达岛的小岛，处在以拉包尔为基地的战斗机的作战半径边缘，岛南 30 海里处是所罗门群岛的第二大岛——瓜达尔卡纳尔岛。日军占领图拉吉岛的目的是修建机场，以进一步沿所罗门群岛向南进攻。日本工程兵在占领图拉吉岛的同时，也登上了瓜岛，发现瓜岛上的隆加河冲积平原更适于建机场，就把机场改到瓜岛。日本海军在中途岛大败后，日本陆军和海军军令部又重弹南进老调，准备沿所罗门群岛向斐济方向进攻，催促岛上日军加快工程进度，好让飞机尽快进驻。日本人在瓜岛修筑机场的活动引起早已想沿所罗门群岛北上、进逼拉包尔的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的高度警惕，盟军密切监视着机场的工程进度。

麦克阿瑟撤退到澳大利亚后，就时刻准备重返菲律宾，由于菲律宾以西、夏威夷以东的岛屿全部丧失，麦克阿瑟最理想的进攻路线是通过新几内亚北岸向西，占领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再北上到达菲律宾。但新几内亚北岸都在以拉包尔为基地的日军飞机活动范围内，因此必须占领拉包尔，而占领拉包尔的最佳路线是通过所罗门群岛。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海军上将出于保卫美澳交通线和美国舰队力量十分薄弱的考虑，也主张沿所罗门群岛发动有限攻势，威逼拉包尔。两人在 1942 年 5 月分别向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威逼拉包尔的建议，要求毗邻战区予以支持。

麦克阿瑟、尼米兹两人建议的目标相同，但其出发点和太平洋战争总战略却迥然不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 1942 年 7 月 2 日颁布《1942 年 7 月 2 日指令》，决定：1. 沿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北岸发动“攻势”防御，整个攻势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占领瓜岛和图拉吉岛，第二阶段是占领整个所罗门群岛，第三阶段是在新不列颠东西两端登陆并占领拉包尔。2. 麦克阿瑟指挥的西南太平洋战区和尼米兹指挥的中太平洋战区的分界线从东经 160° 西移至东经 159°，攻势的第一阶段由尼米兹负责。《1942 年 7 月 2 日指令》事实上肯定了海军的战略主张和海军的地位，从而在高层解决了登陆战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军种之间的关系问题。美国海军陆战队完全受海军的辖制，与海军一道承担起太平洋战争岛屿争夺战的重任。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1942 年 7 月 2 日指令》解决了瓜岛-图拉吉岛战役中的指挥权问题，但美国海军兵力严重不足，没有掌握所罗门群岛方向的制空、制海权，加之没有经验，没有像《登陆战试行手册》中所肯定的那样，建立统一的指挥关系，舰队和登陆的海军陆战队之间出现了混乱。

由于中太平洋战区面积过于辽阔，而中途岛海战后的战事主要都在西南太平洋，尼米兹就成立了南太平洋分区，由罗伯特·戈姆利海军中将任司令。戈姆利手下有两个师：由范德格里夫特指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 1 师和 1 个陆军师。这个陆军师是守岛部队，无法机动，只剩下陆战第 1 师。由“南太平洋两栖部队司令”雷蒙德·特纳海军少将负责指挥把海军陆战队送上岸的

运输船队。为了支持特纳，尼米兹海军上将派弗莱彻海军中将率由“萨拉托加”号、“黄蜂”号、“企业”号航空母舰和“北卡罗莱纳”号战列舰组成的第61特混舰队开往所罗门群岛，负责为陆战队提供空中支援。但尼米兹没有明确戈姆利与弗莱彻之间的指挥关系。戈姆利只能让弗莱彻执行由尼米兹指令的任务，而无权指挥弗莱彻，只有在无法与尼米兹联系、战场情况又急切需要时，才能“干预”弗莱彻。弗莱彻不像后来的斯普鲁恩斯那样，极其重视保护登陆舰队，他最关心的是太平洋舰队那几艘宝贵的航空母舰的安全。这也难怪，弗莱彻自战争爆发以来一直在太平洋上驰骋，几乎没有停过，在5至6月的珊瑚海战和中途岛海战中连续丢了两艘航空母舰，深知航空母舰的脆弱性，他领教了日本海军飞行员高超的攻舰战术，认为在目前阶段只能对日占岛屿进行打了就跑的袭击。而不能让航空母舰在敌机出没的海域里逗留过久。这种不明确的指挥关系和弗莱彻对支援登陆舰队的态度，后来造成美国海军陆战队被扔在瓜岛、几乎全军覆灭的大灾难。

除这个严重缺陷外，美国海军对在所罗门群岛发动有限攻势的准备也极不充分，在各方面都没有做好发动两栖登陆战的准备。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对瓜岛、图拉吉岛和整个所罗门群岛了解甚少，只得到从瓜岛逃出来的澳大利亚种植园主提供的一些零星情报。空中侦察也极不充分。特纳和陆战等：师师长范德格里夫特少将手中只有一张90年前的海图、一叠传教士拍摄的发黄的照片和杰克·伦敦的一部描写所罗门群岛的短篇小说。扮演登陆战主角的海军陆战队第1师情况也是一团糟。虽然陆战第1师是美国最早进行登陆战试验的部队，积累了不少经验，但在1940~1941年的海军陆战队扩编中，陆战第1师的大批优秀军官、军士被调走，去组建陆战第2师、第3师和其他海军陆战队的部队，绝大部分人员都是在1942年年初刚刚入伍的新兵，陆战第1师的陆战第7团在3月离开北卡罗来纳，开赴太平洋的萨摩亚，刚刚结束新兵训练。6月底，决定抢占瓜岛机场时，陆战第1师的三个团中，只有第5加强团在新西兰，第1团刚刚离开本土、开往南太平洋，驻守萨摩亚的第7团得在9月中旬以后才能开到所罗门群岛。师长范德格里夫特曾得到上司的保证说，陆战第1师至少还有半年的训练时间，在1942年年底以前不会参加战斗。范德格里夫特带着这个保证，从本土到达新西兰北岛的奥克兰，6月26日来到戈姆利在新西兰奥克兰的司令部，参加有戈姆利、特纳参加的训练计划会议，也在同一天，珍珠港收到在瓜岛监视日本机场工程进度的澳大利亚地方官员马丁·克莱门斯和澳大利亚皇家海岸观察队发出的警报：瓜岛的机场在8月中旬将能使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太平洋战区总司令尼米兹决定在8月7日占领瓜岛和图拉吉岛。整个战役的准备和航渡时间只有6个星期，而航渡的时间就要两个星期。由于奥克兰港太小，美国的船只也太少，卸载和战斗装载只能按严格的时间表同时分批进行。奥克兰港立刻推满了等待重新装船的物资。这时正逢新西兰阴冷多雨的冬季，连降大雨，码头上乱七八糟，许多物品被损坏。美国官兵分三班连续不停地工作，累得两眼发黑。他们咒骂码头太小，在餐厅黑板上赫然写道：“所有的码头都是杂种！”

戈姆利的司令部里也一片忙乱。戈姆利司令部的参谋人员很少，负责的地域辽阔，这次瓜岛和图拉吉岛的登陆战准备时间仓促，又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第一次两栖登陆，戈姆利手足无措。

更令戈姆利不安的是兵力太少。由于陆战第1师只有两个团（第5团和

第1团)，而要进攻的目标有三个（瓜岛、图拉吉岛和圣克鲁斯群岛中的恩德尼岛），戈姆利要求增兵，暂时借得陆战第2师第2团和另外3个营，组成一个加强师，共1.6万人。但这3个团都没有经过严格的两栖登陆战训练，战术水平很低。7月26日从奥克兰驶往斐济的途中，在科罗岛进行了一次演习。其效果令所有的指挥官，特别是范德格里夫特大失所望：新调来的第2团和其余各营没有与全师融为一体；指挥通信设备不适于指挥师级规模的两栖登陆；登陆艇在水里乱转，找不着出发线；好容易编成冲击波，许多登陆艇又搁浅在距陆地还有上百米的岩石上；陆战队的飞行员直接火力支援太差，炸弹的命中率奇低；舰炮的对岸射击术更不敢恭维。范德格里夫特少将看着演习直摇头，只能自我安慰：“万事开头难。”

南太平洋战区司令戈姆利可没有像范德格里夫特这么乐观。他从一开始就对这次仓促发动的进攻充满疑虑，认为按美国海军目前的实力去进攻瓜岛风险太大：日军背后有拉包尔海空基地和特鲁克基地，虽在中途岛战败，但仍具雄厚的实力，能迅速反攻；万一瓜岛得而复失，美国丢的就不仅仅是瓜岛了，整个西南太平洋都将暴露在日军面前。弗莱彻海军中将的态度更令他不安。弗莱彻一听要让宝贵的航空母舰编队在瓜岛呆5天，好让陆战队把物资卸上岸，一下子就急了，冲着范德格里夫特和特纳道：“由于有敌陆基飞机轰炸的危险，我不能让舰空母舰在该地区停留48小时以上。”戈姆利无权指挥弗莱彻，见状干脆把指挥权统统交给弗莱彻和特纳，自己呆在远离战场的努美阿，专门研究如何加强所罗门群岛南部、圣克鲁斯群岛等地的防务问题，而给这次对瓜岛和图拉吉岛的进攻起了一个恰如其分的代号——“小本经营”。美国海军部长助理福莱斯特来到努美阿视察，听完“小本经营”的介绍后，对戈姆利说：“美国人民如果知道让军队在如此情况下去打仗，一定会起来革命的。”

第二节腥风血雨

1942年8月6日晚，特纳的登陆舰队在8艘巡洋舰和一批驱逐舰的护送下，悄悄溜入瓜岛和马莱塔岛之间狭长的海峡。海面平滑如镜，岸上不时吹来沼泽地的恶臭，令人毛骨悚然。2时，舰队到达瓜岛西端埃斯佩兰斯角和萨沃岛之间的海峡后，兵分两路，一路扑向瓜岛，一路奔向图拉吉岛。扑向瓜岛的是陆战第1师的主力第5、第1陆战团，范德格里夫特亲自在舰上监督。杀向图拉吉岛的是4个独立营，由副师长鲁普斯塔斯准将指挥，另外两个营留做预备队。待船队折返努美阿时，占领恩德尼岛。

8月7日当地时间上午6时13分，负责火力支援的巡洋舰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蓝灰色的海面上到处都是火舌和硝烟，炮弹撕开清晨近乎凝固的空气，砸向陆地。在猛烈的舰炮轰击中，从弗莱彻的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海军“无畏者”式俯冲轰炸机也飞临瓜岛，准备在登陆艇抢滩、舰炮延伸射击时压制日军火力。9时40分，第5团团长李洛依·亨特上校第一个冲上瓜岛海滩，不久第1团也上岸，迅速向四周扩展，扩大滩头，并冲向瓜岛机场。与此同时，海岸控制组开始划定海滩；后继的登陆艇和登陆舰也开始有秩序地上岸。

日军对美国军队的进攻懵然不知，直到在睡梦中被美国炮弹的爆炸声惊醒，才知道敌人来了。瓜岛上的日军共有2000人，均在机场附近，其中大部分是朝鲜劳工，海滩附近只有几个哨兵，见美军涌上岸，吓得掉头就跑。美军未受阻拦就轻易上岸，但因没有地图，只能在原始森林和二、三米高的深草中摸索前进，在第二天早晨才占领机场。即将完工的机场空无一人，只留下刚刚做好的早饭、地下隐蔽部、发电机、水泥、电台、蒸气压路机、一条通往海滩的道路和许多大米。美国陆战第1师在登陆的第一天，已有1.1万人登上瓜岛。

但在北面不远的图拉吉岛，陆战队在海滩遭到日军的顽强抗击，实施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第一次“两栖攻击”。图拉吉岛是一个天然港口，岛的东侧有两个姐妹岛——加武图岛和塔那姆勃戈岛。这两个岛其实是冒出海面的两个陡峭的岛礁，掩护着图拉吉岛。英国人战前在这两个岛建了一个水上飞机机场，日本人也看中这两个岛，把它们建为监视整个所罗门群岛的水上飞机基地，驻有约600名官兵。美军在图拉吉等三岛上投入了2000名陆战队员和近400名陆战队伞兵。美军高估了日军在图拉吉的实力，而低估了加武图和塔那姆勃戈岛的兵力，以为在图拉吉海滩上会遇到日军的猛烈抗击，就集中舰炮轰击图拉吉岛。猝不及防的日军纷纷躲入掩体；美国未遇抵抗，顺利上岸，但不久就与日军相遇，在岛的北部展开激战。在加武图和塔那姆勃戈岛，由于岛屿面积大小，日军采取海滩前沿防御，利用英国人遗留下的设施，在坚硬的山上凿了许多藏身的山洞。美国海军的舰炮虽对两岛进行了猛烈炮击，但因日军有坚固的工事而效果不佳。由于登陆艇冲击距离太远（12600米）、海军炮火延伸过早，日本守军有时间抢占前沿阵地，静等美国陆战队上岸。日军指挥官十分冷静，等陆战队第一登陆波上岸并接近自己时，才突然开火。美军伤亡惨重，指挥官受重伤，电台被打坏，陆战队员们只能各自为战，被压在海滩上动弹不得。由于敌我太近，舰炮无法支援。直到几小时后伞兵带来了81毫米迫击炮和海军飞机开始扫射后，陆战队员才能在敌火力下缓缓向山顶爬行。他们组成一个个战斗组，终于占领了山顶制高

点，居高临下，以炸药和手榴弹封锁了日军固守的洞口。由于图拉吉等三岛战斗激烈，范德格里夫特把所有预备队都投入进去，进到8日日落前才占领了图拉吉、加武图和塔纳姆勃戈岛，日军全部阵亡，美军阵亡100人。

图拉吉岛的两栖攻击，首次在实战中暴露了美国海军与海军陆战队的一些问题，其中最尖锐的是舰炮火力支援、空中火力支援问题。美国海军舰炮对岸轰击不佳是登陆战中的老问题；岸上火力控制组也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原因是岸上火力控制组缺少轻便的电台。海军舰载机对岸攻击的第一个问题是海军飞行员缺乏对地面目标进行精确轰炸的训练，难以摧毁日军海岸坚固目标。第二个问题是岸一空联络程序繁琐，登陆部队指挥员须通过特纳的旗舰呼唤飞机支援。而特纳的旗舰是普通的巡洋舰，舰上通讯设备的容量有限，特纳须协调整个登陆部队的换乘、上岸、炮火支援、空中支援等所有行动，所以登陆队部队须“排队”等候。因此，必须建立登陆部队的指挥与航空兵的直接通信渠道，登陆舰队的司令须有自己专用的指挥舰。

除上述问题外，美国海军陆战队还发现了战前登陆战理论在实战中暴露出来的一些缺陷。第一是情报工作无力，对瓜岛陆上和海况了解甚少，对日军在岛上的兵力判断存在重大失误，海军飞行员对地面航空侦察没有经验，有时夸大了敌人实力，有时又有缩小。第二是岸上控制组的人手太少，权力不够大，陆战队上岸后，不得不使用战斗部队卸船，造成攻击乏力。如果日军在瓜岛有防御，美军滩头势必会陷入混乱。一位海岸警卫队的运输舰的舰长，上书指责陆战队的一些官兵不先卸急需的武器、弹药和油料，而先卸千酪、黄油等；有些人忙不过来，而有些人却闲着无事，在海滩上晒太阳或跑到附近树林里去打鸟。

这些问题都是瓜岛战役后总结出的教训，在当时，美国海军陆战队最紧迫的问题是守庄刚刚占领的瓜达尔卡纳尔岛。就在陆战队占领图拉吉等小岛的当夜，驻拉包尔的日本第8舰队司令三川军一把特纳的舰队打得一败涂地，范德格里夫特的陆战第1师几乎遭到灭顶之灾。

日军驻拉包尔的陆海军丝毫没有察觉美军来攻，直到收到图拉吉守军的急电“敌重兵压境，誓死保卫我哨所，祈求必胜”，方知两岛已失。日本陆军第17集团军司令百武晴吉和第8舰队司令三川军一对美军的意图判断不一，前者认为美国人是进行打了就跑的袭击，目的是牵制日军即将对莫尔兹比港的进攻；后者觉得事关重大，决定率7艘军舰去袭击美国舰队，特别是袭击那些停在瓜岛的运输舰。驻拉包尔的第25航空战队司令山田也觉得事情不对头，就在次日派出51架战斗机和轰炸机，去轰炸960公里以外的瓜岛。日机在瓜岛上空遭到美国舰载机“野猫”式战斗机的拦截，一场混战，日机被击落30架，但炸沉美军一艘运输舰。日本飞行员在空袭中犯了一个大错，没有轰炸海滩上堆积如山的物资，而去炸运输舰。

日本飞行员虽得不偿失，但把一直心惊肉跳的弗莱彻给吓坏了。弗莱彻在8日黄昏时给特纳发了一封电报：“战斗机数从99架减为78架。由于此地区敌鱼雷飞机及轰炸机数量庞大，我建议立即全部撤走航空母舰。燃料消耗殆尽，请速派加油船来。”特纳立刻觉得自己的衣服被剥了个精光，赤裸裸地站在敌人面前。他勃然大怒，但除劝阻外无可奈何。日落之后，弗莱彻不听特纳和范德格里夫特的一再抗议，调转船头，向南开走了。

美国人谁也没有料到，弗莱彻一走，三川军一便带着军舰闯过美军和澳大利亚军数道海空警戒线，在黑夜接近瓜岛。午夜前后，三川一阵鱼雷齐射，

打得还不明白怎么回事的美、澳、英军舰纷纷起火，4艘巡洋舰被送入海底，1艘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瘫在海面上。为陆战队护航和支援的盟军舰队基本覆没，三川若回头收拾那些鸭子般的运输舰，定如囊中取物。但三川担心：若不能在天亮前脱身，就会被弗莱彻的舰载机在天亮后追上，于是扔下活靶般的运输舰，匆匆离去，结束了这场史称“萨沃岛海战”的战斗，也丧失了永不会再来的良机。运输舰死里逃生，陆战队才有可能在瓜岛上与日军打下去。

美国海军陆战队后来能在瓜岛站住脚跟，不仅是由于三川的错误，还应归结于战前两栖登陆战研究的成果和特纳、范德格里夫特的勇敢和坚韧。特纳海军少将几乎是赤手空拳了，但没有撤退。他判断日军在9月白天不会来进攻，就一方面打捞落水水兵，一方面尽量卸货，直到黄昏时分才带着没有卸完的物资，在几艘残舰的护送下，离开瓜岛。陆战队员们孤零零地被抛在这个热带荒岛上，一切只能靠自己了。

如果没有“战斗装载”的概念和训练，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师肯定在瓜岛破日本人下酒了。虽然特纳在物资全部卸完之前就被迫离去，但由于船内物资是按战斗装载的要求装船的，所以陆战队员有基本的武器弹药、装备和补给品。陆战队司令部的参谋们知道瓜岛战役的成功取决于能否掌握瓜岛海域的制海权，而制海权又取决于制空权。在美国海军舰空母舰仍居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取得制空权的关键是让瓜岛尚未完工的机场尽快完工并投入使用。出于这种考虑，陆战队根据战斗装载的要求把推土机、压路机、控掘机等工程机械列入首先卸下的范围之内，所以在特纳开走前，这些工程机械已经上岸了。

范德格里夫特是瓜岛岛上争夺战的核心人物，战功卓著。他作出了一个关键性的决定：建立以瓜岛机场为核心的防御体系，迅速修好机场，让飞机进驻，坚守至援兵到来，陆战队官兵们不停地看地形、修工事、埋地雷、架铁丝网、修机场、从海滩上往机场送物资。8月15日夜，一艘美国驱逐舰冒险闯到瓜岛，带来了飞机零件和地面勤务人员；20日，威廉·华莱士上校率领海军陆战队航空兵第1大队的首批飞机，从“长岛”号护航航空母舰上起飞，在瓜岛机场降落，共有19架格鲁曼公司的“野猫”式战斗机和12架道格拉斯公司的“无畏”式俯冲轰炸机；两天后，陆军航空兵第67战斗机中队驾驶使用副油箱的飞机，直接从埃斯皮鲁·圣图飞抵瓜岛机场，这些老式战斗机本是发往缅甸的，结果因缅甸失守而送到南太平洋，正好派上用场。为了纪念在中途岛海战中牺牲一位名为亨德森的陆战队飞行队长，陆战队员把这座机场命名为“亨德森”机场。亨德森机场投入使用后，瓜岛的形势立刻改观：日军虽享有海军水面舰艇优势，但美军享有空中优势。鉴于美国岸基飞机的严重威胁，日本人只能用驱逐舰在夜间高速驶过所罗门群岛中间的“狭槽”，把陆军送上瓜岛，向机场打几炮后再高速返回。这些驱逐舰因每夜准时准点出现，被美国兵称为“东京快车”。美国人则利用飞机的掩护，在白天向瓜岛运送物资。这样亨德森机场就成为后来争夺战的焦点，双方为争夺这个机场在岛上进行了三轮血腥的陆战和四次大规模的激烈海战。

美国人最后赢得瓜岛争夺战的胜利还应归功于日本人。日本陆海军在美军立足未稳、机场尚不能使用时，犯了兵家大忌——轻敌，结果坐失良机。

驻拉包尔的日本陆海军见三川军一在萨沃岛海战中大获全胜，特纳的运输舰队匆匆离去，就认为岛上美军人数不多，派一木上校率一个团约1200

人上岛去消灭美军的两个加强团。日本海军自萨沃岛海战后就无所事事，没有理会美国人在瓜岛海滩堆积如山的各种物资，只是派几架轰炸机在机场上兜几圈，胡乱把炸弹扔下去；或派一种被美国兵称为“路易虱子”的海军炮火校射机在黑夜里飞到机场上空，扔几枚照明弹；要么就派外号为“查理洗衣机”的大型水上飞机，夜里长时间在美军阵地上飞来荡去，不时扔几个炸弹，不让美国兵睡觉。可奇怪的是日军从未理会海滩的物资。美国人用了整个两星期才把海滩上的东西搬走，如果日军扔几颗炸弹或打几炮，这些东西就会化为一炬，海军陆军队就会陷入无粮、无油、无弹的困境，听任日军宰割。

一本上校率领的 1200 人于 8 月 18 日在亨德森机场以东约 30 公里的塔依塔伏悄悄登陆，准备从东面偷袭机场，殊不知已被范德格里夫特发现。8 月 21 日凌晨 1 时 30 分，日军开始进攻，数百名日军跃出丛林，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发起冲击。美国海军陆战队不慌不忙，沉着应战，用自动步枪、机枪和迫击炮打得日军横尸遍野。日军连续进攻，一无所得，美军阵地前，传出日军伤员的阵阵惨叫声。美国医疗人员前去救治，竟遭日军杀害。范德格里夫特勃然大怒，黄昏时分，派出 5 辆坦克碾过日兵尸堆，直扑敌阵，追得日军无路可逃，成为一滩滩的肉酱。一木全军覆没，他本人在绝望中烧掉团旗，在被坦克压死之前，急忙拔刀切腹。

消息传来，三川军一和百武晴吉大为震惊，意识到大批美军已经登陆，遂急电联合舰队，要求其南下驰援，再派陆军登陆，在 8 月底以前重新控制瓜岛。远在东京的日本陆军总参谋长杉山元和海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得知瓜岛被占、机场丢失，大为光火，急令二将速夺回机场。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闻知，心中暗喜，认为美国重兵登上瓜岛，身后必有运输舰队和航空母舰，就率领 3 艘航空母舰、3 艘战列舰和若干巡洋舰南下，准备威逼瓜岛，逼使美国舰队出战，消灭美国航空母舰，再掩护陆军登上瓜岛，消灭岛上美军。美国海军察觉了日军的企图，戈姆利电令弗莱彻回援，8 月 28 日，爆发“东所罗门群岛海战”。双方在战术上打了个平手：日本 1 艘轻型航空母舰被击沉，损失飞机 70 架；美国“企业”号航空母舰受伤，在两个月内不能参战。但日本人没有达到迅速增兵瓜岛的目的，开往瓜岛的运输船队被迫返回拉包尔。

在瓜岛，日本海军的“东京快车”夜夜炮击亨德森机场，把由川口指挥的 6000 人分批送上岛，美军白天不断遭到小股日军的袭扰，夜间被“东京快车”弄得彻夜不宁，终日惶惶不安。由于大批食品没有卸下，营养不良、疟疾、痢疾等疾病开始蔓延，在瓜岛的“仙人球航空队”的飞机也减少到 11 架。

川口上校率 6000 人在亨德森机场以东、离一木上校登陆不远的地方上岸。鉴于一木失利的教训，川口决定不直接进攻机场，而是向南迂回，穿过人迹罕至的热带雨林，前出至亨德森机场南部，出其不意地占领俯视机场的一座陡峭的山岭，然后乘势控制机场。这个计划听上去挺好，但山口大大低估了在热带雨林中行军的难度。川口率领 3000 精兵在沼泽、灌木林里饱受蜚人的昆虫和吸血水蛭的折磨，疾病流行，粮食耗尽，很快就被弄得精疲力尽。美军则以逸待劳，在那座山岭上挖沟筑垒，架设铁丝网。9 月 12 日黄昏，饿得昏头昏脑的川口支队才钻出丛林。是夜，随着一枚信号弹腾空而起，黑暗中四处响起日军的狂叫声。第一批日军一边扔烟幕弹，一边用英语喊“毒气

进攻！毒气进攻！”一边往山顶上冲。山岭上有美军陆战队 400 人，有些人见浓烟四起，以为真是毒气，吓得连连后退，日军乘机占领了些阵地。美军指挥官“红迈克”埃德森上校亲临前线，趴在地面，手持电话指挥作战。他见两名陆战队员惊慌后退，怒发冲冠，一手揪住一个，骂道：“日本人有种，你们就没有种？！”接着拿起电话，向炮兵喊道：“近点，再近点！”一些阵地失守了，但 1600 米外的美军 105 毫米榴弹炮的致命炮火把日军压了下去。川口第一次进攻失败了。川口在丛林里蛰伏了一个白天，重整队伍，在次日晚又从黑暗中冲出，分六波连续猛攻，整个山岭爆发了血腥的战斗。美军炮群发射出凶猛的炮火，落点越来越接近美军前沿，美军机枪、步枪齐声怒吼，打倒一排排的日本兵，但有些日本兵乘黑暗跳入战壕。两军肉搏，刺刀的碰撞声、伤者的惨叫声和枪炮声交织在一起。日本兵被打倒一批，又冲上一批。天亮后，美军飞机前来助战，美军炮火越来越准，日军终于支撑不住，逃回丛林。山岭上横七竖八，躺满美军和日军的尸体，鲜血把山头都染红了。从此这座无名的山岭得名“血岭”。

川口和部下经过十天的热带雨林和饥饿的折磨，再加两夜的雇战，终于溃败了，只得吞食野草嫩叶，向西撤退。美军虽胜，但在热带疾病的折磨下，也没有了胜利之师的风度。

日本第 17 集团军司令百武晴吉见日军两次进攻都以惨败结束，大为惊讶，决定率第 17 集团军军部登岛，亲自指挥日本陆军的王牌师——仙台第 2 师登陆。又把从荷属东印度调来的第 38 师做为预备队。百武晴吉经历过马来亚战役和菲律宾战役，目睹了一幕幕英美军一触即溃的场景，从心眼儿里瞧不起美国军队，根本不相信美国海军陆战队是仙台武士的对手。仙台第 2 师师长丸山政男中将更是傲气十足。鉴于岛上日军补给日益恶化，百武派人到特鲁克渲染一木和川口部队的惨状，说：“我军补给被切断一个多月，官兵们吃草根、喝海水，个个比甘地还瘦。新的进攻部队必须完整上岸，带上充足的补给品，否败还会失败。”山本听罢，含泪道：“海军加重了陆军的困难，我山本将亲自负责。如有必要，我将出动‘大和’号！”

新一轮的大血战又要开始了。

日本海军一向擅长夜战。萨沃岛一战打得美国舰队不敢在夜间与日军交手，从此每晚肆行无忌，夜夜炮击亨德森机场，并把丸山率领的仙台第 2 师前锋送上岛。这次百武晴吉还要在夜间乘驱逐舰上岸，并用运输舰把 150 毫米重炮和坦克送上岸。他选择萨沃岛对岸的埃斯佩兰斯角上岸，准备上岸后筑路，把大炮拖到亨德森机场以西的奥斯汀山山脚，轰击机场，尔后在 10 月 23 日由坦克和步兵从南、西发起总攻，占领机场。届时，海军的战列舰也将参加炮击，用 320 毫米的巨炮彻底摧毁亨德森机场。

日军厉兵秣马，欲一举消灭瓜岛美军，不料范德格里夫特先发制人，率先进攻。美海军陆战队第 1 师在血岭击退川口的猛烈进攻后，在 9 月 18 日得到增援。美陆军一个团 4000 人登岛，带来了范德格里夫特急需的补给品、铁丝网和 155 毫米榴弹炮“长臂汤姆”，岛上美军增至 1.9 万人。范德格里夫特遂以二个营向西进，欲渡过马塔尼科河，围歼河西岸的日军。美军进攻受阻，但占领了百武晴吉准备炮击亨德森机场的地区。已经上岸的仙台第 2 师师长丸山政男未料到美军先发起进攻，勃然大怒；见美军进攻未果，以为美军已黔驴技穷，不堪一击，遂率 1000 人于 10 月 7 日向马塔尼科河进攻，恰与发动第二次进攻的美国陆战队在丛林和海滩上遭遇。两军狭路相逢，展开

血战。美军得到炮兵支援，全歼日军，自己仅亡 65 人。丸山急忙后撤，电告百武火速驰援。百武遂率仙台第 2 师余部 2000 余人、16 辆坦克和炮兵及第 17 集团军司令部，乘 6 艘驱逐舰、2 艘水上飞机母舰从肖特兰启航，准备在 11 日夜在塔萨法隆加角上岸。后藤海军少将率 3 艘重巡洋舰和 1 艘驱逐舰为之护航并炮击亨德森机场。

美军毫不示弱，也增兵瓜岛。戈姆利终于相信瓜岛是一重要战场，令弗莱彻率“大黄蜂”号航空母舰驶入亨德森机场西南 180 海里的海域待命，诺曼·斯科特海军少将率 5 艘巡洋舰和 5 艘驱逐舰驶入“铁底峡”，为载有 3000 援兵的运输舰护航，同时又派 25 架战斗机进驻瓜岛。10 月 9 日，斯科特掩护运输舰上的美军登上瓜岛。当天午夜，百武晴吉和后藤也启航了。10 月 11 日上午 11 时 45 分，一架美国巡逻机在瓜岛西北 210 海里处发现庞大的日本舰队正向瓜岛逼近。斯科特即率舰队驶往萨沃岛与埃斯佩兰斯角之间的海域，准备截击日舰。斯科特的这支舰队受过专门的夜战训练，舰上装有警戒雷达和炮瞄雷达，以对付“东京快车”，打破日军对夜战的垄断。是夜，日美舰队爆发埃斯佩兰斯角海战。日舰队沉没巡洋舰、驱逐舰各 1，主帅后藤被打死。美国损失 1 艘驱逐舰，另有 1 艘巡洋舰和 1 艘驱逐舰受伤。

日本夜战神话从此破灭了。瓜岛美军见茫茫夜海火光闪闪，炮声隆隆，美舰获胜而归，士气大振。尽管百武晴吉率军在瓜岛上岸，可天一亮，“仙人球航空队”就把日军运兵的驱逐舰炸毁，5 天后又把日舰刚刚运来的粮食、弹药付之一炬。

此时山本五十六已率联合舰队从特鲁克倾巢而出，准备支援百武晴吉在 10 月 22 日向亨德森机场发动的总攻。这支舰队有 5 艘航空母舰、5 艘战列舰、14 艘巡洋舰和 44 艘驱逐舰。10 月 13 日中午，日本舰载机空袭亨德森机场成功。美“野猫”式战斗机来不及起飞，日机就直插而下，炸毁了停机坪上的飞机，引燃了燃料库。亨德森机场第一次瘫痪了。午夜，照明弹又突然在机场上空点燃，青光四射，把整个机场照得雪亮。日本战列舰“金刚”号和“棒名”号在 1 小时 10 分钟内，向亨德森机场发射了 918 发 350 毫米炮弹，机场两条主跑道被炸得面目全非，到处是土堆和弹坑。近百架飞机被毁，七零八落散落在跑道上，燃油也所剩无几。15 日，又有 3000 日军带着大炮登上瓜岛，把 150 毫米榴弹炮拖到奥斯汀山脚下，开始炮击机场。入夜，日本战列舰又把机场犁了一遍。此时，岛上美军有 2.3 万余人，但多数疾病缠身，弱不禁风；“仙人球航空队”力量单薄，汽油已尽。日军已有 1.7 万人上岛，有强大的海空支援，正准备发动更猛的总攻。瓜岛岌岌可危，随时都有易手的危险。

范德格里夫特的战斗已不是“小本经营”，引起了尼米兹和美国海军作战部长金海军上将的关注。尼米兹于 10 月 15 日决定撤换一直对瓜岛没有信心的南太平洋战区司令戈姆利，由热情奔放、敢打敢拼、外号“蛮牛”的哈尔西海军中将接任，瓜岛局势如此严峻，哈尔西接到尼米兹手令后，竟失声叫道：“这可真是最烫手的土豆！”但瓜岛守军将士闻讯却欢呼雀跃。一位参加过瓜岛之战的美军陆战队军官这样回忆：“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的情景。那时我们忍受着虐疾的折磨，吃力地爬出散兵坑，接着我们高兴得像小羚羊一样跑着、跳着。”18 日，哈尔西刚刚正式就职，就冒险亲赴瓜岛视察。“仙人球航空队”也得到了 24 架战斗机和 4 万加仑汽油的增援。美军官兵士气大振。

百武晴吉登上瓜岛后，感到情况远比原来估计的严重。岛上丛林密布，河流纵横，山高路险，遍地泥泞。许多重炮因陷入泥塘被迫丢弃。丸山所率的仙台第2师主力在泥泞沼泽中行进困难，无法在22日抵达血岭，只得将总攻推迟至24日17时。丸山准备分三路进攻亨德森机场，自己亲率主力攻克血岭。

24日16时45分，丸山的第2师全部做好突击准备。可就在这时，暴雨突至，倾盆大雨打得日军睁不开眼，部队间的联系中断，秩序大乱。丸山只得再推迟2小时。两小时后，日军丢开伪装网，爬出潮湿的树丛，冲向美军。美军早已严阵以待，直到日兵冲到铁丝网才开火。首批日军全部葬身于铁丝网前。第二批日军踏着同伴的尸体继续猛冲，又被击毙。日军尸横遍野，伤亡惨重，连狂热的仙台武士也吓得目瞪口呆。丸山暴怒了，两个半小时后又发起猛攻。美军几处阵地被突破，日军逼近机场。丸山见状大喜，发出“万岁”的信号，满载兵员的8艘日驱逐舰在1艘巡洋舰的护卫下，立刻驶入“铁底峡”，准备炮击机场。

美军部分战线虽被突破，但整个战线并未崩溃。陆战队士兵凶猛地射杀了一批批涌上来的日军，搜猎突入阵地的漏网之鱼，丸山的第二次进攻又被打垮。丸山接着发起第三次进攻，还是失败了。美军炮火既准又狠，把反坦克炮也用上了。一队日兵被美军反坦克炮平射炮火击中，全部血肉模糊、倒毙在地。到黎明时分，丸山只得向百武晴吉发出“攻占机场尚有困难”的信号。但从肖特兰启航的舰队却未收到丸山失利的消息，驶到瓜岛海岸，结果遭到“仙人球航空队”的空袭。巡洋舰被炸沉，1艘驱逐舰搁浅，其余的四散而逃。

丸山恼羞成怒，在天黑后孤注一掷，发起“最后的决死进攻”。成群的日军钻出树林，发起冲锋。“万岁！”“陆战队今晚你们要完蛋啦！”刺耳的尖叫此起彼伏，划破夜空。但完蛋的仍旧是自己，到深夜，丸山的攻势溃败了，残存的日军逃入森林，在战场上留下近3000具残缺不全的尸体。从未打过败仗的仙台第2师遭到灭顶之灾。

在争夺亨德森机场的白热化战斗爆发前夕，范德格里夫特将军奉哈尔西之召，来到努美阿参加紧急军事会议。哈尔西知道岛上美军疾病缠身，快支撑不住了，就问道：“我们是守还是撤？”

“守！我守得住，但我必须得到更积极的支援。”范德格里夫特答道。

一旁的特纳将军接过话题，大声向哈尔西抗议道：“我竭尽全力送给养，但没有军舰掩护，附近也没有基地躲避。”

性格冲动的哈尔西听罢大吼道：“你先回去，我把全部家底都给你！”

哈尔西的“全部家底”就是“企业”号和“大黄蜂”号两艘航空母舰、2艘战列舰，以及几艘巡洋舰、驱逐舰。24日清晨，这支舰队在金凯德海军少将指挥下，开抵瓜岛东南800海里的圣克鲁斯群岛附近的洋面上，寻找日本舰队。

坐镇特鲁克岛的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也在寻找美国舰队。他已拿定主意，不论百武晴吉是否攻占亨德森机场，都不能错过决战的时机。10月12日他令南云忠一率5艘航空母舰、4艘战列舰和巡洋舰群、驱逐舰群从特鲁克启航寻敌。10月25日晨，山本收到丸山进攻失利的消息后，继续令南云寻歼美舰。

1942年10月25日，日美舰队爆发圣克鲁兹海战，从清晨战到深夜。美

国海军时运不济，“大黄蜂”号被击沉，“企业”号受伤后随舰队撤回努美阿。日本“翔鹤”和“瑞凤”大型航空母舰被击伤，获得战术上的胜利，但日本海军为这个胜利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大型航空母舰9个月内不能出海，100架飞机和它所有的优秀飞行员都殒落南太平洋。日本要补上这100架飞机需要几个月时间，但要训练这么优秀的飞行员则是决无可能了，因此南云还是被撤职了。美国太平洋舰队虽遍体鳞伤，只剩1艘受伤的航空母舰，但挫败了日本对亨德森机场的海空联合进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圣克鲁兹海战后，美日双方的航空母舰都被迫回港养伤，但因美军牢牢控制着亨德森机场，日舰还是不敢在白天接近瓜岛。日本陆军参谋部见陆军在瓜岛连战连败，恼羞成怒，遂令第38师登岛，又令驻印度支那的1个旅开赴所罗门群岛。到11月10日，岛上日军已达3万人。美国情报人员此时又破译了日军的新密码，对日军的活动了如指掌，也拼命向瓜岛送大炮、给养和人员，用飞机把伤员运走。在努美阿，美国海军工程师日夜抢修“企业”号。双方都在力争主动。

山本为了夺回瓜岛，又派一支由3艘轻型航空母舰、4艘战列舰和50余艘巡洋舰、驱逐舰组成的舰队，由近藤率领，直奔瓜岛，准备先空袭、炮击亨德森机场，再把第38师送上岛。11月11日和12日，日本舰载机两次空袭正在卸载的美国运输舰，但遭到“仙人球航空队”和舰上高炮的夹击，死伤累累，造成的破坏不大。但令美国人震惊的是：日军一支由2艘战列舰为核心的炮击舰队已从肖特兰起航，准备在12日炮击机场，然后掩护1.2万人和1万吨物资上岛。此时美军在瓜岛只有5艘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哈尔西急令战列舰“南达科他”号、“华盛顿”号和尚在船坞修理的“企业”号带伤出航，但远水救不了近火，情况万分危急。在瓜岛的两支护航舰队司令卡拉汉海军少将和斯科特海军少将不畏强敌，率5艘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迎敌。在这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血腥、最残酷的海战中，美舰先发制人，在黑暗的“铁底峡”上，发疯般地围攻“比睿”号战列舰，日军两名将军在开火后十几分钟就全部阵亡。日将阿部弘宏被突如其来的弹雨打得没有主意，交火后十几分钟就下令撤退，留下受重伤的“比睿”号。日出后，“铁底峡”漂浮着7艘残舰——5艘美舰、2艘日舰。“仙人球航空队”直扑蹒跚而行的“比睿”号，把它送入海底。

山本见阿部丢了一艘战列舰，又一事无成，怒气冲天，又命近藤亲率“雾岛”号战列舰炮击亨德森机场，以掩护运载有1.1万人的11艘运输舰登岛。哈尔西闻讯，令威廉·李海军少将率战列舰“南达科他”号和“华盛顿”号迎战。14日23时，“铁底峡”爆发了日美首次战列舰大战。在巨炮的咆哮中，3艘美国驱逐舰在须臾间被撕成碎片。“南达科他”号的电路出了故障，无法射击，成了“雾岛”号的靶子，连连中弹，舰身剧烈抖动。但“华盛顿”号的406毫米巨炮连中“雾岛”号的要害。“雾岛”号像个疯子，在海面上乱转。近藤见状不妙，下令撤退，把无法航行的“雾岛”自沉在“铁底峡”。已经开到瓜岛附近满载兵员的运输舰想逃也没时间了，只有抢滩搁浅。但还未冲滩，天色已亮，“仙人球航空队”蜂涌而至，把装满日军的运输舰炸成肉罐头。从肖特兰启航的1.1万名士兵和1万吨物资，只有6000人和5吨物资上岸。

经过3天腥风血雨的“瓜达尔卡纳尔海战”，日军完全丧失了瓜岛海域的制海权。岛上3万日军无衣无食，无医无药，只能靠潜艇送来的一丁点儿

粮食为生。日本陆军参谋部还想调兵遣将，征用 62 万吨船舶，送关东军一部夺回瓜岛；而陆军省、海军部和通产省坚决反对，主张从瓜岛撤退，因为征用 60 万吨商船，将严重削弱日本经济，无异于杀鸡取卵。双方争执不下，瓜岛的日军在饥饿和疾病的折磨下，纷纷倒毙，到处是腐烂的尸体。

直到 1942 年 12 月 31 日，日本陆军参谋部才同意从瓜岛撤军。2 月 1 日起，瓜岛上的日本残兵败将每夜悄悄从埃斯佩兰斯角登上驱逐舰。日军的这次撤退非常出色，美国人丝毫没有察觉。半年之久的“瓜达尔卡纳尔争夺战”至此降下帷幕。在这场因一个机场而愈演愈烈的血战中，日美双方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日本有 1 艘轻型航空母舰、2 艘战列舰、5 艘巡洋舰、11 艘驱逐舰和大量的运输舰、商船被击沉，包括 3 艘大型航空母舰在内的许多舰船被击伤；损失飞机 900 架，飞行员 2352 名；上岛的 3.6 万名日军中，只有 1 万人生还。美国付出的代价是：2 艘航空母舰、8 艘巡洋舰、14 艘驱逐舰，总吨位略小于日本；海军陆战队和陆军伤亡 2200 余人。双方物资损失大体相当，但日本彻底丧失了太平洋战争的主动权。

第七章 “1945 年胜利的播种床”

西南太平洋战区的美国海陆军获得瓜岛争夺战胜利之后，在 1943 年乘胜沿所罗门群岛步步北上，逼近拉包尔，尼米兹统率的中太平洋战区也于 1943 年 11 月挥师进击被日军占领的吉尔伯特群岛，拉开了太平洋大反攻的帷幕，掀开了太平洋岛屿争夺战和两栖登陆战崭新的一章。这一章的第 1 页就是吉尔伯特群岛中塔拉瓦环礁之战。

第一节 蜘蛛网

日本在太平洋的战略防御体系是一系列岛礁，北起阿留申群岛西端和千岛群岛，经日本本土、琉球群岛、小笠原群岛、琉黄列岛、南岛、威克岛、马绍尔群岛和吉尔伯特群岛，形成一条横跨太平洋南北、挡住美军进击东南亚、中国沿海和日本本土的第一道锁链。在这道锁链之后是马里亚纳群岛和加罗林群岛，屏护着关系到日本生死存亡的菲律宾和琉球群岛。马绍尔群岛和吉尔伯特群岛是日本抗击美国从中太平洋反攻的第一道防线，被日本称为“外层防御圈”；马里亚纳群岛事关日本的生死存亡，被称为“绝对防御圈”，因其防御坚固，又被日本人称为“太平洋防波堤”。这两道岛链由东西走向的加罗林群岛联结，形成一个保卫日本的蜘蛛网状的战略防御体系。日本人就是想依托这蜘蛛网消耗、疲惫美国舰队，待其进抵马里亚纳群岛时，放出蜘蛛——日本联合舰队主力，再来一次对马海战，逼使美国承认日本在西太平洋的霸主地位。以二十、三十年代登陆战不可胜的观点评判，日本人的这一战略防御体系的确是坚不可摧。一个日本海军将军曾说：“这些岛屿是为日本定制的。”

的确如此。美国太平洋反攻路线有三条：北太平洋方向、中太平洋方向和西南太平洋方向。虽然经阿留申群岛、千岛群岛是进攻日本本土的捷径，但北太平洋风大浪高，终年多雾，不适于作战。若在此开战须得苏联帮助，这样又会破坏苏联的中立，不利于美国全球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北太平洋方向距日本本土太近，日军享有内线作战的优势，在日本海军主力尚未被消灭的情况下，美国海军将在不利的条件下作战。麦克阿瑟指挥的西南太平洋盟军虽节节胜利，但越向西进，翼侧就越漫长，受到日军侧后的威胁和牵制越大，难以形成势不可挡的进攻势头，容易陷入僵持。因此，美军如欲西进，必须占领马绍尔群岛、吉尔伯特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并让日军特鲁克海空军基地失去作用。这样不仅能扫清麦克阿瑟进攻菲律宾的侧后威胁，还可以直接进逼日本本土，在中国沿海取得进攻日本本土的前进基地，把日本本土置于美国 B-29 型远程轰炸机的打击之下。

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把中太平洋大反攻的第一个目标选在距离日本本土最远的吉尔伯特群岛。1943年7月20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占领吉尔伯特群岛和瑙鲁岛。战后美国曾有人对这个选择提出过质疑，认为完全没有必要从吉尔伯特群岛开刀，应以哈尔西和麦克阿瑟常使用的“越岛战术”，从马绍尔群岛下手，绕过吉尔伯特群岛。此言貌似有理，其实是不明当时的情况。

日本人很早就注意到太平洋诸群岛对日本战略价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获得对加罗林群岛、马绍尔群岛、马里亚纳群岛的委任统治权后，立即禁止任何外国人进入这些群岛，凡进入者都神秘地死亡或失踪。所以外国人对这些岛屿在1918年以后的情况一无所知，美国获得这些群岛的唯一手段是空中侦察，拍摄大比例、清晰的航空照片。但当时舰载机大小，装不下航空摄影机，只能使用岸基飞机，而在吉尔伯特群岛落入日军手后，马绍尔群岛已处在盟军岸基飞机的活动半径之外，因此要占领马里亚纳群岛，就必须先占领马绍尔群岛，占领马绍尔群岛就得先占领吉尔伯特群岛。由于吉尔伯特群岛南部的富纳富提环礁于1942年10月被盟军悄悄占领，盟军的 B-24“解放者”式远程轰炸机可以从此起飞，侦察吉尔伯特群岛。除这个好处外，美

军占领吉尔伯特群岛后，还可以大大缩短从美国西海岸和夏威夷至澳大利亚、新西兰的航线。鉴于上述原因，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 1943 年 7 月 20 日决定占领吉尔伯特群岛和瑙鲁岛。

吉尔伯特群岛由 13~16 个环礁组成，土壤贫瘠。由于雨水和海水的冲刷，植被很少，只有椰树。这些岛屿地面平坦，土质是珊瑚岩石和砂子，可以迅速筑成轰炸机和战斗机的简易机场，在每一个较大的环礁中至少有一个可以构筑机场的岛屿。这个群岛最大的环礁是马金环礁和塔拉瓦环礁。战前吉尔伯特群岛是英国的殖民地。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最后一次统计，吉尔伯特有土著人 26000 人，白种人和华人 109 人。这个岛屿的人口在太平洋是最稠密的。由于该岛距马绍尔群岛很近，而离美军基地很远，所以战争开始时，日本很容易地夺取了它，使之成为马绍尔群岛的桥头堡。日军在吉尔伯特群岛三个最大的环礁设防，自北向南依次是马金环礁、塔拉瓦环礁和阿帕马环礁，其核心是塔拉瓦环礁。

塔拉瓦位于马京岛以南约 100 海里，赤道以北 80 海里处，它是一个三角形的珊瑚环礁，东面的边和南面的边各长 18 和 12 海里，是由一连串狭长岛屿组成。西面的边除了两个通往礁湖的深水水道之外，全部都是堡礁。比托岛是塔拉瓦中重要的堡礁。从形状上看，比托岛像一只栖鸟，这只鸟的脚就是一条 4500 米的长堤，一直通到内湖边上的岸上。位于塔拉瓦环礁的西南角的比托岛面积大约 1.18 平方公里，全长还不到 2 海里，宽 450~540 米，岛上的飞机场位于岛中部，有一个 1220 米长的三角形跑道，岛的其余部分则在椰林掩护之下，筑有完整的防御体系。该岛经过日军 15 个月的设防后，真可以用铜墙铁壁来形容。岛上像蜂窝一样布满了日军的固定阵地。由于比托岛面积狭小，日军采用滩头前沿防御。在海滩外围设混凝土三角防艇障碍物、带刺铁丝网和木栅。在障碍物之后是 7.7 毫米~13 毫米机枪阵地，许多阵地用椰子木和珊瑚砂覆盖，有的用混凝土和钢板覆盖，可承受 203 毫米以下爆破弹的直接命中。在岛上的各岬角有海岸炮阵地，火炮口径为 140 毫米~203 毫米。在海滩有 37~75 毫米口径炮 25 门，炮阵地均用装甲和很厚的砂石覆盖，只有使用 406 毫米延时引信炮弹直接命中才能摧毁。日军的兵营、工事和指挥部都用装甲和砂石加固，射击孔有挡板，可防止爆炸气流伤害内部人员。日军还在小小的比托岛上建造了完整的防空隐蔽部体系。守岛日军虽然只有 4000 余人，但都是日本海军陆战队的精兵，他们的指挥官是海军少将柴崎。他对于这个岛的防御是相当自信的，夸口说：在一百年之内，即使用 100 万人的兵力也没法攻下比托岛。

日军在马金环礁的防御比较薄弱。这个环礁中最大的岛礁是布塔里塔里。

布塔里塔里的形状像一个长柄的铁锤。锤头部分长 3.5 英里，锤柄部分长约 11 英里。锤柄部分有两个防坦克暗壕，横穿岛屿的两岸，两个防坦克暗壕之间长约 2742 米，宽 366 米，岛上的其他部分都是高大的椰子树，遮住了礁湖。

日军在该岛的总兵力不足 800 人。其中有海军特种登陆部队 284 人，航空人员 100 人，轻工兵部队 138 人和一个由 276 人（日本人 76 人，朝鲜人 200 人）组成的工程兵分遣队。他们之中最大的军官是轻工兵部队的一个上尉。这些人员受过战斗训练的很少。重武器有 30 毫米榴弹炮 6 门，70 毫米榴弹炮 3 门、37 毫米野炮 6 门，13 毫米双联装机枪两座。连一艘用于保卫岛

屿的巡逻艇都没有。只有 1 架“零”式飞机，但有毛病不能起飞。日军把防御的重点放在两个防坦克壕之间和美军曾于 1942 年 8 月登陆过的地方。

日军在阿帕马马岛刚开始布防，在美军攻击时只有 25 人。

第二节 “电流作战”

美国海军在 1943 年夏季获得“埃塞克斯”级大型快速航空母舰、“独立”级轻型航空母舰后，实力大增。到 10 月，美国海军又获得一批航空母舰、修复的旧式战列舰和新战列舰。至此，美国太平洋舰队已有 10 艘快速航空母舰、7 艘护航航空母舰、12 艘新旧战列舰、8 艘重巡洋舰、4 艘轻巡洋舰、66 艘驱逐舰、27 艘运输舰和货船、9 艘可做运输舰的商船。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已彻底摆脱了珍珠港的阴影，焕然一新，对日本海军享有优势。但美国海军陆战队尚未完全扩编和训练，只有在新西兰休整的陆战第 2 师（师长是拉尔夫·史密斯）可以用于进攻吉尔伯特群岛和瑙鲁岛，并可以获得陆军第 27 师第 165 团的支援。受命执行这项任务的第 5 两栖军军长霍兰·史密斯少将在研究了瑙鲁岛之后认为，这个岛虽距塔拉瓦环礁只有 380 海里，有一个机场，但面积很大，岛上日军掘洞固守，要占领它用 1 个整师都不够。美国海军没有足够的运输舰在占领吉尔伯特群岛的同时，再把 1 个师送上瑙鲁，因此建议对瑙鲁只轰炸而不占领。美国海军作战部长金海军上将和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觉得史密斯将军言之有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即在 9 月 27 日同意取消进攻瑙鲁的计划。尼米兹的司令部旋即全力制定进攻吉尔伯特群岛的计划，代号为“电流”。

受命指挥“电流”作战的是第 5 舰队司令斯普鲁恩斯海军中将。斯普鲁恩斯为吉尔伯特战役将第 5 舰队分为两大部分——“快速航空母舰特混舰队（第 50 特混舰队）”和“第 5 两栖部队”。第 50 特混舰队由美国海军少将查尔斯·鲍纳尔指挥，核心是新服役的“埃塞克斯”级快速大型航空母舰、“独立”级轻型航空母舰，承担双重任务：第一项是反复轰炸马绍尔群岛、特鲁克、瑙鲁和拉包尔等地的日军机场，防止驻扎在这些岛屿的日本航空兵干扰美军在吉尔伯特的登陆，并把日军最高统帅部的注意力引向拉包尔和布干维尔方向。第二项任务是截击敢于来犯的日本舰队，保证登陆行动的顺利进行。这支持混舰队由 4 个特混大队组成。

第 5 两栖部队的司令是凯利·特纳海军少将，他负责登陆战的组织和实施。第 5 两栖部队由三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负责登陆攻击的“攻击部队”，用运输舰将海军陆战队运往吉尔伯特群岛。海军陆战队的指挥官是第 5 两栖军军长史密斯，第 2 陆战师师长是朱利安·史密斯。第二部分是护航航空母舰群，其任务是为攻击编队护航并为海军陆战队登陆时提供空中火力支援。第三部分是火力支援群，由修复的旧式战列舰、重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任务是为登陆提供舰炮火力支援。

为了进攻马金环礁和塔拉瓦环礁，特纳将整个第 5 两栖部队分为北编队（第 52 特混编队）和南编队（第 53 特混编队）。由于马金岛距离马绍尔群岛太近，易受日军舰艇和飞机的袭击，特纳以“宾夕法尼亚”号战列舰为旗舰，亲自指挥北编队，进攻马金环礁，以陆军第 27 师的第 165 团进攻马金岛，其陆军指挥官是第 27 师师长拉尔夫·史密斯。负责进攻塔拉瓦环礁的是特纳的副手希尔海军准将，海军陆战队的指挥官是陆战第 2 师师长朱利安·史密斯。整个登陆行动的计划制定和战术指挥由第 5 两栖军军长霍兰·史密斯负责。参加战斗的除上述的编队外，还有驻富纳富提环礁的海军陆战队航空兵和陆军第 7 航空队的一部。这两部分岸基航空兵被编为第 57 特混编队。所有的部队和特混舰队均由斯普鲁恩斯指挥，但他只有在日本舰队出来寻战时才

实施战术指挥。

从 1943 年夏季起，美国海军开始了紧张的战前准备，使用潜艇和飞机搜集有关吉尔伯特群岛的情报，并通过原来在吉尔伯特群岛居住过的英国人，了解当地的水文、潮汐等情况。通过大量的航空侦察，美国人发现日军的防御重点都在堡礁外侧，堡礁沿礁湖内侧的防御相对薄弱，就决定将舰队驶入礁湖，从内侧登陆。最令美国人头疼的是塔拉瓦的潮汐和比托堡礁的珊瑚。塔拉瓦环礁内的潮汐没有规律，再加上珊瑚奇多，登陆艇只能在大潮时靠岸。但大潮来临的时刻在 1944 年春季前都是在夜间或黄昏。显然，在夜间登陆无法获得军舰炮和飞机的支援；黄昏时分登陆又没有时间巩固滩头。若等到春季，日军的防御将更加坚固，美军的伤亡会增加 50%。美军最后决定在 11 月 20 日清晨的小潮时登陆，但美国人没有弄清小潮高峰的确切时刻，把 H 时定在 8 时 30 分。

虽然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在瓜岛和所罗门群岛获得了相当多的经验，但吉尔伯特群岛的情况与前者大不相同，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除在图拉吉岛和奥古斯塔皇后湾进行过两栖攻击外，还未遇到过像塔拉瓦这样复杂的水文条件和坚固的防御。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在装备、理论和训练上还有重大的缺陷。美国海军此时还没有专用的指挥舰，只能用旧式的战列舰凑合。负责进攻塔拉瓦的希尔海军准将的旗舰是“马里兰”号战列舰。这艘军舰在珍珠港被炸成重伤，修复后虽恢复了战斗力，但舱室太少，容纳不下舰队和海军陆战队的司令部；通信设备不可靠，只要其 406 毫米主炮进行几次齐射，通信设备就失灵。能越过珊瑚并把陆战队的人员和物资送上岸和唯一装备是履带两栖车。美国海军陆战队员虽有 LVT—1 型履带式两栖车，但数量不够；LVT—1 型装甲又太薄，没有武装，速度太慢。LVT—2 型数量更少，驾驶人员也没有完全掌握这种车辆的操纵技术。美国海军的登陆艇尚未安装火箭炮，陆战队的肩负式电台体积过大，不能防水。在理论上，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因考虑到舰炮的技术性能限制，虽然高度重视舰炮火力支援，但是使用的弹种是爆破弹，其整个火力支援程序过于死板，一旦一环脱节，就环环脱节，而由于不能摧毁对方的火力点，对方的几挺机枪就可以对整个登陆部队造成极大的威胁。在训练上，除舰炮不具备摧毁点状目标的精确射击能力外，海军陆战队航空兵的飞行员虽具有对点状目标实施低空精确轰炸的能力，但舰载机飞行员的训练还只限于攻舰，缺乏对地攻击的训练。对于陆战队本身，陆战第 2 师虽在瓜岛争夺战和图拉吉岛攻坚战中表现非凡，但在新西兰休整期间的主要训练课目是丛林战，没有岛屿两栖攻击战的思想准备。陆军第 27 师的训练亦不充分，仍迷恋于大陆的大部队作战，没有同海军陆战队融为一体。美国海陆军吉尔伯特群岛战役的部队集结地相距过于遥远，北起夏威夷，南到新西兰，难以进行全过程的协同演练。这些缺陷，导致美军在塔拉瓦伤亡惨重，一时被阻在滩头，面临失败的结果。

第三节“胜负难以预料”

从1943年9月起，美国第50特混舰队的快速航空母舰就在太平洋的万里波涛上来回驰骋，指东打西，神出鬼没，时而跑到吉尔伯特群岛轰炸一通，时而窜到拉包尔、特鲁克，甚至跑到塞班和琉黄岛，在太平洋上四处放火，所到之处留下一堆堆被烧得认不清模样的烂飞机和踉踉跄跄的军舰，弄得日本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美国航空母舰来回轰炸了近二个月，负责占领吉尔伯特群岛的舰队才从珍珠港和新西兰启航。两股舰队划破太平洋的茫茫大海，渐渐靠拢，斯普鲁恩斯海军中将乘坐“印地安纳波利斯”号重巡洋舰随北编队从珍珠港出动，监督协调这第一次两栖攻击战。速度较慢的运输舰启航数天后，快速航空母舰再次出航，各路舰队从四面八方步步进逼吉尔伯特群岛。到11月20日凌晨，各编队已准时开抵各自阵位。

20日，北编队距布塔里塔里岛仅6海里，该岛已隐约可见，运输舰队进入指定海区，用于各登陆波的小艇已吊挂在舷外，准备放下，登陆的时刻快到了。

特纳海军少将和他的陆军搭档拉尔夫·史密斯将军并肩站在“宾夕法尼亚”号战列舰舰桥上，看着前方的陆军官兵开始换乘，心里各自想着心事。特纳海军少将信不过陆军，只是因为兵力不够才接受了第27师的一个加强团，让他们去占领日军兵力不强的马金环礁，但还觉得不保险，又从第2陆战师中调来一个团，当做预备队。对于这种安排，拉尔夫·史密斯将军既生气又无奈。这个师原为国民警卫队，战争爆发后只从事守备任务，没有打过仗，下级军官尽是一些老头，官兵们被枯燥的站岗放哨弄得心灰意冷。拉尔夫·史密斯好不容易才训练出一个团和一个营，心里只想着把仗打好，别让那帮趾高气扬的陆战队臭小子们看笑话，给陆军争点光。

5时40分，离岛3海里的火力支援舰开始弹射校射飞机，而日军方面仍无任何反应。6时01分，6艘运输舰到达距海滩4500~6300米的指定区域，开始放下装满士兵的LVT—1型两栖车和登陆艇。

半小时后，天空传来马达声，愈来愈近，只见一群舰载机在晨曦中凌空直下，对岛上又扫射又轰炸，忙了20分钟。飞机刚走，海面上便响起天崩地裂般的轰鸣：“宾夕法尼亚”号，“新墨西哥”号和“密西西比”号战列舰开始用356毫米炮对海岸进行炮击，接着轻、重巡洋舰和驱逐舰上的127毫米炮也响了。整个火力支援舰群一直打到8时24分才停止。马金岛陷入一片战火之中，滚滚浓烟和大火四处升腾，美国军舰一直打了两个小时，没有听到日军的一声回击。可由于“密西西比”号上的一个炮塔发生爆炸，却使美军亡

在马金岛被炸得昏天黑地、毫无生机的时候，由两艘坦克登陆舰运送的第一波次的32辆LVT—1型两栖登陆车，于8时13分排成一行，驶离出发线，沿着扫雷艇布好的浮标，冲向海滩，开始了登陆行动。接着第二波、第三波的登陆艇开始行动。8时45分，第一波LVT—1两栖登陆车到达布塔里塔里岛外侧的“红滩”，有2辆坦克和几个机枪和步枪连登上海滩。他们只受到两挺机枪的阻击。但这两挺机枪马上被舰载战斗机打哑。

在布塔里塔里沿礁湖的内侧，美军的1艘坦克登陆舰和1艘船坞登陆舰在1艘扫雷舰、2艘驱逐舰的掩护下驶入礁湖，占领了换乘阵位。坦克登陆舰把登陆艇放入水中，船坞登陆舰开始向坞内注水。10时40分，由LVT—1

型两栖车组成的第一波冲上海滩。在接近海滩时，日军曾射出密集的子彈，但立刻被舰炮、飞机的弹雨覆盖，没了声息。美国大兵只受到零星的枪击，便跳下 LVT—1 两栖车，上了海滩。第二波在第一波后 800 米处，由坦克登陆艇组成，坦克驶过 1 米多深的海水，也顺利上岸，用机枪乱扫一通。在第二波后 800 米处是由登陆艇组成的第三波，船上的步兵距海滩 270 米处下船，在齐腰深的海水中向前挪动，虽然遭到海滩两侧日本人轻武器射击，但仅阵亡 1 人。

美军在两个方向的登陆大功告成，本应向各地展开推进，在全岛分割，在傍晚前占领全岛。但他们却没有如此。几个日本狙击手就能弄得美兵龟缩不前，等坦克来援。可是坦克手却只肯接受远在其他海滩的指挥官的命令，而步兵指挥官却无法与之联系。无奈 165 团团长只好亲自前来与坦克手进行商议，可他不幸被日本狙击手打死。这是马金岛战斗中美军阵亡的军衔最高的军官。由于指挥官被打死，美军群龙无首，一时竟动弹不得。日军乘机重新组织起来，拼命抵抗。

日军在岛上建立了许多机枪阵地和永备发射点，他们对美军的威胁不仅来自于椰林，而且还来自地下和沿礁湖树丛中的机枪掩体。而美军只顾射击椰树林中假想的狙击手，他们不停地射击，前一个班过后，后一个班又采取同样的方法，结果使得走在前面的人误以为遭到了背后的袭击，因而非常混乱，由于火炮的射击精度不够，日军的地下掩体根本没办法摧毁，只好用坦克来消灭它们。

下午 4 时以后，除 1 艘巡洋舰和 3 艘驱逐舰之外，所有海军战斗舰艇都退出了战斗。这一夜，岛上美军惊恐不安，彻夜不宁，由于日军的不断渗透，他们不停地胡乱射击，弄得人心惶惶。

第二天，岸上的美军和日军纠缠在一起，美军根本没有办法请求舰炮和飞机的空中支援。因为在一次呼唤空中支援中，航空母舰“企业”号的一架飞机误将炸弹投到了自己部队的头上，造成 3 人死亡，多人负伤。因此，部队进展极其缓慢。第 5 两栖军军长霍兰·史密斯少将暴跳如雷地来到师指挥所，大发脾气，最后也只好无奈地在师部又住了一个晚上。

11 月 22 日，岸上的争夺战仍在继续。当夜，日军借着夜色，进行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自杀式反击。他们投掷爆竹，吸引美军的火力；还将当地的土著人赶向美军的散兵线，日本兵跟在他们后面，假装孩子的哭声，让美军误认为是土著妇女和儿童。他们跳进美军的散兵坑厮杀，这一夜美军死 3 人，伤 25 人，日军则死 51 人。这是最后一次日军有组织的抵抗。11 月 23 日 13 时，师长拉尔夫·史密斯少将向特纳将军发出了“马金岛已占领”的信号，他们最后的任务便是等待守备部队的到来了。

这次战斗，美陆军伤亡不大，仅死 64 人，伤 150 人，但整个作战过程乱哄哄，拖泥带水，在未遇激烈抵抗的情况下还打了 3 天，虽胜无荣。在胜利之际又传来海军同伴 1 艘护航航空母舰被潜艇炸沉的消息。由于海军的这一损失，美军在马金岛的损失人数高达 800 人，与日军的相同。

应当说，美国陆军在马金岛的损失一多半是自找的，他们在滩头没有遇到抵抗，本可以在八比一的绝对优势下，一鼓作气，把日军切成碎块，迅速将其粉碎，但却笨手笨脚，坐失良机，后来又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无光荣可言。相比之下，在塔拉瓦，美国海军陆战队血染海滩，虽打得不漂亮，但勇武善战、不屈不挠，精神可嘉。他们用鲜血换来的经验和教训，在后来拯

救了无数美国军人的生命。

陆军第 27 师准备进攻马金岛的同时，南边的陆战第 2 师也做好了登陆准备。这个师是陆战第 1 师的姊妹师，在瓜岛争夺战中替换了第 1 师；日军撤离瓜岛后，该师亦撤到新西兰休整，在这个温暖、宁静、说英语的美丽国家整整过了七个月，直到 1943 年 11 月 1 日才离开惠灵顿，踏上征程。官兵们又上沙场，心情非常矛盾：一方面枯燥的训练使他们早已厌倦，他们急于再次重新走上战场；另一方面，他们又实在不愿离开新西兰。他们已对那里产生了一种眷恋，许多人还在那里结了婚。绝大多数人不知道自己去往何处，美国人对这次行动严格保密，除了负责情报工作的人员和高级军官外，其他人根本无从知晓这次行动的真正目标。士兵们只能根据海水的颜色越来越深和热带地区特有的柔软云层来分析，军舰是在向北航行。但他们还是弄不清真正的目的地。

一直到作战的前 6 天，所有人员才得到最确切的消息：进攻塔拉瓦。然而塔拉瓦究竟在何处、有多大，绝大多数人仍是不知。因此，有人猜测说，这只是一个小小地方，可能比纽约的中央公园还要小一些吧。

士兵们议论纷纷，第 5 两栖部队副司令希尔海军准将和第 2 陆战师师长朱利安·史密斯则在琢磨着即将开始的战斗。希尔海军准将最担心的是“马里兰”号战列舰的通信设备，他祈求上帝保佑电台可别在第一次齐射后就停止工作。朱利安·史密斯少将从未担心过自己部队的士气，但这次登陆战不比以往，陆战队员在滩头就得同日军作殊死搏斗，而塔拉瓦的珊瑚礁，变化不定的潮汐实在让人头疼，由于 LVT 型履带式两栖车数量不足，虽有新型的 LVT—2 型，陆战队的第 4 登陆波还是得乘登陆艇，然后在齐胸深的海水里涉渡近 1 公里，才能到达滩头。那些 LVT 型履带车性能虽好，但不可靠，履带易脱落，驾驶员的技术也不高……。很可能陆战队员得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在海滩上与日军的枪炮厮杀。

11 月 19 日，舰队驶入集合区，希尔和朱利安·史密斯把随军记者们召集起来，举行记者招待会。希尔海军准将对自己的舰炮火力和舰载飞机的炸弹颇为自信，对记者们道：“我们要把这个岛从地图上抹掉。”此言似乎是说陆战队员可以像度假的游客一样走上海滩，弄得朱利安·史密斯将军心里一阵不快，就补充了一句：“先生们，请记住，当海军陆战队员与敌人短兵相接时，他们仅有的盔甲是身上的卡叽布军装。”

11 月 20 日凌晨，海军陆战队第 2 师在嘹亮的起床号中迎来了战斗的一天。陆战队员们从拥挤的书架式床铺上匆匆起来，许多人来不及刮脸，便去餐厅吃一顿陆战第 2 师传统的出征早餐——新西兰式的牛排鸡蛋，检查武器装备，穿上沉重的陆战靴，爬上甲板，准备换乘。

此刻运载陆战队的 4 艘坦克登陆舰和船坞登陆舰在扫雷舰的引导下，沿潜艇和扫雷舰设置的浮标，转向东航行，从环礁狭小的入口驶入礁湖，准备自北向南在比托堡礁北岸的三个滩头——红一、红二、红三滩抢滩。抢滩的 H 时是 8 时 30 分。由 3 艘战列舰，4 艘巡洋舰和多艘驱逐舰组成的火力支援群在贝托堡礁南岸一线排开，准备炮击。

美国海军的舰炮炮火准备航空火力准备计划在黎明的 5 时 45 分开始，分为二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压制对方炮兵，第二阶段是直接炮火支援，整个炮火准备以空袭开始。5 时 45 分，天色大亮，由蒙哥马利海军少将指挥第 3 特混大队的舰载俯冲轰炸机先轰炸日军的海岸炮，特别是从新加坡缴获的英制

8英寸海岸炮，空袭时间为半小时。从6时45分起，舰炮对贝托堡礁进行为时75分钟的饱和炮击，以摧毁岛上日军的指挥与通信系统，摧毁岛上的交通联系。第一阶段在7时30分结束后，舰炮火力支援群的部分舰只调整射击阵位，准备转入对点目标的精确射击，另一部分继续面积射击，以压制日军。从7时40分开始，整个火力支援群和为登陆编队护航的驱逐舰转入精确射击，摧毁所发现的一切日军火力点。这时第一登陆波已完成换乘，逼近滩头。45分钟后，舰炮火力向纵深延伸，舰载战斗机飞临滩头，进行扫射，摧毁敌机枪阵地和迫击炮、轻炮阵地。在H时（8时30分）第一登陆波抢滩后，海军舰炮和舰载机听从岸上火力控制组的军官指挥。

美国海军的火力支援持续2小时45分钟，从理论上讲严丝无缝，可在登陆部队的换乘、近敌、抢滩、扩展阶段不间断地压制、摧毁守军的整个火力配系，为登陆部队提供不间断的火力支援，但存在有重大缺陷——整个火力支援程序和登陆程序像许多齿轮，紧紧绞在一起，缺乏应变的灵活度，只要一环脱节，整个计划就乱套。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在塔拉瓦就遇到了一系列没有料到的意外情况。

11月20日5时05分，“马里兰”号战列舰准备弹射炮火校射飞机，“米德”号驱逐舰开始施放烟幕，以免让日军发现弹射器的闪光，但还是被发觉了。日军炮弹飞来，“马里兰”号战列舰周围水柱冲天，弹片横飞，希尔海军准将立刻下令回击，美国的3艘战列舰、4艘巡洋舰和许多驱逐舰即以侧射火力齐射。这个3英里长的珊瑚礁上大火熊熊，爆炸声响成一片，滚滚浓烟从岛上腾起，与上空的雾气混在一起，遮天蔽日。日本海岸炮仍在回击，至5时45分，希尔海军准将按计划停止炮击，让舰载机空袭。但由于迄今人们不清楚的原因，蒙哥马利海军少将的舰载机没有按时飞来，整个进攻时间表被打乱了。“马里兰”号战列舰的通信系统在两次齐射后出了故障，希尔无法询问、催促蒙哥马利。此时，日军海岸炮越来越准，希尔不敢怠慢，下令转移射击阵位，在6时05分重新进行反炮击射击。直到6时15分，舰载机才出现在塔拉瓦上空，此时贝托珊瑚礁已是浓烟滚滚，火光冲天。美国海军进行火力支援时使用的多是爆破弹，把岛上炸得尘土飞扬、昏天黑地，飞行员看不见地面目标；而战列舰的炮火又太密，飞机进行低空精确轰炸极危险，因此，飞机在7分钟内随便扔完炸弹就飞走了。美国海军舰炮继续进行炮击，日本海岸炮不时回击，整个登陆前的炮火准备和反炮兵炮火交织在一起。这3艘战列舰和4艘巡洋舰及驱逐舰在两个半小时内发射了3000多吨炮弹，炸得贝托珊瑚礁几乎要沉入海底。斯普鲁恩斯的参谋长穆恩海军上校一直在观察炮击，对炮火的猛烈程度印象极深：“大火到处燃烧，椰子树也被炸死，岛上似乎已无生物……部队靠近海岸，看来只要走上岛就可以了。”

小小的比托珊瑚礁，平均每平方米都享受了1吨的炮弹，似乎一切都被炸光了。但美国人把舰炮轰击效果估计得过高了。日军的工事都深埋在地下，各火力点，特别是机枪阵地没有被摧毁，而这些阵地只有用大口径延时引信穿甲弹才能击毁。

除这一重大缺陷外，美国海军还缺乏对岸上点状目标的射击经验。对岸上点状目标的射击速度不能快，以免烟尘挡住目标，无法调整射击诸元。美国海军的对岸轰击像是军舰之间的对射，速度太快，弄得烟尘满天，倒是挺热闹，却未伤及日军火力点，日军的海岸炮还在不时回击。

由于日军的海岸炮没有被摧毁，驶入礁湖的登陆舰遭到日军炮击。6时

19分，希尔见登陆舰遭到交叉射击，处境危险，便令这些舰船驶出日军海岸炮射程之外待命。是时各登陆舰和船坞登陆舰已完成前三个登陆波的换乘，按照原计划，登陆艇和两栖登陆车的集合区距出发线为3.5海里，出发线距海滩为3海里。三个登陆波应在6时45分离开集合区，7时45分到达出发线。由于登陆舰驶出日军岸炮的射程，直到7时07分才驶回卸载区，开始第4、第5登陆波的换乘。好在这时陆战队员已经带着装备上了LVT两栖登陆车和登陆艇，换乘工作相当迅速。

但向集合区集结时又出了问题。美军最初的三个登陆波中有100辆新型的LVT—2型两栖车。其驾驶员都是新手，没有进行过合练，而负责设浮标的扫雷舰“追踪”号因要与日军岸炮进行炮战和扫雷，所标定的出发线偏西。这时礁湖内的风向改变，出现了强劲的西风，将LVT两栖车和登陆艇压向西，LVT和登陆艇的速度从原来预料的5海里/小时降到4海里/小时，未能按原计划到达集合区和出发线，直到8时25分，第一登陆波的48辆LVT—2两栖车才驶离出发线。希尔海军准将见登陆波无法在8时30分到达海滩，在与陆战第2师师长朱利安·史密斯商量后，决定把H时推迟至8时45分，但很快发现第一登陆波在8时25分才通过出发线，被迫将H时又推迟到9时整。美舰在8时40分前一度向纵深延伸战火，在8时40分又重新轰击滩头，8时55分，舰炮再次向纵深延伸。

然而这时各登陆波的LVT两栖车仍在风浪中苦苦向前挣扎，速度之慢，用美国人的话说，是“乌龟赛跑”。

一架海军的观察/联络机发现登陆波不可能在9时冲滩，迅即报告在“马里兰”号战列舰上的希尔。可恰在这时，“马里兰”号战列舰上的通信设备又坏了，希尔对这个变化一无所知。8时55分，舰炮向纵深延伸，舰载机飞临滩头，但俯冲轰炸机飞行员没有攻击地面点状目标的经验，岛上又浓烟滚滚；能见度极低，没有发现致命的目标，扔下炸弹就飞走了；战斗机的机枪对日军的掩体没有作用。

这样，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最强调的火力支援的不间断性，在陆战队员冲滩的关键时刻前出现了23分钟的间歇。这段时间足够让日军抢占机枪阵地了。

陆战第2师的前三个登陆波共有近100辆LVT型两栖车，第一波为48辆，第二波为24辆，第三波为21辆，冲滩的间隔时间是6分钟，在十分钟内冲到红一、红二、红三滩。在红一滩的是第2团第3营，指挥官是金特尔少校；在红二滩的是第2团第2营，指挥官是艾米中校；在红三滩登陆作战的是第8团第2营，指挥官是劳克中校，整个滩头指挥官是第2团团长沙普上校。

由于海军的舰炮和航空火力出现了间歇，各登陆波刚要冲滩就遭到日军机枪、轻型火炮的迎头痛击。第一个到达红一滩的LVT—2型两栖车机枪射手贝尔德回忆说：“我们现在前进了90米，敌人的火力十分猛烈，而且越来越猛。他们击毁我两边的两栖车，一辆被击中起火，停了下来，里面跳出来的

美国军方和史书关于登陆波延误原因有不同的说法。在塔拉瓦之役后，霍兰·史密斯和特兰说当时西风太强，涨潮的时间提前，故登陆波未能在8时30分抵到海滩。美国官方海军史学家莫里逊采用了这种说法；但美国海军陆战队史学家、两栖战史专家J.A.埃斯利和ph.A.克劳尔则说当时的风向是东南风，也没有提前涨潮，问题出在LVT—2两栖车的驾驶员技术欠佳，在换乘和集合时延误了时间。

人都像燃烧的火炬。”

贝尔德的两栖车也挨了一发 37 毫米炮弹，10 个人被炸死，11 名幸存者爬过最后 30 码的浅滩，躲到一条 4 英尺高的圆木墙下。整个海滩尸藉骸枕，到处是死人和燃烧的两栖车，许多伤员被淹死。没有受伤的人拼命把伤员往岸上拖，滩头的海水已经变成红色。在混乱中，人们听到艾米中校在红二滩高喊：“跟我来！我们要占领海滩，那些小杂种挡不住我们！”话音刚落，他就中弹身亡，一头栽倒在死人和死鱼堆中。在红三滩，陆战队员也被压在圆木堤下，动弹不得，肖普上校在齐胸深的海水中拼命想控制局面。他们若冲过海滩，必须有重炮和坦克的支援，但电台或是被打坏，或被海水浸泡无法使用，希尔、朱利安·史密斯对滩头的情况一无所知。第四波、第五波的坦克登陆艇上有重炮和 M4“谢尔曼”式中型坦克，但此时培拉瓦那没有规律的潮汐又突然退潮，登陆艇无法越过珊瑚礁冲上海滩。坦克冒险下海涉渡，有的很快进水熄火，电台失灵；有的好容易爬上海滩，又被日本大炮击毁。步兵要迎着弹雨在齐胸深的海水中走过 700 米。到中午时分，美军只占领了纵深几米的滩头，人员伤亡已超过百分之二十。由于海滩的电台绝大部分已坏，通信联络中断，希尔和朱利安·史密斯通过观察机方知美军在滩头受阻。在滩头，肖普上校在拼命寻找能用的电台，恢复部队的秩序。

肖普上校担任陆战 2 团团长的一个星期。在此之前，他是陆战 2 师的作战科长。他参与制定了进攻该岛的作战计划，对该岛的地形、设防情况可说了如指掌。只是由于陆战 2 团的团长在演习中负了伤，他才接替此职，这对参加塔拉瓦之役的陆战第 2 师来说是件大喜事。10 时 30 分，肖普上校终于找到了一架能用的电台，下令团的预备队、陆战第 1 营从红二滩上岸。但他直到午后才与“马里兰”号的师部联系上，发出“我们需要援助，形势严重”的电报。在“马里兰”号上，希尔和朱利安·史密斯通过一次次空中侦察，发现形势确实不妙，收到肖普上校的电报后更是大吃一惊，即令海军舰炮继续射击，并投入师预备队。13 时 30 分，又向军长特纳海军少将报告，请求投入预备队，电文的最后一句是“成败难以预料”。

此刻正是低潮，许多登陆艇被卡在珊瑚礁上动弹不得，其余的在珊瑚礁外急得团团转，涉水上岸的部队伤亡惨重，不多的几辆 LVT 两栖车只够用来从滩头撤伤员、送补给、抢救被困在珊瑚礁上的登陆艇。

整个塔拉瓦之战到了惨败的边缘。在这关键时刻，海军陆战队英勇无畏的气概、顽强的斗志和高超的主动精神，终于在黄昏前改善了海滩上极其困难、危险的局面。3 个营的陆战队员虽然建制被打乱，伤亡惨重，指挥官非死亦伤，但士兵们自动地组织起来，下级军官和军士们毅然负起责任，迅速把身旁的士兵组织起来。谁也没有告诉他们应该怎样做，可大家心里都非常清楚，只有大家一心，奋力冲出目前的困境，才能有活的希望，才能取得胜利，否则就会被全部消灭。

在这场生死攸关的殊死战中，在红三滩登陆的一个陆战侦察狙击排的 34 位勇士和排长霍金斯中尉立下了奇功。霍金斯的这个排在主力登陆前上岸，用炸药包、冲锋枪、刺刀、铁锹、一步步前进，攻入 300 米，在下午占领了红三滩东侧的一截长堤，取得了一块能设立炮兵阵地的滩头，后续的陆战队炮兵把 75 毫米炮拆开，一件件扛上海滩。用橡皮艇把伤员撤走，终于取得一块立足之地。在这场残酷异常的短兵战中，霍金斯中尉也不幸身亡。

到 D 日日终，美军有 5000 人上岸，其中 1500 人伤亡，虽然占领了长堤，

但滩头纵深不过 300 米。在这样的情况下，肖普上校只好下令所有人员立即挖掘工事，守住现已占领的地方。为了确保安全，一半人站着守卫，一半人睡在散兵坑里。

黑夜中，美军精疲力竭，弹药、饮水将尽，最怕的就是日军的反击。值得庆幸的是，日军并没有能够实施大规模的反击，只有小股的渗透，但很快就被美军击退。原来，白天舰炮和飞机的不断轰炸，虽没有炸坏日军的主要地下工事，但却破坏了他们通信网，再加上夜间海军不停的扰乱性射击，使他们根本没法进行修复，各分散工事内部的日军没有办法与其指挥机关取得联系，因此无法组织大规模的行动。美军借此机会立即不断地向岸上运送部队和物资，虽然不时地遭到日军的一些射击，但工作还是比较顺利地进行着。

不安的一夜过去了，阵地仍在美军手中，这给那些又累、又饿、又渴的美军士兵带来了新的希望，他们相信危机已经过去。虽然情况并不是那么乐观，比托岛 90% 的面积还在日军手中，但他们已感觉到胜利就在不远的前面了。

事情的确如此，军预备队——陆战第 6 团已经赶来，但要投入战斗还要等待涨潮。午后，盼望已久的高潮终于来了，淹没了那些挡住登陆艇去路的珊瑚礁。早已等得不耐烦的陆战第 2 团第 1 营和陆战第 8 团第 2 营带来重武器和坦克，在红一、红三滩上岸，军预备队陆战第 6 团的两个营在贝托礁西侧的新海滩——绿滩上岸，摧毁了对军舰威胁极大的 203 毫米岸炮。驱逐舰、巡洋舰在岸上火力控制组的指挥下，炮火越来越准，陆战队员终于能前进了。

美军经过了一天半的奋斗，终于占了上风。但 21 日的战斗仍极其激烈，日军负隅顽抗，宁死不屈，战斗的激烈程度令人难以想象。

部队的开进队形是在任何军队操典上都找不到的，他们时而人自为战，而时协同攻击，随时都可能和看不见的敌人遭遇。在激烈的战斗中，陆战队员们很快发现用步枪和手榴弹对付躲在工事里的日军作用不大，于是他们使用手头很少的喷火器、并把 TNT 炸药块当作手榴弹使用，来攻击日军的机枪掩体和永备发射点。这种攻击手段是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学会的。但更多的时候，部队被日军强大的火力死死钉在地面上，机枪子弹就在他们的脊背上几英寸高的地方飞扫过去，这时，既不能进又不能退，只好趴在地上等待，希望由其他部队去对付面前的据点，加以迂回消灭。

战斗中一切单位组织——班、排、连等——都完全被破坏，基本的作战单位是一个火力小组，可能是两个人，也可能是两百人。他们来自各个不同的战斗单位，指挥官有时是一个中校，有时只是一个新兵。在这场异常激烈的战斗中，充分表现了陆战 2 师精锐部队的风采。他们英勇顽强，具有不屈不挠、永远向前的精神。在这样一支勇敢的部队面前，日军已实在没有实施反击的能力，他们中的许多人因绝望而自杀。有些人使用传统的手法，用手榴弹对着自己的肚子引爆——“炸腹”；有些人则用较为先进的方式，把步枪的枪口抵在颌下，然后用大脚趾扳动枪机。

第三天，贝托礁的胜负已成为定局，但美军进展速度仍很缓慢，日军仍在作拼死的顽抗，以求这个岛在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中多留几个小时。

美军以长堤地区为基地，第 8 团第 1 营向西，压迫已被包围的日军袋形阵地，而第 2 团的第 3 营和新增援的第 6 团第 3 营则从绿色滩头方向向东实施夹击，以求将敌人歼灭在包围圈内。第 8 团的另外两个营则向东进攻，以飞机场的尽头为其目标线。

当日清晨，塔拉瓦的日本无线电台发出它最后的电信“我们的武器已被摧毁，从现在起我们每个人准备最后一战……日本万岁”。

黑暗刚刚来临，日军的突击便随之而来。他们还是采用惯用的自杀方法，一波一波地跟着冲上来，挥舞着军刀、刺刀、手榴弹和短刀等，与美军展开了一场野蛮的肉搏战。这种自杀行动虽然对整个战局不起任何作用，但却给美军造成很大的伤亡，尤其在美军的心理上造成极大恐惧。苦战了一天的美军经几天的煎熬，许多人的神经都快崩溃了，有人甚至丧失了理智。虽然日军的死亡数字惊人，可是一直到第二天上午5时，日军的最后一次攻击才算结束。11月23日13时12分，史密斯少将正式宣布比托岛完全被占领。

此次战役美日双方的伤亡是非常惊人的，美军共伤亡3056人，其中死亡和失踪为984人，受伤2072人。而日军4000余人基本上全部战死（指挥官柴崎少将自杀），被俘的只有146人，其中多数是朝鲜劳工。美军在这场战斗中取得了许多的经验和教训。在战斗结束的次日，霍兰·史密斯将军来到塔拉瓦。战后塔拉瓦的景象令这位意志最坚强的人大力震惊，深受感动。他说：“我想象不出来他们是如何攻占塔拉瓦的。这是我历来见到过的防御最完备的岛屿。昨天我走过战士们跟前，看到他们苍老了，看上去比他们的父辈还要老：肮脏、满脸胡子、面容憔悴、两目无光。他们经过这场严峻考验活下来了，但是心灵遭到严重打击。他们不敢相信自己还活着。这些苍老的年轻人的脸上没有笑容，只有消极的、因死里逃生而感到宽慰的神情。”

三天后，尼米兹海军上将不顾尚有日军残余，亲临塔拉瓦，发现这场鏖战不亚于凡尔登，立即下令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有关人员来塔拉瓦研究、总结经验。失败是成败之母，美国海军开始细细研究塔拉瓦之战的失误之处，把两栖登陆战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美国太平洋战区陆军总司令理查逊中将这样评价塔拉瓦之役：“我们在贝托岛的战斗中所获得的教训，在我们未来的登陆战役中有着最伟大的价值。”美国海军官方史学家莫里逊海军少将形象地把吉尔伯特群岛之战称为“1945年胜利的播种床”。

第八章 “这简直是演习！”

在吉尔伯特之役后，美国太平洋战区的海军、海军陆战队和陆军，根据1943年7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示，于1944年2月向马绍尔群岛发动进攻，以打通进击马里亚纳群岛的航道。日军在马绍尔群岛虽亦筑有与塔拉瓦相同的坚固工事，但美国军队充分吸取了塔拉瓦之役的经验，显示出高超的两栖攻击能力，在很短的时间内，便以轻微的代价，占领了马绍尔群岛。

第一节单刀直入

马绍尔群岛是北纬 5~12°、东经 160~172 之间的 30~50 个珊瑚环礁，形状如随意扔在桌上的项链，呈西北—东南走向。埃尼威托克环礁位于西北端，与加罗林群岛东端相距不远，其东北方向 500 多海里处是威克岛，东南端是距马金岛约 200 海里的米利环礁。群岛中最大的环礁是夸贾林环礁。它位于马绍尔群岛的西侧，其东面有一串环礁屏护，主要的环礁有沃特杰、马洛拉普、马朱罗、米利。

由于日本的国力有限，其太平洋舰队的实力尚未恢复，日本集中力量建造军舰，迟迟没有在马绍尔群岛构筑永备性工事、将其要塞化，直到 1943 年形势吃紧后才动工修建坚固的工事。在吉尔伯特群岛失守后，日本大本营知道马绍尔群岛将成为美军的下一个目标，加快了防御工事的修建速度，并不断增兵。日军在马绍尔群岛上大约有 2.4 万人，分别防守六个坚固的环礁据点。它们是米利、沃特杰、马洛拉普、夸贾林、加鲁特和埃尼威托克。日军判断美军会以吉尔伯特群岛为基地，从马绍尔群岛南端的米里环礁开始，逐步北上，或从东向西，占领东侧的沃特杰、马洛拉普后，再进攻夸贾林，因此防御重点在南部和东部，整个马绍尔群岛防御体系核心是夸贾林环礁。不过马绍尔群岛属于日本“外国防御圈”，其作用是迟滞美军的进攻速度，为日本争取时间，以加强新几内亚西部、特鲁克和马里亚纳的防御。

日本人日夜施工，加紧备战，美国人在吉尔特伯之役后也着手在马绍尔群岛开刀。按照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 1942 年 9 月的指示，美国太平洋舰队在吉尔伯特之役后应占领马绍尔群岛的所有岛礁、威克岛和包括特鲁克在内的加罗林群岛东部。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海军上将认为此举规模太大，亦无必要，在得到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后，即指令斯普鲁恩斯海军中将、特纳海军少将和霍兰·史密斯少将制定进攻马绍尔群岛的计划。

从 12 月初开始，美国 B—24 型岸基远程侦察/轰炸机每日从塔拉瓦起飞，对马绍尔群岛进行照相侦察，发现夸贾林环礁上没有能让轰炸机起降的机场。根据岸基飞机的侦察结果，斯普鲁恩斯等人主张首先占领沃特杰、马洛普拉等东部环礁，夺取岛上的简易机场，再进攻夸贾林。但在 12 月 4 日海军舰载机在轰炸马绍尔群岛时，在夸贾林环礁南部拍摄了照片，发现夸贾林岛上有一个已完工 70% 的轰炸机简易机场。太平洋舰队作战处处长谢尔曼海军少将把这个照片带给尼米兹的副官、海军陆战队上校罗宾逊看，道：“你看这是什么东西？”

“上帝啊！正是它！”

这张照片改变了马绍尔群岛的整个作战计划，尼米兹海军上将在当天下令来个单刀直入，直取夸贾林，在中太平洋也来次像哈尔西和麦克阿瑟那样的“蛙跳”，一锤砸烂日本在马绍尔群岛上的防御枢纽，尔后尽快攻取埃尼威托克环礁，把日本人重点设防的东部和南部的环礁抛到身后，以不断的飞机轰炸，剥夺其进攻能力，尔后准备进攻马里亚纳群岛，让守岛的日本人在荒岛上困死。

收获越大，风险也越大，这种直捣匪巢的办法自然也不例外。夸贾林环礁东、南、北被有机场的日占环礁围绕，环礁本身很大，大体呈三角状，顶端是一双面积不大的姊妹岛——罗伊岛和那慕尔岛，岛上有机场；底端是新月状的夸贾林岛，岛的中间是机场，两端的距离约 50 海里，美军占领夸贾林，

须同时占领这三个岛，以免受到日机的夹击。同时夸贾林可得到环礁东、北、南面的日占环礁上的日机的支援，西北方的埃尼威托克环礁的日机也可以助战，甚至日本海军联合舰队也能跑来。美军深入虎穴，将受到三面夹击，弄不好会被老虎爪伤着。如果一时拿不下夸贾林环礁，或因伤亡和损失大大而无力攻下埃尼威托克，就会陷于被动。斯普鲁恩斯、特纳和霍兰·史密斯考虑到这些因素，反对单刀直入，主张先取东面的诸环礁，但通通被尼米兹海军上将否决。

俗话说“艺高人胆大”。尼米兹之所以力排众议，敢于冒险，是因为他对美国太平洋舰队和海军陆战队及陆军的能力信心十足。1944年1月，太平洋舰队又有了两艘4万吨级的新型战列舰——“依阿华”号和“新泽西”号，与快速航空母舰编成特混舰队，在太平洋上扫来冲去，频频袭击日军基地，所向无敌。美国海军工程兵在海军陆战队攻克吉尔伯特群岛后，扩建了贝托岛上的机场（改名为霍金斯机场），又在阿帕马马、马金等岛上建造了机场，大批B—24型重型轰炸机和P-38、P-39、P-40型战斗机及B—25型中型轰炸机进驻，由胡佛陆军少将指挥的岸基航空兵有350架飞机。

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两栖攻击能力更是大幅度提高。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和陆军在塔拉瓦之役后，仔细研究了日军防御的特点。11月30日，特纳海军少将在“宾夕法尼亚”号战列舰上写下了一份题为《塔拉瓦登陆中的经验教训》的报告，交给太平洋舰队总部，特纳指出：根据日军在3个月内就大大加强了贝托岛的防御，日军在马绍尔群岛，特别是夸贾林的防御工事也将极为坚固，美军必须有更好的空中侦察和潜艇侦察，登陆前的火力准备应是塔拉瓦的3倍，登陆艇和两栖登陆车上须有火炮或火箭发射器。由于日大的工事异常坚固，又以牺牲射界的视野来进一步增强坚固性，只有以大口径穿甲弹直接命中才能将其摧毁。只进行压制性炮击是不够的，必须进行对点状目标的精确射击。特纳要求用岸基飞机对日军的仓库、军队和工事进行不间断的轰炸，用舰载机进行几天的精确轰炸。战列舰、巡行舰和驱逐舰也要进行几天的慢速精确炮击。

为了不再重蹈塔拉瓦的覆辙，美国人在夏威夷的一个荒岛上，复制了日军工事，寻找最佳的对付办法，发现舰炮平射的效果不佳，而应使用穿甲弹，在3000~5000米的近距离以俯炮俯射。射击要有间隙、有节奏。美国海军的火力支援舰从12月初开始在这个荒岛上进行近距离精确射击的强化训练，射击精度大大提高。

鉴于塔拉瓦之役两栖登陆车冲滩前出现了20多分钟的火力间歇，美军在所有的登陆舰首和部分登陆艇上安装了多管火箭发射器，还把部分步兵登陆艇改为人力支援艇；两栖车上安装火箭或迫击炮，这样大大提高了冲滩时的压制火力强度。华盛顿最高当局看到陆战队因两栖车不足而死伤累累，同意了海军的请求，优先生产两栖车，在一个月内把产量提高到每月500辆，到6月可达1000辆。新型的LVT两栖车克服了覆带脱落的毛病，LVT—2型有两个新型号——1VT—2A型和LVT—2A2型。LVT—2A1型不运载陆战队，而是掩护登陆波的翼侧，在登陆波上岸前提前火力支援，有一个安装有37毫米炮和7.62毫米并列机枪的炮塔。LVT—2A2型是运输车，但装甲增至6毫米，加装了1挺12.7毫米机枪和1挺7.62毫米机枪。

美国海军的舰载机部队见陆战队因自己支援不利而伤亡惨重，也大大强化了对地攻击的训练。“无畏”式俯冲轰炸机飞行员增加了新的训练科目：

以攻舰用的 250 公斤或 500 公斤的穿甲弹进行点状目标精确轰炸。美国海军工程师改装了“复仇者”式鱼雷机，使之能携带 1000 公斤的爆炸弹或集束炸弹，压制日军；给 F4U“海盗”式和 F6F“恶妇”式战斗机加装了火箭发射器，携带与英国“刺谓”式反潜火箭弹类似的火箭。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在塔拉瓦之役后的另一个重大改进是装备了专用指挥舰——“落基山”号和“阿已拉契亚山”号。单兵用的电台更加轻便，并能防水。

尼米兹对日军的判断亦非常准确。在美国海军发动吉尔伯特群岛之役和麦克阿瑟、哈尔西在新不列颠和新几内亚方向发动攻势期间，日本海军联合舰队不敢出战，其潜艇和岸基航空兵的作战能力大大低于预计。鉴于马绍尔群岛在日本整个战略防御体系中的地位，尼米兹断定在美军发动马绍尔群岛之役时，日本联合舰队仍不会出战，美国太平洋舰队可以集中力量，痛打日本守军。1944 年 1 月中旬，尼米兹下达了进攻马绍尔群岛的最后命令。

尼米兹的马绍尔群岛之役分四步。首先于 1 月 31 日占领马朱罗环礁（美军当时不知礁上无日军），把这个环礁变成太平洋舰队的锚地和机动后勤补给基地。第二步占领夸贾林环礁（代号为“卷发枪”），夺取其机场，取得前进基地，第三步占领埃尼威托克环礁，跃进到马绍尔群岛西端，取得进攻马里亚纳群岛的基地，第四步扫荡除米利、贾鲁伊特、沃特杰、马洛拉普环礁以外的各岛屿，把这四个环礁甩到身后。

美国军队此次战役的组织与吉尔伯特之役的组织相同。受命指挥此役的仍是第 5 舰队司令斯普鲁恩斯海军中将，其旗舰是“印第安纳波利斯”号重巡洋舰，但只有在日本联合舰队寻战时，他才担任战术指挥。登陆编队总称为第 51 特混编队，指挥官是特纳海军少将。在地面部队指挥官接掌指挥权之前，他一直担任部队指挥。他的旗舰是“落基山”号指挥舰，海军陆战队少将、第 5 两栖军军长霍兰·史密斯少将担任地面指挥，他的指挥所亦在特纳将军的旗舰上。按照攻击计划，马绍尔群岛的登陆需要有三支登陆突击力量，因而特纳的舰队分为二支。北部登陆突击编队（第 53 特混编队）由康纳利海军少将指挥，任务是夺取夸贾林岛环礁上的罗伊和那慕尔两岛，旗舰是“阿已拉契亚山”号指挥舰。特纳将军亲自指挥南部登陆突击队（第 52 特混编队），任务是占领正在修建轰炸机简易机场的夸贾林岛。第三支登陆兵力则由希尔海军少将指挥，又分为总预备队（编号为第 51.1 特混大队）和攻占马朱罗的小型编队（编号为第 51.2 特混大队）。除希尔的第 51.2 特混大队外，特纳和第 52 特混编队各有一个火力支援群（编号分别是第 52.8 和第 53.5 特混大队）和航空母舰支援群（编号分别是 52.9 和第 53.6 特混大队），内有战列舰、巡洋舰和护航航空母舰。希尔的特混大队里有：艘重巡洋舰和：艘护航航空舰。

上述舰队计有 297 艘舰船，登陆部队为 2.7 万人。除第 51、第 52、第 53 特混编队外，参加马绍尔群岛战役的还有米彻尔海军少将指挥的第 58 特混编队和胡佛海军少将的第 57 特混编队。米彻尔的第 58 特混编队即为原来的第 50 特混编队，其核心是大型和轻型航空母舰，分为五个特混大队，共有 12 艘航空母舰、8 艘战列舰，任务是在登陆前不断奔袭马绍尔群岛及加罗林群岛、马里亚纳群岛、瑙鲁、拉包尔等日本海空军基地，摧毁和压制其航空兵，向登陆部队提供辅助性航空兵火力支援，截击敢于迎战的日本联合舰队。胡佛海军少将的第 57 特混编队则以岸基飞机在登陆前连续轰炸马绍尔群岛，在占领之后以守备部队接替登陆的海军陆战队和陆军。

第二节劈头盖脸

美国海军舰载机在吉尔伯特之役以前，就不断轰炸马绍尔群岛。占领吉尔伯特群岛后，岸基飞机日日空袭。1944年1月，美国舰载机白昼光顾，岸基远程轰炸机夜间轰炸。水面舰只到月底也开始进行火力准备，杀得日机无处藏身，到1月31日，残余的日机统统溜走。就在这天清晨，希尔海军少将指挥的陆军第27师第106团的一个营在马朱罗环礁登陆。希尔根据空中照片中的房舍建筑情况，认为在这个环礁上大约有300~400名日军防守。为了弄清具体情况，希尔在进攻的前一天晚上，派出一个侦察队以查明情况。

担任此项任务的部队为第5两栖军直属侦察连，其指挥官是琼斯上尉。这是一支小有名气的精兵，他们在吉尔伯特战役中，曾以占领阿帕马马岛而名声大振。

1月30日夜，在夜色的掩护下，一艘APD轻型运输船把他们悄悄送到了卡拉林岛海岸，他们迅速换乘橡皮船登上卡拉林岛。每个人的心里都显得有些紧张，因为他们不知道岛上到底有多少日军，日军是否已发现他们的企图，岛上的日军可能躲在何处。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他们在卡拉林岛除了发现少数的当地土著人外，竟没有发现一个日本人。由于当地土著人多年来受到日军的欺凌，所以他们对美军表示出非常热情的欢迎，并且尽其所能为美军提供了一切的帮助。在土著人的帮助下，侦察连的人员继续前进，他们找遍了环礁的各个岛屿然而只活捉了1个日本海军准尉。从这个俘虏的口中，他们了解到确切的消息：这个岛上过去曾有300~400个劳工在珊瑚礁上工作，不过很久之前都已全部撤离。原来日军早在1942年11月便放弃了马朱罗岛，在岛上留下了已完成的或接近完成的建筑物和兵营，还有一个了望台、水上飞机库以及良好建筑设备和材料。

琼斯上尉立即与上级进行联系，但急切间联系不上。按照预先计划，特混编队在6时37分开始向岛上射击，在射击18分钟之后，琼斯上尉才与希尔将军取得联系。希尔将军立即命令停止炮击，预定的空中突击也停了下来。在这18分钟内，“波特兰”号巡洋舰和“布拉德”号驱逐舰并发射炮弹455发，幸好绝大多数落到了椰子树上，或者在空中爆炸，并没有伤着什么。9时50分，希尔向斯普鲁恩斯报告，马朱罗环礁已被占领。5分钟之后，美国的星条旗在第一块日本土地上（战前该地属日本）升起。当后续部队开始上岸时，侦察连的士兵们正在海边自由自在地游泳和晒太阳。从此，该地就落入美国之手。

2月1日天亮时，美第27师的部队上岸，达里特岛上已完工的最大建筑物被改为基地医院，兵营就作为守备部队的营房。到2月3日，礁湖内便停有30艘舰艇，另有50艘舰艇也准备在该处锚泊。数日后守备部队已达7165名。达拉普岛上很快就修成一个简易机场，并接收一批母舰飞机，作为陆基航空兵力的核心。接着第二个简易机场又在达里特岛开工修建。马朱罗礁湖对机动补给系统贡献极大。礁湖刚刚夺下，太平洋舰队所能组成的最大的油船舰队便驶入。因此，原定马绍尔战役过程中海上加油工作的大部分就可以取消。

在希尔海军少将兵不血刃占领马朱罗环礁的同时，特纳和康诺利指挥的第52、第53特混编队也在夸贾林环礁开火。

夸贾林是世界最大的珊瑚环礁之一。日军集中在其中三个主要的岛屿

上：夸贾林环礁北部的罗伊岛和那慕尔岛，南部的夸贾林岛。罗伊岛和纳尔岛由一条狭长的沙洲和一条堤道连通，是日军的主要空军基地，岛上有3800名日军。夸贾林岛是日军的主要海军基地，有约5千日军，环礁的南部还有一个小岛，名叫埃贝那岛，它是日军的一个水上飞机基地，有数百人附守。

在罗伊—那慕尔登陆的是1943年8月才成立的海军陆战队第4师，师长是施密特。这个师虽是没有经验的新手，但全师上下斗志旺盛，从骨干里透出海军陆战队那种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气质。在夸贾林登陆的是第7步兵师。这个师虽为陆军，但接受了完整的登陆战训练，在1943年7月收复了阿留申群岛中的阿图岛和基斯卡岛。师长科立特少将把塔拉瓦之役研究得烂熟，觉得部下丝毫不比海军陆战队差，这两个师的口日（即登陆日）都是1月31日，都是分别在罗伊—那慕尔不远的恩努比尔岛、恩努门内特岛等四个小岛和夸贾林附近的小岛上登陆，架起陆战队的75毫米和105毫米大炮，与舰炮和航空兵一道先轰击罗伊—那慕尔—夸贾林岛，再在D+1日在罗伊—那慕尔和夸贾林岛登陆。

1944年1月31日凌晨，康纳利少将率最初登陆部队和火力支援特混大队，以12.5节的航速出发了。5时11分，“阿巴拉契亚”号指挥舰和运送陆战第25团的运输舰到达了预定海区，20分钟后，开始由运输舰向履带登陆车换乘。换乘工作在紧张地进行，但由于海浪大大，换乘时间增加了一倍，向西的海流和海风又拖长了航行的时间，因此原定于H时（9时）向恩努埃宾和梅路近两个小岛发起的进攻推迟到9时52分。由于舰艇炮火和飞机火力的支援，加之日军防御薄弱，美军在几乎没有抵抗的情况下，顺利占领了这两个小岛，只是因为履带登陆车数量不足，在运送登陆部队时耽误了时间，在恩努比尔岛和恩努门内特岛的登陆时间推迟到15时，到16时30分，这两个防御虚弱的小岛也被美军轻而易举地攻占了。31日下午，第3陆战营的一个连长发现潮水正适合部队行动，于是抓住时机，率领一个连的兵力，又占领了附近另一个小岛。

1月31日入夜不久，北部登陆部队以失踪24人、负伤40人的代价，夺取了罗伊—那慕尔岛翼侧的5个小岛，连夜在岛上架好了大炮，为次日攻打罗伊—那慕尔岛做好了准备。

罗伊—那慕尔岛在1月底时，还曾驻扎着3700余名守军，岛上建有6个机动炮兵阵地、8个或9个地堡、大约65个永备发射点以及两个大型飞机库等200个的防御工事。从1月29日开始，第58.1特混大队和第58.2特混大队的舰载机和第1、第2火力支援小队的3艘战列舰、5艘巡洋舰和6艘炮艇，连续三天对这个岛进行了轰炸和炮击。一位记者说这两个小岛“看上去好象被提到两万英尺的高空然后又扔了下来”，岛上的建筑物都被夷平，大部分工事被击毁，守军死亡大半，虽仍有一些坚固的防空工事和向海上射击的永备发射点未被击毁，但日军已被震得分不清东南西北，对登陆部队已不能构成足够的威胁。

1944年2月1日，罗伊岛和那慕尔岛登陆战开始了。

凌晨1时，“波特费尔德”号、“霍普韦尔”号和“埃勒特”号驱逐舰向岛上进行了3分钟火力急射，掩护海军袭击小队对登陆海滩的侦察。侦察结果表明，罗伊和那慕尔岛靠近礁湖这面均可实施登陆。美军的炮火还在继续为登陆做准备，5时45分，炮火停止射击，各火力支援小队在这个空隙进

入了发射阵位。6时45分，炮击恢复。陆战队在1月31日架设的地面炮兵，也集中人力向岛上进行了3个小时的炮击，直至登陆部队向岛的纵深运动为止。岛屿已被硝烟所弥漫，一片瓦砾，到处是日军的尸体。

虽然人力准备效果理想，担任登陆作战的第23、第24两个陆战团使用的履带登陆车却出了问题。履带登陆车的驾驶人员在D日战斗中已被搞得精疲力尽，而且履带登陆车也需返回坦克登陆舰，准备夜间加油，于是混乱便出现了，有些走错了航线，有些汽油用尽，搁浅在附近的小岛，一时很难集结起来。康纳利将军临时决定坦克登陆舰驶入礁湖，然后再在隐蔽处卸下履带登陆车。2月1日1时30分，坦克登陆舰上响起了急促的起床号，陆战队员们开始做登陆前的准备工作。但准备工作却异常缓慢，陆战团的登陆波至11时还未完全排好，比预计登陆时间已晚了一个小时。11时8分，施密特少将发布了进攻命令。

陆战第23团负责攻击罗伊岛，其各艇波已集结起来，第一攻击艇波于11时11分出发，包括18艘水陆坦克，由装有火箭武器的LCI型炮艇伴随。其余五个攻击波平均每波拥有9艘履带登陆车。五个波次的两栖车犁开碧蓝的海面，像一群无所畏惧的猎犬，冲向浓烟滚滚的罗伊岛。一架海军观察机低空盘旋，仔细测量第一波与海滩的距离。当第一波的两栖车与海岸只有457米、离上滩时间仅5分钟时，观察机投下一枚带伞的照明弹，所有军舰的大炮嘎然停止。只见与登陆波并肩前进的LCI型炮艇腾起一群火龙，飞向海滩。11时45分，LVT—2A，两栖车开始向罗伊岛岸上射击，11时57分，运载陆战队员的两栖车冲上海滩。陆战队员最初遇到的只是一些被打得晕头转向的日军。有300余名日军死里逃生，躲过了美军的炮火袭击，藏在被炸毁的地堡和瓦砾堆中负隅顽抗，但已经不起陆战队员的猛烈攻击了。陆战队抢滩后仅20分钟，就前进到登陆当天的任务线（即0—1线），而且没遇大的抵抗。13时11分，陆战第23团的两个营的兵力已全部到达了0—1线上，他们巩固了阵地，将指挥所设在滩头。15时30分以后，第23团准备完毕，又开始向北进攻了，进攻速度很快，部队迅速攻到了罗伊岛北岸。17时35分，罗伊岛已完全被第23团所占领，余下的只是零星的清剿工作。

与罗伊岛登陆同时，那慕尔岛的登陆也在进行，但这里却远没有罗伊岛登陆那样顺利。陆战第24团预先指定的110辆履带登陆车，在开始登陆前只集结起62辆，11时11分，他们奉命向那慕尔进发。虽然准备如此不充分，但直到履带登陆车行驶至滩头附近，才破日军的反坦克壕挡注而不能前进，陆战队员们只好下车，徒步向前推进。12时，第一波抢占了那慕尔岛的绿滩。登陆部队在LCI炮艇火箭弹的掩护下，迅速向前挺进，只有陆战队的右侧遭到日军的猛烈阻击。12时45分，一次巨大的爆炸给陆战队带来了一场灾难，原来是一个装满弹药和鱼雷的地堡爆炸了，弹片横飞，建筑碎片四处飞射，20余名陆战队员被炸死，更多的人被炸伤。在随后的半小时内，那慕尔岛又连续两次发生了不明原因的大爆炸，美军又付伤亡代价。那慕尔岛的登陆部队虽然遇到了比罗依岛更为顽强的抵抗，但第24团在19时30分时，有两个营已推到0—1线以北160米的地方，建立了坚固的防御阵地，准备第二天继续攻击。当夜，他们消灭了一些前来偷袭的小股日军。第二天9时，第24团又恢复了进攻，第三营在正面，第一、第二营在右侧，在半履带式自行火炮的支援下，瓦解了日军在那慕尔岛上的最后一次有组织的抵抗。2月2日14时18分，施密特将军正式宣布该岛被美军占领，年轻的海军陆战队第

4 师，也在这次战斗中成长起来了。

在海军陆战队在罗伊—那慕尔岛登陆的同时，特纳海军少将指挥的第 52 特混编队也把第 7 步兵师送上岸。在 D 日（1 月 30 日），特纳的火力支援群的战列舰和巡洋舰开始炮击夸贾林，舰载机也飞临，进行俯冲轰炸和水平轰炸。D 日凌晨，第 7 步兵师的侦察队乘橡皮艇摸上夸贾林岛西北 10 海里处的两个小岛宁尼和吉亚，以伤亡各 1 人的代价制服了守军，控制了礁湖的主要入口处——吉亚水道，接着又迅速占领了恩尼拉贝根和埃努布季两个小岛，第 7 师司令部上岛，架起 105 毫米和 155 毫米榴弹炮，为进攻夸贾林岛做好了准备。

2 月 1 日拂晓，运输舰和坦克登陆舰上响起起床号。天还未亮，陆军官兵就吃完早饭，准备换乘。5 时 58 分，运输舰和坦克登陆舰到达距夸贾林西端登陆海滩（红一、红二滩）约 7000 米处，开始换乘。共四波登陆波，每波的突击队都乘 LVT 两栖车，后继的乘步兵登陆艇。在换乘时，火力支援群的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的 406 毫米炮和 127 毫米炮开始最后的火力准备。4 艘战列舰、4 艘巡洋舰和 1 艘驱逐舰把夸贾林炸得天翻地覆。驱逐舰还不断缩短射击距离，开到距海滩仅 1700 米处。8 时，陆军的 105 毫米榴弹炮开始试射；从塔拉瓦飞来的重轰炸机投下每枚重 1000 公斤的穿甲炸弹。8 时 40 分，舰炮和地面炮兵突然停止射击，只见 18 架“无畏”俯冲轰炸机顺着晨光直扑而下，进行精确轰炸。15 架改装的鱼雷机也投下 1000 公斤的重磅炸弹。轰炸刚完毕，一大群“恶妇”式舰载战斗机又飞临夸贾林，低空发射火箭。9 时 05 分，飞机的轰炸扫射结束了，舰炮又发出轰鸣。小小的夸贾林火光四起，弹片横飞。此时各登陆波的两栖车和登陆艇到过距滩头 4570 米的出发线。8 时 59 分，第一波出发了，最前方是 LCI 型炮艇，接着是 LVT—2A 型、LVT—2A2 型两栖车和登陆艇。9 时 25 分，即 H—5 时，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的炮火向纵深延伸，LCI 型炮艇上的 40 毫米机炮吐出火舌，很快又是火箭炮齐射。火箭弹炸起的树枝、泥土还没落下，第一登陆波两栖车的履带已压上海滩。在 12 分钟内，两个营的 1200 名官兵冲上海滩，无一伤亡。一位年轻军官事后这样评论：“官兵们一致认为，这简直是一次演习！这的确是次演习，不过比演习还要好些。”

夸贾林的登陆行动漂亮极了，只是美军在登陆之后遇到点麻烦。日军在岛上的防御工事相当坚固，虽然已被轰炸得七零八落，但有些地段，特别是纵深舰炮射击死角的工事还完整。日军被近一星期的轰击炸得死伤过半，天晕地旋，但残兵败将仍组织起来，要死战到底。

美第 7 师的两个先锋团——第 32 团和第 184 团冲滩后，顺利上岸，冲出 860 米时，遇到日军有组织的抵抗，遭轻机枪的射击。这时陆军显示出不同于陆战队的战斗风格。陆战队遇到这种情况是不顾一切冲过去，陆军则等待炮火支援。陆军在登陆后 6 小时，仅亡 30 人、伤 40 人，上岸人数为 1.1 万人，但前进了不到 1500 米，是时已经入夜，美军转入防御，舰炮和榴弹炮不断进行骚扰袭击，定时发射照明弹，并不停用探照灯搜索。不知死活的日军此时仍组织反击，渗入美军阵地，打死打伤美军约 30 人，但很快被杀得片甲不留。次日天亮后，美军的坦克发起冲击，但遇到反坦克壕和日军高射炮的水平射击，在一个代号为“猫”的日军支撑点前受阻。美军先用舰炮轰击，但日军的阵地在反切面上，舰炮打不着，海军的舰载俯冲轰炸机很快飞来，凌空而下，投下 500 公斤的炸弹，接着 13 架战斗机又轮番扫射。美国飞机投

的炸弹和射下的弹雨简直是擦着地面部队的头皮而过，弄得许多官兵要求停止轰炸扫射。可指挥官发现这都是虚惊，海军飞行员干得漂亮极了，在电台上对海军空中指挥连声叫好。

美军步步前进，在到达机场及其附近已成瓦砾的建筑群时，又遇到日本军的激烈抵抗。日军躲在混凝土堡垒和掩体中，利用毁坏建筑物作掩护，负隅顽抗，还发起反击。美军不得不化整为零，与日军展开混战，天黑了，日军用重迫击炮向美军发射燃烧弹，又从黑夜中冲出，发动反击，但都被美军打退。2月4日，美第184团前进的道路又被一个坚固的据点挡住了，美军的10辆坦克拿它也毫无办法，最后还是由步兵组成爆破小组，将炸药送到那个坚固的建筑物里，才终于将其占领。与此同时，第32团攻占了海军基地码头。15时30分，日军最后的阵地被美军占领了。2月5日，美第7师进行最后的清剿工作，次日把夸贾林岛交给守备部队。美军占领夸贾林后，在2月6日前以轻微的伤亡扫荡了夸贾林环礁的其余岛礁，全歼日本守军。

美军占领夸贾林后没有停步，立即按计划挥师东进，发动“法警行动”，进攻埃尼威托克环礁，战术与在夸贾林的相同，在2月22日顺利拿下这个环礁。

美国太平洋舰队和太平洋战区陆军在20余日内连克日军数个岛屿，控制了马绍尔群岛，锋芒直指有“太平洋上防波堤”之称的马里亚纳群岛。这场两栖攻击战表明美国海军的登陆战水平与塔拉瓦相比，已发生了质的飞跃，从美日两军的伤亡数字看，美军在夸贾林、埃尼威托克两个环礁的战斗中共损失2670人，其中死亡和失踪567人；击毙日军10547人，俘329人。两军的死亡人数比是1：19。美国在夸贾林的登陆被作为岛屿登陆战的经典之作而载入两栖登陆战发展史册，掀开了岛屿登陆战崭新的一页。其军兵种之间默契、完善的配合堪称天衣无缝，就连从不说赞美之言、有“狂暴之徒”之称的霍兰·史密斯将军也这样写道：“在夸贾林，战斗行动的配合与协调是迄今最令人满意的一次。”美国海陆军在绍尔群岛的胜利，不仅在登陆战术上是一分水岭，对太平洋战争的进程亦产生深远的战略影响。美国军队在马绍尔群岛的胜利，彻底打乱了日本大本营企图以马绍尔群岛迟滞美军、为巩固“太平洋防波堤”赢得时间的战略计划。美国不给日本任何喘息、固堤的时间，又在6月中旬发起了马里亚纳之役。

第九章 破堤

日本战时最后一任首相近卫文麿公爵在战后受到美国人的审讯。当问及他何时确信打输了太平洋战争时，他答道：“很早，在塞班岛失陷后。”美国审讯官接着又问他为何得此结论，近卫说：“第一，塞班岛的失陷意味着美国对日本本土空袭的加剧。第二，我们日本人民所依赖的海军被打败了……。”近卫的这番供白千真万确。虽然中途岛海战和瓜达尔卡纳尔争夺战是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但美国、日本的决战则在马里亚纳群岛及其邻近海域。

第一节 “太平洋防波堤”

有“太平洋防波堤”之称的马里亚纳群岛是一条南北走向、长达 425 海里的火山岛群。整个群岛共有 15 个岛屿，自北向南的大岛有塞班岛、提尼安岛、罗塔岛和关岛，其中最大的是关岛。最早到达马里亚纳的欧洲人是麦哲伦，此地后成为西班牙的属地，在 17 世纪时被命名为“马里亚纳”。在美西战争中，美国人占领了关岛，虚弱不堪的西班牙决定出售其余的岛屿及加罗林群岛和马绍尔群岛，开价 400 万美元。美国麦金利政府认为这些岛屿不值这么多钱，结果被德国买去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些岛落入日本人之手，塞班岛成为行政和经济中心，在太平洋战争前夕有近 3 万日本居民。

马里亚纳群岛各岛由于是火山岛，面积远远超过珊瑚环礁，岛上山峰林立，天然岩洞无数。不仅如此，马里亚纳群岛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它扼守着中太平洋航道，是美洲与亚洲的交通要冲，与北面的小笠原群岛、硫黄列岛，南边的加罗林群岛形成一条屏护日本本土、东南亚的岛链，被日本大本营定为“绝对防御圈”。如果马里亚纳群岛落入美国之手，日本本土将处在美国 B29 远程轰炸机的作战半径之内，台湾、菲律宾处在美军的直接攻击之下，日本与东南亚的海上生命线将被切断。鉴于马里亚纳群岛如此重要的地位，日本人将马里亚纳群岛称为“太平洋防波堤”，制定了“阿”计划，准备在美军进攻时，倾联合舰队的全力，与美国太平洋舰队决战。

关岛虽为马里亚纳群岛中最大的岛屿，但出产很少，当地人多去日占岛屿上谋生。太平洋战争爆发两天后，日军就占领了关岛。关岛以北不远的是罗塔岛。罗塔岛长 11 英里，有一简易机场。再向北是马里亚纳的第三大岛提尼安岛。提尼安岛长 10.5 英里，地势平坦，最高峰不过 200 多米，居民多是日本人，岛上有两个糖厂。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在岛的北部修建了一个机场，又在建造 3 个简易机场。

提尼安以北 3 海里处是塞班岛。塞班岛是马里亚纳群岛的第二大岛，长 13 英里，宽 2.5~5 英里，面积 71 平方英里，地势总体是中央高，四周低，北部高于南部，岛上沟壑、丘陵、山峰、岩洞奇多，最高峰塔波乔峰位于岛的中央，海拔约 450 米，与两侧的二个山岭横贯塞班岛。塞班岛最北端是马皮角，是一近百米的陡峭的悬崖。岛的西海岸有一条几乎屏护住整个海岸的珊瑚礁。这条珊瑚礁以加拉潘角为界分为二段。北段有一向南的出入口，形成天然良港——塔那潘港。这个港亦成为塞班及整个马里亚纳的经济、行政中心。塞班的西南海岸是马基奇恩海湾，海岸平坦，无珊瑚礁，内陆地形相对平坦。日本在塞班岛筑有三个机场。南部的阿斯利洛机场始建于 30 年代，战争爆发后扩建，可以起降任何飞机。北部的马皮角附近的马皮机场跑道很短，只为紧急着陆用。第三个机场是在南部的恰兰卡诺阿简易机场，仅能起降轻型飞机。

马里亚纳的日军属小畑中将的第 31 集团军，其防御重点是塞班岛，守军司令是斋藤中将，在美军开始进攻时有 3.2 万人。塞班岛还有一支由巡逻艇、驳船组成的小舰队，舰队司令是两年半前率航空母舰奇袭珍珠港的甫云忠一海军中将，但负责防御的是斋藤。斋藤认为美军的主要登陆地点是东南海岸的马基奇恩海湾，遂将防御重点设在东南海岸。日军在提尼安岛有 2000 人的驻军，防御重点是北海岸和东海岸，主要武器是海岸炮。日军在关岛有近 2 万人，有大量的海岸炮、高炮。日大本营认为马里亚纳的守军不足，从 1944

年初起，从关东军调兵增援，但前往塞班的援军在途中多被美国潜艇击沉，喂了鲨鱼，只有部分人到达关岛，所以关岛得到的援军多于塞班。

日军能否守住马里亚纳群岛主要取决于海军，日军马里亚纳的防御计划也是日本大本营“阿”计划的一个部分。根据“阿”计划，一旦美军进攻马里亚纳群岛，在守军坚守岛屿的同时，日本联合舰队将在菲律宾海与美国舰队决战，击溃美军，杀到马里亚纳群岛，与守军内外夹击，挫败美军夺占该群岛的企图。如果联合舰队战败，马里亚纳也自然成为美国人的囊中之物。

第二节 运筹帷幄在美国太平洋舰队进攻吉尔伯特群岛时，英美参谋长联合委员会在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上，就下达指令，要求美国中太平洋战区和太平洋舰队夺取马里亚纳群岛和特鲁克，为B-29轰炸机夺取基地，扫清进攻日本本土上的障碍。根据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指令和美国海军作战部长金海军上将、陆军航空兵司令阿诺德上将的要求，美国中太平洋战区司令尼米兹海军上将将在1944年1月13日制定出最初的进攻计划，准备先拿塞班岛开刀。

照常理说，日军在关岛防御相对薄弱，先占领关岛可取得一个跳板，同时关岛有丰富的淡水资源，可以解决军队饮水问题。但如果先取关岛，美军会遭到以提尼安、塞班岛和特鲁克为基地的日机的猛烈袭击，同时日本航空兵可以从本土经小笠原群岛、硫磺岛迅速驰援，因此尼米兹决定先取塞班，阻断日军的增援线，尼米兹准备在1944年11月发起马里亚纳之役，计划分三个阶段完成：第一阶段是占领塞班和提尼安，第二阶段是收复关岛，第三阶段是扫荡其余各岛，并占领特鲁克。

美国人原先对马里亚纳群岛几乎一无所知，从1944年2月起，美国海军舰载机开始轰炸并侦察马里亚纳群岛，潜艇也在积极活动，搜集情报。美国海陆军占领马绍尔群岛后，美国B-24型远程轰炸/侦察机不断侦察马里亚纳群岛，美国马里亚纳战役的计划工作进度也急剧加'决。马绍尔群岛战役后，尼米兹把斯普鲁恩斯、特纳、霍兰·史密斯等人召到珍珠港，讨论如何、何时发起马里亚纳之役。众将一致认为，美国军队应乘胜尽快进攻，不给日本人以组织防御的时间，为B29轰炸机取得基地，加快结束战争的进程。4月上旬，作战大纲拟定完毕，决定在6月15日开战，代号为“征粮者”。

美国海陆军的组织结构与过去相同，战役总指挥仍是第5舰队司令斯普鲁恩斯，如果日本联合舰队出击，他即接管第58特混舰队的战术指挥权，以快速航空母舰在菲律宾海与日本舰队决战，保证美军能夺取马里亚纳群岛。登陆编队的总指挥仍是特纳海军中将。特纳将军统领的部队的名称是“联合远征军”。他把联合远征军分为三部分：第52特混编队、第53特混编队和第51.1特混大队。

第52特混编队亦称北部登陆突击编队，司令为特纳本人，载运第5两栖军，军长为霍兰·史密斯中将，辖有陆战第2师、陆战第4师和陆军第24炮兵军，准备从夏威夷和美国西海岸启航，在塞班和提尼安登陆。

第53特混编队（南部登陆突击编队），司令为康诺利海军少将，载运第3两栖军（军长盖格少将，辖陆战第3师和暂编陆战第1旅）准备从瓜达尔卡纳尔启航，在关岛登陆。

第51.1特混大队亦称留船待命预备队或联合远征军预备队特混大队，指挥官为布兰迪海军少将：载运美陆军第27加强师，师长为R·史密斯陆军少将。

除上述部队外，还有陆军第 77 师。

由于马里亚纳诸岛屿的面积大大超过珊瑚环礁，距最近的埃尼威托克环礁为 1017 海里，距珍珠港为 3500 海里，距美国西海岸近 5000 海里，后勤补给线漫长，运输舰和货轮在一年只能往返两次，因此美军马里亚纳之役的登陆和陆上作战计划也不同于以往。

由于马里亚纳群岛诸岛的面积很大，日军有大量的守军，可以做纵深梯次防御，美军必须一次投入很大的兵力，在很宽的海滩上岸，并迅速推进，以防止日军做有组织的节节抵抗。但这种大部队。宽正面的登陆，给后勤运输带来一系列问题。此时欧洲盟军的“海王一霸王”作战已箭在弦上，舰船、特别是登陆舰艇极为紧张，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向太平洋调集新的船舶，而太平洋的航线又太长，美军在太平洋的现有船舶不可能往返运输，登陆部队必须在“征粮者”战役开始前，全部集结在马里亚纳群岛附近海域。若同时上岸，没有足够的登陆艇和两栖车，部队上岸后便难以形成不可阻挡的进攻势头，反而会陷于被动。鉴于此因，特纳和霍兰·史密斯决定采用尼米兹最初的设想，先取塞班（D 日为 6 月 15 日），尔后再取提尼安和关岛，在两岛登陆的 D 日要根据塞班岛的情况而定。这种方案虽可以集中兵力于塞班，但提尼安和关岛的日军能够借机加强防御工事，给美军造成更多的伤亡，因此，能否迅速攻取塞班，是减少伤亡的关键。

根据这一要求及日军在塞班的布防特点，特纳与霍兰·史密斯中将决定以两个陆战师（第 2、第 4 陆战师）在塞班西南海岸 7200 米的海滩同时登陆。登陆和岸上作战分三个阶段完成：第一阶段是登陆和占领滩头；第二阶段是占领阿斯利托机场，前出至东海岸；第三阶段是向北进攻。为了加快陆上的进攻速度，霍兰·史密斯决定两栖登陆车冲滩后前进 500 米，占领环绕滩头的一系列山丘才卸载，并以重炮轰击 3 海里外的提尼安。在二个陆战师上岸时，第 27 步兵师在船上待命。若陆战师进攻顺利，即在提尼安西北海岸登陆；若不顺利，则在塞班上岸。应该指出的是：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此时的登陆战虽然已经成熟，但没有占领像塞班这样的大火山岛的经验，低估了岛上的崎岖地形对海空炮火准备和陆战队岸上进攻速度的影响。霍兰·史密斯打算把两栖车当作坦克使用，但两栖车不是坦克，其装甲、陆上机动能力和火力均不适于陆战。美国海军陆战队空中火力支援的指挥过于集中，程序复杂，延迟了舰载机的反应速度，陆战队陆上机动车辆不足，都给塞班的陆上战斗造成一系列不利影响。

第三节塞班鏖战

美军夺占马绍尔群岛后，驻瓜达尔卡纳尔、吉尔伯特群岛和夸贾林环礁的岸基远程轰炸机加入轰炸马里亚纳群岛、特鲁克等地的日军航空兵的行列，驻特鲁克的日本联合舰队由于美机的猛烈轰炸，被迫撤到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塔威塔威。从6月3日起，美国海军的舰载机、岸基飞机和军舰开始对马里亚纳群岛及邻近岛屿进行炮火准备。6月11日，米彻尔率领快速航空母舰特混舰队再次开至马里亚纳群岛，在舰载机轰炸的同时，“依阿华”、“新泽西”号等快速战列舰也开始炮击，美国7艘战列舰和11艘驱逐舰共发射了1.1万发406毫米炮弹和127毫米炮弹。但这些军舰的主要任务是防空和与敌舰炮战，没有进行过对地面目标精确射击的训练，加之射击距离太远（约4000米）、发射速度太快，炮弹大部分没有命中目标。13日拂晓，由8艘旧式战列舰、6艘重巡洋舰、5艘轻巡洋舰和许多驱逐舰组成的火力支援群驶抵，进行慢速精确射击，美国飞机也轮番轰炸。两个岛火光冲天，尸横遍地。日军的通信线路被炸断，但许多在岩洞里和沟里的迫击炮阵地未被炸毁。6月14日，美国海滩水下爆破队开始清除水下障碍物。在美国海空军进行炮火准备时，127571名陆战队和陆军官兵乘坐530艘各式舰船，驶抵塞班岛。

此战前，岛上的斋藤指挥官相信自己能挡住美国人，此后再由小泽指挥联合舰队重演对马海战，杀得美国人片甲不留。东京的英语广播也发出嘲笑：“我们准备好了，就等着你们来。”塞班岛上只有南云忠一知道战争输了。他爬到山顶，举目眺望，看见美国军舰黑压压一片，不计其数，战列舰的主炮惊天动地，打得最准的正是那些曾被自己打沉在珍珠港内的那些可恶的东西！

15日黎明时分，特纳海军中将站在“落基山”号的舰桥上，发出“准备登陆！”的命令，陆战队员们开始有条不紊地换载，准备在H时（8时30分）在8个海滩上岸。600辆两栖车划开平静的海面，像古希腊的步兵方阵，破浪前进。由于潮汐的影响，第一登陆波离开出发线的时间比计划晚了12分钟，但这对已经在行的美军没有造成像塔拉瓦那样的混乱。8时44分，第一波冲上红二滩，8分钟后，每个滩头都登上了部队，紧接着第二波、第三波、第四波也相继赶到，第一波履带登陆车开始撤退。600多辆履带登陆车和登陆艇往来穿行，滩头异常拥挤，但是由于部队训练有素，秩序井然，在20分钟内，8000美军已经上岸。

但日军的炮火也越来越猛，藏在岩洞和谷地的迫击炮、榴弹炮没有被摧毁，斋藤拨出部分炮兵，对海滩轰击。美军的两栖车上岸后，原想迅速开到500米的当日进攻线，但发现地面坑坑洼洼，到处是反坦克壕，能通行的地方都有日军的隐蔽极好的炮兵阵地，许多两栖车被击毁。虽然美军顺利完成了最危险的上岸阶段，日军的炮火没有造成什么危害，但进攻速度未达到预定的要求，原来准备卸到内陆的物资，不得不卸在水际滩头，甚至礁脉上。因滩头过于拥挤，又在日军的炮火威胁下，进攻部队攻击乏力。这时滩头还存在当时未被霍兰·史密斯察觉的漏洞：北面的陆战第2师和南面的陆战第4师之间有一个900米的缺口。原来，陆战第2师在接近海滩时遇到一股很强的向南的潮汐流，登陆队伍航向修正过度，冲滩地段偏北约150米。这样陆战第4师的左翼与第2师之间就出现了150米的空隙，每前进一步，空隙就扩大一步。陆战第2师的正面都是丘陵，地形过于崎岖，伤亡奇大；陆战

第4师的伤亡也大大超过预计。按照原计划，这两个陆战师应在天黑前夺取滩头后面1英里左右的那些几十米高的山丘，其中包括菲纳苏苏山，然而日军猛烈的炮火挡住了履带式两栖车。陆战第8团第2营由于上错了海滩，未能占领阿公甘角。陆战第4师受到来自阿公甘角的日军炮火的猛烈射击，无法前进。下午，陆战队员在冲上蓝二滩的中型坦克协助下，拿下了阿公甘角，坦克登陆舰在阿公甘角攻下后，便立即抢滩。陆战第4师第23团，差不多达到了当天任务线，但到达菲纳苏苏山下后，遇到了菲纳苏苏山上日军的野炮和迫击炮的攻击，无法拿下菲纳苏苏山，又抵抗不了炮火的轰击，只好又后撤了100多米。从全天战斗情况看，美军在D日伤亡2000人，攻下的登陆场还不足原计划的一半，因而无法形成有效的环形防御。

斋藤想利用美军登陆场小、立足未稳的弱点，于15日夜把美军歼灭在滩头或赶下海去，给东京拍了一封电报：“我师在天黑后将发起大规模夜袭，可望一举歼敌。”入夜后，日军从各个方向发起了攻势。白天被赶到苏苏珀湖洼地的日军在夜里率先发动反击，但被杀得尸横遍野。3时，斋藤派出36辆坦克发起反攻。1000名日军在挥舞着军刀的军官的带领下，跟着坦克，从菲纳苏苏山冲下，气势汹汹，想一举歼灭美军。美军早有提防，照明弹不断。日军刚冲下山，就被发现，招来驱逐舰暴雨般的127毫米炮弹。陆战队的机枪、卡宾枪扫倒一排又一排的日军。到5时45分，日军只得扔下700多具尸体撤走。5时30分时，登陆场的中央地段也遭到了200余名日军的袭击，他们向恰兰卡诺阿码头猛扑，虽然第23陆战团第3营几乎消灭了全部来犯之敌，但码头也遭受了破坏，致使夜间的上陆工作受到影响。

D日过去了，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斋藤垂头丧气，但仍不相信自己无力把美军赶下海，因而不想死守菲纳苏苏山直到日本联合舰队打来。

就在这天，美国潜艇在4时发现小泽海军上将率领的日本联合舰队主力已穿过菲律宾的苏里高海峡和圣贝纳迪诺海峡，向东疾驰。是日晨，特纳和霍兰·史密斯终于发现了陆战第2师和陆战第4师之间那个危险的缺口。6月16日下午，斯普鲁恩斯在旗舰“印地安纳波利斯”号重巡洋舰上，召开舰队和两栖部队指挥官参加的联席作战会议。由于日本联合舰队开来和岛上进攻落后于原计划，斯普鲁恩斯、特纳和霍兰·史密斯均认为应更改原来的作战计划。斯普鲁恩斯与这二位将军协商后，决定亲率第58特混编队前去迎击小泽率领的日本联合舰队，以保证马里亚纳群岛登陆的顺利进行；取消原定在6月18日进攻关岛的计划，预备队步兵27师立即投入战斗，准备进攻关岛的部队改为进攻塞班岛的留船待命预备队；从炮火支援舰中抽调一些巡洋舰和驱逐舰，加强第58特混舰队快速航空母舰的防空警戒；塞班的卸载工作继续到6月17日天黑，然后将运输舰转移到安全地区待命；将火力支援的战役舰派往塞班以西25海里处，以掩护塞班登陆；岛上部队的空中支援完全依靠护航航空母舰。

霍兰·史密斯相应修改了塞班岛上的作战计划，命令第2陆战师向南进攻，消除与第4师之间那个缺口。第27步兵师上岸后前出到两个陆战师之间，一部与第2陆战师会合，另一部屏护第4陆战师的侧后，第4陆战师在17日全力向东进攻，力求占领阿斯利托机场，并尽速冲到东海岸。

6月16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全天都忙于运送人员、补给品和装备上岸，到18时，所有陆战队的炮兵（除155毫米榴弹炮外）都运上了岸，两个陆战师的剩余部队也已登陆。黄昏时，赶来支援的步兵第27师第一批部队也登上

了海滩。虽然这一天登陆场没有得到扩展，但美军的实力却增强了。不知死活的斋藤，拼凑了500人、44辆坦克，在17日3时30分又发起反攻。美陆战第2师第6团第1营和陆战第8团在舰炮的支援下，于当日7时全歼敌人并摧毁了全部辆坦克，巩固住了胜利的成果。

在陆战第2师痛歼来犯日军的同时，陆战第4师准备进攻了。17日拂晓后，舰炮、野炮、舰载机开始进行火力准备。由于补充了最初伤亡惨重的岸上人力控制人员，陆战队的大炮也上岸，美军炮火准备的效果不错，地面部队又有新锐部队，进展较快，到黄昏时，绿三滩以北的滩头（即第4陆战师的滩头）扩展了一倍。15时30分，霍兰·史密斯中将的指挥所转移到了恰兰卡诺阿。第27师第165团进攻速度亦很快。至14时，该团第2营攻到了阿斯利托机场南角，第1营攻取了机场西南角与澳比阿姆角之间的一座桥梁。陆战第2师第24团夺下了机场以北的一个制高点。黄昏前，陆战队第一批观察/联络机进抵了恰兰卡诺阿简易机场。

斋藤见两次夜袭均以惨败告终，美军越战越强，方知自己无力将美国人赶下大海，就命令岛上的日军利用险峻的地形和掩体来负隅顽抗，把防守阿斯利托机场的部队撤到了纳富坦角，希望把提尼安上的部队调来。但狭窄的塞班海峡已完全被美军所控制，提尼安岛上的日军根本到不了塞班。

6月18至19日，美军捷报频传。在塞班岛上，美第4陆战师攻到了马基奇恩湾南部海岸。步兵第165团轻而易举地拿下了塞班最大的机场——阿斯利托机场，将之改名为伊斯莱机场，两天后陆战队的飞机开始在此着陆。6月19日，步兵第27师越过阿斯利托机场，向东海岸进击，把日军逼到纳富坦角。霍兰·史密斯正式从特纳手中接过了地面作战的全部指挥权，并指挥陆战第4师，从正面推进到了楚楚兰村到马基奇恩湾一线，占领了斋藤以前的指挥所。塞班岛上的地面作战进入第三阶段——占领全岛。

就在岛上美军节节胜利时候，第58特混舰队在6月19日的马里亚纳航空母舰大战中，杀得日本联合舰队抱头鼠窜。只是因为斯普鲁恩斯没有全力追击，日舰队才死里逃生，但舰载机和飞行员丧失殆尽。日本联合舰队大败而归，马里亚纳群岛的日军也就成了瓮中之鳖，上天无路，下海无船。

日军曾千方百计地想往塞班岛派去增援部队。6月16日，日本大本营命令驻关岛的部队派一个营、驻特鲁克的军队派两个营增援塞班，但特鲁克没有运输船，无法运载部队。关岛的日军在6月21日夜用13艘大型登陆驳船运载两个步兵连和一些炮兵去塞班。但这些船只到达罗塔岛后就再也动不了了，驻提尼安的日军多次想通过塞班海峡去增援塞班，结果被美国驱逐舰送到海底，喂了鲨鱼。

6月24日，返回塞班海域的斯普鲁恩斯同特纳和霍兰·史密斯研究后，决定以所有的舰炮和飞机支援地面部队。美国的舰炮和岸炮还经常对提尼安的机场和炮兵阵地射击，为提尼安登陆做火力准备。从22日起，护航航空母舰的飞机和从伊斯莱机场起飞的P-47战斗轰炸机对塞班登陆进行了强有力的空中火力支援。

6月22日前，塞班岛美军3个加强师和1个炮兵军基本调整完部署，陆战第2师在左，陆战第4师在右，步兵第27师居中，三路并进，越过贯穿塞班岛中央的塔彼乔峰等山岭，占领全岛。同时留下第27师的1个营监视在纳富坦角的日军残余。

6月22日晨6时，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和陆军开始进攻塔波乔峰的火

力准备。第 52 特混编队和第 58 特混舰队所有的舰炮、飞机和陆战队与陆军的 18 个炮营向这个山峰倾泻了成千上万吨炸弹、炮弹，地动山摇，似乎要把这个高地削平。两个陆战师首先从正面发起了进攻，至傍晚，陆战第 2 师攻到了塔波乔峰西部的斜坡，陆战第 4 师抵达马基奇恩湾北岸，为了加快进攻的速度，霍兰·史密斯决定在 23 日把步兵第 27 师投入，从西南东三面强攻塔波乔峰，粉碎日军最后的防线，原命令步兵第 27 师于 22 日夜开始行动，到达指定地点，准备 23 日拂晓的进攻。然而，第 27 师师长 R·史密斯怕他的部队在夜晚行军迷路，迟迟没有开拔，结果担任先锋的 3 个营均没有按预定时间发起进攻。第一个到达的营延迟了 55 分钟，第二个营延迟了 2 个小时，第三个到达的营比预定时间延迟了两小时 15 分。其结果是步兵第 27 师拖了整个行动的后腿，使攻打塔波乔峰的全盘计划受到影响。在这天，步兵第 27 师的第 165 团只前进了 100 多米，第 106 团则基本原地踏步，毫无进展，留在纳富坦角的那个营的进攻也不顺利。而两个陆战师却突入日军纵深，整个战线呈现 U 状，陆战师两翼暴露，不能奋勇向前。性格十分暴躁的霍兰·史密斯同斯普鲁恩斯、特纳商议后，撤换了第 27 师师长 R·史密斯，惹得美国陆军十分恼火。

狂热的斋藤和日军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决意要“七生报国”，殊死抵抗。美军由于陆上机动运输车辆不足、加之陆军第 27 师未能完成所受领的任务，经过十天的恶战才登上鸟瞰塞班的塔波乔峰。此时，大部分日军虽然已被消灭，但残余仍凭借塔波乔峰北坡的岩洞的掩护垂死挣扎。6 月 30 日，斋藤不得不带着平民撤到了岛上的“最后抵抗线”，即塔纳帕格村至东海岸一线。7 月 3 日，陆战第 2 师占领了已成一片瓦砾的加特潘和木特乔，7 月 4 日，第 27 师占领了福劳里斯角水上飞机基地，把日军赶入塞班岛的东北角。

走投无路的斋藤不准备活了。7 月 6 日晚，他给东京发了最后一份电报，说他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没有空中支援，最后一句是：“我们不能做得更好，为此谨向天皇深表歉意。”他和南云把近五千残兵集中起来，下令 7 日凌晨发动最后自杀性进攻，以“七生报国”。当晚斋藤剖腹自杀，南云则用手枪结束了他那不平凡的一生。

霍兰·史密斯凭着自己的经验，觉得日本人临死时要发动杀一个够本、杀俩赚一个式的进攻，在 7 月 6 日来到第 27 师师长指挥所，告诫第 27 师加强防守，防止日军自杀性冲锋。但未引起第 27 师的足够重视。他们没有部署好防御力量，其中有两个营之间有近 300 米的空隙，既无人防守，又无机枪封锁。

7 月 7 日 4 时 45 分，日军阵地忽然响起声嘶力竭、让人毛骨惊然的“万岁”声，日军漫山遍野地向美第 27 师疯狂冲来。这种情景让第 27 师的埃德·麦卡锡少校想起电影中牛群受惊的镜头：“把摄影机架在地上的一个坑里，你可以看到牛群冲过来，跃过坑口，在你头上消失。日本佬一批批冲过来，我想他们永远也不会完。”

挥舞军刀的日本军官们全然不顾美军的机枪扫射，领头发起冲锋。士兵们有枪的拿枪，没有枪的就拿着绑着刺刀的竹竿、木棍，连头裹绷带、手拄拐棍的伤员也一瘸一拐地往前冲。已丧失理智、疯狂到极点的日军踏过同伴的尸堆，从美第 27 师那两个营之间的空隙，冲过第 27 师的前沿，第 105 团的一个营被日军打散，接着，陆战第 10 团第 3 营的两个炮兵连也遭到日军攻击，第 105 团的两个营的环型防御又被美陆炮错误射击……，美军损失惨重，

混战几小时，才以伤亡 400 余人的代价击退了日军。天明后，美军阵地前堆着 4300 具尸体。陆战队不得不用掘土机挖个大坑，再用推土机把尸体推入坑内埋掉。

塞班岛之役进入尾声，最令美国兵震惊的事情也发生了：成百上千的日本军人、伤员、平民自杀。7 月 9 日，数千手无寸铁的日本平民退到马皮角的悬崖边。美军通过翻译和部分日本平民劝告他们不要自杀，等待他们的只有食物和安全，但看到的是孩子被扔下去，有的母亲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捂着眼睛，一头栽下近百米的惊涛骇浪中……。

特纳在当日宣布美军占领全部塞班岛。此时，登岛的 7.1 万美军，死伤、失踪者达 1 万人，3 万日本守军全部战死，2.2 万平民，即岛上平民的三分之二也魂归西天。

第四节横扫提尼安

塞班岛的战事进入尾声，提尼安登陆战又拉开了序幕。

日军在提尼安岛的防御力量虽不如塞班，但亦相当可观。岛上有守军约1万人，海陆军各半，最高指挥官是提尼安岛基地航空兵司令角田海军中将，但由于他在马里亚纳海战斗中几乎丧失了所有的飞机，他这个指挥官也仅仅是名义上的了。真正指挥岛上日军的是步兵第29师第50团团长绪方上校。他的部队是从中国东北调来的，训练有素。此外，第135步兵团的一个营也归绪方上校指挥。绪方部队有12门75毫米山炮、6门反坦克炮、12辆轻型坦克。岛上的海军部队由大屋海军上校指挥，包括2000人左右的警备部队，负责防守北机场。大屋海军上校还负责指挥岸炮和大部分高炮，其中有控制西北海岸的设在乌希角的3门140毫米岸炮及设在法布斯散希洛角的3门140毫米岸炮、6门75毫米榴弹炮，控制着东海岸的设在阿西加湾的4门140毫米岸炮和3门有掩体的75毫米高平两用炮。另外还有控制简易机场的设在岩洞里的火炮。自美军进攻塞班岛以后，提尼安岛的日军加紧准备，构筑了大量的防御工事。日军在提尼安岛上的重点设防地区是东海岸（美军的代号是“黄滩”），与塞班岛相同。

美军对提尼安的炮火准备与塞班岛相同，始于6月11日。从6月20日开始，配置在塞班岛西南角的第24炮兵军的155毫米远程榴弹炮也开始系统地提尼安进行炮击。美国海军在发起马里亚纳之役前，对提尼安岛进行了系统的侦察，发现提尼安岛大多数地区地势平缓，不像塞班岛地形那么复杂，但是它的海岸是由一系列珊瑚礁构成的悬崖峭壁，适合登陆的海滩极少。最好的海滩在提尼安城以西的山哈隆湾内，但此地为日军的集结地。此外，阿西加湾内还有较好的滩头可供美军登陆（即黄滩），然而，从两栖第5军侦察营和海军水下爆破队侦察来的情况看，这里不仅布有大量的锚雷，而且礁脉上是无数带有深坑的岩石和珊瑚礁，海滩布满了带刺的铁丝网，滩头还有许多永备发射点和堑壕。除以上条件较好的海滩外，在岛的西北，几乎正对着北机场，还有两处面积积极小的海滩（即白一滩和白二滩），正面分别为约20米和约50米宽。这里只发现极少的水雷，也没有象样的防御设施，滩头两侧的岩壁坡度也不大，适宜于登陆，但问题是在这佯窄小的海滩上，如何把两个师的兵力和坦克，车辆及补给品有序地送上岸。在以前的登陆战中，美军确实还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如果在此登陆就需有周密的研究和部署。

对所有的资料进行分析后，特纳将军决定在白滩登陆。斯普鲁恩斯上将也支持他的看法。他们认为，白滩虽然窄小，但防御较弱，日军很难想到美军会在这里登陆，能够产生出奇制胜的效果，同时还能得到塞班岛上岸炮的支援，只要计划周密，部队之间注意协调，就能够克服滩头窄小的困难。因此，提尼安登陆计划就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塞班岛上的第24炮兵军全部集中到塞班的西南海岸上，直接对提尼安进行炮击，给登陆部队以有力的炮火支援。第二，这次登陆要求把所有的补给品直接运到内地的堆积场，而不能卸在滩头，以克服滩头窄小的现实困难。这也就是说，在两个不到20米的滩头上（白二滩能够登陆的滩头也只有20米左右）要有大量的人员、车辆混杂在一起，穿梭行进，这确实不是一件易事，但美国海军陆战队和太平洋的陆军，已从战争中学会了战争，具备了应付各种复杂情况的能力。

美国在塞班岛的3个师由于伤亡惨重，需要休整，同时斯普鲁恩斯、特

纳和霍兰·史密斯发现对塞班的火力准备不够，就把在提尼安的D日推迟到7月24日，以细细轰击提尼安的每个角落，又在7月22日以P—47战斗轰炸机首次使用凝固汽油弹进行攻击。提尼安岛到处大火蔓延，浓烟蔽空。7月23日，塞班岛西南海岸的火炮、舰炮、航空母舰的舰载机、陆军航空队对提尼安进行了全力轰炸，以破坏日军的防御工事和迷惑日军。这一天日军设在法布斯散希洛的3门140毫米的岸炮被“科罗拉多”号战列舰舰炮击毁。同时，山哈隆湾和阿西加湾遭受了美军更为猛烈的炮火攻击，给日军造成美军必然在山哈隆湾或阿西加湾登陆的印象。绪方把他的主要兵力调到这两个地方，准备把美军歼灭在滩头。但他并未完全忽略白滩，命令各防区都要随时能够把自己三分之二的兵力向别处机动，用来应付突然的变化。

从D日的前几天开始，一直到D日（7月24日），美军陆战队都在忙着登船，陆战第4师的大部分人员及履带登陆车开上了37艘坦克登陆舰，4个75毫米的榴弹炮营也由坦克登陆舰运载。7月24日晨，运载陆战第2师的运输舰摆开了要在山哈隆湾登陆的架势。7时30分，登陆艇向山哈隆湾的海岸驶去，日军炮火立即射击，于是小艇又很快返回了运输舰。佯攻十分成功，绪方认为已打退了美军的登陆。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美军在白滩的登陆已经开始了。

7时17分，第一波24辆LVT履带登陆车离开了出发线，向白滩驶去。7时50分，履带登陆车冲上了滩头，陆战队员迅速下车，履带车马上掉转头，回到海上，为第二波让出了滩头，两波之间仅用了4分钟，接下来十几个波次的运载、登陆，竟没有发生一点儿混乱。登陆部队只遇到了十分微弱的抵抗。日军用步枪向美军射击，拉索山残存的火炮也向白滩射击，但未对登陆部队造成直接威胁。由于白二滩比白一滩宽，所以部队登陆较快，到8时20分，已有两个营全部上岸，在白一滩也有一个营全部上岸。10时30分，推土机由坦克登陆舰运到，滩头马上得到了改善。11时30分左右，第一批M—4“谢尔曼”式坦克上岸。13时15分，运载75毫米榴弹炮的“鸭子”式水陆汽车登上了白二滩，并很快向内陆约100米的选定位置驶去。14时，火炮安装完毕，开始支援前进中的登陆。到17时45分止，陆战第4师已全部上岸。18时50分，半履带式75毫米炮也均已上岸。20时，在山哈隆执行佯攻任务的陆战第2师的1个营也登上了白一滩。黄昏时分，从塞班拖来的两个浮桥码头开始架设，到25日晨，满载武器、补给品和人员的卡车就直接从坦克登陆舰开上了海岸。到24日结束时，美军已有15614人登陆，当晚便形成了稳固的环形防御。

到7月25日2时，绪方才把山南的两个步兵营和12辆坦克以及警备部队调动起来，开始有组织的反攻。他们向美军登陆场的左侧、右侧和正面进行了三次冲击，但遭到了美登陆部队有力的反。战斗持续到天亮，日军扔下1200余具尸体撤退了，美军仅伤亡100余人。日军第一次有组织的反击，也可以说是唯一的一次有组织的反击伤亡惨重，而且这些死伤的士兵大都是提尼安岛上的精兵。仅此一战，日军在岛上的兵力遭严重损失，提尼安岛的防御已不攻自破。

7月25日至26日，登陆部队继续向前推进，武器、弹药及供给品源源不断地运到内地的堆积场，日军节节败退。日军虽然失去了统一的指挥，但仍然占据各自的阵地，进行顽强反抗。25日，日军炮火炸毁了美登陆部队的一个浮桥码头，致使美登陆部队的供给受到影响。同日，美炮兵射击指挥

中心的帐篷支柱被日军 75 毫米炮炸毁，当场死 11 人。这两天为争夺马加山和拉索山也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到 26 日，陆战第 2 师的部队也已全部登上了提尼安岛。这天，北机场被美陆战队拿下，并于 29 日修复使用。值得一提的是，一年后在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的 B-29 飞机就是在这个机场起飞的。美军的 105 榴弹炮也被送上提尼安岛，开始向岛上日军猛烈轰击，日军通信中断，失去了统一的有组织的指挥。

两个陆战师在 27 日起平行向前推进，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日军失去有效的指挥，一片混乱。28 日，美军攻下格关角。30 日，占领提尼安城。美军的两个陆战师在一周的时间里占领了提尼安岛的五分之四，把日军逼到提尼安岛的南部。日军凭借复杂的地形垂死挣扎，但毫无作用。8 月 1 日，美军攻占了马波角和拉娄角，施密特将军宣布提尼安被占领。在以后的数日里，日军的小股残余部分还在进行自杀性反击，但除了留下一堆尸体外，已无法挽回大局。绪方等日军指挥官下落不明，估计已按日本传统的自杀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提尼安之役是能与夸贾林环礁相媲美的两栖登陆战，用霍兰·史密斯将军的话说，是“太平洋战争中一次味道十足的两栖战”。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在此战中亡 389 人，伤 1816 人；美军掩埋了日军 5000 具尸体，俘 252 人，另有 4000 日军下落不明。

第五节 收复关岛

在美国海军陆战队第4师和第2师一部冲上提尼安三天前，由康纳利海军中将指挥的第53特混编队也在关岛登陆。

斯普鲁恩斯原准备在塞班登陆后，视情况尽快进攻关岛。由于塞班战事不顺，加上日本联合舰队出战，关岛登陆的日期便推迟了。由于康纳利的登陆部队在塞班以东的海面上待命了十余日，官兵们极其疲惫。鉴于塞班登陆时遇到的问题，斯普鲁恩斯等人认为只靠陆战第3师和暂编陆战第1旅不足以拿下关岛，决定调用陆军第77师。这个师是1942年3月组建的新部队，在进攻关岛前曾在瓦胡岛进行了两个月严格的训练。7月1日，第77师先遣团由珍珠港出发，杀奔关岛。7月8日，斯普鲁恩斯决定进攻关岛的D日为7月21日。

关岛是马里亚纳群岛中最大的岛屿，在1898年落到美国人手里后，只是美国通往菲律宾航线上中的一个中途加煤站，没有设防。1941年12月9日日军在关岛登陆时，岛上只有几个陆战队员，保护关岛的小型海军基地和总督府。

关岛的形状很特别，全长有28英里，宽却从4英里到8英里不等，很像一颗落花生，中间窄两头宽。这个岛屿的地质情况，与塞班极其相似，也是火山作用形成的海岛，岛周围遍布着珊瑚暗礁，地形十分险恶。内陆部分大都被高原型的台地占满，地表高低起伏，支离破碎，尤其是北部高地上几乎完全被低矮厚密的丛林所覆盖。其他大部分地区都是陡峭的山岭，一直延伸到两岸滩头为止。岛上最高的腾爵山高度为3300多米。

日军在关岛有三个机场（第三个尚未完工），但一直到美军攻取马绍尔群岛前，日军还一直没有把关岛作为防御重点，眼看美军已攻进了日本的门户了，大批的军队、武器、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关岛。可以说日军对关岛的增援比对塞班的支援要成功得多。美军的潜艇只击沉了一艘运载2400名日军的运输舰，其余援军全部抵达了关岛。

防守关岛的军队是从中国东北调来的精锐部队第29师，师长是高品中将。高品也是关岛的司令。除高品的第29师外，驻守关岛的还有海军钨备队约3000人、第6远征部队5100多人（旅长重松少将）以及海军工程建筑部队、坦克和其他航空人员。美军登陆之时，岛上共驻军约1.9万人。由于进攻关岛的D日从6月18日推迟到7月21日，就给了日军一个多月的喘息机会。他们抓紧时间在他们认为最为理想的屠曼湾的滩头和通路设置了水下障碍并布满了水雷，构筑了坚固滩头防御工事，并利用岛上险恶的地形，构筑了一些永备发射点、堑壕及炮兵阵地。这无形中就给美军登陆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时间的推迟，也让美国人有了更长的时间准备登陆，特别是火力准备。

在战前40余年的时间里，关岛都是美国的领土，照理说美国人对关岛的地形应十分熟悉，然而直到开始制定进攻关岛的计划时才发现，所有关岛的资料是那么的粗略而不完整。况且，关岛被日本人占领后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因此，登陆滩头还难以确定。于是，从7月初开始，米彻尔的快速航空母舰的飞机就不断地对关岛进行拍照，水下爆破队的队员们也加紧对关岛的礁脉和滩头进行侦察，通过对航空照片和水下爆破队侦察报告的情况分析，康纳利决定在南部西海岸的阿加特和中部西海岸的阿散两处登陆。这两处日

军未设水雷，但海滩附近布满水下障碍，任何登陆艇都无法通过。7月16日，美国海军第4和第6水下爆破队赶到。他们在第3水下爆破队的协助下，连续三个晚上在水下放置炸药，炸掉了阿加特附近的300个装满礁石的木框和阿散附近640个装满礁石和水泥的电缆笼，登陆的障碍被清除了。到19、20日两天，所有的舰炮都集中火力向阿加特和阿散两地猛射，因此，日军也清楚地判断出，美军将在这两地登陆。

D日（7月21日）天气晴朗，风平浪静，是一个适宜登陆的好天气。登陆部队早早做好准备，到达指定地点。航空母舰的舰载机和舰炮在为登陆部队出征做最后的火力准备，美国对关岛长时间的火力准备与马绍尔、塞班相同，所不一样的是舰炮炮击水平大大提高，几乎摧毁了所有暴露地带的日军炮阵地。美机的空袭效果也不错。

8时30分，北面的阿散滩头和南面的阿加特滩头同时开始登陆。登陆完全按计划进行，情形与塞班登陆相似，陆战队员乘坐两栖履带登陆车冲上滩头，等到他们卸载后，履带车又马上转回与登陆艇会合，运载后续登陆波。

在北面阿散滩头登陆的是陆战第3师。这个滩头宽约1800多米，礁脉很宽，只有履带登陆车才能在这里快速通过，所以履带登陆车往返接送登陆部队，有的履带登陆车则把坦克登陆艇顶至礁脉，让坦克自己上岸。陆战3师的3个团并排在正面登陆。在最初登陆时，他们遇到的抵抗微不足道，中午刚过，全师官兵及武器、车辆都已登陆，可是接着就发现，全师2万余人正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他们面对半圆形的小山，背对大海，两侧是险峻的海角。日军的守卫部队和火炮、迫击炮有的在山顶、有的在山的斜面上，正居高临下，虎视眈眈地注视着美登陆部队的行动。登陆部队拥挤在狭小的登陆场内，日军的每一发炮弹都给美军带来极大的伤亡，尤其是陆战第3团，遇到了异常险恶的地形和最强大而集中的日军兵力。在登陆后的几天内，第3团以及增援部队都进展缓慢，而且伤亡极大。

这时美登陆部队利用了他们的优势。他们一边以地面炮兵向斜面上的日军猛烈轰击，一边召唤舰炮支援，舰炮在飞机校射下，准确轰击着发现的每一个日军人炮阵地和集结点。陆战21团进展较顺利。他们快速向前推进，在上午10时左右就占领了第一道目标线——阿散村后的一片高地。接着第2营又开始向第二道目标进攻，但他们遇到了设置在山丘上的炮火轰击。第9团在登陆的当天一直顺利向前推进，黄昏时他们与第21团第3营取得了联系，占领了阿散的一个山脊，并把侧翼扩展到通往卡布拉斯岛的栈道上。登陆当天的夜里，日军的反冲击力微弱，陆战第3师各团虽然还没有建立起巩固的防御系统，但还是毫不费力地打退了日军的反击。

7月22日，陆战第21团在舰炮支援下，开始向山丘推进，把那里的日军赶出了岩洞和隘路。第9团则占领了皮提海军造船厂，拿下了阿普腊港的北端。陆战第3团一直打得很艰苦，经过连续增援后，才占领了控制滩头的高地，开始越过阿格拉。腾爵公路向前推进。这样，就可以使美军的战车通过这条主要的交通线，一直向纵深前进。到24日，几乎所有的控制登陆场的高地都已被美军所控制。

7月25日夜里，日军向登陆场北部发起了猛烈的反冲击，到午夜以后，日军的大炮和迫击炮开始向左面的陆战第3团疯狂地轰击，日军全线的反冲击开始了。这是一次经过了三天有计划有准备的反冲击，专以美军各部队之间的缺口为突击目标，渗透力极强。这时美陆战第3师的防线已有近5500

米左右，兵力已显薄弱，难免出现缺口。日军高呼着“万岁”，向美军阵地冲来，悍不畏死。陆战第3团和第21团多次打退疯狂反击的日军，但日军终于还是找到了第21团第3营和第9团第1营之间的一个缺口，往里猛钻，很快占领了第21团第3营后方的一个滩头，直到日军冲到滩头，美军才知道自己的后方已有了相当实力的日军。一时间，炊事员、文书、工兵等非战斗人员被组织起来，投入了战斗。渗入的日军想找到美军的堆积场进行破坏，却碰到了第3师的野战医院，伤病员们纷纷拿起武器投入了战斗，无法行动的就趴在床上向敌人射击。最后这股日军被美军的两个工兵连打退了。天亮后这群渗透进来的日军已失去了战斗力，大部分躲进了山地和岩洞。一直到几天后，美军才把这些敌人逐渐肃清。日军的这次反冲击一直到26日中午才被彻底打退，扔下3500余具尸体狼狈逃窜。这次反冲击规模是相当大的，日军动用了10个营的兵力，数量比塞班岛上的自杀攻击还多一倍。

在以后的几天，北部登陆部队仍然在同日军激战，稳步前进，攻下了方提台地。7月28日，高品中将在企图撤出指挥所时被机枪击毙。小塵畑（塞班岛第31军司令、因塞班被攻而滞留关岛）自动担负起防守关岛的责任。这一天，陆战第3师与北上的步兵第77师终于在藤爵山的山坡上会师了。

南面的登陆地点在阿加特滩头和澳娄特半岛，主要由暂编第1陆战旅担负登陆任务，第77师的305团作为留船待命预备队。

这里的滩头的正面有1英里多，而且受到澳娄特半岛上的高山丛岩以及内耶、约纳两个小岛的火力控制，如果没有较好的火力准备和水下爆破，登陆是极其困难的。即使这样，暂编第1陆战旅的两个团仍然受到残余日军炮火和掩体后机枪的威胁。南面登陆部队最初所遇到的日军抵抗，比北部要凶猛得多，美军的履带车刚驶到礁脉边缘，就遭到日军炮火的猛烈轰击，有24辆履带登陆车被损坏（占总数1/8），陆战队员也遭到掩体后日军的机枪和步枪的扫射，伤亡很大。由于履带登陆车损坏严重，补给品没有按计划顺利上岸，小艇在礁脉上向LVT和水陆汽车转运物资时发生阻塞，伤员在这天中也根本得不到及时救护。

10时30分，预备队第305团第2营登上小艇，准备上岸，但直至14时5分，这个营才奉命上岸，当他们乘坐的小艇开到礁脉地段时，并没有履带登陆车来运载，他们只好跳进齐腰深的水里，徒涉上岸。第305团的其余两个营在17时30分左右乘小艇驶到礁脉，亦是徒涉上岸，好在第305团的3个营登陆时，日军的炮火正忙于对付美军的先头部队，根本无暇顾及他们，否则就损失惨重了。

这一天的登陆虽频频受阻，但第22团第1营却通过阿加特村打出去，于11时30分到达了第一预定目标哈蒙路。11时45分，暂编第1旅旅长上陆，并在加安角东南建立了指挥所。加安的坚固支撑点打得十分激烈，直到下午，美军的一辆坦克绕到它的后面，才摧毁了它。其实美军的坦克8时30分就到了礁脉，但由于弹坑、地雷以及错误引导，再加上岛上地形复杂，一直不能进入战斗。阿加特滩头的战斗十分激烈，尤其是在得不到足够的供给的情况下，就显得尤为激烈。21日夜22时30分，日军按惯例又发起了反冲击，美军舰炮也像往常一样进行有效的照明射击和召唤射击，日军虽来势凶猛，最后还是扔下大批尸体，逃了回去。

7月22日又是一天的苦战。陆战第4团面对强敌，一点一点地推进，逐一扫荡着日军的岩洞和掩体，终于瓦解了日军的防御体系，在黄昏时夺下了

阿利凡山。步兵 77 师第 305 团前进较慢，但到夜晚时，终于与第 22 团和第 4 团会合，形成了巩固的环形防御体系，到 7 月 23 日傍晚，所有控制阿加特登陆场的高地已都被美军夺下。

澳娄特半岛成了美登陆部队的下一个主要进攻目标。美国军舰在几天前就开始向这个半岛倾泻大量的炮弹。7 月 24 日，陆战第 22 团向苏迈发起了进攻，但遇到日军炮火的强有力阻击。到 25 日，澳娄特半岛上的日军已被封锁，成了瓮中之鳖。这里的日军决心孤注一掷，做最后的冲击。夜里，他们喝光了储存的酒，尖叫着、狂笑着从沼泽地里冲了出来，有的拿着武器，有的赤手空拳，有的甚至拿着酒瓶，疯狂地向美军阵地冲来。美军的炮弹立刻向这群蜂拥而来的醉汉砸去。这群垂死挣扎的日军虽然谈不上有什么战斗力，但都疯狂到了极点，直折腾到 26 日清晨才算停止，又留下了 400 余具尸体。

此时，第 77 师已把阿加特的正面登陆向前推进得很远，第 22 团以其左翼为轴，向整个澳娄特半岛出击。27 日，为夺得控制机场的一块高地，陆战第 22 团得到了最有力的炮火支援，这里的日军没等美陆战队到来就退走了。这一高地的夺得，意味着澳娄特已控制在美军手中了。28 日，美军收复了苏迈和当年守卫关岛的陆战队的营房。29 日，夺下了澳娄特机场，当天便攻到了半岛的尽头，完全占领了澳娄特半岛。与此同时，第 77 师从登陆场向东向北推进，与陆战第 3 师会合。7 月 27 日，夺取了藤爵山和恰乔山。至此，美军南北两支登陆部队的正面已连接为一线，关岛的一半已控制在美军手里。

小畑将军为了做最后的抵抗，把他的兵力全部后撤到圣罗萨山，仅留下极少数的部队在关岛的腰部（最狭窄处）进行掩护。但无论如何，日军已成为强弩之末。但对于盖格将军来说，最后的围剿计划也并不容易制定。美军的兵力有限，不可能全线出击，日军的下落又难以判定。最后，根据日军的本性和材料的分析，他决定向北围剿。陆战第 3 师和步兵第 77 师并排出击，暂编第 1 陆战旅负责保护后方安全，巩固已得地盘。

美军稍做休整后，于 7 月 31 日发起了进攻。他们越过高地，冲入茂密的丛林，行进十分困难，但猛烈的舰炮在为他们开路，战事仍十分顺利。11 时左右，陆战第 3 团就占领了阿格拉首府，天黑时，各师均进入到预定地点。8 月 1 日，阿加尼亚通往帕戈湾的道路被修复，于是盖格将军命令部队快速前进，抢在日军在圣罗萨山周围建立防御阵地前与之交火。8 月 2 日，提延机场被攻下。3 日，77 师又攻下了巴里加达村，村中的水井为部队解决了淡水问题。整个登陆部队继续向北部纵深推进，只遇到零星的抵抗，美军炮兵紧跟步兵，射击关岛北部的日军，舰队也时常靠上岸来，向聚集在北部的日军开火。但茂密的丛林和崎岖不平的道路，给登陆部队带来许多烦恼，丛林使他们无法干净彻底地消灭日军，致使关岛被占领 8 个月后，还没彻底肃清岛上的日军。险峻不平的山路也阻碍了运输车辆的正常运行，好在登陆部队距海岸较近，海军帮助解决了补给问题。

8 月 4 日至 5 日间，美军在一个十字路口又发现了一个坚固的日军阵地，登陆部队在这里一举歼灭了 346 名日军。8 月 6 日，登陆部队受到日军从圣罗萨山的坚固支撑点射出的炮火的阻碍，此时舰炮马上给予他们有力的支援。8 月 7 日至 8 日，圣罗萨山周围的阵地被攻破，第 77 师终于拿下了圣罗萨山，日军被击毙 530 人，其余的逃入了丛林。8 月 8 日，陆战队的巡逻队

进至里提迪安角。8月9日，第77师前哨部队进至帕提角。8月10日，日军被赶下了海滩，被杀得一个不剩。当天11时30分，盖格将军宣布日军有组织的抵抗已全部结束，关岛已被美军所占领。8月12日，第77师攻下了小畑将军最后的指挥所，包括小畑在内的所有日军或者自杀，或者被击毙。

关岛之战历时三周，胜利结束。美军共歼灭日军约1万人，此外日军还有约9000人隐藏在丛林、山洞之中，不时出来骚扰，最后大多被饿死。

历时近二个月的马里亚纳之战结束了，日本“太平洋防波堤”被汹涌而来的美国军舰、海军陆战队和陆军砸得粉碎。太平洋战争的战犯之一东条英机在马里亚纳海战之后被迫辞职。日本军阀们知道战争输了，但在中世纪式的盲目狂热的情绪驱使下，他们仍不甘认输，还在负隅顽抗，垂死挣扎。美国虽胜券在握，但还有一段艰难的路程。

第十章血沃硫黄岛

自从马里亚纳群岛的塞班等岛屿和吕宋 岛的大部分被美军占领后，通向日本南部和西南诸岛的大门已被打开。因此，进攻日本已变为可能。美参谋长联席会议对南部诸岛中的硫黄岛和西南群岛中的冲绳岛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硫黄岛要比冲绳岛容易攻取，加之美军进攻作战的需要，决定首先攻打硫黄岛。

第一节势在必得

硫黄岛和父岛是小笠原群岛中最大的两个岛屿。父岛比硫黄岛大，岛上防御十分坚固，且地形崎岖，于是美军便选择硫黄岛为进攻目标。硫黄岛在马里亚纳群岛西北 290 海里、塞班岛以北 615 海里，东京之南 660 海里，位于火山列岛的中部，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可以说是日本的一个战略前哨。硫黄岛南端的折钵山火山喷口喷出的雾气和硫黄弥漫全岛，岛的北端沿岸大多是陡峭的岩石，难以靠近，岛上的大部分地区及海滩被很厚的火山灰和火山岩烬覆盖着，人及车辆都极难行走。

由于硫黄岛所处的位置极其重要，夺取硫黄岛势在必行。美军决心攻打硫黄岛有诸多原因。首先，美军是想把硫黄岛作为进攻日本的基地，掩护美国的海军兵力直趋日本，进行搜索性作战。其次，夺取硫黄岛可以有效地保护马里亚纳群岛上的基地。在马里亚纳群岛的塞班岛上，已集结了大批 B-29 轰炸机，担负对日本本土上进行轰炸的任务。而硫黄岛上的日军飞机对塞班岛构成了直接威胁。另外，1944 年 7 月 14 日，美陆军航空兵司令阿诺德上将向联合计划委员会建议：为给 B-29 提供紧急着陆的“停车”站和为袭击东京的护航飞机 P-51 提供基地，必须夺取硫黄岛。事实证明，硫黄岛的夺得，为美军 B-29 轰炸机轰炸日本本土确实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据资料表明，曾有 850 余架 B-29 飞机在硫黄岛作过紧急降落）。因此，硫黄岛已成为美军的必争之地。

1944 年 10 月 3 日，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接到准备攻打硫黄岛的命令后，尼米兹的计划处人员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10 月 7 日，一份初步计划已产生了。

硫黄岛战役拟由第 5 舰队司令斯普鲁恩斯上将负责，参加部队如下：

联合远征军（第 51 特混编队）：由登陆突击编队和两栖支援编队组成，特纳中将指挥。

远证部队（第 56 特混编队）：由两栖第 5 军、陆战第 3 师、陆战第 4 师、新编陆战第 5 师组成，霍兰·史密斯中将指挥。

担任支援的部队：有快速航空母舰编队（第 58 特混编队）、一个扩编的后勤支援群、搜索侦察群。

此次草拟的计划与硫黄岛战役的具体实施计划基本吻合。

硫黄岛原来仅仅是日本至马里亚纳群岛和加罗林群岛的航空线上的一个中间站，仅有一个能容纳 20 架飞机的简易机场和 1500 人的守备队。自从马绍尔群岛被美军占领后，尤其是塞班岛被美军攻陷后，日军开始迅速对硫黄岛加强防御。5 月底，岛上已有日陆海军约 7000 人，配有炮兵，装备了 120 毫米岸炮、大口径高射炮、双联装 25 毫米高射炮。6 月以后，硫黄岛便直接归东京指挥，并组成了步兵第 109 师，派往硫黄岛，由陆军中将栗林忠道指挥。

栗林中将是一个矮小精干的军官，54 岁，具有极强的作战能力。况且，他手中又拥有足够的兵力、精良的装备和半年多的防御准备。这一切都意味着美军在硫黄岛将打一场硬仗。

由于美军在马里亚纳群岛已取得胜利，所以原计划支援马里亚纳的日军改为加强硫黄岛的防御。运输船源源不断地将人员、物资、武器及建筑材料运往父岛，再由小艇转送硫黄岛。美潜艇不断出动，虽也曾击沉日军的运输

船，但对栗林完成他的防御计划并未造成影响。到 1945 年 2 月 19 日，美军在硫磺岛登陆时，岛上日军已有 2.1 万人，而且建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

硫磺岛沿岸多为岩石，只有折钵山的北面和东面的海滩适宜登陆。在这两个海滩的中间是岛上的 1 号机场（元山机场），由 1 号机场向北是 2 号机场，2 号机场以北还有一个尚未完工的 3 号机场。栗林认为这两个海滩和 1 号机场绝对承受不住美军强大的海空火力轰击，所以决定将其主要防御力量集结在折钵山周围和元山的高地上。但海军则反对栗林的看法，主张必须将美军拦截在海边。最后，硫磺岛的防御计划综合了栗林和海军将领的看法：由海军在海滩构筑一系列的永备发射点和坚固的支撑点，由栗林中将配备人员在这里防守。另外，栗林中将把主要防御兵力部署在 1 号机场和 2 号机场的中间线上。由此看来，硫磺岛的防御既有利于“歼敌于海滩”的原则，又适宜于在纵深进行决死防御。

日本海军充分利用这几个月的时间，把 120 毫米和 155 毫米岸炮构筑在 4~6 英尺厚的混凝土掩体内，这样射击面虽然减小了，但抗炮火轰炸的能力却大大加强了。此外，在海滩的后面，海军还建筑了大量的混凝土永备发射点，并且各火力点能够互相支援。大型的混凝土地堡也随处可见。高射炮也设置在凹入地下的掩体之中，折钵山的山坡上有许许多多的岸防炮、陆军炮、迫击炮阵地。各个防御阵地都有坑道相联接，使分散的部队成为一个能够互相策应的整体。

栗林中将决心把硫磺岛的中心变为一个要塞，与美军决一死战。他在第一道防御线（1 号机场和 2 号机场中间）上挖掘了大量供火炮、迫击炮、机枪和步兵武器使用的地下阵地，还有为坑道所联接的一系列岩洞。第二道防线设在 2 号机场和元山的中心地区之间。所有阵地的设计及武器的配置都经过精确的测量，不仅可以防止美军飞机和炮火的攻击，还可以进行有效的防御和最大量地杀伤敌人。就连坦克都被放进凹坑内，进行了很好的隐蔽。栗林命令他的部队，要尽量防止人员、武器、物资的损失，避免不必要的伤亡，与美军“决一死战”。日军对硫磺岛的苦心经营，的确有效地防御了美军海空火力的袭击，也使美登陆部队在硫磺岛吃够了苦头。

美军对硫磺岛的火力准备，时间之长久、力量之强大是二战时独一无二的。

当马里亚纳群岛的空军基地逐渐可以被利用时起，黑尔少将的第 7 航空队便开始对硫磺岛实施空袭，他们一边不断用火力压制那些路过的岛屿，一边向前推进，轰炸小笠原群岛。从 8 月至 10 月共进行了 48 次轰炸，除对硫磺岛的机场进行轰炸外，还袭击了父岛和母岛的海港。11 月 24 日，从塞班岛起飞的 B-29 首次轰炸了日本本土，引起了日本的恐慌，他们马上采取了行动。从 11 月 27 日起，从硫磺岛起飞的飞机连续轰炸塞班基地，炸毁 B-29 飞机 11 架，炸伤 6 架。为扭转这种局面，尼米兹命令 12 月 8 日对硫磺岛进行海空联合突击。从这天起，一直到 12 月 24 日，马里亚纳就再也没有遭到

日军空袭。为了有效地压制硫磺岛的火力，为登陆硫磺岛创造条件，从 12 月 9 日到 12 月 25 日间，美军又对硫磺岛进行了 4 次海空联合突击。而且，从 1944 年 12 月 8 日起到 1945 年 2 月 15 日止，黑尔少将的第 7 航空队的 B-24 飞机每天至少对该岛进行一次轰炸。从 1 月 31 日起，他们甚至昼夜不停地把炸弹投向硫磺岛。从塞班起飞的 B-29 飞机也三次向硫磺岛投下了 367 吨炸弹。

对于一个小岛来说,在承受了 6800 吨航空炸弹和 2 万余发舰炮炮弹轰击后,应该是面目全非了。然而硫黄岛却挺下来了,机场很快被修复,坚固而隐蔽的防御工事也没遭到根本破坏。

2 月 16 日至 18 日,登陆前的火力准备开始了。2 月 16 日的海空袭击一直持续到 18 时,但效果不佳。2 月 17 日,布兰迪计划以战斗机对父岛扫射、扫雷,各水下爆破队在重型军舰、驱逐舰和 LCI 型炮艇的近距离支援下,对海滩进行侦察。开始的一切都相当顺利,舰艇炮击完岸上目标撤出后,LCI 型炮艇掩护水下爆破队开始进行侦察,不料却引来日军炮火猛烈的射击。原来栗林误以为美军主要登陆已经开始,于是岸上的迫击炮,海滩两侧的炮火、折钵山脚下的一个隐蔽的重炮连和海滩北面高地上一个一直没有暴露过的炮兵连一齐开火,致使 11 艘 LCI 炮艇受到损伤,艇员死亡和失踪 44 人,伤 152 人,损失严重。但这次所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日军隐蔽完全而一直未暴露的炮兵阵地已为美军所掌握,大大减少了对登陆部队的威胁。2 月 18 日,美军修正射击方向、所有的炮火对准了日军东部海滩的附近和侧翼。这一天的炮击效果非常明显,将许多地堡和永备发射点炸毁,日军的炮兵连受创,为登陆部队顺利登上滩头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恶战

1945年2月19日6时，特纳中将同远征军的主力到达硫黄岛海面，接替布兰迪少将，担负起对第52特混编队的指挥责任。这天的天气是少有的晴朗，微风吹拂着天上的薄云，显得异常的宁静。

天刚亮，登陆前的直接火力准备便打破了这宁静。6时40分，第54特混编队和第58特混编队的军舰便开始轰击硫黄岛的沿岸及已确定的军事设施。8时5分开始，第58.2和第58.3特混大队的飞机开始实施空中轰炸，他们用火箭、炸弹和凝固汽油弹攻击了折钵山东面山坡上以及登陆滩头北面的高地及飞机场。这次登陆前的直接火力准备，时间虽短，但效果却较前几天的好得多。由于此次目标更加明确，所以击毁了大量火炮阵地，但日军躲藏在地下的掩体中，却安然无恙。8时59分，舰炮火力开始向岛内延伸，以配合登陆部队向岛内推进。

登陆地点选在硫黄岛的东海岸，从折钵山的山脚起一直到东北约3000米处，每450米划分为一个登陆滩头，从南到北分别为绿1、红1、红2、黄1、黄2、蓝1、蓝2七个滩头。计划由第5师在绿滩和红滩登陆，然后穿越该岛，并用一部分兵力夺取或孤立折钵山，其余兵力则同陆战4师一起向前推进。陆战4师在黄1、黄2和蓝1海滩登陆，然后向1号机场进攻，并向北推进，以保障登陆部队的右翼安全。

开始是极其顺利的。第1登陆波的68辆水陆坦克，于8时30分离开出发点，9时准时登陆，接下来后续艇波也都顺利登上了滩头。9时44分，12艘装有中型坦克的登陆舰靠上了海滩。部队源源不断地登上了滩头。但这并不意味着硫黄岛战役会一帆风顺。

由于火山灰烬和岩烬覆盖地面，使登陆的陆战队员和上陆的坦克难以行动，都拥挤在滩头。栗林中将在美军登陆的前几分钟并没急于攻击，只有零星的枪炮射击。当美军支援炮火向岛内延伸后，他马上把部队从地下掩体调回阵地。一时间，永备发射点和火炮阵地一齐向滩头猛射，顿时，登陆部队被压制在滩头，损失严重。日军构筑的十分巧妙而且隐蔽得极好的工事开始发挥作用，美登陆部队只好迎着敌人的炮火，像蜗牛一样缓慢前进。

陆战第4师的登陆地带最早受到了日军的抵抗，接着陆战第5师也未能幸免，20分钟后，日军的炮火落向陆战第5师的全线。由于第5师比第4师多了一些喘息的机会，而且日军炮火也比第4师地域的轻微，第28团的第1营因而能够从该岛的最狭窄处穿越该岛，第2营紧随其后，向左转向折钵山。

虽然美登陆部队一上岸便被日军火力压制在滩头，很难前进。但登陆的行动仍在按计划进行，登陆部队作战所需的各种物品已运上岸，炮兵也冒着日军猛烈的炮火，在滩头架起了大炮，准备作炮火支援。就在登陆部队处于日军的炮火轰击之下而寸步难行之时，舰炮火力给予了及时的支援。在硫黄岛登陆战役中，每个登陆营均设一个舰炮火力岸上控制组，以便及时召唤舰炮火力的支援。另外，利用飞机测定日军的炮阵地位置，并进行召唤射击，效果也非常好。在过去的太平洋诸岛登陆战役中，舰炮支援从没有像硫黄岛战役这样行之有效。从登陆一开始，“圣太菲”号巡洋舰就把它127毫米和152毫米舰炮的火力，射向陆战第5师的左翼，不断为登陆部队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重要障碍。“内华达”号战列舰也是一艘出色的火力支援舰，它发现

目标后及时攻击，先后摧毁了红1滩后的一个混凝土堡垒和海滩东面高地上的一个火炮阵地。

登陆部队仍在艰难地向前推进。陆战第5师右翼行动受阻，但左侧的第28团却于11时30分进入1号机场并越过机场南端。第27团于15时抵达能够俯瞰西部海滩的峭壁上，这样就将折钵山与岛上的其他防御割裂开来。陆战第4师的行动远没有陆战第5师顺利，第23团直至中午才前进了450米，14时5分，终于到达1号机场边缘，但未能通过或攻占机场的任何地方。第25团则分两个方向进攻，一部分进攻内陆机场，一部分攻向北部高地。然而，日军在“东艇港”（蓝2滩东北部的一个小艇用港）的峭壁上修筑了大量的永备发射点，第25团行动受阻，伤亡严重。为了摧毁这些永备发射点，在硫磺岛战役中使用了新的校正弹着点的方法：大型支援登陆艇LC-SL-51进入“东艇港”约600米处，为“维克斯堡”号巡洋舰修正弹着点。它首先向目标发射曳光炮弹，巡洋舰则瞄准曳光弹的弹着点，发射炮弹，击毁目标。实践证明，这种修正舰炮弹着点的方法是切实可行的，而且效果极佳。到下午，这些永备发射点对登陆部队已不再构成威胁，但第25团在登陆的当天仍无大的进展。

到中午11时左右，风向由北转向东南，且风力越来越大，给登陆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这时，军火、口粮、淡水等大量必需品急于上岸，这项工作大部分由履带登陆车来完成。中午，各团的预备营开始登陆，他们是靠车辆人员登陆艇（LCVP）和机械化登陆艇（LCM）运送上岸的。由于风力变化，许多登陆艇被冲转横，加之炮火的袭击，到黄昏时，被损的LCVP和LCM挤满了海滩，已很难找到登陆的地方。物资仍源源而来，都被卸在海滩上，使整个海滩拥挤不堪。

2月19日这天虽然困难重重，美军仍有3万人登上了硫磺岛，守住了一条不规则的防线：大致从北面的高地向西南，沿1号机场下端、直到西部海岸，长约3600米，纵深从650米到1000米不等。在这个狭小的登陆场上拥挤着6个步兵团、6个炮兵营和2个坦克营。这天夜里可说是太平的。按日军惯例将在夜晚进行的大规模反击并未出现。

美军在硫磺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代价，登陆队员们以自己的鲜血来换取战役的胜利。2月20日清晨，舰炮按登陆部队所选定的目标进行了火力准备。这一天，“华盛顿”号战列舰对2号机场南端一个坚固支撑点内的300余个永备发射点进行了连续10个多小时的炮击，将其大部分摧毁。陆战第5师的28团在舰炮火力支援下，开始向折钵山的敌人逼近，但舰炮根本射击不到日军隐蔽良好的岩洞，第28团遭到来自岩洞中日军的抵抗，一直到11时坦克到来后，才加快了前进的速度。但直到黄昏，第28团仅向山脚下前进了约180米。登陆场右翼的登陆部队于8时30分发起进攻，陆战第4师进展极小。陆战第5师虽进展较快，但伤亡严重。这一天，美陆战队占领了包括1号机场在内的横断该岛的一条线。这样，下一步美军所要攻克的难关将是日军设在高地上的防御线了。

从2月21日起的三个星期内，每天清晨，舰炮和岸炮都要对登陆部队所选定的目标和前进的道路进行猛烈的火力准备，然后陆战队才发起进攻。战斗正在按计划逐步实施。这时，天气却变得越来越坏，强劲的东北风使得海面上波涛汹涌，供给品的运载上岸更加困难。然而海滩工作队没有因天气恶劣而影响工作，被损坏的小艇、车辆和坦克大都被打捞上来，滩头的混乱、

拥挤状况已解决。由于风浪太大，卸载工作只能在大型登陆艇和中型登陆舰上进行。

在硫黄岛战役中，比耳里海军少将的后勤支援群做了大量工作，而且有很多创新，被以后的登陆作战所借鉴。2月19日，这支勤务大队的两艘军火船首次通过在海面上互靠来转送军火试验成功，另外一艘军需船则首次试验成功用缆车在海面上递送干货、小型军需品及被服。在硫黄岛战役中，这支勤务部队为参加战斗的舰只、车辆运送了大量的燃料、军人及生活必需品，甚至为航空母舰补充了254架新飞机、65名驾驶员和空勤人员，为战役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2月22日，阴雨连绵，部队休整一天。23日，陆战队以2号机场为主要目标发起了进攻，但前进的道路上，地雷、陷阱、永备发射点、岩洞、地堡纵横交错，遥相呼应，使美军寸步难行。当天登陆部队的右翼仅前进了不到300米，而中间和左翼则毫无进展。但是，在23日这天，美军也有一个重大的突破，第28团的一个40人的战斗队，在10时20分攻取了折钵山。但是同折钵山的山坡上的岩洞、坑道里的1000余名的日军的较量并未结束。就在这一天，美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和陆战队中将霍兰·史密斯抵达硫黄岛。

2月24日战斗更加激烈，战果也很显著。在海空炮火支援下，坦克在崎岖的高地上开路，并排除了地雷。陆战队终于在2号机场中心附近攻占了一个据点，左翼进展了700多米。这天，陆战第3师也已全部登陆完毕，准备加入最后攻击。

2月25日起，硫黄岛上的3个陆战师开始并肩作战。陆战第4师在右，第3师在中，第5师在左，并列前进，岛上的战势已基本稳定，登陆部队开始有条不紊地按计划前进。到3月9日，日军已被赶到岛的北部和东北部沿岸的一条狭长地带。

3月3日，美军在硫黄岛的1号机场第一次降落了1架双引擎的C-47型运输机，第二天又降落了1架自日本返回的已耗尽汽油的B-29。后来陆军航空兵的战斗机及巡逻机（PBIY）也在这里起降。从这时起，攻占硫黄岛的价值已得到了体现。

美登陆部队在硫黄岛虽连连受挫，但仍信心百倍；日军虽已龟缩在一个狭小的地带，却不曾有过动摇，他们相信依靠硫黄岛北部坚固的防御工事，完全可以抵抗美军。其实，栗林并没有把他的主要兵力布置在第二道防线，他所采取的战术是诱敌深入，凭借北部的防御工事和主要兵力歼灭美军。所以，硫黄岛战役的尾声并不轻松，仍意味着要流血牺牲。

日本人利用这种特殊的地形和防御体系，使其效力发挥到最高点。他们也已熟悉了美军的作战方式，每当炮火准备时，日军便躲进了山洞或地下掩体，炮声一停，他们便迅速返回阵地，等待美军的到来。

美军的3个陆战师面对这些顽固而训练有素的敌人，只有步步为营、一点一点地推进。因此，激战是不可避免的。右翼的陆战第4师经过的地形极其恶劣，硫黄岛上第二制高点——382号高地是他们攻占的主要目标，该高地的位置在2号机场北端的正东。为夺取它，陆战第4师进行了几天的浴血奋战，他们必须逐一清除日军的支援阵地，才能够站稳脚跟。直到3月2日，第24团的2营才攻上了山顶，但伤亡惨重。

左翼的陆战第5师在2月26日遇到了与第4师同样的情况：攻打一个高地。当美军轻而易举地攻下这个高地时才发现中计，只好撤出，逐一攻克高

地下的工事。2月30日，他们沿山峰掘壕，固守在那里。3月5日5时，第5师采取突然袭击，他们没有用炮火准备，突然冲入了敌阵，打得日军措手不及，很快就攻下了这个一直阻挡美军前进的阵地。

这时，美军的减员已很大，而且陆战队员长时间作战，得不到休息，已疲惫不堪。日军也已消耗殆尽，到了孤注一掷的时候，但苦战仍然在继续。

3月9日，美军开始了最后的突破，这次又是陆战第3师首当其冲。他们绕过了许多据点向前冲去。在夜晚来临时，他们已守住了大约700米长的海岸线，把日军切割成两个孤立的部分。日军的反击也极快，也可以说是绝望的。栗林亲自指挥了这次逆袭。日军攻击目标是23团的防守地带，他们使用机关枪。迫击炮和剩余的火炮开路，想渗透美军的防线。日军冒着美军的炮火，疯狂地冲过来，于是一场肉搏战开始了。虽然有的日军渗透过了第一道防线，仍被严阵以待的美军消灭掉了。打扫战场时，发现美军阵地前被击毙的有1000余人。此次战斗，标志着日军在硫黄岛上的有生力量已被消灭，硫黄岛的战役已进入了扫尾阶段。

美军在3月16日宣布占领硫黄岛，并于26日8时宣布战役结束。但这期间，硫黄岛的战斗并未停止，有时还相当激烈。据统计，从3月11日至26日，美陆战队在硫黄岛上死伤人数仍达3885人之多。日军已失去组织的小股部队仍固据点，伺机向美军进攻。直至4月份，扫荡工作仍在进行，少数日军仍在与外界隔绝的岩洞内坚守着。

硫黄岛战役对美军来说，也是一场残酷的战斗，整个登陆部队有30%的人员伤亡。陆战第3师的步兵团有60%的人员伤亡。陆战第4和第5师伤亡人数高达75%。共有5324名陆战队员永远长眠于此，有的甚至连尸骨都找不到。战役结束一年后，仍有25个下落不明的失踪者。可以说，硫黄岛是美军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但这个代价的付出应该说是值得的。硫黄岛被建成一个空军基地后，为进攻日本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十一章 破门

随着各登陆战役的节节胜利，美军把进攻的矛头直指日本本土。为此，美军实施了进攻日本本土前的重要一步，夺取冲绳。美国军方将这一行动作为进攻日本本土上的总演习，遗憾的是他们所预想的最后一幕并没有如期上演，战争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而这一总预演却成了太平洋战争登陆战斗的最后一幕。

第一节 东海屏障

随着战争进程的加快，日美双方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放在了琉球群岛上。这里成为日美双方争夺的焦点。

琉球群岛由 140 多个一连串的火山岛组成，它的陆地面积大约有 1850 平方英里。具体来讲，琉球群岛又由三个群岛组成，它们分别是奄美群岛、冲绳群岛和先岛群岛。所有这些群岛和中国的台湾一起，构成了一道东面屏障，成为日本在东海上的生命线。其中奄美群岛靠日本最近，同时，也是日本统治最久的群岛。中间是冲绳群岛。南面靠近台湾的是先岛群岛。琉球群岛的重要战略意义就在于：盟国军队进攻日本，必须要在琉球群岛的一些地方建立起飞机场和一个海军前进基地。不然整个进攻日本本土的计划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琉球群岛上的居民是华人、马来亚人和虾夷族的混血种。在中世纪时期，琉球国国王曾向中国进贡，与中国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在日本采取闭关自守的 200 年（1636～1853）间，琉球国是中日间贸易的重要桥梁。由于日本从对中国贸易中得到很大的好处，因此允许琉球国独立，直到 1879 年才正式占领琉球群岛。

二十世纪中叶，琉球岛成为一个人口稠密而经济不甚发达的地区。全群岛约有 80 多万人口。其中冲绳南部的人口密度每平方英里达 2700 人。居民主要种植大麦、甘蔗、甜菜、白菜和甘薯。全岛只有 331 辆汽车，其中 88 辆是公共汽车；岛上有三条窄轨铁路，而其中两条是用马拉的，整个群岛只有 5 家电影院，大部分人都居住在茅屋或小木房中。

美军如果进攻日本本土，必须首先寻找到一个海空军的立足点。由于美参谋长联席会议否决了以台湾为基地的设想，因此美军只能在琉球群岛中另外寻找一个目标，而纵观整个琉球群岛，最理想的落脚点无疑是冲绳。

冲绳群岛是由冲绳岛、庆良间群岛、伊江岛和若干个较小的岛屿构成的。冲绳（又称为大琉球）岛上有许多可供建立机场的地方；在其东海岸有两个得到天然防护的海湾，可以建立海军基地。冲绳的地理位置特别适中，距中国大陆、台湾岛和日本本土的距离分别为 360 海里、340 海里、340 海里，冲绳主要城市那坎周围 500 海里范围内，可包括九州的大部分，整个台湾以及上海—福州一线后面的地区。冲绳岛上有人口 46.3 万人，但只有三个像样的城市：那坎（首府）、首里（前首府）和本部町。

冲绳的北部大都是贫瘠的山区。冲绳岛上四分之三的人口居住在石川地岬以南的岛的南部。那坎是一个小港，在其附近建有那坎机场。在东南海岸有两个开阔的海湾：金武湾和中城湾，湾的东面有东部群岛作屏障。除那坎机场外，到 1944 年，日本人在岛上还建造了三个重要机场，即靠近西海岸的读谷机场和嘉平纳机场，以及靠近东海岸的那原机场，此外，在伊江岛上还有一个小机场。冲绳岛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就是家墓。家墓类似于东方的庙宇，一般都建筑在山边，是一种大型的圆形建筑，有石砌盖顶，面向中国大陆。这一建筑在冲绳随处可见，非常普遍。按照当地人的风俗，每个墓前面都有一个门廊，人死后，便在廊内停放三年，然后用漂亮的骨灰罐把骨灰盛装好，放入墓内。这种建筑主要由石料修筑，非常坚固，日军于是便把它当做机枪工事，成为美军登陆后极难攻克的堡垒。

冲绳岛的重要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成为日本固守本土的重要桥头堡，同

时美军也把它当做进攻日本本土的跳桥。日美双方为了实现各自的战略目的，在此进行了一场空前的大战。

第二节“冰山”计划

和吉尔伯特、马绍尔、马里亚纳及硫黄岛登陆一样，这次登陆战役也是由中太平洋战区的美军实施的。整个作战计划可称是美国两栖兵力尚未承担过的最大胆、最复杂的计划。进攻琉球群岛的计划最后被命名为“冰山”战役。

1945年1月3日，美军批准了第5舰队司令斯普鲁恩斯海军上将的作战计划。2月9日，又批准了特纳将军的具体作战计划。整个计划的研究早在1944年10月份就已开始，10月25日第一个专题研究报告便已形成。1944年11月24日，负责指挥在地方北部海滩登陆的两栖兵力群指挥官赖夫斯奈德海军少将便到达珍珠港参加计划工作。和他一起工作的是太平洋两栖部队司令（特纳海军中将），第10集团军司令（布克纳尔中将）和第3两栖军司令（盖格少将）的参谋。负责指挥在南部登陆的两栖兵力群指挥官霍尔海军少将、负责指挥两栖支援兵力和所有预先作战的布兰迪海军少将也参加了这项计划的制订工作。

整个战役的实施主要由以下四位司令指挥。斯普鲁恩斯海军上将（第5舰队司令）、米彻尔海军中将（第58特混编队司令）、特纳海军中将（联合远征司令，在登陆场建立以前负责整个登陆）和布克纳尔陆军中将（第10集团军司令）。最后，冲绳战役的D日定为1945年4月1日。

这次战役行动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在这样靠近日本本土的地方能够保持制空权和制海权。相比较而言，日本海军现在已非常虚弱，估计不会做出更大的反击行动；日本空军却具有一定的实力，而且其后方工厂生产飞机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更主要的还是如何对付日军的自杀飞机。虽然这些自杀飞机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整个战争的进程，但对美军的心理压力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为此，尼米兹决定在战役开始之前，用快速航空母舰和驻扎在马里亚纳群岛的B-29战略轰炸机进行为期一周的预先轰炸。其中B-29的主要任务是轰炸日本九州的飞机场和飞机制造工厂。尼米兹之所以动用B-29战略轰炸机，是因为在硫黄岛的机场不能使用之前，冲绳距美空军最近的基地的距离都很大（800海里），除了B-29和舰载轰炸机之外，任何其他飞机都无法到达这一地区。

这一决定又引起了尼米兹与战略空军的指挥官阿诺德及李梅将军之间的争执。因为阿诺德不愿意用他昂贵的飞机去执行他认为纯粹属于战术性的任务，他只是同意协助。这时的战略空军可以称得上是太平洋上的独立王国，其指挥权在阿诺德将军手中。为了实现自己的作战企图，尼米兹与阿诺德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尼米兹搬出了“战略空军宪章”。根据宪章，尼米兹有权在战术或战略的紧急关头下达使用这些巨型轰炸机的指示。尼米兹认为，这次登陆战役中的B-29轰炸机的使用就属于这种情况。最后，阿诺德将军作出了让步，同意尼米兹的作战计划。此后，美国的B-29飞机使用燃烧弹，对日本的大都市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空袭，尤其是3月9日夜的攻击，其破坏程度不亚于美军在广岛投下的第一颗原子弹，造成25万多栋房屋被毁，100多万人无家可归，83793人被烧死。为了防御美军B-29的空袭，日本飞机工厂进行了疏散，因此飞机产量逐月下降。这对后来的作战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3月27日和31日，美军战略轰炸机B-29轰炸了九州的各空军基地，这

一行动使日方的每个机场在数天之内不能使用，必须进行抢修。同时， B-29 飞机在日本下关海峡的布雷作战也使这条极为重要的补给线在整整一个星期之内不能使用。这样，抵抗美军进攻的重担就全部落在守卫冲绳岛的陆军身上了。

“冰山”战役由美海军第 5 舰队负责，指挥官为斯普鲁恩斯海军上将。其下属 5 个特混编队。他们是：第 51 特混编队（联合远征军），指挥官是特纳海军中将。其中最主要的是第 51.1 特混大队，即西部群岛登陆突击大队，由基兰海军少将指挥，下辖 1 个运输大队和 1 个登陆舰支队（负责运送步兵第 77 师在庆良间群岛登陆），与其密切配合行动的是赖特海军少将指挥的第 51.2 特混大队（即佯动大队）。

第 52 特混编队（两栖支援编队）由布兰迪海军少将指挥，包括有护航航空母舰、扫雷舰艇、水下爆破队、LCI 型炮艇等。

第 53 特混编队（北部登陆突击编队）由赖夫斯奈德海军少将指挥，包括两个运输大队。其任务是在 D 日（即 4 月 1 日）运送第 3 两栖军在白沙滩的北部登陆。

第 54 特混编队（舰炮和掩护编队），由德约海军少将指挥。

第 55 特混编队（南部登陆突击编队），由霍尔海军少将指挥，包括两个运输舰大队，其任务是在 D 日运送第 24 师在白沙滩的南部登陆。

在这次战役中使用的舰艇有 1213 艘，共有 45 种不同的舰种和舰型。这里还不包括英国的第 57 特混编队的 22 艘军舰，比尔里海军少将指挥的后勤大队（即 50.8 特混大队）的 95 艘舰船，以及英美两国海军的 100 多艘勤务舰船。登陆部队包括 2380 名海军人员，81165 名海军陆战队员和 98567 名陆军。

冲绳岛作战的美军是布克纳尔中将的第 10 军团。攻击兵力为两个军：一是第 3 两栖军，军长为盖尔少将，下辖第 1 和第 6 两个陆战加强师。另外一个军是陆军的第 24 军，军长为霍奇中将。另外还有第 7 和第 96 两个加强步兵师。第 27 和第 77 两个步兵师在作战上也由第 24 军指挥，但是这两个师起先都是分别担负特种任务，并没有参加最初阶段的战役。陆战 2 师则脱离了第 3 两栖军的建制，而改为第 10 军团的机动总预备队，对于海岸上的作战，并不曾以全师为一个单位来参与。所有支援和勤务队都很平衡充实，而以炮兵、高射炮兵、运输兵和工兵的实力尤强。

面临美军大兵压境的严峻形势，日军也加紧了战前的准备工作。日军大本营早已看出美军的战略企图，积极地调动兵力、研究对策。但总的来看，日军总的企图只是一个迟滞性的行动。日本军方曾指示：“当敌人突破这条防御带时，应当发起一个消耗性战役，去削弱敌人舰艇、飞机和人员的优势，阻挠敌人建立前进基地，打击敌军的士气，并以此来严重阻滞敌人在日本进行最后登陆……。”这与其他战役中的指导思想并无太大区别。但日军在战术上却采用了更加疯狂的自杀战术，日军把它称作“天号”作战。为此，日军着重训练自杀战术，他们计划用自杀飞机和普通轰炸机对美军两栖兵力进行大规模的空中攻击。日军对一切行动都作了极周密的规定。这一防御计划不仅适用于冲绳岛，而且只要略加修改，便可适用于日军内防线以内的任何岛屿。

日军“冲绳防御计划”的基础是两个因素，这是美军在过去不曾遇到的：一是距离日本本土非常近；二是新发明的自杀武器具有很大的毁灭威力。因

为海岸线太长，日本人并没有分散兵力，处处设防。他们把全部兵力集中在岛上的最有利地形之上。在那里构筑起坚固的工事，以极大的纵深，诱敌来攻，然后用消耗战来击败他们。日军打算以逸待劳，以静制动；另一方面，使用自杀飞机来击毁或驱走美军的支援船只；最后再从附近各岛屿调集援军，肃清留在岸上的美军残部。

自杀战术是日本人的拿手好戏。用飞机来撞沉舰船的行动，最早可追溯到日军偷袭珍珠港，当时个别日军飞行员便采取了这一行动。日军在以后的战斗中，不时地采取自杀性攻击行动，这在美军士兵的心理上蒙上了一层阴影。由于日军节节败退，这种故意的自杀行动开始变成正式的战时战术。这种大规模的有组织的自杀攻击行动到冲绳战役时，最后完全发展成形。日军夸口说，他们的每一个驾驶员都是一个候补的“特攻”队员。

琉球岛的日本总兵力有 8.9 万人之多，其中在冲绳岛的南部大约有 8.3 万人。岛上守军的战斗序列非常混乱。其最高的单位是第 32 军，军长为牛岛中将。这个军的基本单位为两个步兵师和 1 个独立混成旅。其中第一个师的番号为第 62 师，下辖两个旅，共 4 个团。另外还有两个独立步兵营配属给这个师。所有各步兵单位的人员都是满额的，不过却缺少一个炮兵团，除了正规的步兵炮以外，还有几个独立炮兵营。第二个师的番号为第 24 师，是一个标准的三三制师，是从中国东北调来的。但每个步兵团都少一个营，炮兵团也少一个营。所以这个师的兵力实际有 1.3 万人。但是因为这两个师有超额的人员，其总兵力实际各有 1.6 万人。编外人员的来源主要是日军潜水艇输送来的少部分援军和日军征集的当地人。

另外一支较大的部队便是第 44 独立混成旅。其他独立和支援的部队更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有团、营、连、支队等等不同的番号。另外，在这个岛上，还有 1 万多名海军，其中包括许多琉球籍的士兵。日军地面防御部队的配置是相当强的，整个冲绳岛像一个布满洞穴。坑道和火炮阵地的蜂窝，美军在空中侦察时还发现有坦克和装甲车进出洞穴。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冲绳岛之战不可避免地将是一场恶战。

第三节 夺取庆良间

在冲绳岛南部的那坎以西 15 海里处，有一群多山的排列不规则的岛屿——庆良间群岛。

庆良间群岛大约宽 7 海里，长 13 海里，其中大部分是水面。10 个主要岛屿大都是峭壁断崖，起伏不平。上有低矮的丛林灌木，海岸线异常曲折。最大的岛是渡加敷岛，其最高点约海拔 250 米。美军的情报估计该处约有 1000 ~ 1500 名日军。当特纳将军提出在冲绳登陆之前，派一个侦察营首先夺取庆良间群岛时，几乎遭到了所有军官的反对，因为这一地区根本不适合建筑机场。他们认为，如果攻占庆良间群岛，一定会遭到日军岸基航空兵的攻击，因为在庆良间群岛周围 50 海里内有 5 个飞机场。如果登陆不成功，则可能影响到整个战役的进程。但特纳将军坚持认为，硫黄岛战役足以说明，有一个比较隐蔽的锚地来进行补给是非常必要的。庆良间群岛中的最大岛渡加敷岛及其以西的 5 个小岛之间的锚地，能够容纳 75 艘大型舰船，其中较小的阿嘉锚地也能为水上飞机及其供应舰提供一个有掩蔽的停泊场。美军需要这些较开阔的海面，以便在占领冲绳岛上的主要机场之前，在此建立一个海军前进基地，来作为油料和弹药补给点。事实证明，特纳将军的这一计划是非常正确的。

这一任务由第 51.1 特混大队指挥官基兰海军少将具体负责。登陆兵力由陆军少将布鲁斯指挥的陆军第 77 步兵师担任。当美军舰艇和飞机的火力牵制住日军主力的时候，布兰迪和基兰将军的编队将趁机夺下庆良间群岛。

此次行动，基兰海军少将并没有像特纳将军设想的那样采用小分队，而是通过飞机侦察之后，决定在 5 ~ 6 个较大的岛屿上同时登陆，其登陆时间也提前了 2 天，为 3 月 26 日。作战计划是在 3 月 17 日由布兰迪和基兰海军少将、第 77 师师长布鲁斯陆军少将、水下爆破队队长汉隆海军上校共同拟定的。

3 月 25 日 5 时 30 分，在冲绳岛东南约 22 海里处，乔埃少将率领的 2 艘巡洋舰和 3 艘驱逐舰离开了主力，前去对庆良间进行了预先火力准备。接着水下爆破队和扫雷舰艇也开始按计划行动。西部群岛登陆突击大队在礼智岛装载了步兵第 77 师。在此期间，水下爆破大队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他们的艰巨任务：侦察各登陆点的水下情况。“纳德森”号快速运输舰上的第 19 水下爆破队侦察久场岛、阿嘉岛、庆留间岛和外地岛；“贝茨”号快速运输舰上的第 12 水下爆破队侦察屋嘉比岛、坐间味岛的海滩；“巴尔”号快速运输舰上的第 13 水下爆破队则专门负责渡加敷岛。每个水下爆破队乘坐一艘车辆人员登陆艇，到达离指定海滩约 450 米的地点，然后登陆艇转向，与礁脉平行航行，并每隔 45 米左右放下一名“蛙人”。每个“蛙人”都带着一卷带有记号的绳子，绳子每隔 22 米有一个结，用以标志水深。而这些登陆艇当蛙人测深时，则用着色的小浮标布设在危险的珊瑚上。接收爆破队员的方法也很简单而且有效。其方法就是艇员将一根硬绳子伸向蛙人，蛙人则抓住绳头（登陆艇此时以 3 ~ 4 节速度航行），将蛙人拖上小艇，登陆艇即返回快速运输舰，舰上将蛙人记录的资料收集整理后，标在地图上。所有这些工作都是在驱逐舰及炮舰的炮火支援和航空母舰飞机的空中支援下进行的。这些海空火力使岸上的日军疲于奔命，日军从未射击水下爆破队。

这项工作可称卓有成效。负责侦察久场岛和屋嘉比岛的爆破队发现登陆

艇无法接近这两个外围岛屿的海滩，只有使用履带登陆车才行。他们立即将此情况报告在“麦金莱山”号军舰上的基兰和布鲁斯将军。将军们决定，鉴于没有足够的履带登陆车在6个海岛上同时登陆，因此暂不在这两个岛上登陆，26日只在坐间味岛、阿嘉岛、庆留间岛和外地岛登陆。

3月26日04时30分，各运输舰在久场岛以西约6海里处的指定地区停泊。随后，乔埃少将的火力支援分队（“旧金山”号、“明尼阿波利斯”号巡洋舰和加强的“阿肯色”号战列舰）开始炮击海滩和日军工事。同时，在“麦金莱山”号军舰上的空中支援控制小组的指引下，护航航空母舰的飞机用炸弹、火箭和机炮进行了火力支援。到9时止，除外地岛由于登陆艇的拥挤没能按时登陆、推迟到9时21分外，其余地方都按计划登陆，并且没有一辆车辆受损，没有一个人伤亡。

这次登陆行动完全出乎日军的预料。在美军强大攻势下，日军连忙逃进坑道和洞穴中，还有许多日军跑进了山中。在坐间味岛上，美军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抵抗便登上该岛。当天夜里，逃进山里的日军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反冲击，结果被美军消灭100余人，日军抵抗便告结束。阿嘉岛上的情况与坐间味岛相似。在庆留间岛的海滩上，虽然发现了5个永备发射点，但并没有受到任何有组织的抵抗。后来，美军在一个山洞里发现了12名妇女和几个孩子的尸体，他们是被自己的男人勒死的。因为日本人告诉他们美国佬如何凶残，没有人性，“人活着比死还要糟”，所以造成了这样的悲剧。但是绝大多数的百姓和朝鲜劳工很快投降。到3月26日下午，除久场岛和渡加敷岛外，庆良间群岛的主要岛屿都落入美国人手中，美军开始在这些地方布设锚地浮标。

3月26日18时15分，日军以“自杀行动”为代表的空中反击行动开始，其中包括日军的“自杀飞机”和“自杀艇”。这虽然造成了美军一些舰艇和人员的伤亡，但没有形成太大的影响。与此同时，3月27日，美军开始向其他岛屿进攻，很快占领了这些岛屿。在占领被称作“东部屏障”的渡加敷岛时，日军一个海岸炮连击中美军1艘LCI型炮艇，打死1人。这可以算得上在庆良间群岛的登陆战中海军的唯一伤亡。日军的一个连在做了短暂的抵抗之后，300多人被迫撤到山上，而美军也无意占领全岛，于是这些日军便留在那里，虽然他们在西海岸有一门很好的海岸炮，但他们怕美军的报复行动，因此一炮不发，直到战争结束，这些日军才出来投降。

3月28日黄昏前，美军占领了整个群岛，其代价是第77师死亡31人，伤81人；海军有124人死亡或失踪、230人受伤。日军大约有530余人被击毙，121人被俘。3月31日，庆良间锚地被建成一个非常象样的海军基地，有35艘舰船在此处抛锚，并成为占领伊懒岛的出发基地，由此而使伊懒岛成为美24军的155毫米炮群支援地面部队进攻冲绳岛的重要阵地。

美军在庆良间群岛建立了一个前进的后勤基地以及一个搜索和巡逻用的水上飞机基地，这对冲绳登陆的战术形势更为有利。以此为基地，美军就可以拖走受伤的舰船，舰船也能进行补给、加油和锚泊。日军伊藤将军对此评价说，“美军已经尽其所能地延伸了自己的补给线，……美军正在通过先庆良间、再冲绳、后九州的一步一步跃进的进攻步骤，最终到达日本。”针对这一严峻的形势，他又指出：“在琉球我们最好能打断敌人的腿，这样敌人就不能继续进行跳跃式的作战。”

第四节血战冲绳

美军在赢得庆良间群岛胜利之后，进攻的锋芒直指冲绳岛。至此，一场空前的血战才正式拉开帷幕。

进攻冲绳岛的登陆前火力准备的计划是由布兰迪海军少将的司令部拟定的。在特纳将军 D 日到达以前，布兰迪是冲绳海区的最高指挥官。作为舰炮和掩护编队（第 54 特混编队）指挥官，德约海军少将心里明白，虽然他的编队可称得上空前强大（仅战列舰便有 10 艘），但他不指望在部队登陆之前，消灭这样一个大岛上的所有目标。因为他的对手是一个经过精心准备的强大的敌人。

3 月 26 日零点到 4 点，德约少将的支援编队开始向目标区开进。26 时拂晓，各舰展开，开始执行火力准备任务。相反，岸上却没有进行回击，只有高射炮击伤了“波特兰”号巡洋舰的一架飞机。空中支援主要由航空母舰担任，即属于第 58 特混编队的快速航母大队和德金海军少将指挥的第 52.1 护航航空母舰大队。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对冲绳各目标的每日空袭，在两栖兵力上空担任空中战斗巡逻、为舰炮射击进行校正、空中照相以及防潜巡逻。这一阶段的所有空中作战都由两栖支援编队的空中支援控制分队长帕克海军上校进行控制和协调。3 月 26 日的所有舰炮火力准备任务于 16 时 30 分结束，德约少将的支援舰队撤出。

第二日拂晓起，大批日机进行了反击，给美军舰船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从 3 月 29 日（D 减 3 日）开始，战列舰和巡洋舰对冲绳各机场和其他目标进行了精密射击。因为扫雷舰已经清扫了水域，使军舰能缩短射程。护航航空母舰的飞机也采取了专门的行动，封锁了读谷机场和嘉平纳机场，以免日机偷袭。经过 5 天的火力准备，到 3 月 30 日，岛上已被炸得面目全非，但奇怪的是，没有遭到日军地面部队的任何反击，他们好像不存在一样。美军实在弄不懂日军此时在做什么、躲在什么地方、有什么企图，要知道，在岛上存在着大约 10 万名日军。据侦察飞机报告，在伊江岛上没有发现任何日军，岛上的机场已被毁坏，不能使用。当美军飞机掠地飞行时，也没有一门炮进行射击，真的像没有一个人一样。可是谁能想到，两周之后，第 77 师消灭了约 3000 名日军，才最后占领该岛。

在登陆前的这一星期内，美军消耗了大量的弹药，共计 1033 发 406 毫米炮弹、3285 发 356 毫米炮弹、567 发 304 毫米炮弹、3750 发 203 毫米炮弹、4511 发 152 毫米炮弹和 27266 发 127 毫米炮弹，但效果却不明显，美军摧毁了大部分日军飞机，但更多的炮弹都浪费在冲绳农民的农田里。日军第 32 军军长牛岛中将只是在白砂海滩后面和两个飞机场上留下象征性的兵力，而把兵力集中到那坎以东、以南以及本部半岛。从美军在初期两栖登陆中即已展开的压倒优势的兵力来看，这是拖延防御和予美军以最大损失的最好办法。日军不再设想将美军消灭在滩头而进行盲目的攻击，而布兰迪少将并没有发觉日军的这种战术。日军不战而放弃两个机场，这似乎很难理解。美军不知道，日军已躲入海滩和滩后面的洞中，准备当美军爬上岸时使其陷入困境。这使美军认为很困难的结果却很容易，而在容易的事情过后却是激烈的战斗。

4 月 1 日拂晓，天气非常之好，旭日向海面和舰艇投下桃红色的光芒。海面平静，岸上吹来的风吹拂着控制艇上的各色旗帜，微风中带着一丝丝的

凉意。步兵第7师的许多人员都在狼吞虎咽地吃着早饭，每个人的心情是很难描述的，对于他们来说，一场生死搏斗马上就要开始了，谁能保证是否还能看见明天的日出呢？强烈的支援炮火使他们本已沉重的心情更加沉重了。

4时06分，特纳将军发出“开始登陆”的信号。H时（即登陆时间）定为8时30分。6时整，准备阶段结束，“冰山”作战的第一阶段开始。此时特纳将军已接管了冲绳海区所有舰艇大队和编队的全盘指挥，德约将军则继续指挥舰炮火力支援舰艇，掩护主要登陆和佯动登陆，并炮击冲绳南部。6时40分，霍尔海军少将将登陆时间通知南部登陆突击编队。

与此同时，以“田纳西”号战列舰为首的负责射击紫滩和橙滩的主要舰炮火力支援小队，灵活地穿过登陆舰群和控制艇，接近到离海滩900米处进行了近距离射击。“田纳西”号战列舰的127毫米炮以每分钟54发的速度发射，美军形容说：战列舰主炮的怒吼就像特纳中将的“第1号两栖交响乐”的基调。

8时，五个波次的登陆部队依次排开，向登陆点进发，走在最前面的是第7师的LCI型炮艇。当第四波刚好通过战列舰时，飞机到达，进行了登陆前的最后一次扫射和火箭攻击。8时28分，无线电报告第一波次离海滩不到70米，“田纳西”号发出“停火”令，LCI型炮艇在礁脉外停下。第二波的履带登陆车爬过礁脉，开始最后一次猛冲，通过礁湖上岸。8时32分，传来“第一波已经抢滩”的报告。此时第二和第三波正在礁脉上，第五和第六波正在离开发出线，其他各波则正在编队。9时，阳光已经驱散晨雾，海面上运输舰几乎挤在一起，海滩上群集着履带登陆车和人员，部队正穿过玉米地向台地前进，载运补给物资的登陆艇川流不息地编波，先头各波的小艇开始撤回。在整个登陆过程中，不论是舰船，还是登陆部队，都异常顺利，根本没有遭到日军任何像样的抵抗。到9时56分，北部登陆的海军陆战队已经到达读谷机场边沿，没有任何伤亡报告。这个令人高兴的意外消息，使美军军官们莫名其妙。他们真弄不清楚，岛上约10万的日军都到哪里去了。对此，他们只能互相看看，笑一笑，摇摇头。

10时，传来消息，美军已占领嘉平纳和读谷机场，而按原来的计划，美军根本没想在登陆后三天内能占领这两个机场，尤其是读谷机场，美军原以为必定有一场苦战才能占领。被美军占领的机场上，一切设备都完好无损，有许多日军战机还停在跑道上没有飞走。这个机场的轻易被攻陷，并不表明美军行动的敏捷，而是日军自己的失算。他们本来就不准备防守这个机场，但准备破坏那些飞机和使机场变得不堪使用。为此，他们还在这个地区之内，组成了一支特种勤务部队，其中有许多人都是冲绳岛上的壮丁。他们为这支部队起个名子叫“特种任务旅”，而日军在背后则给他们起个外号叫作“饿鬼队”。这些人的素质非常低劣，组织不健全，士气低落，武器装备更谈不上。美军在登陆前的强大火力准备已使他们溃不成军，美军还没到来，他们早已一轰而散，根本顾不上破坏机场的任何设施。

整个下午，美军突击进行卸载，向岸上运送了大量的急需物资，而日军仍然没有进行任何反击行动，这使海军同样感到奇怪：一直到天黑也没有发现一架日机；南部海滩后面的日军只打了几发迫击炮，对右侧只进行了一些轻型火力射击；至于北部海滩则什么反应也没有；美军飞机没有发现集结的日军部队，先遣部队只碰到一些零星的狙击兵，在山洞里发现几辆日军坦克。

14时，特纳中将下令彻夜进行总卸载。16时，特纳向斯普鲁恩斯和尼

米兹两位海军上将报告：“各海滩上的登陆继续进行，向纵深顺利推进，抵抗轻微。登陆场已被我占领……，约有5万名士兵已经登陆……，由两个155毫米炮兵营组成的第420野战炮兵群，从伊瀨岛上对地面部队进行火力支援……。我们正利用履带登陆车、水陆汽车、中型登陆舰和坦克登陆舰，开始向白砂海滩卸下各种补给物资。”在此以后，美军受到少量“自杀飞机”的攻击，造成了一些损失。

第二日，形势仍不明朗，美日双方都在摸底。尤其是美军，对日军的突然消失迷惑不解，许多情报专家也感到一筹莫展：即使没有得到增援部队，牛岛中将也有约10万的部队（包括冲绳本岛的守备部队），然而这些部队并没有进行任何大规模的反击，他们究竟在何处呢？美军内部猜测不一，一时难以确定。

原来牛岛采用的是日军大本营预先制定的关于抵抗优势登陆部队的战术。他们不再奢谈将敌军“消灭”于滩头，相反是允许敌军“充分登陆”，将敌军“诱至得不到海空军火力掩护和支援的阵地”，诱至日军能充分发挥有效火力的阵地，然后将敌军全部消灭。就日军赢得时间和予对方的大规模杀伤而言，这种战术是非常明智的。牛岛原计划彻底破坏读谷机场和嘉平纳机场，使美军无法利用，但是由于他在进行最后准备时仓促从事，才使两个机场以及能控制这些机场的大部分山头，全被美军占领。机场甚至比夺得的地盘还要重要。4月2日，嘉平纳机场的一条跑道可供美军飞机进行紧急着陆，第二天，读谷机场的两条跑道也可以使用了。这里有一个插曲：4月1日夜间，一架日军飞机在读谷机场着陆，驾驶员走向加油站，要求加油，被美军陆战队的哨兵打死。

4月4日，陆战第1师和第6师占领了胜连半岛和东海岸的良好海滩，控制了石川地岬以东数英里的地段，而这是原来认为在20天之内尚不能到达的。

此后的一段时间，美军运输船队遭到日军“自杀飞机”的猛烈攻击，损失很大。4月6日，指挥东海地区所有日本空军兵力的丰田海军大将，设想在4月的第一周内完成向九州和台湾兵力的局部集中，并正式开始“天号”作战。按其计划，共需飞机4500架，但集中的飞机数量大大少于此数。4月6日和7日参加攻击的飞机只有699架（其中有355架自杀飞机），但对美军造成了很大杀伤。这是日军“菊水”作战中十次自杀攻击的第一次（日军称为“菊水”1号作战）。此后，从4月12日到6月22日，日军又连续进行了9次菊水攻击。在冲绳战役中，美海军受到的自杀攻击共约1900架次。此外遭普通俯冲轰炸机和鱼雷飞机的攻击也不下数百次。日军使用的飞机总数不清楚。但日本海军宣称海军出动飞机3700架次，其中包括护航战斗机和普通的轰炸机，陆军飞机出动的架次估计至少相当于海军出动的一半。仅4月份里日军就损伤飞机至少1000架，其中包括头4次“菊水”攻击中的820架。同样，美海军的损失也是相当巨大的。到5月27日止，美海军有90艘舰船被击沉和重创（至少一个月以上不能参加战斗行动）。冲绳战役是美海军付出代价最大的一次战役。

4月8日以前，岸上部队的进展相当顺利，几乎没有遇到太大规模的抵抗便占领了大部分地区。但此后，各部队都遭到了日军顽强的抵抗。4月8日（星期日），在北部，陆战6师越过本部半岛颈部后，其快速进攻被阻止。在第二天上午，开始遇到日军的顽强抵抗。在南部，第24军也遇到日军在坚

固防御阵地上进行的顽强抵抗，而且该处日军炮火的密集程度是以往日军从来没有的。到星期日，该军完全被阻住，不能前进，美军到此时仍不断地向冲绳岛加派兵力。4月9日，步兵27师全部上陆，这样冲绳岛上美军部队共有16万人左右，到4月21日，兵力已达17.5万人。

4月13日到14日，由两栖第3军负责的冲绳岛北部战区比较平静。陆战6师已将本部半岛上的日军两个营逼入绝境，现在正面临最后肃清这两个营的艰苦阶段。该师派出的巡逻部队已达冲绳北部的边户崎。陆战1师已达到有铭湾附近，正在扫荡该地区的几个日军据点。在南部，第24军位于石川地峡与坟港—那原机场一线之间，离首里不到4500米。日军在那里集中兵力，准备顽抗，双方形成僵持局面，美军的进展速度只能以米计算。日军在这一地区的防御相当严密，日军的战斗力一直很顽强。每一个山头、每一个山脊、每一个山洞、每一个碉堡，甚至于每一块岩石，美军都必须经过一番血战，才能够把它争取到手。

4月19日，美军第24军的3个师沿那坎以北约4英里的横贯冲绳的一线发动进攻。清晨5时40分，6艘战列舰、6艘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对日军阵地进行了猛烈的轰击。在岸上，27个炮营在发起攻击（6时40分）前40分钟对日军战线连续发射炮弹1.9万发。大约650架海军和陆战队的飞机也配合了行动，投掷炸弹、火箭弹和凝固汽油弹并进行扫射，美军希望以此给日军以毁灭性打击。但事实上，日军没有遭到大大损失，他们从深洞中出来，守注设计良好的防御阵地，拦住了美军的去路。美军激战5天，进展才不过数米。到4月23日，日军的防线有几处被突破，牛岛决定撤往下一个防御圈，他们在夜雾和火炮拦阻射击的掩护下，悄悄撤退。次日早晨，美军进攻时，遇到的只是很少几个掉队的士兵。

作战样式就是这样。每条防线上都先是日军死守不放，后是被美军猛烈突破，最后是日军被迫放弃，美军再次前进。冲绳岛之战是太平洋上自瓜达尔卡纳尔作战之后最艰苦而持久的战斗。它和硫黄岛情况相似，只是待歼灭的日军和攻占的土地更多。

5月1日，已占领本部半岛的陆战队第3两栖军转入冲绳岛南部，参加主要战斗。5月4日，牛岛中将发动全面反攻，指望挫败第10集团军。按照计划，他将得到第5次“菊水”作战的支援。按原计划，在这次作战中，仅日本海军就将出动280架飞机，但实际只有75架海军飞机和40架陆军飞机参加。尽管如此，仍给美军造成很大的损失。

5月8日早晨，冲绳岛的各个部队和编队都获悉德国已无条件投降，据特纳报告说，这一天是美军在这个地区经历的最平安的日子。

5月24日夜，天气晴朗，满月当空。为支持在冲绳岛上的反攻，日军对嘉平纳和读谷机场进行了一次空降攻击。有一架日军中型轰炸机在读谷机场主跑道上以机腹降落。飞机在混凝土跑道上还没有完全停稳，一个特别空降攻击小队（共10人）就翻身跳出，急忙奔向机场上停放的飞机，投掷手榴弹和燃烧弹，燃烧的飞机发出炫目的火光，照亮了机场。在追捕和消灭这股空降人员之前，在极混乱的情况下，有2名美军死亡，18人受伤，日方空降人员毁坏飞机7架，损伤26架，并炸毁燃油堆集所2处（共存航空汽油7万加仑），另有4架载有空降攻击小队的日机在接近机场时被击落，飞机上所载56人全部被击毙。

经过两个月的苦战，第10集团军在5月27日占领了冲绳首府那坎。两

天后，日军第 32 军开始从首里的废墟中撤退。5 月 29 日 10 时 15 分；第 5 陆战团第 1 营 A 连占领了首里城，残余日军被赶到岛的最南端。6 月初，第 2 陆战师从马里亚纳群岛返回冲绳，其第 8 团（团长华莱士上校）配属给第 1 陆战师。参加 6 月 18 日发动的最后的攻击。这天中午，布克纳尔将军来前线视察，碰巧走到该团团部指挥所附近。在那里有一个小山，站在山上可以对这个团的前进情况看得非常清楚。因此，他就在那里停留了几分钟，顺便观察攻击的发展。此时，日军炮兵的实力已经减低到了微不足道的程度。在整个上午，这个地区都没有落过一发炮弹。而现在，却好像是命中注定一样，在敌人界内居然还留有一门炮，就在这个时候，它突然响了几炮，第一炮就把这位军团司令击倒了，还来不及后送即断了布克纳尔将军虽然死了，但对于战役的前途却已无影响。盖尔将军暂时代理军团司令的职务，只不过是继续执行他那已敌上司的原定计划而已。但这却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位陆战队的军官居然指挥了这样多的陆军部队。5 天后，史迪威陆军中将接替了这一职位。布克纳尔死时，离攻下冲绳岛仅差 4 天，距离只差 2 英里。

6 月 19 日，日军牛岛中将向大本营发出告别电文，并命令其残余部队“决战到底”。但此时他的部属并未听命。到了战役的尾声，一个过去稀有的现象出现了：日本人开始投降了。不仅是单个人或是小组，而且更有大批部队集体行动。到 6 月 30 日，第 3 两栖军一共收容了 4029 名战俘，其中包括 51 名军官，加上第 24 军以及其他零星部队所收容的人数，总数可达 7400 多人，而在 6 月 15 日之前，却只有 322 人。

这种出乎意料的情况还包括着一些奇怪的插曲。因为日本人和琉球人本来很难分别清楚，所以有许多日本兵都换了便装，混在平民当中，来逃避被俘的命运。在这些人当中，共有 1700 多人被指认出来，但是可能还有许多人始终不曾被发现。有一名青年军官，本是日军第 12 师的机枪连长，在一个山洞里被美军抓到了。他还带着他的冲绳籍的女朋友，大概是一方面怕打仗，另一方面也要谈恋爱，所以就决定躲在洞里不出来，根本不管外面的死活。被俘后，他曾把许多有趣的事情告诉美军情报军官，为了表示酬劳，美军当局为这一对情侣安排了一个佛教式的结婚仪式——这个新闻曾经轰动一时，可以算是战火中的佳话。

在这次战役中，在附近一小岛还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武装休战”的故事。当美军向这个岛上的守军招降时，他们的指挥官就要求给予他们一个时限。以使用无线电向东京请示。经过请示后，他在滩头上和美军的代表见面，很抱歉地向他们说，东京方面不准他投降。但是他个人却和美军定了一个休战协定：准许美军人员因为娱乐休息的目的，在这个岛上登岸；只要美国人不侵犯他们，他们也决不侵犯美国人。在过去的太平洋战争当中，决不会有这样的现象。若是以过去的标准来看，可以说战争越打越“文明”了。

6 月 21 日午后不久，第 10 集团军进入冲绳最南端——荒崎，盖格将军宣称有组织的抵抗已终止。6 月 22 日 3 时，牛岛及其参谋长自杀。7 月 2 日，美军正式宣布冲绳战役告终，但是清剿工作并未结束，甚至当琉球群岛某些尚未攻占的岛屿上的日军司令官在 1945 年 9 月 7 日正式投降之后，冲绳岛上的清剿工作仍在进行。

当对日战争接近结束时，冲绳岛已成为一个巨大的海空军基地，这也预示它在战后冷战中将起重要作用。但为此美军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海军有 30

艘舰艇被击沉（大部分被自杀飞机击沉），368艘舰艇遭到损伤，舰队损失的飞机共763架，海军、海军陆战队和陆军战死12720人，承受了太平洋战争历次战役最大的损失。日军损失11万人，7.5万名平民死于非命。日本虽败局已定，仍垂死挣扎，冲绳惨烈的激战预示着美国在日本本土作战的艰难程度。但美国尚未在日本本土上登陆、让日本人看看冰山的水下部分，日本就在1945年8月15日宣布投降了。冲绳之役也就作为太平洋战争的最后一次登陆战而载入史册。

后记

无论在多少年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不会被人们遗忘的。其蕴含的历史价值，将令后人千秋万代地受用下去。

第二次世界大战深刻地改变了人类历史。其影响广泛地波及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和科技各个层面。在这次大战中，或出于正义的、或出于邪恶的目的，以军事科技的发展为中介，人类的智慧与自然界的能量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极大地释放出来，使战争的破坏力空前增大、战争手段空前增多、战争样式空前丰富、战争空间空前广阔。人类的战争活动由此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从军兵种作战的角度审视和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能使人们更深刻、更全面地认识这场大战的本质和历史地位，把握住人类战争活动发展的脉络。正是出于这一目的，凭借自己对战争历史、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理解和感悟：我们编撰了这套系列丛书，权作我们对这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一个纪念。

在这套丛书的编撰过程中，我们有幸得到了中国著名二战史学家朱贵生教授、刘璐女士等专家学者的指导，刘璐女士的二战史力作《从诺曼底到巴黎解放》尤给了我们巨大的帮助，在此我们谨向朱先生、刘女士表示诚挚的尊敬和感谢之情。

作者
1995年元旦

